

资本，让你看懂世界格局

我们都在赌局势的变化

西瓜子◎著



资本市场的一个信号，引发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动，攸关每个人的衣食住行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谁都逃不掉的棋局，我们怎么办

1999年5月8日，中国遭受无妄之灾；向欧洲看过去，一片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至此，我才发现：这是个比狼世界还要狠毒的世界。

要看清楚这个世界，谈何容易？幸而，这一切的合理和不合理、温馨或者冷酷都发生在一个大环境下，这个大环境就是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一如细菌是养在培养基（culture）中的，WTO就像这个世界一切经济行为的culture。

在这个框架下，有人获益最大（美国），有人妄图取而代之（欧盟），有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有人经济命脉被完全控制（俄罗斯）。基于此，围着打破（欧盟、俄罗斯）、维护（美国）或者修正（中国）这个大框架所进行的斗争，则变成了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惊涛骇浪。而或大或小的浪花，也最终将拍打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避无可避，我们只能细细探讨这个框架光鲜亮丽的一面，以及阴暗肮脏、血腥冷酷、见不得人的另一面。超越这个巨大的反差并不容易，所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牢牢记住，财务问题，是一切经济体的终极问题，是其一切行为的本源。它，是你我的问题，当然也是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的问题。

西瓜子
本书作者，某大学教师

资本，让你看 懂世界格局

我们都在赌局势的变化

西瓜子◎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让你看懂世界格局/西瓜子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11

ISBN 978-7-5057-3050-2

I．①资... II．①西... III．①资本市场—研究—世界 IV．
①F83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1924号

书名	资本，让你看懂世界格局
作者	西瓜子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19.5印张 250千字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050-2
定价	36.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末的抉择：联俄联欧抗美

泥淖中的中国：劣币驱逐良币，欠条驱逐劣币
施罗德来了，没人理他，有人理他
美国人的大逆转游戏
背水一战

第二章 收编东南亚，美元资本一统太平洋两岸

日本的“雁阵模式”
格林斯潘干掉了日本人
日本人的第二条路
死心塌地的马仔
韩国和新加坡的再定位

第三章 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以后没有了

美国人的大麻烦：金融泡沫第一破
新体系：美国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全球化的框架中，美国人的特殊地位
不谋而合

第四章 历史的终结，遥不可及的预言

风景这边独好
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
千秋大业，在此一举
霸王硬上弓
战而不胜，胜而不利

to be or not to be，那根本不是个问题
“新十字军东征”

第五章 黄金时代：世界工厂的力量

滔天大浪
这不是好消息
尴尬和博弈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人
藩篱被打开了.....
大繁荣

第六章 欧洲的梦魇：来自东方的威胁

欧洲人“变脸”
法国人的奶酪
“中美经济小循环”

第七章 “中美国”：一条绳上的两条蚂蚱

中国的“软肋”
美国人的选择
宏观调控
石油和粮食
中国的“铁索连舟”
日本经济的“连营”
“韩国小连营”
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第八章 地中海联盟：萨科齐的一把“尖刀”

“小拿破仑”的三张好牌
“超级连营”
“地中海联盟”

第九章 金融“老鼠会”：格林斯潘的妥协

格林斯潘的“祖师爷”
不停转圈拉磨的驴子
一根胡萝卜

第十章 “俄欧轴心”——压垮“大中东计划”的最后一根稻草

帝国的复兴
普京的新年礼物
两难
扶不起的阿斗
南辕北辙

第十一章 图穷匕见：美国人启动金融“核武器”

“B计划”
见招拆招的结果——大牛市
釜底抽薪
小布什心想，你不能给的，我能给

第十二章 大萧条：美国出事了，全世界都趴下了，只有美国没事

祸水东引
短兵相接
乾坤大挪移
“白马骑士”救了俄国，救了大家
只是混口饭吃而已
定海神针
淡定的印度人
奥巴马的Change
顺水推舟，反戈一击
火烧“欧洲超级连环船”
期待“白马骑士”的欧洲人
默克尔很不高兴

尾声 一地鸡毛

痛定思痛的欧元区

多事之秋

一根柱子的待遇

有趣的65%

一地鸡毛——伪“需求不足”

第一章

CHAPTER 1

世纪末的抉择：联俄联欧抗美

共同的打击和面临的共同威胁，使得两大强国越走越近。终于，开始仅仅谈论联合防御的中俄哈吉塔五国会议组织，发展成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开始联手，在中亚应对美国的威胁。

至此，面对美国，俄罗斯有了全面的应对措施。

甚至，“上海合作组织”的意义远远超越中亚这一局部，而具有全球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两个国家开始背靠背，结成战略伙伴，对付来自同一个方向的力量。

泥淖中的中国：劣币驱逐良币，欠条驱逐劣币

1999年5月，瓜子走出学校大门，顿了顿，想起前几日，就在学校另外一个大门口，一个师兄对着一位女同学大喊：“我是个男人啊！”而那姑娘则哭得梨花带雨。

发生了什么事？瓜子想不明白，只是习惯性地疑惑一下，笑一下，继续走。

学校不远处是个菜市场，瓜子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斤大排（肉已经被剔得剩不下多少了），然后往回走。葱姜是现成的、酒精炉的酒精是足够的——瓜子一边琢磨，一边走到街边小店，打了两斤散装啤酒，才花了2块4毛钱。

“真够便宜的”，瓜子正在想，抬头看到马路上的大幅广告牌——“楼盘，2000元一平方”——不禁骂了一声，“打劫啊，这么贵。”

可不，瓜子去年在松山路菜市场，花1块钱买了6斤黄瓜，整个宿舍7个人吃了两天——一个平方2000元，不就是12000斤黄瓜么？

瓜子把大排拎回宿舍，把装着散装啤酒的塑料袋挂在门锁上，然后熟练地架上酒精炉，开始烧排骨。

十里樱花，香飘满街。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瓜子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老爸每月给他360元的生活费，加上拿的奖学金啥的，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窘迫过。休息的日子里，弄些东西改善生活，还是很容易的。

瓜子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紧缩”之中。

紧缩的原因，除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紧缩这个大环境外，还要加上当时的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缘由，专家们见仁见智，这里只说瓜子亲身经历的一个小事来供大家品评。2007年夏天，在某国有铝制品企业破产后的废墟上，瓜子无意间拣到几张旧日的质量控制表。上面记载了1988年某日，铝制高压锅、铝壶成品合格率是87%——换言之，废品率是13%。

做企业的人，或者现在正在工厂工作的国人，都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个数字，在当下我们的工厂里，是个什么水平。以这个效率做企业，简直是在开玩笑！

这个例子并非无关瓜子的痛痒。事实上，瓜子有几个亲人，当时就在这个企业工作，企业破产后直到今日，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顿。

铁一样意志的当家人，致力于拆除旧的、不具效率的经济因素及其附着的经济架构。而另一方面，作为“阵痛”的表现，是大批的企业倒闭、大批的工人下岗。于是，中国经济体开始了暂时而又剧烈地减肥。作为这样局面的一个注解，瓜子每次寒暑假在家，别人问他父母单位时，都会羡慕地提一句：“嗯，那个单位效益好！”瓜子当时年少，除了沾沾自喜外并没有多想什么。而今日想来，这一句赞叹中，包含了多少源于生活压力的叹息啊！

国内外的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较强的通货紧缩。而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之间互相欠债，最终大家都因为缺乏现金流通，而无法经营下去，这就是“三角债”。

在江浙商业文化的熏陶下，瓜子未来的岳父胼手胝足，经过三十余年的打拼，从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学徒工，变成了一家小工厂的厂长——而且营业状况很好，订单也很多。

然而，每次出货，收回的都是欠账单，却无法兑换成现金。而购买原料，若不用欠条来“支付”，就只好把自家存款填进去。俗话说，劣币驱逐良币。能够用欠条来“支付”，大家就不会用现金来付账。最后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欠条驱逐劣币。

撑了几年，岳父的工厂终于在1999年关门，岳父和厂里全部工人一起失业了。此时，在海的另一边，瓜子正享受着通缩的好处：专心而悠闲地看着咕嘟咕嘟作响的酒精炉，里面炖着廉价的排骨，他正等着肉熟，好大口喝酒。

不用怀疑，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瓜子逍遥的时候，大批企业已经倒闭，大批工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根据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收入的减少，将会逼迫人们压缩开支，于是，企业会发现购买其产品的订单减少。由于销售量锐减，企业收入也随之锐减。经营困难的企业将会发现境况更加困难，甚至会因入不敷出而倒闭。这将逼迫企业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关门，要么裁员。于是，更多的劳动者因此而失业——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普通百姓的收入再次下降一个台阶。

于是噩梦般的循环周而复始，社会也将陷入“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加重通货紧缩→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样的无限恶性循环中去。

因此，为了打破这个循环，首先需要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当时具体的举措，就瓜子了解，至少包括如下两项：

一、政府增加开支，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举措，直接为相关的企业提供了订单，维持了它们的生存甚至扩张，并且维持、增加了企业员工的收入。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例，在1990年后的十年中，

山东省完成了从0公里到2000公里的跨越，到2002年8月，省会济南与全省16个市驻地全部实现由高速公路相连，高速公路达到2411公里，仅1998—2002年的四年间，就修了1500多公里。

二、推行三个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目的是在民众必需的经济领域内，促进民众加大支出、加大消费。

我们把上面瓜子罗列的恶性循环逆向推理，于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消费增加，现有企业收入就会随之增加，新的企业也更加容易生存，不但可以让现有的职员保持收入水平，还增加了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从工作中获得劳动收益或者增加收入。这样，他们就能够有钱去消费，从而再次扩大消费。

如此下去，至少从理论上，国家就可以预期进入“消费增加→企业盈利改善→民众收益增加→民众增加消费”的良性循环中。这样，国民经济就会好转。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前景，实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回顾前文里瓜子在街头看到的楼盘广告牌，就是当时房地产开发的一个真实写照。

三个产业化的利弊，暂且不表，在当时，却是形势使然。

虽然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直到1999年5月，“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的怪圈和恶性循环仍然未能得到彻底扭转。于是，作为这个不利状况的一个意外注解，就是瓜子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施数年后，仍然能够以极其低廉的成本过着逍遥的生活。

故而，中国需要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来扭转通货紧缩的噩梦；需要额外的市场的扩大，来容纳中国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从而支持企业的快速成长，并且在成长中改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支持中国急需而又必需的产业升级。

但是，这些“额外的”，通过什么路径来解决呢？

高层选择的道路，就是加入WTO融入国际市场，从那里能得到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些“额外的”东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努力不懈。

最重要的是——

1999年5月，曙光已经初现！

瓜子的父亲当时起早贪黑地赚钱，所以瓜子的钱袋子从来未曾紧过。

人总是喜欢回忆美好的日子，却不曾体会到美好的日子背后，可能

隐藏着他人的艰辛。

十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才恍然大悟。通货紧缩的两面，在瓜子和他未来岳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瓜子在此，谨向在逆境中苦苦坚持的人们，致以瓜子的敬意！

施罗德来了，没人理他，有人理他

瓜子就这样过着惬意的日子，直到这一天：1999年5月8日。

天上明明出着太阳，可是瓜子却感觉黑云压城，喘不过气来。他只感觉胸膛里似乎塞了块烂棉花，深一脚浅一脚地趑回宿舍，不及多想，一边推开隔壁寝室的门，一边喊着：“老单，老单！”

“老单”的大名叫锋芝，其实一点也不老，比瓜子的年纪还要小上几个月。只因生得慈眉善目，脸上总是带着憨憨的笑容，在同学中也最是热心肠，如同长者一般，就得了这个外号。正是因为这个，所以瓜子先来找他。

然而，失魂落魄的瓜子推开门，没有找到老单，却看到了一个让他纳闷的场景。

“老单”形影不离的搭档、平日总是笑嘻嘻的、弥勒佛一般的王海波同学正满脸通红，用力砸着床板，号啕痛哭。

瓜子傻了，一个山东爷们，竟然哭成这样。霎时间，瓜子胸中也涌起一阵热流，酸酸的东西往眼眶聚集。

是啊，他们怎么这么无耻！误炸中国大使馆，鬼才相信！想起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国商船遭到美军的无理搜查，却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瓜子愤怒了，忍住了眼泪，却忍不住怒捶床板。

十几年了，瓜子写下这些文字时，平静的心情依然被澎湃的怒涛淹没！

5月12日，大使馆被炸的四天后，北约的重要成员国、欧元区双核（法德）之一——德国的一号人物施罗德总理访华。

没有人去机场迎接，除了出于礼节的总理。瓜子和一帮同学更是破口大骂。

我们都错怪老施了。

面子上老施很难堪，但是里子上，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们愤怒的青年不理他，是因为我们不必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负责，而高层为了国家利益，是不会不理睬他的。

中国大使馆被炸，明显是美国人蓄意而行——以北约的名义杀人，而北约中还包含了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人希望中欧闹翻。

再往前看，事实上早在1996年，导致后来科索沃战争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着了——“科索沃解放军”成立，而科索沃独立的幌子也堂而皇之地打了出来。

更加重要的是，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在美元和法郎、英镑、马克的支持下迅速壮大——否则，这群乌合之众早就在南斯拉夫军队的打击下烟消云散了。

以英法德为核心的欧盟，或者更加准确一点说，是以法德为核心的未来的欧元区支持科索沃独立，旨在肢解南斯拉夫。

因此，欧盟屡次恳求美军领导北约，打垮南斯拉夫，拔掉这个巴尔干最后的钉子——从而为欧洲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整合打下基础。

然而，美国人焉能不知其中奥妙？故而，无论欧洲人如何低声下气地恳求，美国就是不打科索沃战争这张牌。这张王牌，留着有用——美国人要在欧元诞生之日打出来。

于是，1998年，欧元区成立在即，在美元强力而显眼的“哺育”下，科索沃局势这颗毒瘤，急剧恶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区成立，欧元——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诞生了。欧洲的经济整合，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美国人则看到了欧洲摆脱美国经济控制的步伐，越走越快。

This is just the moment! 时机成熟了！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打出了王牌：3月24日，欧洲软腹部的巴尔干半岛上，科索沃战争开打。

我们还记得，85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里开打的，开打的结果是欧洲的衰落和美苏逐渐崛起。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千年以来，巴尔干半岛一直担当着欧洲“火药桶”的角色——十字军、突厥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等，早就在那里打了个一塌糊涂。

不同的是，十字军经由巴尔干半岛，进攻亚洲；而突厥人以及匈奴人、马扎尔人，则是从巴尔干半岛攻进欧洲。

换言之，巴尔干半岛之于欧洲，相当于中原之于华夏；得中原者得华夏，得巴尔干者，自然得欧洲。所以，为了掌握巴尔干这一枢纽之地，欧洲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欧元被重创。

果然，局势如美国所预料：当美军主导的战争在欧洲腹心打响，欧洲动荡不已。没有人会对动荡时局中的生意充满信心，于是大量资金流出欧洲，径直流入美国。这就是美国的老牌，也是此时打出这张王牌的意义所在。

因为美国人洞悉了资本流动的奥秘：资本（通俗一点讲就是资金）有两大喜好：1. 低风险（low risk）；2. 高收益（high return）。反过来说，资本厌恶两种情况：1. 高风险（high risk）；2. 低收益（low

return)。这一规律，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个简单的道理，却可以解释大量复杂的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资金流出欧洲，不去别的地方，却径直流入美国呢？

让我们回到1999年，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俯瞰全球，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地球经济，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正在“失去的十年”中苦苦煎熬；东南亚经济危机余波未平；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先后陷入金融动荡；而中国则正好处于通货紧缩中。

盘点下来，我们会发现，当时这个地球上唯一的亮点，就是正处于“知识经济”神圣光环下的美国了。

投资者看到了明灯，争相逃离火坑，奔向“光明”（这里要在“光明”二字上，打个引号，为何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抛出欧元，买入美元。于是，大家都抢着买的汇率大涨，而大家都急于脱手的变得不值钱（这个“钱”，特指美元）了。于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就跌了个稀里哗啦。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并于1月4日正式交易。当天纽约和伦敦外汇市场尾市时，欧元对美元比价分别为1:1.1806和1:1.1830，此后欧元汇率一路下滑。一年以后，在2000年1月末跌破1:1的平价关口；2000年6月至11月在短暂反弹后加速下跌，创面世以来最低点0.8224美元，比1999年初贬值了29.8%。[\[1\]](#)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1999年初，以美元换欧元，那么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损失了约30%。这种愚蠢的行为，谁又会去做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贸易行为，都尽量避免使用欧元，交易商也尽量回避欧元。

阴影笼罩了新生的欧元：欧元的购买力下跌不已，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力量来帮助欧洲撑住欧元的信用。而这个支撑力量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长期、稳定、大量、廉价地供应欧盟已经不再生产的、必须大规模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帽、轻工业品等，并且能够承接欧洲的资本输出；

二、有动力从战略上支持欧元的成长。尽管这种支持，可能来自对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的对立面。

三、是个大国，或者是个强大而团结的国家集团。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有能力支持欧元和欧元区。

环顾全球，评点一下当时的候选者，我们就心中有数了：

俄罗斯：是个大国，且对于自己“连年用热脸相迎，却每次都发现自己的脸贴在一个冰冷的美国屁股上”的遭遇感到厌烦和愤怒，因此它符合条件二和三。然而，俄罗斯没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原因很简单，俄罗斯已经陷入了去工业化的泥潭之中——排除。

东盟：具有大量生产廉价工业品的能力，但刚刚经历了危机，被欧美资本联合洗劫（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不具备强力、坚决支持欧元的能力，即不符合条件三——排除。

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铁杆成员，其生产直接面向美国市场，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但是不能在满足家门口的美国后，还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因此不符合条件一 [\[2\]](#)；且墨西哥沉浸在赚美元的狂欢中，并没有动力反对美元霸权，因此不符合条件二；墨西哥非大国，因此不符合条件三——排除。

巴西：生产能力和潜力均不能达到要求，欠美国的外债要还到“地球爆炸才能还清”，对美国依附性很高——排除。

扒拉着手指头算下来，我们很容易得到结论：符合这三个要求的，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中国。

然而，现实给了欧洲领导人们当头一棒——美军以北约的名义轰炸了中国大使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北约，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都有份的。换言之，美国人代表欧洲人，或者替欧洲人谋杀了中国的好儿女。这笔血债，美国人不但不放在心上，还把杀人的鲜血成功抹在了欧洲人脸上。

施罗德心中苦涩不堪，不过他是个厚道人。这种情况下访华，并且寻求北京对遭受重创的欧元以及前景不怎么美妙的欧元区的支持，可不是好差事。然而，他尊敬长者，没有把这个苦差事推给法国总统希拉克——比起“中国通”希拉克来，老施年轻12岁。

他成功了。若是后人据此写一个传奇小说，名为《施罗德单刀赴会，朱镕基折冲尊俎》，我们绝对不会感到惊讶。据法新社报道，5月13日，施罗德在北京与中国最高层的江、朱两位领导人会谈。

中国领导人在国家最高利益上非常睿智，并未过多纠缠“美国人代表欧洲人的杀人事件”。令人瞩目的是，双方务实地探讨了更重大的问题——中欧经济合作：为了中国，也为了欧洲。

于是，我们查询当日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如下事实：在北京，施罗德说“德国希望中国能在年底前入关。德国和欧盟希望能帮助中国和美国在加入WTO问题上达成和解协议”。“欧盟周二与中国就加入WTO问题重开谈判”——他争取到了中国的支持，中国也得到了欧元区的支

持。

中欧选择的合作方式，是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全面战略合作。中欧经济合作的框架，是欧洲承诺将会力推中国（当然，在“力推”的过程中，欧洲人绝对不会忘记索取回报）加入的、中国自己也将全力争取加入的WTO。

中欧将在WTO会师，各取所需，实现双方的跨越式发展：欧洲将会提供技术和资金、市场，这些是50年来困扰和束缚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而中国，反过来为欧洲提供巨量的、廉价的、稳定供应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这些，都将为欧元提供稳定的支撑。

所以说：1999年5月，曙光已经初现！

“跟中国谈成了，欧元就还有翻盘的机会。这次被美国人暗算，虽然亏大了，但是可以成功地把俄罗斯的势力从巴尔干驱逐出去，欧洲政治、军事、经济整合指日可待。”施罗德回国的时候，是带着成就感和无限的自豪感回去的。

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对于欧洲人来说伟大的、必需的。他走在了领导欧洲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希特勒等政治巨人（希特勒不是好人，但他是个巨人）用尽一切道德和不道德的手段，全力争取却最终功败垂成的道路。

今天欧洲人为了未来，审时度势，放弃了战争的方式，用小步快走的方式和平地再次向“欧洲统一”这一目标发起了努力。这未必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但是我对老施表示敬意。

然而，美国人很快就让他大吃一惊。

美国人的大逆转游戏

上文说到，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为了中欧能够在经济合作的具体框架——WTO内会师，老施很上心，主动用整个欧盟的名义，向美国人喊话。

美国人听到后，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克林顿马上就做出了安排。

于是，一场大戏就此上演：

1999年6月2日，南斯拉夫屈服。6月10日，战争停止。6月12日星期六凌晨，瓜子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并且足以令欧元区恶心、愤恨到极点的消息传来：11日（星期五）深夜，俄罗斯军队以维和部队的名义，抢先进驻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

据称，“200名俄军空降兵突袭普里什蒂纳机场，抢在英军前，占领了这一军事要冲”。在我们看来，是在英军的主动配合下，俄军才成功地“抢”在前面。当时要啥缺啥，坦克跑不动、潜艇下不了水、步枪锈得拉不开枪栓的俄军，竟能够为他们那好几年没有上天的、老掉牙的直升机弄到足够的汽油，而且能做出这等漂亮的举动，要是没有“外人”帮助，那才叫神奇。

事情还没完，一个月后的7月11日，美军主动向俄军让出了科索沃东部的部分防区。我猜，老施肯定一边齜着牙花子，一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克林顿这招‘纵虎归山’，玩得真叫个绝啊！”与俄罗斯的闪电动作相反的是，在美军的“帮助”下，在前盟友塞尔维亚警察“有意”和忠实盟友英军“无意”的策应下，迫切需要驱赶俄罗斯势力出巴尔干半岛的法军和德军不但没有快速反应必需的直升机来帮助他们部署到位，而且在徒步行军中，还碰到了地雷问题——鬼才知道真的假的！都什么时代了，竟然还有“徒步”行军的现代化军队！

英国人的欧盟——欧元区欲哭无泪，辛辛苦苦安排了几十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元一露头就被暴打致残），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本想将俄罗斯的势力就此驱逐出巴尔干，最终竟然让它在科索沃稳稳地住了下来！

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理解欧洲人的心情了。包括英国人在内，欧洲人一直致力于把俄国驱逐出巴尔干地区。1853年，英国、法国联合土耳其、撒丁王国等，向意图独霸巴尔干的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最终俄国人惨败，并吐出了全部战果和既得利益，沙皇尼古拉

一世因此忧愤成疾而暴亡（现在大家都认为，他实际上是受不了打击而服毒自杀的）。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说句题外话，在这次战争中，有位下级军官屡建战功（不知是真是假），然而显然他无法挽救俄军的全面失败，他就是后来的俄国文学巨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与历史上的表现相比，英国人前后矛盾的表现耐人寻味，却在情理之中：当年他是老大，为追求欧洲霸权而需要驱逐俄国；现在则是马仔，依附于美国人才能生存，是在为美国人打工，所以他留住俄国，以利于美国继续控制欧洲。

欧洲人（不包括美国老板的英国马仔）傻眼了：欧元区要拆掉的炸弹，不但没有拆掉，还在嘀嘀嗒嗒地响，等到再次美元危机，就要爆炸！

利用率多么高的炸弹啊！

金融危机于2008年8月全面爆发前，或者说在美元信用危机全面爆发前，炸弹的引信着了起来——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在沉寂了9年之后，在舒服地享受了多年的“事实独立”后，宣布正式独立了！很明显，有人需要这个定时炸弹再次爆炸。

唉！瓜子一声叹息，不过是替欧洲人多舛的命运而叹息。

哼！瓜子一声冷笑，不过是为美国人害人得逞、自以为得计而冷笑。

哈！瓜子一声偷笑，这次是为自己：焉知不是我华夏之福？

背水一战

1999年6月11日，当欧元区双核——法德的军队还开着“11路公交车”，在路上艰难跋涉之时，俄军忽然空降普里什蒂纳机场，在欧洲人志在必得的科索沃深深打入了一根钉子，牢牢地扎下根来。

至此，法德策划多年的、将俄罗斯的势力彻底挤出巴尔干半岛的计划彻底泡汤。施罗德、希拉克欲哭无泪，而另一边，则是冷笑不已的克林顿——他知道，有了美国人、英国人及塞尔维亚人的配合，俄罗斯一定能办好这件事情。

俄军这空前的漂亮之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除了克林顿）。实际上，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它已经近十年没有这种漂亮的表现了。

而今天之所以如此一反常态，是因为总统叶利钦已经大幅度扭转国家战略，为俄军挑选了新的统帅，也为俄罗斯挑选了新的掌舵人。这位统帅和掌舵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后来接替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但叶利钦做出这项重大的战略转变，也是无奈之举。

1991年苏联解体，接下来的是一连串的悲剧，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意味着国家战略的大步后退。邦国纷纷独立，海外权益也丢个精光，而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威慑力量则一步步向俄罗斯边境靠近。

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悲剧却是领土的丧失——它丢掉了14个加盟共和国，失去了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领土面积从2240万平方公里一下子缩水到1710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是两百多年来，前后几代沙皇花费了无数阴谋诡计，流了无数人的鲜血（自己的以及他人的），通过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弄来的，结果一下子全丢了。

然而，光看数字绝对不能说明俄罗斯的伤痛之深，因为这些土地的战略意义更加值得我们强调：

丢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绝大多数土地后，俄罗斯基本丢掉了波罗的海的战略主动权。从此，俄国人每次进出波罗的海，都要看人脸色。

丢掉了黑海沿岸的克里木半岛，基本失去了通过海军左右黑海和地中海局势的能力。这个半岛随着乌克兰一起独立了。这就是传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屡立战功”的地方，也是那位脾气大的沙皇被活活气死的地方。

丢掉了外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高产油田，

当年希特勒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流尽了数十万德军的鲜血，费尽心力争取 却最终功败垂成的大肥肉，就此不声不响一下子飞走了。

丢掉了乌克兰这个俄罗斯民族的“龙兴”之地，我们若查阅历史，就会发现，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民族，就相当于陕西、河南之于中华民族——俄罗斯的根被挖断了。此外，若我们了解到乌克兰那称为“粮仓”的外号，就能明白这对于俄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了：祖宗的牌位、自己的饭碗都一起被打破了。

俄罗斯的步步退让是因为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在这些麻烦中，最令人痛苦的，就是欠下了永远也还不清的阎王债。之所以叫作阎王债，是说那利息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俄罗斯则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绝望境地。

实际上，到1997年底，俄罗斯外债总额涨到了1300亿美元，另外，俄罗斯还欠下了700亿美元的内债。此时，俄罗斯当局全部的外汇储备只有130亿美元。你觉得俄罗斯能还得起债么？这是典型的财政破产。

对于美欧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只需稍稍回想一下，这一年中，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就会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简单，就是要把在东南亚发生的一切复制在俄罗斯身上。

俄罗斯到底是个大块头，所以仅有金融进攻并不能让美欧放心，于是，作为配合，那些在美元、英镑、法郎、马克，甚至土耳其里拉的哺育下，如同癌症一般恶性膨胀起来的车臣匪徒，不甘心已经获得的事实独立，他们趁着兵强马壮，将黑手伸向了整个高加索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毗邻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这就是1998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

然而，其战略目标绝非仅仅是策动达吉斯坦独立，而是配合美欧的大战略，策动整个外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联邦中独立出去。

如此，美国人将会获得如下好处：

一、夺取高加索及其邻近地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那么，当年希特勒动用了数十万大军，杀人盈野，流尽了雅利安勇士的血都拿不下的东西，美国人稍稍动一下手指头，就有人替他做了。代价么，不过就是从印钞机上淌出来的那种叫作“美元”的纸而已。

二、永久剥夺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这将意味着数百年来俄国努力的目标——“在印度洋获得出海口”的梦想彻底破灭，也意味着俄罗斯以高加索为跳板向中东施加影响力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这点如果真的实现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中东四方会谈”（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就变成了“中东三方会谈”，而“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恐怕也要改成“伊朗核问题五方会谈”了——俄罗斯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出现在会场上。

三、极大削弱俄罗斯对于毗邻高加索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这将为美国人未来将俄罗斯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一点如果真的实现，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美国人策动的“安吉延事件”和“吉尔吉斯颜色革命”，因为毫无必要。那中亚五国政府也就不需要考虑“倾向俄国还是倾向美国”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选择。

一切准备停当，索罗斯老先生所率领的金融杀手大军正式誓师出征。没有必要大张旗鼓，也不会有很多人参加这个仪式，原因我们都知道：这支部队的主力正在东南亚横扫一切。时间，就在1997年年底。

索罗斯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立刻做了周密的布置：他兵分两路，一路留在东南亚，另一路则随其北上俄罗斯。

后面随着索罗斯北征的这一路，实力非比寻常。除了索罗斯老先生的嫡系“量子基金”之外，他还带上了一批中央政府派来跟他协同作战的劲旅，其中任何一个都不逊色于他的嫡系部队，比如那个已经在俄罗斯布局N久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等。

之所以如此布置，是因为直到1998年新年到来之际，在“尸横遍野”的东南亚，还有一个硬骨头没有啃下来——香港。

索罗斯老先生的风格向来是一以贯之的。他总是先炒作目标，把该国的投资前景说得天花乱坠，待泡沫炒高之后，再一举刺破泡沫，继而在颓然倒地的倒霉蛋身上吸血吃肉。

而对于俄罗斯，他却用不着这么费事。

因为这个倒霉蛋，看上去似乎是个稍稍一推就会摔成碎片的破罐子。单单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这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俄罗斯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形势越来越恶化。到1998年8月底，俄罗斯股票市值跌去70%以上。此一轮危机之后，居民储蓄损失一半以上，大批商

业银行因为资不抵债而被俄罗斯央行接管。

这就是出击的良机，作为最后一击，索罗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

1998年8月13日，索罗斯打了个饱嗝，在俄罗斯报纸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向俄罗斯金融当局发出了真诚的建议——他敦促俄罗斯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什么叫作“负责任的行动”呢？索罗斯真诚而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俄罗斯政府一次性“把卢布贬值15%~25%”就行了。

只要俄罗斯政府照办了，按照不久前在东南亚使用过的剧本，这就是全面进攻的信号弹。得到这个信号，则第一轮攻击立刻开始，那就是外资集体出逃的大戏。此时，俄罗斯政府就得将家底抖搂出来还债，而且，一定要用美元还。

130亿美元的家底对1300亿美元的外债，看你到哪里找那1170亿美元还给债主？

按照东南亚的惯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美欧银行家在IBM和世界银行的带领下，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俄罗斯的家里，清点账目之后，就可以接管一切了。

形势如此之好，前景和“钱景”都如此之好，好得索罗斯他老人家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老先生以近乎命令的口气提醒俄罗斯：我老人家已经等不及了，请你快点把手里的毒酒喝了，免得我劳神久等。

对于这个建议，我们不妨给出这样一个比喻：一只耗子要求一只猫将胡子剪去、爪牙拔掉、四肢绑住——这就叫作猫对于耗子“负责任”的行为。这只耗子的猖狂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了。

叶利钦的心凉了半截。老叶天天算计别人，也天天被人算计，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是何苦来着？

现在有人说要清盘了，要收了你全部家产，请你夹起皮包赶快滚蛋，下半辈子就到徐家汇立交桥下面的桥洞子里面凉快去。想一想，听了这话谁不会弄个透心凉？

事情很清楚，正如西方报纸上说的那样“俄罗斯和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只是，西方报纸说错了一点，普京就任总统，绝不是这“蜜月结束”的标志，索罗斯要清俄罗斯的盘，才是标志。

当我们回首历史，会发现，索罗斯老先生弄错了一点，俄罗斯固然势力衰弱了，但终究是个大国，其手里握有的筹码，绝不是东南亚那些小国所能比的。索罗斯去撩拨它，用本山大叔的话来说，就是“耗子给猫当三陪”——绝对是不知死活。

俄罗斯的回答简单而明了：没钱，而且我还不想还债。

不过，索罗斯的教导，却可以照做。不就是要俄国人将卢布贬值15%~25%吗？没问题，俄国人照办，而且超额完成任务——就在索罗

斯提出建议四天以后，卢布一下子贬值50%。

大大小小的金融杀手们傻了眼：咦？说好了打个镁光弹当信号就行了，怎么飞上天的是个原子弹？

不管怎么样，信号总是发出了，大伙儿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各自准备，马上就要重演东南亚的一幕——这大戏演了N遍，大伙儿早就轻车熟路了，排好队，颇有绅士风度地登场了。

可惜啊，他们碰上了硬茬。俄罗斯政府忽然宣布关闭债券市场，将尚未到期的国债转换成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同时将国外投资者的贷款偿还期冻结90天。90天？你相信90天后俄罗斯会诚实地还债吗？

鬼才信呢。很明显，这就是“同归于尽”的要义所在：俄国砸了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招牌——这就等于可预见的未来，别想再在国际市场上融资——但是给了这些金融大鳄一个血染的教训，千万别跟俄罗斯这种大国玩这一套。

在东南亚翻云覆雨惯了的金融大鳄们傻眼了，眼见形势不对，大家不再玩什么“绅士风度”了。自相践踏中，大个子推倒了小个子，大基金掀翻了小基金，大伙儿踩着同伴的血肉，抢到门口，准备夺路而出。

孰料俄国人早有准备：“关门，放狗！”

——悲剧啊！

后来发生在俄罗斯大门内的事情，我们作为外人，没有身临其境，是弄不清楚的。但是，结果我们知晓了。因为一切都刊登在报纸上：美国人的损失以百亿美元计算，跟着索老先生出征俄罗斯的金融大军几乎全军覆没，纵横江湖多年的LTCM是其中的代表——直接爆仓，只好清盘了事。

然而，倒下再也没起来的名单中，却不包括索罗斯。他老人家虽然年纪大，但是腿脚很灵便。也亏得这条好处，他老人家差点丢了老命——只是差点而已，到底没有丢掉。

我们随便打开电脑，上网一查，就会读到如下信息：“1998年，俄罗斯一役，索罗斯损失了30亿美元。”

这30亿美元的损失，是真是假，数据准确与否，我们不必关心，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就行了：索罗斯老先生是在乱军之中捡了一条命，算他老人家命大，竟然还能逃回华尔街去。他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伸舌头舔舐自己的伤口，从此消停一阵子。

反击既然开始，就像张无忌打起的太极拳一样，如“长江大河，连绵不绝”，攻势一个接一个，如怒涛大浪一般向敌人砸过去。

下一场好戏，是在战场上开演。

在掌舵者普京的亲自指挥下，俄军开打“第二次车臣战争”。一反第

一次车臣战争的被动，俄军节节胜利，很快就将车臣匪徒清剿一空。后者的残余势力只能逃进深山，在CIA（中央情报局）以美元诱惑或者以威胁强迫下，硬着头皮出来，间或制造些恐怖事件出来。

理所当然的是，车臣的暴徒，成了欧美媒体嘴巴里面的“人权战士”。而俄军变成了“入侵本国国土”的侵略者，应当为“人道主义灾难”负责，应该“立刻撤军”。

类似的谴责，也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东亚，各色谩骂，如雨点一般落在香港政府头上。只是花样稍稍有些翻新，比如说香港政府的帽子染上红色了，比如谴责香港金融当局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之所以有人如此乱骂一气，是因为骂人的慌了神。

原来，索罗斯所布置的另一路人马——全力进攻香港，进而寻隙击破中国大陆金融体系的金融杀手们，陷入了同样的境地：他们也被人关门打狗了。

香港方面，负责这次战斗的前敌总指挥，是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

他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后盾——香港的经济腹地中国内地；

他的“弹药”，除了香港自身所有的之外，尚有内地的无限供给；

他的支持，除了香港的经济实力之外，尚有中国内地强大的综合国力。这综合国力中，最显眼的就是联合国“五常”的位子（可以否决任何议案）、全球核打击能力和无人敢撄其锋芒的常规战力（这点决定美国人无法以武力讹诈来辅助其金融攻击）、虽然落后却可以独立运转的经济体系（这点决定美国人无法以封锁和孤立辅助其金融攻击）。

我们注意到，前两个条件俄罗斯也具备。因而，悲催的美国人算错了一件事情，东南亚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在中国和俄罗斯身上重演。在有超强国力支持下的这些国家，金融大鳄和金融杀手们并不能为所欲为。

这一切，却都是倒下的“小龙”、“小虎”们所不具备的。他们压根没有玩“关门打狗”这个游戏的资格，所以只能任人摆布。这就是小国的悲哀，这就是他们注定永远沦为任人摆布的“棋子”的原因。当然，小国，并不一定都幅员狭小、人口较少或者经济落后。实际上，人口上亿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发达的日本、领土广袤的巴西都是小国。甚至，1949年前的中国也是小国，而之后的中国，则是公认的大国。因为我们用牺牲三千万人的代价（抗日战争）和举国上下半个世纪的埋头苦干，换来了大国的资格。

然而，虽然有了强大的支持，未来的曾特首还是满腹疑虑。

在下定决心关门打狗的前一天晚上，曾荫权满腹委屈，又满心忧愁说“他们欺负我们”。其面临的压力之大，竟然让如此一个坚强的汉子偷偷一个人关起门来大哭（参见曾特首自己关于此事的回忆）。

然而，汉子就是汉子。未来的曾特首哭完了，擦干了眼泪，还是坚定地完成了“关门打狗”的任务——金融杀手之香港兵团狼狈溃退，十多年过去了，它们还没敢发动第二次进攻。[\[3\]](#)

这些后来的事情，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们，可以去看一部很有趣也很好看的香港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名字叫作《世纪之战》，由刘青云和郑少秋出演。讲的是二人扮演的两位香港股神大战国际金融大鳄赛斯的故事。这位赛斯，也蹲过希特勒集中营，也是个犹太人，实际上就是指索罗斯。

面临共同的打击和共同威胁，使得两大强国越走越近。终于，开始仅仅谈论联合防御的中俄哈吉塔五国会议组织，发展成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开始联手，在中亚应对美国人的威胁。

至此，面对美国人，俄罗斯有了全面的应对措施。

“上海合作组织”的意义远远超越中亚这一局部，而具有全球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两个国家开始背靠背，结成战略伙伴，一起对付来自同一个方向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俄联合，抗衡美国的大棋局就此诞生。

[\[1\]](#) 赵婧：《欧元对美元汇率走势分析及预测》，载《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27期。

[\[2\]](#) 据商务网站有关墨西哥的《国别贸易报告》所提供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1059.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2.9%；同期，墨西哥对欧盟出口62.8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9%。

[\[3\]](#) 香港跟索罗斯的较量，完全符合商业规范，是以强大的实力加上灵活的金融战术击退了索罗斯。所以，美国人虽然极端不满，却也没有办法。

第二章

CHAPTER 2

收编东南亚，美元资本一统太平洋两岸

格林斯潘作为犹太人的精英，深刻理解了资本的喜好（低风险、高回报）和厌恶（高风险、低回报）。这点，我们已经反复提到。

既然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暂时无法迅速提高，无法满足“高回报”这一要求，美国就想办法提供另外一个待遇：“低风险”。这点容易做到，要让自己显得安全，只要搞乱别国即可。

这个“别国”，在80年代末就是日本，而具体的事件，史称“泡沫经济破裂”。

日本的“雁阵模式”

突袭普里什蒂纳机场一役，俄国人做得干净利落，跟美国的战略“配合”得严丝合缝。

克林顿自然感到很得意。

不过，格林斯潘更加得意。

格林斯潘何许人也？自1987年至2006年，20年间，美国总统从里根换成了老布什，又换成克林顿，再换成小布什，而美联储主席只有他一个。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任美联储主席后，他部署的金融战役无一不是战果辉煌。

于是有了这样的评论：

“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

“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

“笨蛋！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成。”（这是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财富》杂志放在封面的一句口号。）

我们不妨简略翻翻格林斯潘的辉煌战果。

时间推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并非那个国力已经过了顶峰，实力节节下降的苏联军事帝国，而是日本经济帝国。

瓜子的经历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注解。这样一个连厕所里面擦屁股的报纸都恨不得翻过来读两遍的懵懂少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翻开一本《半月谈》时，他深深震撼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衰落的惨剧：工人失业、工厂倒闭、黑帮横行、毒品泛滥……而其背景，就是日本汽车横扫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其时，对于美国来说，是“暗礁丛生”的十年，高通胀、低增长如同梦魇。80年代末，在汽车、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照相机、机器人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上，日本迅速超越美国。

80年代的日本，是有底气全面挑战并且超越美国的。这个底气，来自日本在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布局和产业整合。

日本人给自己筹建的联合经济体起了个名字，叫作“日元经济区”，整合模式，叫作“雁阵模式”：

一、日本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是领导者，叫作雁头；

二、东亚、东南亚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此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就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如东南亚盛产的石油、橡胶、棕榈油等），是为雁体和两翼；

三、中国，作为最低级的成员，提供原材料（如各种矿石、木材）和能源（如石油、煤炭，秦皇岛港是当时对日本出口煤炭的主要港口），以及技术含量最低级的工业品（如纺织品），是为雁尾。

因此，翻翻当年中国的外贸记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这样，靠卖资源、能源和苦力，一点一点艰难地积攒起来的。而且，从1978年起到2001年底，攒了24年，才2121.65亿美元 [\[1\]](#)。

回首旧事，当年的回忆还是很有趣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拍摄的电视剧有很多雷同之处，尤其关于农村发展的电视剧，比如《双桥故事》、《颖河故事》等。而剧情，多数是引进外资，这就免不了找几个老外出演外商；而项目，则必然是纺织厂。

事情很清楚：在雁阵模式的分工下，中国被分配到的角色，决定了这些电视剧的剧情。

中国在雁尾的位子上苦苦挣扎，而日本人的日子，却越过越舒坦。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切，都要拜雁阵模式的良好运转所赐。日本国力飞速上升，直追步履维艰的美国。于是，自负的日本人相信，全面赶超美国的日子就在眼前。在日本人眼中，在美国人眼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眼中，下一个世纪，必然是日本的世纪。

日本人的狂妄，并非毫无根据。

1990年，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至30522亿美元，而此时，美国GDP不过为58033亿美元。到了1995年，日本GDP达到52600亿美元，美国GDP是73970亿美元，日本GDP已经达到美国GDP的71%。实际上，在1987年，日本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人均收入，也在此时超过了美国。

如此成绩，加上牢固的（至少日本人自己认为是牢固的）雁阵模式支撑“日元经济区”的战略步步推进，日本人的口号毫不遮掩：“买下美国！”

而美国人则人心惶惶，最能展现他们当时心情的，当属以此为背景拍摄的影片*Rising Sun*（译为《旭日东升》），它是1993年夏季美国电影票房十大叫座影片之一。

很明显，所谓“Sun”，用来借指日本人。所谓“Rising Sun”的意思，就是相对于美国的国力不振，日本如“旭日般冉冉升起”。

格林斯潘干掉了日本人

格林斯潘就是在这时，接手了这个烂摊子。

1987年8月11日，美国总统里根任命的艾伦·格林斯潘接替保罗·沃尔克，开始执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两个月后的10月19日，华尔街经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全天跌幅达到创纪录的23%。据说，在这场股灾中，连战无不胜的索罗斯也损失3亿美元以上！

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迅速发表简短声明，承诺向任何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帮助，次日股市反弹。然而，这仅仅能治标，问题的根本必须得到纠正。

在这个资本全球流动的世界里，资本的流入将推动一国经济迅速发展，而资本的流出，则会将一国经济迅速推入深渊，甚至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现实是，美国的股灾频繁发作，而且杀伤力越来越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兆：资本厌弃了缺乏竞争力，不能带来稳定、高收益的美国，越来越多地青睐欧洲和日本，特别是日本。因为那里能够带来更多的回报。

格林斯潘作为犹太人的精英，深刻理解了资本的喜好（低风险、高回报）和厌恶（高风险、低回报）。这点，我们已经反复提到。

既然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暂时无法迅速提高，无法满足“高回报”这一要求，美国就想办法提供另外一个待遇：“低风险”。这点容易做到，要让自己显得安全，只要搞乱别国即可。

这个“别国”，在80年代末就是日本，而具体的事件，史称“泡沫经济破裂”。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相关文字已经连篇累牍，我们毋庸赘述。

1985年9月，日本被逼在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上签字，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如下资料：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

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接下来，是吹大泡沫阶段——从签下“广场协议”的1985年开始，在以后的十年内，日元汇率每年平均升值5%。

换言之，只要把手头上的货币换成日元，就算什么也不做就可以保证每年5%的收益，而且可以稳定地连续收益十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有做实业的兄弟都明白，除了房地产业以外，实业领域每年回报达到5%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全球投资人的这样一种惊喜若狂的情感：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于是，全球资本疯狂涌入日本，将本来已经泡沫横飞的日本资产价格抬得更高。我们用通俗点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房地产、珠宝、古玩、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嗯，是暴涨，而非上涨，这点我们一定要牢记。

于是，日本人民惊奇地发现，他们脚下踩的土地和家里住的钢筋水泥变成了宝贝，只要买入，接下来就等着大把大把地数钱吧。作为“追求最高回报和最大收益”这一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反映，在暴利驱使下，日本爆发全民炒楼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楼市泡沫横飞，直飞上了天。在最疯狂的日子里，国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37.78万平方公里），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939万平方公里）地价总额的4倍。其中，1990年时，仅东京都一地（2187平方公里）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很快，疯狂过后，日本人开始还债了——泡沫破灭阶段终于到来了。

1989年，面对国内经济的疯狂态势，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开始采取紧缩措施，着手针对泡沫采取强力的（强力的，而非有效的，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降温措施。种种压力下，楼市炒家的获利空间急剧缩减，于是，他们很快做出了“理性”的选择——获利了结，撤退。

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这在1991年后逐渐成为主流。其直接结果，就是高高在上的楼市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撑，随后的形势发展，恰似中国人的一句古话：“爬得高，跌得狠！”日本房地产泡沫随之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暴跌。局势发展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已经全面崩溃，凡是牵涉到房地产的企业纷纷倒闭。这一浩劫，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多亿美元。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全国性财政危机。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15年（哦，不对，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的萧条和低迷。

日本人的第二条路

好戏还未结束，我们来梳理下泡沫破灭后续发展的情况：

经济上的溃败，难免会反映在政治上。与之相应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坛上，出现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他们走马灯般上台下台，将记忆力极好的瓜子弄得晕头转向。

为了振兴经济，每个首相上台后，为了向选民表明自己“爱日本，拼经济”的决心，都会很快宣布“万亿日元”，甚至“×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一个较小的副作用是：初时，瓜子震惊于数额的庞大，后来见到了频繁的刺激措施似乎仅仅带来了惨淡的效果后，直接导致瓜子对“庞大数字的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失去信心也失去兴趣。

日本政府也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2\]](#)

这专门为刺激经济拨出的大笔资金，在日本国内并未真的得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于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额经济刺激措施仍然不断出台。

在大笔的日元投资资金形成的巨额流动性的推动下，按照规划，日本已经布满了铁路、公路、机场的狭小国土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连续不断。

然而，烦恼的日本人发现，经过连续百年的建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地方容纳这些铁路、公路、机场了。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在已有的铁路、公路旁边，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条、第三条线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层水泥外壳；或者在荒凉绝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级公路——这些路上常年没有人迹，只有野熊出没，于是有人讥讽日本人造了“给野熊走的路”；或者在鸟不拉屎的荒凉绝域建设机场——管它有没有飞机停降，反正刺激了经济。

这一切，在日本影片《麻辣教师GTO》中完美而形象地反映了出

来。影片一开始，反町隆史扮演的鬼冢英吉骑着摩托车，在北海道一个荒僻小镇（幌比内）的高等级公路上行进。全长一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条宽阔的公路，从头到尾，只有鬼冢英吉、漂亮姐姐藤原纪香、一个抢劫犯，以及追捕该罪犯的一堆警察走过——这就是日本滥发货币、强行推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可笑结果。

于是，在持续多年的治理后，日本坏账数额之巨大依然让人看了就头大 [\[3\]](#)。什么是坏账呢？抛却经济学家的解释，我们不妨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就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比如日本那些只有猴子和狗熊走的高速公路，以及落满了鸟粪而少有飞机起落的机场。

同时，作为数十年如一日“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国债、私人负债和总债务额持续增加。而最让人头痛的消息则是：2010年媒体报道，日本国债规模已经突破GDP总量的200%——日本人疯了！

资金转化为钢筋水泥，留在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上，但是资金推动的流动性却仍在继续流转。

这巨额资金汇成一股洪流——我们称之为巨量流动性，在日本的“铁、公、基”上稍做停留，便流出日本，出海寻找高回报的领域去了。

不要忘记，资本总是追着“低风险、高回报”的利润的。这是它的本性。

为着追寻高利润的领域，日元流动性到底去了哪儿呢？

据瓜子所知，这笔钱，至少去了两个地方：

其一，在海外购置优质资产。

资料显示，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到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爬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此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净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当年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唐淳风先生的调研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3317亿美元，达到32046亿美元。其中仅海外证券方面的资产，就达到13280亿美元，超过其海外总资产的三分之一，足见其资本运行力度之大。

这些资产，有秘密的，有公开的。据我们所知，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当然包括中国）众多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的股权、开采权、优先购买权等。其中，最惹眼的，就是日本事实上参股，甚至控制的世界三大

铁矿石企业（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
还是让资料来说话吧：

三井物产与巴西淡水河谷真正走向联合，是从2001年三井物产帮助淡水河谷成功并购巴西资源公司CMM公司开始的。三井物产本就拥有CMM公司40%的股份，后又从CMM创始人的孙子Frering兄弟手中买进60%具有表决权的股份，彻底并购了CMM。之后，三井物产将一半的CMM股份卖给淡水河谷，帮助后者成功控制了CMM公司。

此后，三井物产继续深化与淡水河谷的合作，双方于2002年4月签署了战略联盟协议，正式将合作关系扩展到铁矿石业务之外，包括三井物产向淡水河谷出售采掘机械，提供运输铁矿石的铁路车厢，以及建立沿海集装箱运输和物流合资企业等。合作中，三井物产还对淡水河谷给予金融援助，在日常工作中，双方还有着非常密切的人员交流，例如三井物产派人出任淡水河谷的客户经理，双方还建立了情报互换机制。

2003年9月，三井物产出资8.3亿美元收购了Valepar公司1960.7万股的普通股，Valepar公司是巴西淡水河谷的控股公司。此次收购的股份相当于淡水河谷总股份的5.05%和淡水河谷公司7.84%的普通股。由此，Valepar的股份构成是：Littel（四家巴西养老基金）持股58.0%、Bradespar（巴西发展银行的投资公司）持股17.4%、三井物产持股15.0%。然而，前两位股东是巴西当地金融机构，没有商业经验，并非实际经营者，而三井物产则派遣业务主管进入了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公司经营决策者。

再谈三井物产与力拓、必和必拓的联合。

事实上，三井物产在澳大利亚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与力拓公司关系密切。三井物产已经部分拥有力拓的一项核心资产，即位于澳大利亚Robe River的铁矿石业务。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Robe River铁矿山，1967年，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的West Angelas铁矿山和Pannawonica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井物产在西澳大利亚经营三座铁矿合资企业Mt. Newman、Yandi和Mt. Goldsworthy，必和必拓、伊藤忠商事和三井物产在每一家合资企业的股权都分别为85%、8%和7%。三井物产还连续出台增资计划，以提高企业的年产能。

此外，三井物产与必和必拓在澳大利亚以外也有联盟关系。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

利益，此宗交易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获得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除了三井物产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力拓拥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Northparkes铜金银矿80%的股权，其合资方住友商事拥有6.7%，住友金属矿山公司拥有13.3%。另外，力拓加铝与住友商事合资拥有新西兰Boyne岛铝冶炼厂，其中力拓加铝拥有该厂79%的股份，其余21%股份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则与必和必拓共同在澳大利亚经营全球最大的炼焦煤供应商必和必拓三菱联合公司（BMA），双方各持有50%股份。三菱商事与必和必拓在铝和铜项目上也展开密切合作，三菱商事持有莫桑比克Mozal铝冶炼厂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47%。三菱商事持有智利Escondida铜矿少量股份，必和必拓持有57.5%。三菱商事持有秘鲁Antamina铜锌矿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33.75%。说明一下，三井财团与住友财团的金融系统合并成了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两家是亲兄弟关系。

（引用自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2009年7月20日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深入布局：看日本人如何玩转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

看到这里，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了，为何铁矿石谈判，日本企业总是抢先接受大幅度涨价的要求！感情人家是两口子，倒腾铁矿石开的是夫妻店：自己买、自己卖着玩，倒霉的就是外来户——中国。

其二，建立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并且进行大笔投资。

地点，主要就在东南亚。这点，日本人做起来顺手无比，然而中国人做起来就无比艰难，原因很简单，有人掣肘。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掣肘？这些，我们且不着急，我们留着放在后面慢慢聊。

于是，仅仅在1995年到1998年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些钱，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1997年前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这个超级大泡沫，其表现，与日本泡沫如出一辙——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飞涨。

这个泡沫，始于日元大幅度流入，破裂于日元大幅流出东南亚国家之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五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的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的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

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那么“之二”呢？

原来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界就有个名词，叫作“日元套利资金”。

其背景是日本进入经济大萧条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将利率不断调低。1991—1995年，日本银行先后9次调低官方利率，共降低5.5个百分点。1999年，日元的利率已经降低为0.5%。算上通货膨胀率，日元的利率实际上是负的，贷款成本低到没有，甚至只要借钱了，就等于赚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际职业投资者，包括躲躲藏藏的众多金融大鳄，从日本的银行借出日元，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

加上自发从日本流出的巨量流动资本，两股力量聚在一起，规模惊人，甚至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点，掀起惊天动地的金融巨浪。

1997年，日本因为自身银行系统的危机，在先前大笔投资东南亚并且制造了巨大泡沫的基础上，突然撤资，造成了东南亚急剧的通货紧缩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以本身资本加上裹挟的巨量“日元套利资金”，先将泡沫尽力推高，然后突然出逃，直接捅破了东南亚经济泡沫。

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索罗斯们打着饱嗝回去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夹着皮包来了。

为了求IMF和世界银行救助已经乱作一团的经济，东南亚、东亚各国和地区含恨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其中的核心就是将国家金融主权拱手相让，送于IMF和世界银行背后的大老板，就是欧美资本。

以排外、自立著称的韩国为例，谁能想象其金融行业半壁江山早已归属他人？1997年以前，韩国政府规定外资对韩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这个比例，在中国的证券市场，连举牌都不够格。

金融危机后，一切全变了：2004年9月末，韩国普通银行的外国人持股率达到59.2%（1997年末为16.4%），1997年末，外资银行资产占韩国国内存款银行总资产比率为8.5%，到2004年末上涨为22.4%，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达到270兆韩元。

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中，第一银行、外换银行、韩美银行、新韩控股、汉拿银行被美欧资本控制的股份均至少超过一半，而韩国最大的银行——韩国国民银行70%的股份被外资控制。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大伙儿都明白了一点：控制了一国之金融业，即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如此看来，青瓦台（韩国总统的办公地

点) 主人——那位名义上的总统，不过就是欧美资本家的半个员工而已。

哈韩的同学，如果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请看下面的公开资料：

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完全向外资开放，取消了外国人对金融企业投资所占股份的比例限制。

外资占韩国银行市场的比重立刻直线上升：1998年为6%，次年便翻了一番，2004年达到33.7%，7年里竟增长了5倍，而在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里，则掌握了60%~70%的股份。

2005年底，韩国证券市场中外资比重占39.7%，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33个主要国家里居第八位，比这些国家平均比重高出11个百分点。

在保险市场上，外资所占份额也在2004年底达到了16.5%。

韩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共发生30宗大企业（指资产总额在2万亿韩元以上，约合20亿美元的企业）购并案，其中有20家由韩国本国资本购买，另有10家被外商购买。

韩国投资者收购的均属于战略性投资，即并购企业是用来经营。而被外商买下的10家企业中却有一半则属于财务性投资，即买下企业后加以包装再转手倒卖以赚取差价。

而且，在外商并购的上述10家企业活动中，用于财务性收购的金额远远超过用于战略性收购金额。前者平均为1.15万亿韩元，后者仅为6384亿韩元。 [\[4\]](#)

2003年10月，美国私募投资基金龙星基金以1.32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其功能和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中国银行）50.5%的股份，2006年5月，竟以近6万亿韩元的高价转让给韩国国内最大的国民银行——仅仅30个月，龙星基金就获得4.5万亿韩元，超过四倍的差价收益！

这龙星基金，仅仅是个小角色而已。高盛、雷曼兄弟等重量级的大鳄，获利百倍于此。

可怜的韩国人，被掠夺的惨剧并未停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人再次被趁火打劫。请看韩国KBS（韩国广播公司，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网站的报道：

（2008-11-01）纽约消息：世界三大信贷评估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公司10月31日宣布，该机构把国民银行、新韩银行、外换银行、哈那银

行等韩国7家银行从观察对象名单中删除。

标准普尔公司于10月15日以上述韩国7家银行处于外汇流动性不足状况为由，把它们列在观察对象名单里。该公司说，韩、美央行已经签署规模为3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交换协定，解决了外汇不足的问题，因而恢复了信用，因此决定，把韩国7家银行从观察对象名单中删除。

这个新闻，换句话说来说就是：300亿美元，是韩国领军的七大银行、金融稳定、国民经济获救的关键。若套用1997年的经验，我们非常容易就可以推断出来：提供这300亿美元的那个神秘人物、国家或者组织，将会从中获利——巨额收益。

韩国的悲剧是整个东亚、东南亚国家（曾经的“四小龙”、“四小虎”，还包括日本）的缩影。

整个事情的始末，就是一出悲剧！不对，应该是两出——索罗斯洗劫第一遍，然后IMF和WB笑嘻嘻地手挽手闯了进来，洗劫第二遍……等等！

事情还没有结束，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还在排队等着打扫战场呢。受害国人民的工作全丢了：因为怕受害国家的人民悲伤过度，影响工作，于是，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由中国人民接手了！

那丢了现有工作的他们，以后做啥呢？很简单，国际社会召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上，欧洲、美国、中国以三票对一票的优势，挫败了一小撮捣乱分子的阴谋，顺利通过了决议。会议决定，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做中国人留下的工作，担任中国人民留下的重任——出口资源和能源，并且兼职做中国人的半成品加工车间。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感到有些喜剧元素出现了——中国人升级了，从最低级的活，升到了高一级。虽然还是打工仔，不过也是巨大的进步啊，为了这一天，中国努力了50年！对于有疑问的同学，我们还是建议他们去查询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构成的变化。再说一遍，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的主体，还是石油、煤炭等能源，稀土等矿产资源和木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稍有技术含量的大宗出口物资，就是纺织品了。

大度的中国政府宣布，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从而减轻了亚洲国家的压力。在2010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英国《金融时报》承认，东南亚国家认为此举救了他们。

不过，若是在搜索引擎中稍稍花一点点时间，即可查到这样一些数

字，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当能咂摸出些许奇妙的味道：

1984年：1美元兑换2.320元人民币

1989年：1美元兑换3.765元人民币

1993年：1美元兑换5.762元人民币

1994年：1美元兑换8.461元人民币

.....

话题扯远了，大伙儿的思路还是应该回到日本人身上来。

我们已经提到，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元资本的滚滚洪流，涌出国门，这个“滚滚”有多么汹涌呢？资料显示：1995—2004年，日本每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这个时期内，日本向世界输出的资本达10000亿美元以上。仅2004年，日本的资本净流出达1720亿美元。

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日本资金的两个战略性流向：第一，在全球收购优质金融资产和矿产资源；第二，在东南亚建立生产基地。之所以形容为“战略性”流向，是因为这些努力，成功了，会为日本带来持久、长远、丰厚的战略性收益；失败了，将会彻底扭转日本国家发展的走向，甚至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局势。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然而，日本资本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去向，那就是支持了美利坚人民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建设。

1991年后带领美国打赢冷战的老布什总统得意扬扬，放眼天下，两个最强悍的敌人都倒下了：日本经济帝国被重创了，苏联解体了。如此辉煌的战绩，在美国历史上，也算独一无二了吧！老布什信心满满，全力争取连任总统。

然而现实的美国人民给了他当头一棒：出局，克林顿上台。原因只有一个：经济搞得太烂了。

克林顿上台，在吹好萨克斯管的同时，做好了本职工作。

社科院专家、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前重要成员余永定先生在2001年发表的《美国经济：十年扩张的终结》中说：“过去的十年，是美国经济急剧扩张的十年。”而早在1995年发表的《强劲回升的美国经济》中，余老就说：“1994年，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美国经济终于走出隧道尽头，进入了全面复苏。”

总结一下，余老的意思就是，美国的经济在1990年到2000年间强劲增长，但是真正的增长，事实上开始于1994年，到2000年结束。

1992年老布什下台，美国经济复苏；2001年小布什上台，美国经济开始下滑。换句话说，搞烂国家经济，布什家是好样的；搞好国家经

济，布什家就黔驴技穷了。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好，全是人家克林顿的功劳。

克林顿搞了什么项目，把美国经济搞上去的？

城市拆迁？还是来料加工？或者是旧城改造？

都不是。克林顿选择的是“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换言之，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熟知的IT经济（又叫网络经济或者新经济），当时还有个新鲜名字，叫作“知识经济”。

在美国发达的创业板市场和风险投资体系的支持下，美国国内全面推进所谓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

注意，在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创业板市场都不成功，甚至是在某些国家，创业板被很多人认为就是“骗子云集的市场”：股票投资者是骗子，项目推出人是骗子，上市企业是骗子，股评人是骗子，财务报表是骗子，预期收益是骗子.....

相形之下，日本国引领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占领全球技术制高点的突出代表就是机器人项目，而且日本的机器人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并且全面赶超美国同行。这点，在80年代已经成为事实，这也是美国决心狙击日本经济的原因之一。而且，美国人成功了，美国人的“知识经济”变成了耀眼的新星，万人瞩目。而日本人的“机器人经济”，直到今天，仍然处在全球经济地图的角落位置，少人搭理。

作为狙击日本经济成功的意外收获，大批廉价的日元资本滚滚流入国际市场。在直接支持了美国的房市、车市之外，当然不会忘记流入当时红红火火的美国纳斯达克（NASDAQ）市场和风险投资领域，为美国当时更加红红火火的信息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丰裕的资金支持。

死心塌地的马仔

上文说到，从80年代中期到1997年，美国通过一系列成功的举措，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收益：

一、将日本苦心构建的、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日元经济圈”）彻底打破。

从此，“日元经济圈”这个半独立的经济体系化为乌有，美元资本重整东亚经济，一统太平洋两岸的经济体系，消除了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日元崛起的可能，而将二战以后就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绳子勒得更紧了。

而日本政治家可能选择的战略方向也发生了巨变，他们从此彻底断了在短期内再次成为“正常国家”的念想，而是面对现实，彻底地当起了美国人的马仔。而这一点，也造成了中日关系在其后彻底转向——从“政治热、经济也热”，转向了“政治冷、经济热”。

二、从日本流出的日元资本，有相当部分流入美国，除了维持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之外，还对当时美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可谓一箭双雕。

由此，我们接下来要关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此后日本的所得和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从上文我们看到，日本虽然在构建独立经济体系上全面溃退，但是获得了一大批全球最优质的资产。

而购置这些资产，是在美国的默认下进行的。美国人默许的背景，就是日本人从事实上彻底变成了美国人忠心不贰的马仔——绳子很紧，美国人根本不担心。

认为有钱就能在国际上买到资产的兄弟，可以设想下，让脖子上没有套绳子的中国去购置一下试试？别的不说，2005年，美国优尼科公司濒临破产，中海油出价130亿美元购买，直接捅了美国人的马蜂窝。在所有人物上蹿下跳，尽情表演丑剧之后，连国会议员都跳出来说“NO”。

最后的结果是出价120亿美元的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击败了出价130亿美元的中海油——这时候，没有人再去谈什么“自由经济”原则了。毫无疑问，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中，这直接宣布了所谓“新自由主义”学说之信用的彻底破产。

而日本总额达3万亿美元以上的优质资产，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阻

拦。唯一的解读就是：马仔的资产，就是老大的资产，放在马仔手里，就等于放在老大手里，这就是逻辑所在。

这样就使得日本作为现行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架构的既得利益者，更加依赖美国人了。日本的海外资产、国内资产都在美国大兵的枪口、刺刀的保护（和监视）下呢！

从此，彻底丧失了经济独立希望的日本，逐渐接受了这个严酷的现实，从此，日本政治日渐右倾化。进入90年代后，日本逐渐发自内心地追随美国的指挥棒。

而以此为背景，同一时间段，也是中日政治关系逐渐恶化的年代。按照美国人的指挥棒，日本人逐渐将那个战犯云集的靖国神社，推上了舞台，成为中日口水战中的最常见词汇，并且在2005年达到高潮，触发了中国国内反日大游行。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一个怪现状了：在8年换了6个首相后，日本人衷心爱戴的首相，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以及唯一完成任期的首相，却是我们最讨厌的小泉纯一郎，他在认清现实后，全面投靠美国，按照美国人的利益指挥棒来挑衅和恶心中国人。这恶化了中日关系，却最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所以他的位子最稳，从来没有人以贪污、政治献金、桃色丑闻来找他的麻烦，尤其是那个让日本政治家谈之色变的、直属于美国军方和特务机构，被美国人牢牢控制的“日本包青天”——东京地检署。

这个大名鼎鼎的东京地检署，却非日本中央政府治下的东京地方政府的下辖机构。它的大老板和直接负责对象是美国人，确切一点来说，是美国军方和特务机构。因为它于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之初，就是美国军方一手操办的一个特务机构。当时，其职责是为了追究“皇军”私匿的财产，查清楚了好上交美国大爷们；而今天，它的角色，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白面包青天”。

关于日本政治家丑闻缠身后被东京地检署（东京地检特搜部）“关照”的情况，可以列表如下，供大家鉴赏（本表由在日网友“排骨二号”提供）：

（田中派） 田中角荣 1976年因洛克希德事件被逮捕（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竹下登 1988年因里库路特事件而辞职（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金丸信 1992年因“佐川急便”（日本球队名）政治献金脱税问题而辞职被捕（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中村喜四郎 1993年因建筑业界贪污事件被逮捕（东京地检特搜部&国税局）

（经世会） 小渊惠三 2000年因脑溢血去世（原本小渊计划将普天间 基地移至边野古海岸，但因为突然去世，之后的小泉纯一郎则按照美军的要求移动）

（经世会） 铃木宗男 2002年因受贿被捕（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桥本龙太郎 2004年因日齿联受贿事件议员辞职（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小泽一郎 2009年因西松不正献金事件党首辞职（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二阶俊博 2009年因西松不正献金事件被调查（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石川众裕 2010年因陆山会虚伪记载事件被捕（东京地检特搜部）

（经世会） 小泽一郎 2010年因陆山会虚伪记载事件被询问（东京地检特搜部）

（清和会） 岸信介 无事

（清和会） 福田纠夫 无事

（清和会） 安倍晋太郎 无事

（清和会） 森喜郎 无事

（清和会） 三冢博 无事

（清和会） 盐川整十郎 无事

（清和会） 小泉纯一郎 无事

（清和会） 尾身幸次 无事

需要说明的是，“田中派”和“经世会”执行的政策，是日本政界的左派（有人名不符实地称其为“亲华派”）——拉拢并且利用中国的力量，竭力挣脱美国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绳子，努力达到日本自立、做“正常国家”的目标。

例如，被美国人用“洛克希德事件”撂倒的“田中派”创始人田中角荣，曾经做了两件大事：一、为了确保日本的石油资源，他跑去中东搞石油外交——谁不知道中东石油是美国人的禁脔？二、他先于美国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美1979年建交）。

而“清和会”则属于日本政界的右翼——靠拢美国人，当美国人的打手，竭力遏制和打压中国，大家无比讨厌的小泉纯一郎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

于是，同样是“贪污、受贿、政治献金、政治丑闻”缠身，身属“清和会”的右翼分子逍遥自在，而“田中派”和“经世会”的各位大佬就要准备好被“东京地检署”请去喝茶。

只是需要弄明白的是，“田中派”和“经世会”是笑面虎，“清和会”是白眼狼。它们选择的道路不同，然而其政策的落脚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绝非为中国着想。需要牢记的是，无论是白眼狼还是笑面虎，都绝对不能被当作同盟军。一旦有利，日本的右派（反华亲美派）和日本的左派（所谓的“亲华派”），一样会随时准备在中国身上狠狠咬上一口。

但是，只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存在一天，日本就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根本利益有所作为。

然而，日本人为了开拓市场，仍然期望维持中日经济关系的热络——这就是日本人热切盼望的完美安排：“政治冷，经济热”。

作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韩国人变成了中国大力宣传、大力引进、用以平衡日本人的经济势力的合作伙伴。

除了经济往来以外，CCTV的海外剧场栏目上，《蓝色生死恋》们逐渐多了起来；而90年代初还热映的《东京爱情故事》们，再也不见踪影。

韩国人也变成了友好国家来的“友好外宾”，成了宣传口径中的“国际友人”……

第二个问题是：日元经济圈全面崩溃后，相关国家，被纳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WTO框架。

这个，很快我们就要讲到。

韩国和新加坡的再定位

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被美国人剥夺了原来的工作，然后中国替代了他们，这样说是不够严谨的。

笼统来说，每个经济体都有部分领域落在了中国手里。然而，就单个具体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来说，情况却各不相同。

众所周知，“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正如我们文中所说的那样，从此逐渐走上依托于中国大陆经济的道路，为中国大陆经济提供原材料和半成品，日益变为中华经济圈的外延乃至一个组成部分。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情况又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香港和台湾的情况类似，然而其中又牵涉到政治因素，比较特殊而纠结，故而这里暂且放下不提。

于是，就只剩下了韩国和新加坡，我们不妨聊聊它们的情况。

韩国的事情，前文中提到最多，给出的资料也最多。韩国的确很惨，不过比起别国，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来说，还是幸运的。

由于其剩余的利用价值较高（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值得长期寄生和吸血；政治上可以被利用来抑华压日），美欧在尽情掠夺之后，并未任由韩国如同别国一般继续混乱下去，而是注入资金，在完全彻底地控制了韩国经济后，继续扶持，令其维持下去。

于是，一个关于韩国倔强的神话流传开来了：靠了韩国民众捐献黄金首饰，韩国经济成功渡过难关，再次创造了“汉江奇迹”。

香港《文汇报》不知道怎么搞的，也传播这种小道消息，《文汇报》称：“最终统计，200多万韩国人共捐出黄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并较早迎来复苏，举国上下努力，共同度过了经济危机。”

10亿美元，能够帮助当时已经耗尽外汇储备、被迫贱卖国内四大银行、向IMF和世界银行乞讨的韩国政府，成功稳定韩元币值？这种神话，真是太侮辱索罗斯们的杀伤力了吧！

这里我们用数字说话，免得大家不服气：1997年11月，韩国中央银行拥有大约73亿美元的可用储备，而短期外债则多达889亿美元。

此时韩国的国内金融体系已经崩溃，国外银行也指望不上。日本（韩国主要国际融资对象）和其他海外银行不再提供融资，反而落

井下石，来了个“上门逼债”的绝招，要求韩国赶紧还钱（拒绝韩国的银行延期偿还贷款），更导致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所以，说“韩国人民提供了10亿美元的黄金”就能稳住韩国金融和韩元币值，绝对是旷世奇谈！

事实上，韩国民众捐献的黄金首饰，还要多谢洋大人赏脸，肯收下韩国四大银行控股权的谢礼，转了几次手，进了雷曼兄弟、高盛这样的大鳄和美国龙星基金这样的小角色口袋里。

如果大鳄不满足这样的收获，就不会放松打压韩国经济，韩国经济就会堕入地狱。只有投降，才能活命。很不幸，韩国人只有这一条路可选择，他们很“明智”地选择了这条路。

最终，爱国的韩国民众亲手把忠实执行这一路线的李某人送入了青瓦台，把力图挣脱魔爪的卢武铉“推”下了山崖（事实上，卢武铉死于两件事情：调查美国资本廉价控制韩国银行业的情况，试图将美国人咽下肚的肥肉抢回来——虎口夺食可不是好玩的；竟然意图联合或者利用中国的力量，伺机摆脱美欧资本控制）。

新加坡是另外一个特例。它船小好掉头，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宣布将转向赌场经济。这点固然令人齿寒，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其最具战略杀伤性意义的决定，则是为美欧资本提供金融杀手服务。

以我们的观察，新加坡打着从事金融业的幌子，做美欧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在东亚的桥头堡，为美欧资本狙击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行动提供前沿阵地，从中获取佣金。

1996年，新加坡以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方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其狼子野心初露端倪，很快，人民币期货成为全球主要六种货币期货品种之一。我们为何如此强调这点呢？这里需要提供一个背景：当时美国推出的日元NDF，通过狂炒日元升值概念，在推动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方面，起到了传说中“萨达姆的大杀器”的作用。

眼下，亚洲NDF市场的成交额占全球NDF市场的绝大多数。根据2003年初“新兴市场交易者协会”的测算，韩元、新台币、人民币、印度卢比、印度尼西亚卢比和菲律宾比索这六种亚洲货币NDF的成交额约占全球新兴市场NDF成交额的70%。换句话说，这六种货币就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期货品种标的。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六种货币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受害国之间的异同。

2005年前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从地球的某个地方升起，传遍全球，并且成功地让人民币于2005年7月21日升值。在这个背景下，大量

游资涌入中国，国内资产价格节节攀升。

事实上，除了NDF人民币业务之外，新加坡可以玩的花样还多着呢。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5年8月23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和新加坡交易所（SGX）共同宣布，两家交易所将各出资50%组建一家名为Joint Asian Derivatives Pte. Ltd. 的私人公司，并通过该公司设立一家名为Joint Asian Derivatives Exchange（JADE）的商品衍生品交易所，交易所将在2006年第三季度成立。在新交易所设立初期，交易所将由新加坡交易所衍生品交易有限公司负责运作，并受新加坡金管局监管。其交易指向，就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

这一举动成真，则意味着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买卖的大宗商品，要由新加坡期货交易所来定价。从此以后，中国每次辛苦赚钱的同时，都要以国际金融交易的模式，向那“黄皮白心”的“香蕉人”缴纳超额溢价——“香蕉人”要学美国人，当黑社会或者亚洲市场管理员，向中国收取保护费或者摊位费了。

事情还没有完，新加坡兴致勃勃，要接着把游戏玩下去。2006年7月底，媒体又传出消息，说新加坡交易所在其官方网站正式公布了一项计划，将于当年9月5日上市中国A股期货（新华富时中国A50股指期货）。

2006年9月5日上午9:15分，新加坡交易所（SGX）按计划上市了中国新华富时A50（FTSE/Xinhua China A50 Index）指数期货合约。这一举动，相当于为海外资金炒作中国股市提供了近在中国家门口的战场。

这场戏，如何演下去，还要继续观察。

[1] 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

[2] 唐有东《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3] 余永定先生在《2002年日美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中说：“在过去的10年间，日本已经处理了1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目前仍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不良债权需要处理。”

[4] 2006年8月5日新浪财经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詹小洪同日发表于《财经日报》的文章《韩国调查国有银行贱卖案 外国投资基金欲破财消灾》。

第三章

CHAPTER 3

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以后没有了

中国推开了所有的障碍，于2001年顺利地加入WTO。

那一刻，端的是非同小可。因为中国的加入，使得美国人自从19世纪后半期就在倡导的“美式全球化”正式建成（记得中学历史书上讲过的、美国人于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吗）。而且，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就此开走，以后上车的，再也不可能改变局势——以后没有了。没错，没有搭上末班车的俄罗斯（2011年底，俄罗斯才正式加入WTO）“杯具”了，已经搭上车却未能在实业领域竞争过中国，于是只能做些软件外包业务的印度也“杯具”了。

美国人的大麻烦：金融泡沫第一破

前文说到，1990—2000年，美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

这个成绩，是克林顿在任的时间内取得的，其背景，是克林顿政府执行了“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由克林顿的前任总统老布什于1992年2月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的，然而，此时距他下台已经时日无多。1993年9月，克林顿当政后数月，美国政府宣布了“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

于是，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在内的大笔投资资金，加上在世界四处游荡的游资（记得此时日本流出的巨额日元资本吗？记得科索沃战争后，欧洲资金外逃，引发欧元暴跌吗？），都涌入所谓“知识经济”的投资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期间，小的金融动荡、地区冲突不计其数。这些战争、动荡和危机，使得巨量的资金纷纷逃离亚洲、拉美、欧洲，还剩什么地方？

没错，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避难“圣地”，或者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光明”之地——美国。

一个外国投资者，毫无利他的动机，把美国人民的网络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每一个投资者不用号召，生来就具有这种精神——low risk and high return（低风险、高回报）。

大量本国和外国的资金流回、流向美国，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股市的火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基础。

据统计，在1998年《幸福》杂志公布的1000家大企业中，设立风险投资项目的企业由两年前的不足1%上升到20%以上；1999年全美国超过70%的风险投资涌入互联网领域，其总额达到300亿美元以上。据此，我们看到，来自美国国内的资金对互联网领域发展的投资巨大，而来自海外的投资，也蜂拥而入美国互联网领域。2000年，外资总共持有908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债券。统计显示，每年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2000多亿美元，毫无疑问，这些资金投入的大热门领域，就是当日的明星领域——互联网。与此同时，美国各类电话公司、媒体公司、计算机公司、软件公司、卫星制造公司、互联网服务商都在积极投资建设互

联网，使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企业在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份额提升到了45%以上，这使美国资本类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年均增长11%。[\[1\]](#)

于是，在国内外资金的有力支持下，美国网络企业云集的纳斯达克市场，短期内迎来了大发展、大扩张的时机。而在股市高涨时期，发生了巨额资本抢购少数股票的情况——较早的时候，上万亿美元对应的只有近500种网络股——极大地哄抬了股价。

而纳斯达克股市：允许网络公司在取得第一笔收入之前就上市。于是，不管好坏，无数公司挂上个“.com”的名字就乱哄哄地上市。而且上市之后，立刻遭到资金哄抢。这让人忍不住立刻想起了中国的期房制度：房子只是画在纸上，却已经可以上市交易了。这一类荒唐的举措，在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只有一个结果——在疯狂抢占市场份额的一片混乱中，除了引发惊人的泡沫外，从未导致其他什么好的结果来。

事实也是如此，泡沫由此而生——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空前的大泡沫。

到2001年3月，已经有5500家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些企业中，有微软、英特尔、戴尔、思科、朗讯、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大批实力雄厚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

然而，在这热热闹闹、一团和谐的景象中，也不乏大量混迹其中的皮包公司、垃圾公司。其虚弱的财务状况和虚构的盈利前景，成了一触即发的机簧——一旦风吹草动，立刻就会成为泡沫破灭的导火索。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1971年2月8日：纳斯达克股市建立，最初的指数为100点，十年后，指数才得以突破200点。

1987年10月19日：在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暴跌以后，纳斯达克下跌11.5%，创造了一天内的最大降幅。当年年终时，该指数为330点。（记得格林斯潘上台两个月后就发生的股灾么？）

1991年4月12日：500点。

1995年7月17日：1000点。

1997年7月11日：1500点。

1998年7月16日：2000点。

1999年1月29日：2500点。

1999年11月3日：3000点。

1999年12月29日：4000点。

2000年3月9日：5000点。

2000年3月10日：创造5048.62点的最高纪录。随后即迅速急转直下，同年，连续跌穿4000点，甚至3000点。

2001年3月12日：跌破2000点大关。

2001年3月20日：1857.44点，与去年最高点相比跌幅已达63.2%，创下纳斯达克历史上最大跌幅。

.....

这场股灾破坏力多大呢？余永定老先生在200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数字，是4万亿~5万亿美元的资金蒸发了。

于是，伴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美国经济被带入了低谷之中。

恰好这时，小布什上台了，所以说，布什家的命，还真是不一般地苦。

新体系：美国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2001年3月，美国互联网泡沫爆破，接踵而来的，就是巨额流动性的蒸发。

投资人损失惨重，同时美国经济急剧陷入衰退之中。投资风险加大，而且回报率降低。

根据“low risk, high return”的法则，资本将会抛弃美国，流到新的、能够提供高回报的地方去。

然而，格林斯潘根本不担心，对策已经有了，而且马上见效。

美国人已经重整了世界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巨大的生产力正在被释放出来，巨量的财富将会生产出来。

而美国人，作为这个世界的坐庄者，将会从中拿走最多数量的份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妨让我们慢慢道来：

1999年，在向中国做出种种明的要求和暗地里的勒索后，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美国人同中国达成协议：在保证美国利益、遵守做出的种种承诺的基础上，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消除了。

剩下的事情就不多了。在应对了欧盟的一轮类似的勒索后（虽然它们声称全力“支持”中国加入WTO），中国推开了所有的障碍，于2001年顺利地加入WTO。

那一刻，端的是非同小可。因为中国的加入，使得美国人自从19世纪后半期就在倡导的“美式全球化”正式建成（记得中学历史书上讲过的、美国人于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吗）。而且，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就此开走，以后想上车的，再也不可能了。嗯，没错，没有搭上末班车的俄罗斯（2011年底，俄罗斯才正式加入WTO）“杯具”了，已经搭上车却未能在实业领域竞争过中国，于是只能做些软件外包业务的印度也“杯具”了。

这个体系，建立了在全球配置资源，进行生产经济框架。该框架存在着四个等级：

一、最低级。如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通过提供能源和矿产资源、初级产品或者粗略加工的半成品，来参与这个框架。

二、次低级。曾经坐过这个位子的国家，在60年代有日本，在60年

代后，直到90年代中期，有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而2001年之后，就仅仅只有中国了。中国收取来自最低级国家的初级产品、原材料、资源、能源、半成品，以中国丰富、廉价和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加工成为工业制成品，供应国际市场。

三、次高级。这个群体包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这个层级的国家，依靠高技术水平和充足的资本立足。

四、最高级。这个层级，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换言之，美国跨次高级和最高级两个层级。

在这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各国有着鲜明的分工。

发达国家提供资本（或者叫作全球流通的信用货币），以美元、欧元、日元的形式，在全球组织生产。生产的流程大致是：

最低级国家提供原材料、能源、矿产、粗略加工的半成品→交由唯一的次低级国家中国→在次高级国家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下，由中国工人组装、制造成成品→商品出口美日欧，进行消费→中国获得美元、欧元或者日元→支付最低级国家。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获得的资金主要是美元，因为美元是国际主要的结算货币。2008年3月20日，星岛财经网报道，全球每日3.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86%的外汇交易额与美元有关；而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近2/3也是美元（“2/3”这个数字很有趣，我们还会提到这个数字）。

于是，按照上面给出的模式，国际贸易可以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进行下去。

而且，在每次循环中，参与循环的四个等级的国家，都可以获得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多数将会用来扩大生产规模。所以，下一次循环的规模，将会比前一次大得多。

各国在这个循环中，获得的利润，也是不断累积增加的，于是，世界人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按照习惯用童话思维来推测的人们的看法，从此，按照“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生活”类似的推理，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世界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日子越来越好。”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美好，童话从来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客观现实的物质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原动力。

从上文的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如此全球经济模式下，四个等

级中的国家，各自起到的作用是：

一、最低级：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原材料、能源、矿产和半成品等，其参与门槛最低——有“东西”卖即可。所以，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此，甚至澳大利亚、俄罗斯也属于此（但是澳洲和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个放下不表）。

二、次低级：负责组装工作，需要的门槛稍高。

俺曾经提到过，中国成功跨过这个门槛，因此成为这一层级唯一重要国家的原因，也是成功挤掉其他大约150个发展中国家，坐稳这个位子的原因：

（一）政治稳定。如泰国般三天两头政变，或者如越南般三天两头闹罢工，资金就要出逃或者犹豫了（资本要的是low risk）。

（二）劳动力充足。中国具有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及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

（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当然，距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这点可以使得中国从事“较高”技术要求的工作。

（四）主要要素价格（如劳动力价格、水电能源价格、环境成本）低得惊人，这点非常重要。

（五）产业链组合严密而完整，交通非常便利。举个例子，东莞的服装厂，隔壁就是纽扣厂、印染厂、缝纫机厂等，这样，使得企业间的中间环节减到最少，相关成本减到最低。而这点，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举个不恰当的反例，某人在越南开个服装厂，却为了纽扣采购，千里迢迢到浙江义乌或者广东某地，相关成本就飞上天了。

（六）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反美概念。关于这点，克林顿和小布什，还有奥巴马是一点不担心：都变成了事实上的G2了，连“Chimerica”（即某段时间国际媒体上天天鼓吹的“中美共同体”，这个词，连同“G2”，都是老美造出来忽悠中国人，更重要的是，忽悠全球“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新词都出来了，还有啥意识形态的因素让老美担心的？

三、次高级：负责提供信用货币（全球通用的、充沛的、保证销售市场的资金）、关键技术（高的、被他们垄断封锁的、中国不能获得的技术）、较高效率的管理。

这些要素，在全球，只有他们能够提供，所以要给个大价钱。因此，美、日、欧（以美国为主）才能以此为后盾，掌控全球经济的主导权。

理所当然的是，他们从全球化大生产中获得最大的蛋糕份额，拿走了最多的利润，而只给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留下最少的收入。

四、最高级：美国。它负责的是整个全球化框架的构建和维持。具体的手段有：

（一）美元。确切地说，是以石油为支撑的美元。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与沙特国王达成“美军保证沙特独裁者——国王的统治；当时世界第一产油大国沙特王国代表拥有世界石油储量2/3的OPEC（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保证今后卖石油的时候只收美元，不收其他任何货币”的暗黑协议以来，在这个星球上，买卖石油，只能用美元来支付。

于是，在这个石油驱动经济运行的世界上，人们发了疯似的相信美元。用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商品来换取这印刷成本只有4美分的纸片——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作“US Dollar”。

于是，从理论上讲，美国人仅仅印刷美元，就可以换取世界各国的优质资源和产品，以及服务：如南非的黄金和钻石，巴西的矿产资源，中东的石油，中国的裤子、袜子、稀土，日本的电器、汽车，德国GPS制导的联合收割机，印度的软件，欧洲的甲级足球俱乐部，俄罗斯的顶尖科学家，等等。甚至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的马仔总统，世界各国的经济情报，哥伦比亚、阿富汗优质毒品的优先供应，黎巴嫩长枪党对贝鲁特难民营的大屠杀，土库曼斯坦总统、阿拉法特、沙龙的神秘死亡或者“中风”，连续40多年未曾间断的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600多次暗杀，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陈水扁亲信陈敏贤与陈哲男在韩国赌场洗钱的录像，等等等等，都跟美元有着莫大的联系。

更加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美国才能有财力、有能力保证军事、工业、农业、传媒、金融等各行业的运行。

因此，这第一个武器“美元”，是美国强大的终极根源和力量来源。任何企图动摇这个根基的个人和势力，都将会被扫入地狱。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已经在地下的萨达姆。2001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公开对石油美元提出挑战。换句话说，“这种行为，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于是，2003年3月20日，美军对伊拉克宣战；2006年11月27日，萨达姆被绞死。

而帮助美国支持这一“武器”的国家和势力、个人，无论多么有悖美国的价值观，都被视为盟友，如至今仍然实行世袭独裁统治的沙特国王，其背后有美国大兵的枪弹支持，可谓世界上位子最稳的独裁者。

（二）发达的军事工业。美国军费开支，超过了排名其下的第2—10名国家的总和。

这样的军事工业支撑起来的军队，强悍异常。敢挑战美国在全球化体系中地位的，统统威吓之、攻击之。小国之君，直接杀无赦。作为这一强悍力量的一个注解，美国的国防部，早先被称为“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War”，翻译为中文，也就是“美国战争部”。

众多倒在美军枪下的人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传说中拥有“大杀器”，事实上却死于挑战美国的萨达姆了：1. 企图垄断伊拉克、科威特石油资源，并且以此为后盾，一统阿拉伯世界；2. 胆敢在出售石油的时候，以欧元为计价单位，对“石油美元体制”发起根本挑战。

（三）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11个航母战斗群。美军在海上卡住全球主要交通要道，然后只要喊出台词即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如果不听话，轻则整出个“金河号、铁河号”事件；重则放出个“索驴里、索牛里”海盗，让你尝尝哭爹又喊娘的滋味——不用担心，“索牛里”海盗知道该抢谁，谁绝对不能动。怀疑这点的兄弟，去查查被抢货轮几率和国籍就明白了。

（四）已经失去竞争力却要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去输血的汽车业。最大的用处，就是养活一帮干活少却吵着要最好待遇的懒人（敢这么狂，是因为懒人有选票）。

（五）超级发达、效率已经非常高，但是还要国家拿出巨额资金进行扶持的农业。打压世界粮价或者推高世界粮价的最好武器——2007年和2008年之间，这张牌打出来，用“生物柴油”概念，吃掉了传说中过剩的粮食。疯涨的粮价，整惨了印度、埃及、海地等一众国家。

（六）超级发达的、竞争力极强的传媒和电影业。它除了本身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外，还起到了控制全球文化产业和话语权的作用。

（七）对全球吸血的金融工具——华尔街及其附着其上的金融体系。通过炒作全球各国必需的商品，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这等于从全球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百姓身上刮下一层厚厚的油水。金融危机前，华尔街员工分红后消费的已经不再是汽车，而是游艇，甚至是直升飞机和潜水艇，或者买个无人岛屿玩！

关于这点，瓜子看到《参考消息》上的报道，惊得目瞪口呆，口水流了一地。

全球化的框架中，美国人的特殊地位

前文说到，美国人在全球化框架中，横跨次高级和最高级两个等级，据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处于“次高级”的位子，是因为其具备全球极少数国家才拥有的现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充足的资本；而其独霸“最高级”的位子，靠的是其全球霸权。

而且，两者相比，美国人更加专心做的，是“维护系统”（全球经济贸易体系WTO）的运行。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系统的正常运行才是保证美国人最大利益的根本依靠：5%的人口，消耗了全球25%的资源。

于是，美国人以上文列举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为依托，以各种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手段，以明面上规则内的博弈和暗地里规则外的阴谋，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维护着这个系统——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怎么维护？

很简单，制定好规则，并且将挑战系统稳定的刺儿头干掉即可。而且，为了显示实力，时不时地拿几个倒霉蛋来开刀，给这个星球上大大小小的“心怀不轨者”看看，让他们知道害怕，就OK了。

针对这两个思路，我们不妨给出两个著名的“维护”事件。

第一件事发生在1990年8月。萨达姆出兵占领科威特，企图收回这个伊拉克曾经拥有的土地。

如果他成功了，则其将一举控制全球20%的原油储量（2003年底，伊拉克石油探明储量为1150亿桶或者155亿吨，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10%，科威特略少，但也在1000亿桶上下）。凭借伊拉克独步中东的军事实力（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打仗），接下来的宏图伟业，便是慑服军力较弱的沙特、阿联酋，以及弹丸小国卡塔尔、巴林。如是，则萨达姆将会控制海湾石油的大半。

萨达姆的想法，我们在前文提到过，就是以此为本钱，一统阿拉伯世界，然后，西向与欧美领导的、主宰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争锋，问鼎世界霸权。

于是，我们看到1990年前后，世界各大强国对待萨达姆的态度是一致的：有能力者（美、英、法、德等）对其进行群殴；没有能力者打酱油的同时，对群殴画面进行恶意围观。

如果萨达姆成功了，美国人无法再将石油价格掌控自如，而自从70

年代初以来的“石油美元”体系的基石将被抽走。接下来，一个恶性循环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美元信用受到打击→美元所支持的六项指标（美国超级发达的军事工业、强大到变态程度的海军、美国国内的僵尸工业、美国媒体文化行业、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吸收了巨额补贴因而竞争力才超强的农业）将会全部削弱→美国国力重创→对美元信用的维护能力降低→美元信用继续降低.....

如此循环下去，则美国的垮台指日可待，而由美国以超强国力维护的世界贸易体系（WTO框架）的垮台也将近在眼前。而在美国沉沦的同时，世界各国要按照萨达姆的规则来买石油，借助石油的威力，一个新的帝国将会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很明显，打翻了现有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全球各国正常的经济和贸易都会陷入动荡之中，而唯一受益的，就是萨达姆了。于是，我们对于世界大国小国们在美国领导下达成一致绝对不感到奇怪，大家都挽起袖子，眼瞅着他，心中的念头是一样的：狠狠地揍这个愣头青。

局势发展下去，到1991年初，萨达姆被美国人领着全球的大国小国群殴，最终被暴打致残。虽然打人的和被打的，几年前还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事实上，1983年12月和1984年3月，拉姆斯菲尔德曾作为里根总统负责近东事务的特使，两次前往巴格达会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看到，拉姆斯菲尔德作为美国特使，拜见萨达姆时，两人亲密会谈的画面。而后来打垮并且擒获萨达姆最终将其送上绞刑架的美国国防部长，就是拉姆斯菲尔德。关于这次会面，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最近按照解密档案内容做了如下通报：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的使命是向萨达姆传达白宫的指示：第一，美国对改善同伊拉克的双边关系很感兴趣；第二，华盛顿正在讨论当中的关于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的声明，实际上并非是针对伊拉克的强硬姿态。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那些化学武器的源头，来自美国。[\[2\]](#)这也是萨达姆的罪名里，为什么只有“在杜贾尔村杀死148人”——“公正”的法官和“神圣”的法庭都清楚——而他用化学武器屠杀上万库尔德人（仅在1988年3月哈拉卜贾镇的一次“行动”，就杀死了超过5000人，同时导致上万人终身残疾）的事，法官们却一字不提的原因。

美国人“维护系统”的第二例子，就是“银河号”事件。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93年7月7日，中国货轮“银河号”按计划天津新港上货后启航，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最后共载628个集装箱，驶向中东，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达曼港和科威特港。1993年7月23日，美国指控中国“银河

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将货船在公海上扣留一个多月。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酸氯。至此，事件结束。

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被告知的是：“至此，美国人在其一手制造的‘银河号’事件的较量中输得精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时的国内媒体这样评论。

不过，我还真没看出来美国人输掉了什么。

美国人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做“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承诺。无端将中国商船扣留，延误了中国商人的交货日期，等于向全球宣布：跟中国的交易有极大风险。

用屡次提醒大家的词来表示，这就是：high risk（高风险）！

真毒啊！

“银河号”的目的地，本来是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银河号”所走的线路（中国→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非洲、中东或者欧洲）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交通线。600年前，这条路线，就是郑和下西洋的路线；600年后，这条路线我们仍然在用，而且是中国一半以上的国际贸易量所走的路线。

而此线路的关键节点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中心的迭戈加西亚群岛、卡塔尔和沙特等，完全控制在美国海军手中。

也就是说，美国人随时可以用任何拙劣的借口、无代价地（“银河号”事件就是证明）扣留中国货船。

因此，美国人此举，是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信用进行致命的打击！它极大地抬高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任何一个交易伙伴，在与中国人做买卖之前，都要先掂量掂量其中的巨大风险——美国人的战略目的达到了。

事情的本质很清楚：我们没有交“保护费”（“保护费”是什么？我们很快就说到），没有加入“组织”（“组织”是什么？我们正在说，就是WTO）。

回首前尘，我们发现“银河号”事件发生之日，谷永江先生恰好担纲负责与美国人的谈判。

谷代表这样描绘当日的谈判：

当时美国并没有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这样一个政治意愿。这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成的一个关键。对此我们事先也有思想准备，但是还是想争取一下。谈判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让我们非常不高兴，甚至有时候很气愤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达到了他的

要求时，马上又提出另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我们如果达到要求，马上又提出另一个方面，就是不断给你提出一些难题。提出这些难题，他们也很清楚中国不会答应。

当中国人的抱怨声，和一阵阵敲门（WTO的门）声，传到华盛顿的时候，克林顿心里说：等我们碰上个大麻烦，需要“补血”的时候。

啥时候碰上大麻烦，需要“补血”呢？

前面说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人从日本、欧洲、中东、东南亚圈来的钱，加在一起，也撑不住那越吹越大的“.com”泡沫了。于是，2001年3月，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萧条。

此时，就是美国人需要“补血”的时候。

不谋而合

一 两虎相争，歹毒者胜

前面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剧变。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解体。

这除了让美国那巨大的军事压力忽然卸下外，也让它得以摆脱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带来的巨大痛苦：银子流水一般出去，却连个响声也听不见，而最让人痛苦的，就是那让美国人自己看见都发愁的10000多件核武器和庞大的常规武库——光日常维护费用，就是个天文数字。

更加可喜的是，日本经济帝国也垮了。欧美两家谁也顾不上理睬对方，趴在“日元经济圈”的尸体上，狠狠地喝饱了血，吃够了肉！

这双份的红利，让双方都各自消停了几年。其间，它们平心静气，理顺、改革内部经济结构（如美国，在搞信息技术主导的“知识经济”），或者忙于自身组织的扩张（如欧洲，在准备欧盟的扩大和迫在眉睫的欧元区建设）。

恰如同亚马逊森蚺，在吞噬短吻鳄后，需要静养很长时间，慢慢消化吃下去的血肉。半年内，森蚺就不必再进食。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红利已经吃完，“森蚺”需要再次寻觅猎物 and 牺牲品了。

美欧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星球上，大国（日本、巴西、阿根廷、俄罗斯）都被吸干了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没有吸血的价值。唯一的牺牲对象，只有对方。

于是两强难免恶战一场。

欧洲实力弱，于是取守势：1999年元旦，建立欧元区，企图通过加强欧洲自身的经济整合，增强自身在角逐中的实力。

然而，美国通过利用欧洲急于驱逐俄罗斯在巴尔干势力的心理，以北约的名义，在欧洲心脏点燃了“火药桶”。欧元区顿时受到重创：资金大量外流，流入了最后一个“安全港”——美国。

二 泡沫没有破裂，反而更大了，于是有人提出“泡沫有理论”

于是，在忽然涌入的巨量欧元资金的推动下，本来已经被日元资金

和其他资金吹得泡沫横飞的“知识经济”（或者叫“互联网泡沫”），在1999年不但没有崩盘，反而玩起了最后的疯狂。

实际上，巴菲特1999年就发出了警告，称纳斯达克泡沫已经非常危险，且即将破裂。[\[3\]](#)然而，他似乎错了。就在这一年，流入纳斯达克股市的资金量忽然变得更高，并且一直维持下去，这一资金流将本来已经泡沫横飞的纳斯达克指数从让人眩晕的3000点，一路上推到了5048.62点。追究资金的来源之时，我们不能不将注意力转向当日世界上发生的一桩大事件——科索沃战争。它足以令全球资本流动方向发生彻底的大转折：从美国之外最后一个安全投资地（欧洲）出逃，流向美国。

一位当日在美国从事IT行业的中国留学生，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那美好的年月，IT人才供不应求。好多（中国）留学生转行学计算机毕业后，一签合同就是年薪十万八万（美元）的。

.....美国每年（通过）H-1B签证.....引进几万IT人才。（当时）哪怕去读个什么学习班，出来也能找到工作。

IT公司那个烧钱啊，（留学生的）搬家费，刚来第一个月租旅店（的）费（用），员工孩子上私立学校（的）费（用），都给报销。

就这样，IT人才还是不够。我和周围的朋友只需把简历贴在网，就会有猎头公司不停地打电话，（他们）希望你换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拿介绍费。

这已经不合理了，但是还有更加不合理的事情。

以alladvantage（注：即alladvantage.com，现在已经倒闭）为代表的网站更加烧钱.....（只要）从他们的网站下载一个程序计算你上网时间，够了时间就每月给你寄支票过来。你还可以发展下线，（并且从中）得到提成。

.....其实这些人就是有一个idea（想法），然后找风险投资谈。谈得拢，（风险投资提供资金，然后）就开始烧钱。

（这样来看，）alladvantage属于烧钱失败的项目.....google就是烧钱成功的典范.....

这段话，清楚地描绘了当时的疯狂情景。

这么疯狂的泡沫，人人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就是有一帮“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部分经济学家，却坚决否认。

余永定老先生的《美国经济：十年扩张的终结》中说：

在2001年初，当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之时，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IT革命确实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美国IT革命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还只发挥了一半，这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还有5~6年的时间才会用尽。其次，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健康，不存在任何潜在的金融危机。最后，美国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余地还很大（2000年初美国的联邦基金利息率是6%，至少可以再减少两三个百分点。美国的财政预算是黑字，实行减税并无困难）。因此，只要美国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的趋势就可以迅速扭转。

很明显，这些人根本就不承认世界上存在“互联网泡沫”这回事，即使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跌去50%（从最高的5000点跌到2001年初的2500点左右）。

三 最后的接棒者

上文说到，美国人从全球获得的资金，在90年代随着局势的发展，越来越汹涌，越来越多——每次全球的重大动荡，都会刺激国际上流动的资金流入美国这个“安全”的避风港。

而这越来越多的资金，被克林顿政府引导进入了“知识经济”领域，在确实地推动了美国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到网络经济时代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互联网泡沫。

来自全球的资金在1999年已经将这个泡沫推到了危险的境地。“股神”巴菲特预感到了危险，他预言网络泡沫马上要崩盘。

然而，纳斯达克才刚刚到达3000点一线，距离一年后的5048.62点，还有2000多点的涨幅。

巴菲特的嗅觉是极其敏锐的。1999年的网络泡沫之疯狂、之危险，已经非常明显。然而泡沫的破裂，却在一年多以后，而纳斯达克指数又上升了超过60%。

这个原因，我们只能归结于一点：美国人通过科索沃战争，成功将欧洲的资金赶过来接手最后一棒。

一年后，泡沫破裂，股市蒸发5万亿美元。

但是美国人自己没有多大损失。

他们借了全世界的钱，完成了国家的经济战略，建立了一批新时代的经济航母：IBM、微软、Intel、戴尔、思科、朗讯、美国在线、雅

虎、亚马逊.....

这些经济巨舰，将在未来的经济全球竞争中，为美国科技、经济继续称霸全球保驾护航。

到此，我们忍不住就会觉得非常奇怪的是：为何每次，美国泡沫破裂，接手最后一棒的，总是外国人？

为什么要说“总”呢？很快就要说到了。

我们停下来，现在看看，在21世纪最初两年，欧洲和美国两处的局势。

我们看到了相同的景象：经济萧条。不同的是，美国是泡沫破裂后的经济萧条；而欧洲则是资金大规模出逃后的经济萧条。

美国需要新的劳力（旧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已经被美国人杀肉吃了）生产出巨量商品和财富，以支持其霸业；而欧洲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巨量的廉价工业品，来支撑欧元信用。

于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眉飞色舞的美国佬盯了鼻青脸肿的欧洲人一眼，摊开了右手，诡秘地笑了；而欧洲人用幽怨的眼神，也瞄了美国佬一眼，摊开了右手。

昏黄的煤油灯下，两只右手上，都用毛笔写了同样一个字：“China”。

中国，是时候加入WTO了。

[1] 薛伟贤、冯宗宪：《网络经济泡沫解析》，载《财经研究》2004年第1期。

[2] 2002年12月30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以权威的调查披露了惊人的内幕：.....美伊之间的大规模合作包括两国两军情报分享，美国通过智利的公司向伊军提供极具杀伤力的集束炸弹，为伊拉克采购生化用品.....翻阅了成千上万份解密的官方文件，采访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决策者之后发现，正是由于美国向伊拉克提供的情报和后勤支援，所以伊拉克才顶住了伊朗“人海”自杀战术的进攻。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先后亲自签署了向伊拉克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的法令，这包括有毒的化学用品和致命的生物病毒，比如令现在的小布什政府闻之色变的炭疽和伤寒病毒！

[3] 《巴菲特：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载《市场报》，2001年4月3日第8版。

第四章

CHAPTER 4

历史的终结，遥不可及的预言

一旦控制中东，在这个以石油为根基的地球上，所有国家从此受制于美国人，也就等于各国将本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交到美国人手中。

不仅如此，此时，中东、中亚的美国控制区将会连成一片，将会彻底隔断欧亚大陆两端的传统陆权强国（西端的法、德、俄，东端的中国）。

于是，当前，欧亚大陆国家正在积极筹划中的、通过陆路连接彼此的贸易通道，从而整合整个欧亚大陆经济的“欧亚经济一体化规划”（又称为新欧亚大陆桥战略，或者新丝绸之路战略）将会被彻底粉碎。

风景这边独好

2001年，站在纽约帝国大厦，俯瞰世界，美国人会禁不住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五十年来最大的梦魇——苏联军事帝国已经崩溃，其继承者俄罗斯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下节节后退：中亚丢了，克里米亚丢了、甚至连“龙兴之地”乌克兰也丢了——这等于中国的河南、陕西独立了。

更让美国人放心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和外汇来源——石油基本被废掉：低至20美元一桶原油的价格（2001年9月，“9·11”事件发生后，原油价格短暂升至每桶30美元以上，随即回落至18美元），只能让其剩下半口气慢慢喘。

实际上，普京上任伊始，布伦特原油价格为每桶19.80美元。据克里姆林宫一位前任高官回忆，他们曾开会讨论长期经济规划：“我们认为的最佳情形是长期油价达到每桶25美元，那时的我们不敢对此寄予太大指望。那是我们的美丽幻想，就好像天上下金币了。”[\[1\]](#)

竞争力超强、曾经威逼美国老大地位的日本经济帝国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萧条中。其八年中换上的七个首相，为了向选民表示“爱日本、拼经济”，每个首相都要照例推出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措施，即使他们明知道这发出的巨额流动性，恰好为美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日本变成了美国无限透支、无须付息的提款机。

事实上，不光是日本人当了这冤大头，从整体上看，全球所有投资美国的投资人都获利甚微。余永定先生在《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及其长期变动趋势》一文中，引用英国经济学家Martin Wolf的数据，讲到一句话：“在2000年，对应于2万多亿美元的外债，美国只付出了96亿美元的代价（外国‘投资收入’的净汇出）。换言之，外国借钱给美国人所取得的回报率仅是0.48%。”

中国呢？依然在通缩和经济萧条中挣扎。稍早些时候，瓜子在惬意地喝着啤酒、吃着葱爆蛤蜊之余，时不时地还可以花25块钱买张门票，去崂山看看兼职念《南华真经》、专职售卖门票，却因为游客稀少而只能闲坐发呆的道士——很可惜，他不是蒲松龄笔下的神仙，他不会穿墙术，只会挖鼻屎。

而当小布什或者哪位美国人站在纽约帝国大厦意气风发的时候，瓜子老爹所在的单位破产了（2001年）：200多万的年营业额，却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神了，鬼才知道他们怎么折腾的！也好，瓜子此后再也不用被人称赞父亲所在的单位如何“好”了，大家都一样啦！

海的另一边，瓜子未来的岳父则刚刚关掉工厂，同手下的百名员工一样失业了，还在琢磨怎么养活瓜子未来的丈母娘和未来的新娘。

把视线跨越半个地球，回看欧洲，美国人会发现，欧元区信用遭受重创，短期内难以对美元造成威胁。施罗德和希拉克还有得忙——小布什虽然很同情他高卢兄弟和日耳曼亲戚的处境，但是很显然，他对这种情形感到非常满意。

反观美国，虽然互联网泡沫破裂，但是那亏的是别人的钱。而且，在整个90年代，美国已经成功将产业升级，进入了网络经济时代，进而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建立了强大的金融控制网络。其在网络经济、金融领域的领跑，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美国人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方面，将80年代一度逼近，甚至领先日本的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身后。

而欧洲人、日本人对于美国人节节紧逼的应对，软弱得让人同情。

欧洲人除了时不时对微软提出巨额反垄断罚单，小小地泄个愤以外，对于美国左右、支配欧洲IT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现状，根本无能为力。

而日本人更可笑、更惨。

2010年世博会，日本馆中显眼的位置，出现了两名机器人，一个会说中文，会打太极拳，另一个会说日语，会相扑。日本人的心思很明确，要借这两个力かわいい（卡哇伊）的机器人打开中国市场。

然而，结局只能让日本心里流血，在劳动力充裕的中国，那个かわいい的机器人，当个“西洋景”（或者我们该说“东洋景”？）看看还可以，应用方面根本没有市场。

所以，日本人是白费心机。中国这么多廉价劳动力，怎么会大规模使用日本的机器人？

沦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国家战略全面战败的后果——日本人，又一次当了冤大头！

它当惯了冤大头，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是如此。

我们将视野向前拨动八十年，回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在美国的大棋盘里面，便是利用来压制苏联和英法在远东的势力的棋子，恰如一根筋的凶汉，虽然凶恶，却很好利用。

一个例子，就是纽约废旧电梯拆下来，运到日本，变成了杀人的枪炮和子弹。关于这点，除了无数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以外，我们还可以拉一位大人物来做证。这位大人物就是亲身参与二战的前美军士兵、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中端纳的扮演者、华籍美人（没错，不是美籍华人，是1963年周总理特批加入中国籍的第一批“华籍美人”）、连任六

届且现在仍然在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先生。可以作为证明的资料，就是沙老的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

事实是：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一直采取支持和怂恿态度。对于这点，当代的史学家多以经济利益来解释。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单单用经济利益就能说明的，而是美国政府有心选择的战略考量。在力有不逮的时候，美国选择了扶植日本，以对抗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这一战略利益的碰撞，在武汉会战的空战中，表现得最明显。

作战双方的阵容非常耐人寻味。一方的主力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大队的数百架战机，因为在此前的淞沪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已经损失殆尽。作为另一方的日本空军，虽然没有美国人出战，但是日本空军的背后，处处是美国人的影子：日本人的飞机制造技术是美国人一手传授的；飞机制造工厂是美国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制造飞机的钢铁，是美国人卖给日本的；甚至连飞机所用的燃油，主要也是来自美国及其盟友荷兰属地东印度群岛——换句话说，没有美国人的支持，日本压根就没有空军，并且就算有了飞机，也只能用驴拉着在地上跑，想飞上天，绝对没门！

很清楚，没有美国人的支持，鬼子根本无力发动战争，鬼子军队一天也打不下去。

我们之所以敢这么说，是有证据的：1941年之前，日本每年进口石油180万吨，几乎全部来自荷兰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随着荷兰沦陷于希特勒之手，美国接手控制了这个地区，也就卡住了日本的油管，而且，美国人也真的关上了油管——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日本人从此无法从美国买入石油；随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官员仿效了美国的举动（不是仿效，而是按照领导指令办事），从此，日本油管彻底关闭了。

这一切，都写在了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中。美国人关上油管不到两个月，结果就显现无疑——1941年9月，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在华盛顿对新闻界说：“东京全市，连一辆出租车都没有了（意思是说，日本没有汽油了）。”

我们注意到美国人从全力支持日本在华扩张，到停止物资供应的时间转折点是在1941年7月。而此前的6月22日，苏联遭受了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从此集中国力进行卫国战争，再也无力在中国推进其影响力。而美国人扶植日本以抗衡红色苏联在华势力的考虑也就是多余的了。

在没有美国及其盟友（如荷兰）的战略物资支持的情况下，日本的战争机器立刻就要停止。那资源贫乏的岛国，根本支持不了对华战争。

日本人只剩下了一条路——直接夺取盛产原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东南亚。它也就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我们不妨索性再暗黑一把：若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军方预料不到这个结果，那才叫作小觑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精英的智慧了呢！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美国人送给日本人的钢铁，后来有很多以美军将士体内子弹的形式回到了美国。但是，美国人成功达到了其战略目的：

先利用日本压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这点，也是英法的愿望），并压制、削弱、最终驱逐了英、法、荷兰在东亚、东南亚的殖民势力。

然后在战略资源、能源（橡胶、石油等）问题上卡住日本的脖子（联合荷兰、英法对日本禁运）。

失去驱动战争机器的动力和原料而走投无路的日本，要么乖乖吐出既得利益（这意味着日本军部势力退出日本决策圈，并且吐出全部既得利益），要么拼死一战——它当然选择后者（这个结果，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猜不到，鬼才相信）：这就是珍珠港事件的背景。

在破局之后，美国人挟“全球反法西斯、拯救全人类”的光辉大旗，领导全世界人民，彻底击破日本。

以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人在刺刀的威胁下，顺手将日本在东亚获得的全部利益收入囊中，然后再给它套上绳子，将其改造成了听话的马仔。

对于一根筋的倒霉蛋来说，不乖乖听话，不甘心当马仔不行啊。时至今日，美军仍然大规模驻扎在日本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附近。比如，横滨、东京的大门口——横须贺就驻扎了美军强大的第五、第七两支舰队，其中的“中途岛”号航母编队、第5舰队潜艇部队、第五航母战斗机联队都常年驻扎。

只要稍稍有基本的国际政治思维的人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若日本方面有任何异动，可能威胁到美国利益，那么这些杀人利器就要发挥威力了。

所以，每次听说日本人如威胁说要制造核武器之时，瓜子就笑了：不要命的话只管造，萨达姆还在奈何桥上张望，等着谁跟他一起吃团圆饭呢！

总结一下，在列举了当时美国以外列强的惨状后，我们不妨用一句话来概括形势，那就是：美国人在2001年的体会是——风景这边独好！

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

风景这边独好！

小布什对这个形势非常清楚——他虽然不怎么聪明，但也不是傻瓜。何况，他还有个教父式的副总统切尼。

小布什与切尼的合作，是石油-军工集团的典型写照。原因很简单，布什家族历来是从事石油行业的，小布什本人，就是在得克萨斯玩石油起家的。而副总统切尼则与美国军工行业关系甚密，通过符合美国法律的操作，他从伊拉克的军事订单中发了大财。

而石油-军工集团的代表人物被美国“人民”（真是人民么？当然不是，而是竞选资金提供者背后的利益集团）用选票推上了决策者的位子。“美国人民”用选票表示了愿望：为了布什、切尼们的利益，美国的国家机器要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

且慢！大家估计都糊涂了：美国人民和各个利益集团，每四年一次，花上数亿美元，辛辛苦苦地全国折腾，终于将某人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就是为了让此人（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中饱私囊？

错了，也对了。

何解？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智慧所在：个人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

事实上，从奴隶时代的王到封建时代的皇帝，再到当今世界各种政治体制下的各国领导人，他们每个政治家都是属于某个利益集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利益集团之所以推出某个政治家作为本集团的代表人物，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反过来，这一政治家一旦背叛自己的集团，甚至为了集团的长远利益而稍稍抑制集团的短期利益，血腥或者不血腥的报复就会将其吞噬。

随便举几个例子，如变法强楚的吴起，被利益受到损害的楚国贵族们射得跟刺猬一样。再如张居正，他通过整顿混乱的财政局面，割取部分士大夫既得利益，送到国库和百姓手中，进而令财政、政治体系已经濒临破产的大明王朝得以延续数十年寿命，死后却被自己最亲密的学生万历皇帝，代表广大士大夫集团，以神圣的名义彻底清算。张居正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抄没家产、剥夺一切荣誉称号，外加长子张敬修一条命。好在万历还稍稍有点香火之情，张居正得以免遭“剖棺戮尸”之祸：“诏

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2\]](#)

换言之，在这个地球上，每个政客，就算如奥巴马般口吐莲花，演技堪比好莱坞一流演员，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们都是为其所在的某个利益集团服务，为其本人以及这个集团牟取利益——而且必然是数额惊人、超出普通百姓想象力的巨额利益。

美国人的思路简洁明快、现实而又有效：既然不能杜绝，就利用它吧。于是，他们的立国精神中，就直接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承认他们通过国家政权牟取私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大家一起发财就是好”的精神指导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默契，如同美国每个普通的自然人一样——在不损害其他利益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权益。

而作为所有利益集团中最突出的那个当政的利益集团，在不损害其他利益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全力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同时，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行为，也必须为整个国家带来巨大利益。这一点，就是美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和精髓所在。

然而，一个巨大的技术性问题横亘在愿望和现实之间：对于个人，可以以法律作为最后的准绳加以约束；对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却无法以国家的强制力对其进行约束——因为这强制力就掌握在被约束者手中。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国家权力，都会在无限追求自身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局势发展到最后，将会损害其他所有人和所有集团的利益，直到后者无法忍受，起来推翻整个体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无数次的兴亡更迭。毫无疑问，任何失去了制衡，而令利益集团的利益无限膨胀下去的政权，都必然覆灭。从前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

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一个精巧的政治制度被设计出来，这种政治制度的精神，就是“制衡”。体现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上，就是三权分立，分别配属不同的机关，令三者之间，相互制约。

三权分立制度，仅仅是从制度上保证这个原则。然而，根本的决定性力量，在于执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各种政治力量、制衡机制，以及能够执行这一制衡之大环境或者物质基础。

事实上，美国各政治力量间，达成了默契和妥协，在一个公认的规则下，进行一种看起来公平的竞争。

简单来说，他们的思路是这样：四年一届，胜者通吃。

胜者（某一特定利益集团），通过其代理人，可以施行对本集团有利的政策。换言之，就是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被允许的，也是其他集团默认的。然而，一般情况下，不能实施损害其他利益集团的政策。

作为制衡，在施政时，该利益集团要受到其他各方的监督和掣肘。

如果过分了，其他集团即群起而攻之，直至将其轰下台。如水门事件里，尼克松利用国家强力机关（特务）监视竞争对手——他做得太过了，其他各方均认为是被挑战了自己的底线。于是，总统这个工作，尼克松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下台了事。

四年任期内，假设施政得当——比如成功发展经济，各个利益集团或多或少都分到一杯羹；或者成功带领全体利益集团抢劫他国成功，大家或多或少都分到一点赃——则大家都无怨言，虽然当权一方必然获利最丰厚，反正大家都沾光了嘛！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基本上还由“带头大哥”继续做。

如果“带头大哥”施政失误，如经济搞得一团糟，并且对外打劫的事业并未做大做强。那么，在全体在野集团的合力反对下，不但后面四年“他”别想再干了，可预期的未来，“他”所属的利益集团也别想再上台——直到大家把这件糗事忘掉，才有下一次的机会。

这个臭了名头的集团很多时候甚至会连累整个党派——在可预见的未来，休想再问鼎白宫。举个例子，比如民主党的卡特总统交出了窝窝囊囊的成绩单，于是在1981年初他下台后，后来连续三届总统（里根两届、老布什一届），都是共和党人。

所以，这点也制约了当选的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不能太过分。

我们仔细分析上面所讲到的政治架构就会发现：无论是谁当政，其他在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当然，非常时期，这个保证就不一定实现。如20世纪初期，老罗斯福总统鉴于垄断企业威胁美国国家竞争力，遂对垄断企业下手，重拳打击摩根财团。而在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1929年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小罗斯福总统，老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婿）被迫以专断的手段，对过于强势的资方下手。

但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一般情况下，这些在野集团的利益不但不会受损，反而会跟着“带头大哥”发财。

所以，“经济持续发展，或者不断打劫别国成功”，这才是这个游戏能够玩了上百年的物质基础。而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制衡机制运行之大环境”。

当下的世界，很多人非常羡慕美国的制度，幻想将其搬到本国，然

后立刻国富民强。

然而，他们不能看到，美国式政治游戏能够“公平”地玩下去，其基础是：无论多少，大家都能分到蛋糕。换句话说，“蛋糕”的存在，才是一切的基础，以及这一制衡游戏能够玩下去的大环境。

美国人是靠经济的不断发展，或者掠夺外国，才实现了这个物质基础，具备了这个“大环境”。没有这个基础和大环境，这个奢华的游戏，是玩不下去的。

如果某日，美国的经济不再“领先”，或者无法成功地“掠夺他国”了，你猜猜美国各大利益集团之间，会爆发什么精彩的故事？

看看菲律宾吧，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作为美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完全照搬美国，简直就是美国政治在亚洲的缩影。其利益集团，在美式民主的沐浴下，完全没有公平的精神：

2009年11月23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达都温赛市市长小安帕图安组织100多名武装分子，劫持了其竞选对手、该省布卢安镇副镇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的夫人杰娜琳、两个姐妹、律师、支持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共50多人。

后来这些人质均惨遭杀害，有些死者遭强奸后被掩埋。当局挖出57具尸体，其中包括30名新闻工作者，部分被害者惨遭斩首。

而那个小安帕图安，恰恰是马京达瑙省第一号地头蛇——安帕图安家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其父老安帕图安乃家族族长，不仅三度“当选”（真的是“当选”的么？我不信，你信吗？）省长，而且，该省22名镇长、市长更多数由其儿子、孙子及亲戚垄断。更重要的是，他乃总统阿罗约夫人的重要盟友——阿罗约夫人曾经形容老安帕图安是“最珍贵盟友”。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如下说法：“2004年总统大选中，在安帕图安家族的周密安排下，阿罗约夫人几乎取得全省所有选票。在其中一个城镇，阿罗约夫人的对手甚至连1票都得不到。”

直至瓜子写下这些文字时，这件案子仍然没有最后结果。而杀人嫌犯一边憨厚地笑着，一边大声抱怨自己无罪而遭到了陷害。

一样的制度，怎么结出这样的恶果？

这里总结一下，所谓的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仅仅是建立在美国不断“上升”（经济不断发展，或者不断成功掠夺他国）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基础，在当时美国建国之日，和此后的二百年中，一直没有动

摇。换言之，美国一直处在上升之中：一方面靠自己发展经济；另一方面靠屡次成功地掠夺他国。

然而，在某日，抽去了这一基础后，也就是说，那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副作用就会显现。

其时，资本的反噬、政治制度设计漏洞的反噬，将会彻底撕裂这一超级大帝国。放大版本的菲律宾杀人喋血案将会走马灯一般连环出现，所有政客都将改姓“安帕图安”，而长眠地下数十年的约翰·肯尼迪也将不再孤独——会有大量同样遭遇的伙伴下去，陪他一起解闷。

千秋大业，在此一举

上文说到，小布什-切尼集团（实质上是“石油-军火集团”）被各大利益集团拥戴，而坐上了美国“带头大哥”的宝座。这一现实，表明了全体被代表的美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代表了众多利益集团的心愿：今后四年甚至八年，就跟着这个集团混了。

因为大家认定这个集团将会为大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和收入。

小布什-切尼集团的担子不小，但是他们的干劲更大：光辉的前景和钱景在等着他们。他们将会引领各个集团，将“倒腾石油，贩卖军火”的伟大事业干到极致！

不仅如此，小布什在他们“倒腾石油，贩卖军火”的过程中，还将会实现策划了数十年之久的美国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

第一阶段的行动，其矛头直指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拿下这两个要点后，夹在中间的伊朗将会成为第二阶段的目标。

一旦拿下伊朗、伊拉克，加上美国已经控制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则美国将完全控制中东产油国，从而将生产成本最低的产油基地、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3以上（2006年美国《油气杂志》有关中东石油储量的数据）彻底控制在手中。

于是，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根据旧一点的资料，其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69%，其主体就是中东产油国）将会彻底成为美国的传声筒。石油价格是多少，卖出多少，将会完全听从美国人的意思。从此，世界各国的能源供应量和购买价格，将彻底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完全地听从美国人的支配。

换句话说，在这个以石油为根基的星球上，所有国家从此受制于美国人，也就等于各国将本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交到美国人手中。

不仅如此，此时，中东、中亚的美国控制区将会连成一片，将会彻底隔断欧亚大陆两端的传统陆权强国（西端的法、德、俄，东端的中国）。

于是，当前，欧亚大陆国家正在积极筹划中的、通过陆路连接彼此的贸易通道，从而整合整个欧亚大陆经济的“欧亚经济一体化规划”（又称为新欧亚大陆桥战略，或者新丝绸之路战略）将会被彻底粉碎。

两张王牌拿在手中，美国则可以从容措置，将欧亚大陆两端威胁美国霸业的强国各个击破，从而成就美利坚的千秋霸业。

在整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所有获得的石油，将会首先听从布什家

族及其背后石油集团的安排；所有需要的军火订单和军事服务订单，将会任由切尼及其背后的军火集团独霸。

整个战略如果成功，这滚滚财源，将会以百亿、千亿美元（仅美军已经控制的伊拉克，其地下的石油储量就是个天文数字：1000亿桶！）来计算。这个数字足以让石油-军火集团吃饱喝足以外，令美国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分上一杯羹——一杯很大很大的羹。

然而，这却不是事实。美国人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在拿下伊拉克后，将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曝了出来：

专家评估：伊拉克石油储量是原先预计的2倍

据相关专家最新评估称，如果将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的石油计算在内，伊拉克的石油储量将会是战前估计的两倍，整个储量可能超过2000亿桶。

国际知名咨询机构IHS公司（2007年4月）19日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称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的地表之下还蕴藏着另外的1000亿桶石油。该份报告据称也是自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对其石油储量进行分析的首份也是唯一的一份详尽报告。

.....如果这些新增的石油储量得到证实，那么伊拉克也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伊朗的第二大石油拥有国。伊拉克目前已经探知的石油储量为1160亿桶，在世界石油储量排行榜上占据第三的位置。

《伊朗石油与天然气》杂志也评论称，如果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得以平息下去且安全形势不断改善，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费用（成本）可达到每桶不足2美元，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也将在5年内达到400万桶。而IHS公司也同样表示，如果对伊拉克石油开采的国际投资不断增加，相关的修复资金及现代化装备资金到位，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将在5年之内迅速翻倍，达到400万桶。

.....在1980年的两伊战争之前，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为每天360万桶，19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前能日产石油320万桶，而在最近的这次战争开始之前，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也能达到每天270万桶。

（以上资料来自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20日的报道）

每桶成本2美元的石油，在美国人主导的石油期货交易所的操纵下，在国际市场上低则卖到25美元（2001年），高了则可以卖到147美元（2007年到2008年间最疯狂的价格）。数量达到2000亿桶以上，将会

全部由美国人宰割的“蛋糕”，可以让美国政客、利益集团和法官践踏任何法律；无视任何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抛却任何价值观（如美国人自己天天喊在嘴上的“民主”）；丧失任何良知。

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怪不得两千年前，吕不韦舍弃经商，毅然做出了操纵一国政治，从而获得暴利的“明智”选择：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

宏图大业如此，“钱景”如此，小布什-切尼集团许下这等分赃诺言，美国各大利益集团怎么能不支持，并伸长了脖子，等待这美好“钱景”的到来？

于是，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传说中独立于一切权力、无比“公正”的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枉法，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佛罗里达州在最初的重新计票中显示布什获胜，但随即被指控在投票过程和选票处理上有所瑕疵。由于佛罗里达州的地方规定，全州的选票都由机器最后进行重新计票。虽然第二波重新计票结果拉近了两位候选人的差距，但结果布什依然获胜。最后，出现了大量废票的四个郡展开了人工的重新计票。12月8日，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宣布所有出现大量废票的县市都必须进行人工的重新计票。第二天，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停止了全州性的人工计票。机器计票的结果显示布什赢得了选举，这使得布什赢得了50个州里的30个。选举的合法性引发了众多争议，而且至今依然是争论的议题。尽管在普选中布什获得的选票比戈尔（注：布什的总统竞选对手）少了超过50多万票，布什在选举人团上获得271张选举人票，高过戈尔的266张，这使得布什成为自本杰明·哈里森在1888年的选举以来第一个赢得了整体总统选战，却没有赢得普选的总统。

提醒大家注意，那个出现了无数假票却被联邦最高法院强行命令“停止人工计票”，从而使得小布什被他的政敌和许多媒体批评为是“没有正当性的总统”，然而仍然让小布什厚着脸皮强行坐上总统宝座的佛罗里达州，其最高行政长官，叫作杰布·布什。

此人，是老布什总统的次子，小布什总统的弟弟。而最后宣布选举结果的佛罗里达州务卿哈里斯，是杰布·布什的手下干将。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所有计票的最后一个州——佛罗里达州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小布什拿到了246张选举人票，戈尔获得了266张。小布什必须赢下该州，进而拿到佛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这是美国总统选举的规则，亦即“胜者全得”的“选举人票制度”），才能翻盘——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没有别的机会了。

天遂人愿（当然，这个“天”，是美国各利益集团；这个人，是小布什，不是戈尔）。2000年11月26日，佛罗里达州务卿哈里斯在州议会大楼内宣布乔治·布什在佛州获胜，也就是获得了佛罗里达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

我们来看一下当日的一段新闻：

布什赢得佛州选举人票 戈尔不接受计票结果

美国佛州州务卿哈里斯在美国东岸时间26日宣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在佛罗里达州以537票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取得佛州25张选举人票.....但戈尔的竞选搭档利伯曼认为佛州的点票结果是“不完整和不正确的”，并声称会提出诉讼。

哈里斯在州议会大楼内宣布，乔治·布什获得2912790票，较戈尔的2912253票多出537张选票。不过，有关的结果仍未能确定乔治·布什能否成为美国第43任总统，因为乔治·布什和戈尔均就这次大选先后提出诉讼，预料要等一段时间才有最后的结果。

戈尔的助手表示，戈尔准备在周一稍后时间发表全国讲话，解释他为何不肯认输，及提出诉讼挑战选举结果的原因。

（节选自中国新闻网2000年11月27日的报道）

于是，美国民主最“辉煌”的时刻到来了：小布什在最后关头，如同迈克尔·乔丹一样，上演了完美“大灌篮”，从落后20张选举人票，变成了胜出5张，从而赢得总统大选——这么神奇的胜出，你信么？

这个“胜出”，靠了在其弟弟地盘上大量人工造出来的假票，硬是“多拿了”537张“选票”。这是资本的意志，这是美国国家的意志，这是美国所有具备实力的利益集团的妥协结果。

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那个要“立刻就这次大选提出诉讼”、愤愤不平的戈尔伺候偃旗息鼓，不作声了。

戈尔发表讲话祝贺布什当选美国下届总统（节选）

持续一个多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纷争终于尘埃落定。当地时间（2000年12月）13日晚21时（北京时间14日上午10时），戈尔发表电视讲话，祝贺布什获得胜利。以下是戈尔讲话的节选：

.....几分钟之前，我刚跟乔治·W.布什通过话，祝贺他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3届总统。我承诺此次我不会再收回我的祝贺。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告诉刚刚在总统竞选中击败他的林肯说：“党派感情必须让位于爱国热情。总统先生，我将永远和你站在一起，原上帝保佑你。”

因此，出于同样的感情，我对当选总统布什说，党派分歧的残余必须丢在一边，愿上帝保佑他，为这个国家掌好舵。（既定国策是“抢石油，卖军火”，当然要由布什家“掌舵”。你戈尔家的祖上，是倒腾石油出身的呢，还是贩卖军火出身的呢？不是的话，就让开点，让世代玩石油军火的专业人士上台——大伙儿口水都流一地了，就等着跟着新领袖一起发财呢！）

.....在我们一所非常知名的法学院图书馆前，刻下了这样一句座右铭：“不是出于人治，而要崇尚上帝和法律。”这正是指引我们美国民主的原则，也是我们民主自由的源泉。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已做出了最后裁决。虽然我并不服这个决定，但我会坦然接受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会接受下星期一选委会做出的最后竞选结果。今天晚上，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我承认竞选失败。

.....有些人或许会疑虑这次竞选极不寻常的性质将会妨碍下一任总统履行职责，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我个人将听从他的指令。我号召所有的美国人，特别是要力劝那些站在我方阵营的人们，联合起来，站在当选的下届总统身后。

.....虽然我们仍然会紧握，而不会放弃我们对立的信仰，但除了对政党的忠诚之外，我们还有更大的责任。这就是美国，国家将被我们置于政党之前来考虑。我们将一起站在我们的新总统身后。（中国新闻网，2000年12月14日）

看到这精彩到了极点的演说，让人忍不住就会从鼻孔里“哼”一声，然后添上一句评论：把自己打扮得跟天使似的——骗鬼呢！

骂归骂，我们总结的话还是要说的：

小布什的上台，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所以，一切对抗的力量，包括美国所谓的“民主”原则和制度，都必须让路。

原因很简单：千秋霸业，在此一举！

霸王硬上弓

上文说到，美国大众、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精英（WASP）们，通过选票——或者准确点说，是金钱代表的选票——将“石油-军火集团”的代理人小布什和切尼推上了美国最高决策层。

这一点的意义，如同司马昭之心，明眼的政治人物一眼就能看出来：美国要走“倒腾石油，贩卖军火”的路子了。

地点呢，就在前总统老布什——小布什他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伊拉克。

此时，“9·11”事件给了小布什一个完美的借口。

因为智商问题经常为人非议的小布什 [3]，竟然做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精彩之举：先以这个借口打垮了塔利班，拿下阿富汗；然后再次拾起这个用过一次的旗帜，开始在国际上大造舆论——“9·11”事件的元凶本·拉登，获得了伊拉克的庇护和支持。

萨达姆现在比窦娥还冤：本·拉登这人，他压根连个影子都没见过。

话说回来，不是有句名言么：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萨达姆有苦难言，除了赶紧争辩自己与拉登无关外，他早就提前下好了几步棋：

一、1997年，萨达姆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签署“阿赫代布油田开发协议”，协议价值12亿美元。

这个协议里最诱人的，不是数额的巨大（虽然数额的确巨大），而是，中国将会享受以接近成本价的最低价获得大批石油的“份额油”（价格仅仅几个美元一桶）的待遇。换句话说来说，阿赫代布油田10亿桶原油的储量中，就算仅仅分得10%的“份额”，中国也赚大发了。

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此前在中东，只有欧美石油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就是2010年年初，在美国墨西哥湾炸了钻井平台的BP）、美国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等，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你说，中国会在安理会投票赞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顺带推翻这个协议，从而将到手的大饼抛掉么？

二、以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为外壳，低价向安理会重要成员国出卖石油，并且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公子行贿，目的可

想而知。这也绝非信口胡说，据媒体揭发，“安衙内”每月从萨达姆手里获得2500美元；还有人说“安衙内”从萨达姆手里一次性获得了40万美元的回扣 [4]。这个数字太小，我们不禁表示强烈怀疑：“安衙内”何等高贵的人物，怎么能看得上这芝麻绿豆的蝇头小利？

2003年，美国人攻入伊拉克总统府，在缴获萨达姆最秘密的大批文件后，各国跟萨达姆所做的交易，明明白白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整个“石油换食品”计划中，俄罗斯公司共从伊拉克购买了价值190亿美元的原油，位列64个石油进口国之首；法国公司其次，为40亿美元；瑞士及英国公司均为30亿美元。 [5]

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俄国人拿到的好处，可不止这些。

你说俄国人会在安理会上，投票赞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顺带推翻这个大餐桌么？

三、达姆公打出了最具有杀伤力的王牌。2001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

此举将会大大加强法德为核心的欧元区的地位。

1150亿桶（大约是世界石油储量的10%；当前国际社会公认数据），或者2000多亿桶（世界石油储量的大约20%；美国人急不可耐，自己公布的“次最新数据”），或者3500亿桶（2008年6月，英国发布的新数据）成本2美元的石油将会作为欧元的坚强保证，用欧元挤掉美元，成为世界唯一霸权货币这个终极目标，向前大大推动一步。

其时，美元由OPEC剩下的石油储量支持（世界储量的50%左右），而欧元则抢占世界石油的大约10%、20%或者30%——这要看我们采用1150亿桶、2000多亿桶，还是3500亿桶中的哪个数据了。这个大蛋糕，法、德（欧元区的两大核心）看了，能不动心？

你说法国人会在安理会上投票赞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顺带打翻这个美好的前景么？

萨达姆做完这几个部署，心里踏实了不少：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他搞定了三个。

他笃定联合国安理会一定不会授权美国人进攻伊拉克：美国人将会面临三张有效的反对票。

他的判断是对的，美国人的情报系统和决策层也认同这一点。但美国根本没有试图争取安理会的批准，而是绕开安理会，拉上英国、澳大利亚、波兰，单独行动。

2003年3月20日，美军对伊拉克宣战；4月15日，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结束，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2006年11月

27日，在小布什狂呼声中——“那个人差点杀死了我爸爸！”——萨达姆被推上了绞刑架。

美国未能遵守“大国一致”解决全球重大问题的原则，甚至将联合国安理会一脚踢开。更加重要的是，除去美英之外的大国，包括中、法、德、俄在内，其核心利益都遭到巨大损害。所以，美国的行动，遭到全球的强烈反对。

后来，我们在报纸上都能读到义正词严的文字：“这场战争遭到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阿拉伯联盟、不结盟运动等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批评与谴责。”

明白人都会忍不住轻轻叹息：中国满心期望的、阿赫代布油田以千万桶计数的、几美元一桶的“份额油”泡汤了；俄罗斯百亿美元的廉价石油生意泡汤了；法德“石油欧元”的美梦泡汤了……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人抛弃联合国安理会机制，抛弃了自从二战后就得到全球一致认可和遵守的原则——“大国利益都得到照顾，然后达成大国一致，从而解决全球问题”。其表现出的姿态表明：此后，美国人将完全无视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一切强国的意志和利益。

至此，中、俄、法、德这些全球大国能忍吗？它们哪个不是立国千年以上？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哪个不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从尔虞我诈中拼出来的？哪个是省油的灯？

美国人真的以为2001年“风景这边独好”，所以没有人能对抗他们的意志？太狂妄了吧？

小布什根本不在意。他有自己的理由：到宣布胜利那一刻为止，“据美国官方公布，整个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为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英军士兵死亡31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约200亿美元。”

实际上，我们翻阅照片，就会发现，在2003年对萨达姆政权26天的战争中，美军士兵漫步战地，悠闲得很，哪里像在打仗的样子？他们的神态，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胜似闲庭信步”。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本不担心遭到抵抗，因为作为敌方的伊拉克高级军官，尤其是萨达姆最信任的、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都被打入了数额不等的美元存款。那帮当官的——战前早就是“裸体当官”了——捏着存折、按照户头，去瑞士追寻自己的美元存款，顺便轻松移民国外，享受生活去了。在侵略军枪口下战栗的，从来都只是百姓。

站在小布什的角度下判断：损失极小——总共才128个炮灰，外加200亿美元的花销；与之对应的，是巨大的收益——伊拉克地下价值万亿美元的黑金宝库从此归美国啦！

你们尽管反对吧，能奈我何？

2003年5月1日，小布什在返航的“林肯”号航母上得意扬扬地宣布：
伊拉克战争胜利结束！

霸王硬上弓的行动，完美结束！接下来的，是严格、公正、公平地
执行2001年就制定好的分赃协议阶段！

战而不胜，胜而不利

前文讲到，小布什挟2001年美国国力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威，乘全球主要强国国力暂时衰弱的最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直取伊拉克。

在美军糖衣炮弹、能够把人烧得只剩骨头的白磷弹、让千百人瞬间丧命的小型核武器 [\[6\]](#) 的联合作用下，伊拉克的军队或者被糖衣炮弹打倒投降，或者整支部队被小型核武器分解，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星球上。

虽然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小布什根本不担心这点。克林顿在任期结束之时，攒下了巨额财政盈余——创纪录的2541亿美元（2000年）。在这个背景下，美军迅速拿下整个伊拉克，直接军费支出才200亿美元，损失128人。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那么自古功业之盛者，未有比得上这位智商不怎么高的伙计的。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拉克百姓们在吃够了苦头后，开始怒吼。

当布什得意扬扬地宣布战争结束，而分赃协议开始执行的时候，反抗才刚刚开始。

布什和美军吃到了巨大的苦头。在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的情况下，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布什政府不仅将克林顿留下来的2541亿美元的盈余全部花光，并且屡次请求国会增加伊拉克战争的开支。终于，在2004年9月底，小布什政府再度为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创下纪录——4130亿美元，比2003年高出约360亿美元。 [\[7\]](#)

而此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动荡中越来越低。伊拉克战争开打的2003年，伊拉克石油产量跌掉三成五，出口量从2000年的每日250万桶跌到150万桶以下。此后，情况稍稍好转，但是直到2007年，每日石油出口量也仅仅在200万桶上下徘徊。

原因很简单：那个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五年内达到400万桶/日”的前提——“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得以平息下去且安全形势不断改善”——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到了现在，这个前提的实现也是遥遥无期。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这个前提也绝对不会实现。那些“黑手”，未必有能力虎口夺食（或者说“虎口夺油”更加贴切些），但是他们有能力让“老虎”干看着摆在眼前的“肉”却吃不成——做到这点，绰绰有余。

我们可以看到，小布什的所谓的“大伙儿一起分赃”的伟大计划彻底

破产。伊拉克地下抽出来的一点点油就在“石油-军火-华尔街”这些利益集团内部分分，却没有分给其他利益集团的了。

所以，除了布什政权核心人物及其背后的石油集团、军火集团、华尔街犹太金融集团发了大财之外，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却是赔大了：出人出钱换来的结果不是舒舒服服地将埋在地下的黑金换作美金，国内各大利益集团一起大赚一笔，从此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反而是国会要不断掏钱，掏钱，再掏钱——总之，是赔了大钱。

2011年底，据五角大楼自己的统计，美国已经为伊拉克战争投入77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越南战争（6860亿美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4100亿美元）的开支。同时，五角大楼统计数字显示，4474名美军士兵因伊拉克战争丧生，其中3518人死在战场。另外，将近3.2万名美军士兵受伤。

2007年1月23日，人民网报道：“据美国一份研究报道指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经济损失两万亿美元。”2008年2月26日，美国国会听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顾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伊拉克战争开支的论证。根据多年的研究分析，他得出了十分惊人的结论：为了打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美国支出的军费已经高达3万亿美元，差不多等于美国全年GDP的五分之一。

这些都是场面上的话，事实上，美国花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开支，不止7700亿美元；美国经济的损失，也不止2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教授也认为，所谓3万亿美元的军费，根本不是全部的开支。

同样，美国炮灰（美军之外，还有雇佣军和类似“黑水保安公司”这种美军外围组织，还有萨摩亚的或者拉美的、期望参军赚钱来付大学学费或者获得绿卡的年轻人）的死伤数量，也远远超过上面的数字。美国人趁黑夜，利用其欧洲某几个国家的机场，偷偷摸摸向国内转运尸体和伤员，以掩盖死伤数字。这是被幸灾乐祸的欧洲人跟踪了好久后，才曝出的新闻。[\[8\]](#)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战前狂热跟风、力挺小布什上台的其他利益集团尤其火大，眼见得布什、切尼、格林斯潘之辈吃得油光满面，而自己却分不到多少油水，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们的手段，就是或明或暗地支持的“民众反战运动”。

四十年前的一幕再次重演。当时，越南战争的惨败导致美国利益集团政见分歧，其后果便是所谓的“民众自发性反战运动”。这一次也差不多，伊拉克战争的失利和分赃不均导致利益集团大联盟彻底分裂，其后果，依然是那个“民众自发性反战运动”。只是，“反战运动”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却是各大利益集团内部深深的裂痕，以及当权集团所受

到的强大压力。

就在这空前的压力下，那个久经考验的帝国主义战士、美国共和党忠诚的党棍、造谣专家、政治荒诞剧资深编剧、饶舌音乐爱好者拉姆斯菲尔德同志，被迫下岗了。时间是2006年11月8日。

话讲到这里，这节内容本来已经结束，但是，还有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提出来：

一、为何伊拉克战争开始之际，美军可以在伊拉克街头大摇大摆，而伊拉克正规军被打垮后，伊拉克就变成了美军的坟墓，导致其伤亡节节上升？

二、为何数十万装备精良的伊拉克正规军25天内就被打垮，仅仅对美军造成128人的损失，而传说中这也没有那也没有的“四无”（无后勤、无根据地、无人员武器补给来源、无大国支持）游击队则在此后的7年中越打越强，给美军造成惨重的伤亡？如果有人说这里面没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和大国博弈存在，你信么？

三、前文已经提到，伊拉克公仆们发财了，他们从找上门来的FBI或者CIA特工那里接过美元存折，交出军队，快乐地跑去国外追寻“自由”。这也是有组织的伊拉克正规军一哄而散，以及布什那128人微小伤亡数字的奥秘所在。那么，此后给美军带来巨大伤亡的“无组织”且装备低劣的游击队又是谁组织起来并在此后七年中连续不断接济的？

这些问题，美国人自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多年来一直拼死阻拦、死活不让美国人发动对伊战争的几个大国。而且我们会发现，这几个大国加上美国及英国，恰好凑成一个集团——“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成员国”。这几位，就是被小布什严重侵犯了既得利益的国家。

to be or not to be, 那根本不是个问题

面临同样惨淡的局面，性格强悍的小布什绝对不会跟性格软弱的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根本不是问题！”

他要继续待在伊拉克，清除那些专门破坏石油设施、袭击美军的“叛乱分子”，然后花2美元，将石油从地下抽出来，拿到国际市场上，按照30美元、40美元、70美元、100美元，甚至147美元的价格卖出去，甚至，操盘手们还可以将这巨大的差价，再乘上几倍乃至十几倍、数十倍——那是个多么美妙的前景！

可问题是，在实现这个美妙前景之前，打仗需要花钱啊！克林顿的2541亿美元已经被小布什花得精光，下面怎么筹钱呢？

小布什想也不想，就去找格林斯潘——我们的主角，终于又出场了。

格林斯潘老头伸出两根手指：“你的问题是缺钱。这个你明白，我明白，我不多说了。现在我说两条对策。第一条对策，印钱，先印上7万亿再说。”

“印钱！7万亿美元！”小布什不禁吃惊地叫了起来。他依稀想起自己曾经拿过某个学校的MBA学位，在翘课泡妞的间隙，依稀听说过滥发钞票的可怕后果——恶性通胀。

“莫怕，莫怕，”老头子说，“学校里面说，滥发钞票会引发恶性通胀是吧？那是放屁。”

小布什想起来在某期的*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上面看到的笑话：两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各自付给对方一亿美元，换取对方吃一坨屎。两人除了每人吃了一大坨热气腾腾的屎外，并没有为自己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然而，垂头丧气的二人，却被他们的导师激动地称赞。因为二人在吃屎的过程中，伴随着交易，而且交易金额高达两亿美元。

按照经济学上对于GDP的定义——伴随着交易的经济活动，按照交易数额，则创造了相应数额的GDP——这相当于为国家创造了两个亿的GDP。换句话说，如果全美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每天吃上“两个亿”，那么，美国GDP增长“保7”、“保9”什么的，还成问题么？

后来，在全世界，这个真理流行开来，人尽皆知：经济学家和吃屎之间的关系。

话题转回来，我们来代替老头子解释下去：一定量的货币，对应相应数量的流通商品，则物价可以保持稳定，经济可以平稳运行。

滥发货币的结果是货币量增多，则同样数量的商品对应的货币量增多。其所导致的进一步后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而且，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发行的货币量越多，则通胀越严重。

津巴布韦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2008年7月，其通胀率达到231000000%。某一天，网上报道了这样一件有趣的新闻：2009年8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一位大妈抱着总值3万亿津巴布韦元的一堆钞票搭公交车——别被那所谓的“3万亿”吓坏了，其实，这个数额只略等于3.5元人民币。开车的司机大叔根本懒得清点，看也不看，收下拉倒。

然而，这个世界上，滥发钞票，而不用担心本国国内发生通胀的，却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那就是美国。

原因很简单，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流通货币以及避险工具。

美元，仅仅因为是全球霸主美国发行的，仅仅因为其背后有美国的全球霸权做信用保证和后盾，就可以如海水般发出去，而且立刻会被全世界各国抢着用各种优质产品和服务换去，当宝贝一样存起来。

事实上，西班牙《起义报》报道说，2001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长了12.75%，达到7.8万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国内流通的美元只有6000多亿美元，所占比重不到美国发行货币的8%。换言之，就是92%的部分或者7.2万亿美元的美元纸币，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储存起来。这也就是“格林斯潘多发行7万亿美元”的由来。

而彭博新闻社2004年11月9日报道指出：在全球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仅亚洲的央行就拥有其中的2.2万亿美元，占64.7%。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论：美国超额发行的美元，留在本土的不多（8%以下），所以格林斯潘根本不用担心本土会有发生高通胀的风险——应该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它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储存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叫作“美元”的纸，越来越不值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们稍稍沉思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尽可能地随便发钞票，印一张钞票（1美元、10美元或者100美元），只要4美分的成本，可以到国外去当1美元、10美元或者100美元来花——换回相应数额的优质商品和优质服务！

老头子伸着两根手指，强调还有第二个对策：“我们无限地印刷美元，发到国外去，就算世界再大，美元信用也早晚会崩溃。大家迟早会发现自己手里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此时，他们会争相抛弃美元。这个

问题，怎么解决？”

老头子接着说：“只要有足够的、巨量的商品，来对应这巨量的货币就行了。这样，我们发出去的美元，就不会引起全球大通胀。好在，这个巨量商品的生产者，早就安排好了。这就是第二个对策。”

“安排好了？那还废什么话？”小布什夺门而出。

Cut！停机！

上面都是瓜子写的剧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不要当真。

“新十字军东征”

前文说到，小布什执行美国的既定国策，控制了世界石油储量的2/3，就可以控制全球各国的能源开关外，还可以成功将欧亚大陆东侧的中国同西侧的法、德、俄分割开来。

其时，美利坚大帝国的千秋伟业就水到渠成了，一个继罗马帝国之后的西方文明大帝国的宏图就要完成，而美国学者福山“历史就此终结”的荒唐预言也将就此实现。

面对如此前途，以“上帝选民”自居的美国人，怎么能不心潮澎湃？除去分享红利的预期外，美国的每个老百姓、利益集团成员、美国政治精英，怎么能不为这一宏图伟业的实现而衷心期盼？

然而，在搞出全球最大的笑话——2003年5月宣布“伊拉克战争以美国胜利而结束”一年多以后，马上就要竞选连任的小布什面临着一个烂摊子：美军在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游击队和路边炸弹而损失惨重，战争支出也远远超出事前预计——战争远远未结束。

马上到来的2004年大选，小布什似乎输定了：民主党候选人、小布什的对手克里也抓住小布什的痛脚，打起“反战”大旗，狠狠批判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上的拙劣表现……而小布什的反击似乎软弱无力而又滑稽可笑，他指责克里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矛盾态度，并宣称克里的优柔寡断和短视近利将会使美国输掉反恐战争，甚至说克里将导致美国政府拥护同性恋者，从而支持同性恋结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克里错了。他忽略了一点：赌徒心理！

虽然局势惨淡，但是，美国民众、美国政治精英、美国各大利益集团的赌徒心理仍然炽热：为什么不继续坚持打下去呢？或许再玩一盘，就翻盘了呢？

赌棍就是这样，在输红了眼睛后，反而会以更大的赌注继续下注。就此罢手，意味着前“功”尽弃，他们怎么会舍得？

当懵懂的克里竟然还在高调“反战”时，布什强调“克里……将会使美国输掉战争”——这恰恰击中了“美国人民”心中最脆弱的地方。

于是，小布什这个在第一次当选时有靠黑箱操作和在弟弟地盘上作弊嫌疑的“不具合法性的总统”，在2004年大选时，居然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他赢得了50个州中的31个州和538张选举人票中的286张。

如果说普通美国百姓在2000年大选时，还懵懵懂懂不明白选小布什坐进白宫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2004年大选，则是美国普通百姓的主

流民意、美国各大利益集团、美国政治精英完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选择战争，选择将战争继续下去！

是啊，打下去！打赢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万亿美元的黑金就在等着大家！而全体美国人，或多或少地，都能分得一杯羹。

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开更大的车子，可以住更大的房子，可以工作更少的时间，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

或者，具体一点，那意味着一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美国大婶，在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究院的大门口，每天拿扫帚扫巴掌大的一块地，就可以早早下班，然后开着自己的大车子，回到自己在郊区的house（注意，这个“house”跟国内某些大嘴巴嘴里的“房子”的区别是：这是前面花园，后面游泳池，上下两层，至少300平方米的独栋。任何陌生人，包括FBI、国家安全局、CIA、警察、公仆、教授、记者、开发商、城管、流氓、黑社会、拆迁人员甚至国家领导人如布什等人在内，只要未经主人许可而擅自进入，主人即可开枪射击，打死勿论，还附赠一个“侵犯私人财产”的罪名）里，吃着爆米花，看着“美国偶像”之类的选秀节目或者肥皂剧，开怀大笑.....而NIH实验室里面，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眉头紧锁地从早上8点做实验一直到深夜12点，拿着三万美元的年薪，住在市中心的鸽子笼（这个“鸽子笼”跟国内那些大嘴巴嘴里的“房子”差不多了）里面.....[\[9\]](#)

什么枯燥、烦闷、头痛、重复性的工作，都由外国人做，而美国人只管享福！是啊，这么美妙的前景不但将会继续，而且会变得更美好——明天会更好！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支持小布什，继续打下去呢？

小布什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神圣的使命感，这一点，他的言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2001年9月16日，他振臂高呼：“这次十字军东征，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不仅如此，2005年10月，他竟然对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上帝告诉我：‘乔治，到阿富汗去和那些恐怖分子战斗吧。’我就照着做了。”

战胜之日，“上帝选民”的金字招牌将会更加闪耀！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加伟大的大帝国——“新罗马帝国”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高油价还能支撑普京多久？》，2012年2月27日。

[\[2\]](#) 见《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列传一百一徐阶（弟陟 子璠等）高拱（郭朴）张居正（曾孙同敞）》。

[\[3\]](#) 英国《快报》称，美国宾州罗文斯坦学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研究布什的学习记录、写作能力（在没有别人协助下）、语言清晰程度和其他心理方面的表现，结果发现小布什的智商只有91。

[4] 参见新浪网2005年3月26日转发新华网文章：《美媒体称腐败案调查报告可望证明安南清白》。

[5] 参见中国新闻网2004年10月22日的报道：《联合国报告称俄罗斯曾向萨达姆购买大量原油》。

[6] 星岛环球网2007年4月10日报道：《萨达姆政权“梅花J”现身，指美国用中子弹》。报道引用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司令赛菲丁·夫拉伊·哈桑·塔哈·拉维的话说：“敌人对巴格达机场使用了中子弹和磷武器，有的尸体被烧得只剩下骨头。”

[7] 章奇：《美国的财政预算：从盈余到赤字，再到更大的赤字》，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3期。

[8] 新浪网2005年4月11日转发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为避政治被动黑夜偷运伤兵美军隐瞒伤兵人数》。

[9] 2006年，瓜子通过越洋电话，亲耳听在NIH做博士后的师姐所言。

第五章

CHAPTER 5

黄金时代：世界工厂的力量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不咋的，但是花费少。

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却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他们最终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滔天大浪

书接上回。

小布什的困惑，自然由格林斯潘替他解决：

一、想发财了，那就打劫！反正这是美国立国两百年来的传统。打劫谁呢？谁地下有宝贝，就打劫谁！

二、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开战，怎么办？好办，绕开安理会，直接动手开打。

三、在其他强国的干预下，伊拉克战争越拖越久，美军伤亡越来越大，怎么办？好办！两个办法：

（一）用绿卡或者大学入学奖学金当诱饵，招引外国人加入美军当炮灰；

（二）用刚从美联储的印钞机上淌出来的美元（反正成本接近于零），雇用一支军队（雇佣军，这个买卖，切尼副总统在做）or黑水保安公司（这个买卖的回扣，也是副总统阁下包圆了的）来替美军打仗。

如此一来，炮灰再多，伤亡再大，死的却不是美国人，或者死的是毫无地位的美国穷鬼的孩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国内民意的反弹。

四、美军劳师远征、久拖不决、久战不下、钝兵挫锐，导致士气低下，甚至影响到美国百姓，而导致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怎么办？

这个最好办，以好莱坞的手法，找几个一流编剧，多拍几部“能够鼓舞士气的”电影还不手到擒来？

五、最重要的一条来了。俗话说得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拼的就是财力，战争开支流水一样淌出去，掏空了美国国库，使得克林顿离任时留下的“史无前例”的财政盈余，变成了小布什手上“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这一点，已经在前文提到）——这个，如何解决？

好办！格林斯潘只管开动印钞机就行了——那个魔术般的机器，可以将价值4美分一张的纸片，变成可以当作1美元、5美元、10美元乃至100美元来用的财富！这一张张绿纸片，自然有大把的人来争夺。这些人会屁颠屁颠地跑来，热切地上贡真金白银、优质商品、优质服务，来换取这一张张唤作“US Dollar”的纸片。

印刷如此之多的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钞票，可想而知，跟着来的就是美元币值狂贬。于是，最可怕的后果——美元信用崩盘也将随之而

来。

不过，那也不要紧，格林斯潘他们早就替布什做好了准备：找个巨量产品的生产者，给他原料、给他订单，让他产出“巨量工业品”，来对应那发出来的“巨量”美元——这样不就万事OK了吗？

有句话说得好，南美洲东海岸的一只蝴蝶的翅膀振动几下，可能会引起万里之外的太平洋西岸的一场骇人风暴。不过，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万里之外的华盛顿掀起这场释放巨量流动性的滔天大浪，待传到太平洋岸边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打在瓜子身上时，却也只是几朵小小的浪花。

然而，就是这小小的几朵浪花，竟然打得瓜子晕头转向，待到瓜子从那做了二十多年的迷梦中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的残酷和现实。

这不是好消息

苏联解体之前，中国作为美、日、欧对抗苏联所必须拉拢的对象，受到百般“优待”：

20世纪80年代，美军最先进的“黑鹰”直升机，中国军方是可以买到的。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千里驰援、赶赴震区、于紧急救援中立下奇功的，仍然是二十几年前所购入的这批飞机——由此可见当时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一片心意”。

80年代，美、欧、日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对华开放——每年一度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都会被美国总统轻轻巧巧地批准，没有一点阻挠的意思。同样地，美国国会和美国舆论界也不像今天一般热爱中国的“人权”，关注中国的新疆、西藏。

那时的技术封锁远比今日宽松。别的不说，美国麦道公司居然要通过“合作”，全力“扶植”中国的大飞机制造产业。当然，当中国放弃了本国自主研发的“运十”大飞机项目，解散了研发团队，丢弃了既有实验和飞行数据之后，麦道公司忽然宣布关门，从而结结实实涮了中国人一把——以至于二十多年之后，在丧失了全部技术人员和既有数据和资料的条件下，中国大飞机制造业被迫从零开始——可能是个特例。

而作为两国蜜月关系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苏军入侵阿富汗时（1979—1989年），两国所结下的“深厚友谊”了。

20世纪90年代，技术封锁陡然严格了起来。“黑鹰”直升机再也买不到了，这些年来，摔一架少一架。

“贸易最惠国待遇”再也不能被美国总统轻巧地批准了。每年5月，是美国总统装模作样提出议案，而美国国会装模作样“照例”审查这一议案的日子，也是中国经济“照例”最紧张、最焦虑的日子。而要争取这一待遇，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所谓的“代价”，政治外交等方面不去说它，单讲经济方面，方案有三个：第一方案，买几十架波音飞机回来；第二方案，买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回来；第三方案，既买几十架波音飞机，又买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

如果说80年代美国人是在利用“麦道骗局”忽悠中国人，那么，90年代美国人连忽悠的兴趣都没有了——引进技术，没门！

于是，“好日子”从此消失了。从90年代初开始，各种军事压力、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贸易战一下子压到中国头上来。

然而，当时的瓜子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所以，克林顿拉上桥本龙太郎搞出来的美日“安保宣言”（1996年）明明白白是将枪口转向中国的事情，过了许多年之后，瓜子才明白过来；至于李登辉在后台老板策动下搞出来的齜齜动作，也仅仅让瓜子对台面上的傀儡愤怒；同样，美、日、欧于当时组织的全球制裁中国的联合行动，在当时的瓜子看来，也不过是好玩而已：“我们不怕”——邢质斌阿姨在《新闻联播》中的表态早就清清楚楚表明了这一点。

而让瓜子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不久就发现的：小县城中的人们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再问一下，就会发现，人们的生活来源、小县城里面原本红红火火的企业一个接着一个破产——从麻纺厂到毛纺厂（纺织类产品占当日中国输美产品的50%），再到铝制品厂、化肥厂……只有瓜子老爹所在的企业，竟然一直撑到了2001年才倒下，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很明显，中美80年代的蜜月期到此结束。经济制裁之外，军事威胁、外交压力接踵而来。此前我们所提到的“银河号事件”、“美国蓄意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以及我们没有提到的“南海撞机事件”只是这些压力中显眼的表现而已。

相应地，中央政府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来收紧拳头，准备迎接国外击来的重拳了。

这国外随时可能击下的重拳，最让人忧心的，当然就是军事威胁。可偏生就是这个时候，压到中国头上的美国军事力量异乎寻常地强大。

1991年，随便翻开一本《半月谈》，其中有关海湾战争的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美军的军事技术已经先进到了“卫星制导下精确打击”的地步。在各种传说之中，美军高科技武器的威力被夸大成了神话。在一篇文章中，竟然这样写，太空中的美军卫星竟然将一个坐在坦克上的伊拉克士兵手中的橘子拍得一清二楚——据说连橘子皮的纹路都很清楚！换言之，即使是在黑夜，太空中的间谍卫星和黑夜中的夜视装备也会使得美军对于敌人的举动一清二楚。

很显然，若是美军将矛头对准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将处于前所未有的危局中。可以推断，这些类似的信息令中国的决策者们感触更深，一定比你我深得多——传统的大军团作战的思路恐怕要改动了；而部队信息化建设、精确制导、卫星全球定位、反卫星、反航母、反导系统等领域必须抓紧追赶了。

很快，未来中国科技大飞跃的火点燃了。事实上，这火烧得是如此之快，火势是如此之大，竟然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让世界瞩目。

有了这点本钱，当家人心里稍稍有点底气了。但是还缺少两样东

西：第一，是时间；第二，是钱。

怎么办呢？

为了争取时间，方法就是老美心里明明白白，却奈何不得的“韬光养晦”。这四个中文字，用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参见美国政府在2003到2009年六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句面意思为“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可见，对中国的战略，老美心里明明白白。

然而，就是靠了这四个字，中国闯过了那个最险恶的十年，挺到了转机的到来。

圣贤早就说过：“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讎（讎，仇敌）以求存。执民之命。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

然而，这仅仅是圣贤对领导人的要求，而要国人上下都能做到屈身侍仇，进而强忍悲愤、满怀希望地挺到转机到来的一天，殊为不易。

嗯，我们做到了！

而第二个问题——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尴尬和博弈

1993年7月23日，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多……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这种状况……必须调整过来。”

怎么调整呢？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启动了新的税制，它的名字叫作“分税制”——也就是重新划分全国税收，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份额的多少，也就是重新切蛋糕。

分税制的细节，我们将其简单总结成为两句话：其指导思想，在于中央集“权”；其主旨，就是扩大中央税收份额。

分税制改革的结果，《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9月15日第37期有文《分税制决策背景回放》这样总结：

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就是：中央从全国税收这个篮子里面拿到的钱多了，而地方政府（省级政府）的份额少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文《传新分税制调整方案形成中央与地方将重新分配》指出：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2006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2.8%:47.2%，而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为24.7%:75.3%。也就是说，2006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大约为财政总收入的28%……

对于上面这句话，若是换个说法，那就是：地方政府拿到的钱少，但是责任重，要做的活儿却很多——钱不够用，该怎么办？

不要紧，我们用不着替省级人民政府担心，他们很聪明，自然马上找到了解决之道……

有道是有样学样，现炒现卖，新鲜热辣——省级地方政府立刻将刚刚学到的精神完美传达了下去。还是上面提到的《传新分税制调整方案形成中央与地方将重新分配》一文中，这样写道：

.....分税制改革也出现了各级政府财政权力和事权不对称问题。在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上收。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基层政府越来越感觉财政捉襟见肘。

2004年11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文《十年回首“分税制”》也提到：

部分省、市财政也打着“加强宏观、中观调控”的旗号，纷纷采取不同手段，集中一块财力，形成了财权层层集中，事权纷纷下移的背反格局。省级财政“二次”集中财力、市级财政“三级”集中财力，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地方财政缺钱只能向当地企业和居民收费、摊派和集资。

这些权威来源的权威论述，非常有力，可以让大家理解“分税制”对中国、对我们大家的影响。

什么是“财政权力和事权不对称”？很简单，就是责任多而重的，常常缺钱；责任大幅度卸下的，资金反而充裕。

关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学者何俊志对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之郊区财政情况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佐证。他说，负债问题的根本是地方政府财政权与责任不成比例。他指出：“所调查的上海102个郊区乡镇中，有92个负债，其中8个乡镇甚至资产负债率达到100%或以上，按道理可以宣告破产了。”

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走向研究”课题组在《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改革》报告中提供的数字说：

到200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0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00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0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

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不借债，能怎么办？

我们放开视野，从高处向下望去，就会发现：越在高层的部门，越有腾挪的能力和转圜的空间——它们可以将责任和压力下移，却将资金和预算上移。

于是，终于我们看到了“强干弱枝”的现象：中央强，地方弱；上级强，下级弱。而责任和压力呢？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甚至更多。

将《激荡三十年》中的话转载在这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煜辉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以经济发达、税源最为充沛的浙江省为例，在1993年，浙江的财政自给率是133.27%，1994年以后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状况更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我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荒唐事情：为何有些部门清闲得紧，每每在为年底之前必须花光经费而绞尽脑汁——“年底突击花钱”；而有些部门虽然忙得要死，却捉襟见肘，年年赤字，穷得让人忍不住代它落泪。

这就是9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财政体系改革带来的副作用。

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中央财政的尴尬境地，以应对空前恶劣的国际压力。必须承认，当时的改革，在特定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下，是势在必行的——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

然而也必须指出这项改革的副作用，而且，这些副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有副作用中最突出的，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三座大山”（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肇始。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人

然而，改革却绝非仅仅就此而已。

地方政府的地位虽然尴尬，但是日子并非最难过的。缺钱了，中央可以找地方想办法。同样，地方也可以继续找自己的下级想办法。至于地方弄钱的法子，可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

90年代初，瓜子的表姐得到一个“好消息”，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就能够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于是，在几乎掏空了舅舅的腰包后，表姐获得了城市户口。随后，她发现，上万元换来的户口背后，根本没有传说中必然的工作机会和乡下人没有的福利保障。

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在一波一波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的“卖城市户口”的同时，就是“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和前文提到过的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大批原有的国企职工，伴随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尚且要下岗自谋出路，原有福利待遇统统撤销——哪里还有工作提供给这批新的城市户口持有者？

2002年，瓜子那80多岁的奶奶终于忍不住愤怒，从村里走了数里路，赶到镇上，指着镇领导的鼻子大骂他们是败家子，因为村里的集体财产都被村委会拾掇拾掇卖掉了。抗战期间，瓜子的奶奶就是妇救会长，属于本县仅存的两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之一。她虽然只是个农村老太太，并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却也勉强算得是个开国功臣。所以骂人之后，并没有人为难她。领导们耐心听她骂完，等她骂累了，失去继续骂人的欲望之后，用镇政府的小车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回家——转身继续卖村里的集体财产。

当年听到这件事情，瓜子唯一的感受即是奶奶老当益壮、豪气冲天的气势，因而很是佩服。然而，在今天，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镇领导的无奈——仅仅教育经费就让他们不堪重负 [\[1\]](#)，别说还有其他众多需要支出的项目了。没有钱，又有一堆任务必须完成，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个举措，很明显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为了舒解财政困局，病急乱投医而出的下策。除此之外，打“白条”、乱摊派、集资、乱收费等，也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所有这些怪现状的背景，都是地方财政的极度紧张：越是基层，财政的紧张状况越是严重。瓜子所在的小县城和老家所在的乡镇，算是中国政权体系的末梢了，所以财政状况最差，他们手中的资源也最少，所

以能够使出的高招，也不过就是出卖县城户口和变卖集体财产了。

有了困难，中央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商量，还可以卖户口；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只好自己博弈自己：丈夫打老婆，老婆骂孩子，孩子哇哇叫！

基于此，他们是那个大家都感到尴尬的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改革的成本和痛苦之最大部分，必然由他们来承担。

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不咋的，但是花费少。

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

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着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这一幕（全球资本蜂拥而入，抢食这一大餐、盛宴），在整个90年代并未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说的那个前提条件——“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并没有实现。

性格坚毅的当家人快刀斩乱麻，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空间，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

关于这次汇率改革，《激荡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一点都没错，德国《商报》一语中的——三年之后的1997年，正在缓步，但是步伐坚定地走向产业空心化，因而渐渐走向下坡路的亚洲的“小龙”、“小虎”们，被索罗斯们一击成功，进而陷入了全面困境。实际上，它们早晚会如荣国府一般轰然倒下，索罗斯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这，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看法。

只是，先知般的德国人没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个因素——除了汇率急剧下调，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国国内的国企改革，也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极度降低。

于是，第三个效应——以中国劳动力价格大跌，亦即第二个效应为背景（当然不是唯一的背景），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开始是低端制造业，接着是中端制造业，最后慢慢地，高端制造业也在向中国转移。

顺理成章地，我们立刻就能推测出来：作为当时全球低端制造业的

中心，产业外流，首先发生在“小龙”、“小虎”们身上，很快，它们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境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龙”、“小虎”们在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遭遇，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激烈而另类的表现而已——用哲学上的话来讲，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过程表现得如此激烈乃至惨烈，就只能用“偶然”来解释了。

“小龙”、“小虎”们，作为产业逐渐转移出去而陷入空心化的经济体集团，依照历史规律，一定会陷入全面衰落之中。其时，怨妇般的情感慢慢会成长起来，在这一情感的作用下，它们必然不会去反思自身竞争力下降这一根本原因，反而一定会归罪于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真是要感谢索罗斯啊，他老人家成功地将东南亚各国怨妇般的感情全部接下，成功地将东南亚人民的怨恨吸引到了自己、犹太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身上，从而掩护了全面承受东南亚产业转移的真正的受益者：China。

作为这一现象之绝对有力的证据的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张着大嘴追着索罗斯不放，恨不得咬下他一块肉儿来解恨。

而另一方面，整个东南亚都对中国在危机期间能稳住人民币汇率，宁可承受较大出口损失也坚决不贬值，从而避免让东南亚经济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而对中国感恩戴德——2010年，东南亚领导人还在国际会议上对欧洲人说，当时“中国人救了我们”。

索罗斯！

瓜子的眼睛湿润了，苍天哪，大地呀！有谁懂得索罗斯他老人家的心——他牺牲了自己，照耀了中华！他在美、欧、日虎视眈眈、中华民族经济萧条的危急时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掩护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继而利用全球化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他在帝国主义加于中国之压力最大的时刻，挡住了一切攻击，把世界人民的焦点转移到了自己和华尔街金融大鳄身上，从而令千载难逢的产业转移的机会稳稳地、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天佑中华！瓜子的心沸腾了！只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体会到老人家的苦心。因为，这个“产业转移”的效应，也仅仅是刚刚冒出个苗头来。这一趋势，在1997年索罗斯奋然攻击东南亚金融系统之时，也仅仅如冰封大河之下的涓涓细流，完全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在老人家攻击得手、吃饱喝足、点着数十亿美元的钞票、满意地抚着肚皮、惬意地剔着牙缝离开东南亚时，也并未成为大规模的潮流。

所以，若是站在当时（分税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的1994

年，以及国企改革的同时，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前）的时间点上，人们看到的，只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东南亚，而非一个面临无底深渊的东南亚。

原因很简单：我们此前提到过，此时，日本资金和全球其他资金（当然包括索大爷的金融军团）正在爆炒东南亚房地产，从而令东南亚各国不显衰退之相，反而表现出一片烈火烹油般的繁荣——自然，这繁荣，首先表现为价格节节攀高、普通人永远也买不起的房子。

而此时，德国《商报》所做出的预测是如此超前——过了十余年，人们才看到它变成现实和不可阻挡的潮流——简直到了让人笑话其异想天开、痴心妄想的地步。而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一个事实，那个“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条件并未出现。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效应，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小聪明，充其量只能算是“马后炮”，当时瓜子若是提出这个大趋势，必然会被人嘲笑。

藩篱被打开了.....

瓜子被人嘲笑是理所应当。

纵观整个20世纪90年代，世界被一个一个的金融危机反复折腾：阿根廷倒下了；巴西早就倒下了；墨西哥满身泥水在地上打滚；苏联解体了，而俄罗斯也被折腾得只剩半条命；欧洲人的欧元刚刚露头就被打残；日本人的“雁阵”模式彻底被打散，日本人自己也倒在地上，只剩下喘气的份儿；组成“雁阵”的大小成员，全部躺倒在地，血流不止.....

一句话，对全世界来说，90年代是个“穷折腾，越折腾越穷”的年代，整个世界，陷入了深深的通货紧缩之中。

当时的金价可以作为当日通货紧缩的一个侧面反映：1999年，跌到了每盎司300美元以下，最低降至250美元一线——直至2002年才重上300美元。在黄金第一生产国南非，黄金生产商们发现，卖出黄金的所得，竟然抵不上生产黄金的成本，于是被迫关闭金矿，停止生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全球所有国家的资金都被抽离，那资金，正在源源不断地朝着一个方向而去——美国。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low risk+high return”规律，决定了资本厌恶风险的本性，这个本性使得全球所有陷入动荡和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都必然成为资本远离的领域。于是，全球资本奔着唯一的安全港和“明灯”而去——而这“明灯”，就是全球一切动荡和危机的幕后黑手。

只有它才在这一系列的折腾中获益巨大：先是圈了全世界一切国家的钱（并且因此制造了遍及全球的通货紧缩），接着，又用圈来的钱为后盾，全力发展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从而为未来全面凌驾于所有竞争对手之上而打好了基础。

而作为这遍及全球的通货紧缩的几个小小的注解的，则是卖一块钱6斤黄瓜的郊区农民；是那个兜里没有几个钱却能每日嗑着海瓜子、喝着啤酒的瓜子；是身陷“白条”陷阱，被迫关掉工厂，继续回乡下土里刨食的老岳父；以及2000元一平方都卖不出去的商品房——现在它们的价钱升高了十倍以上，而且供不应求。

此时，全球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若是流动，也仅仅有一个方向可以去，也仅仅只有一个目的地可以去。所以，上节中提到的那个全球资本驱使下，全球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势头，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未发生，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此时的中国，瓜子还在海边悠闲地喝啤酒、吃葱爆蛤蜊，老岳父还

在愁肠百结，企业还在苦苦挣扎，农民还在收“白条”，县里还在卖户口，村委会还在变卖集体财产。

而最可笑的，就是房地产了。整个90年代，大伙儿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谁有闲钱买房？至于炒房子，更是天方夜谭。此时，就算有心买房、有意炒房，人们也缺乏实力。

最终的结果，就是今日能轻松卖20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在当时2000元一平方米都少有人问津，而开发商的宣传条幅，则只能作为外出买蛤蜊、沽啤酒的瓜子眼中所看到的西洋镜。

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源，都在于一个“钱”字。没钱啊，从国家到个人，从上面到下面，每个人都陷入困境之中。

钱在哪里？很简单，钱——或者确切一点说，是资本——都流入美国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为全球资本提供了唯一避风港和避难所的）美利坚的意志，就是资本的意志，也是全球一切资金、技术和人才瞩目的方向。美利坚属意于哪个经济体，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若资本流入中国，那么，中国的一切窘境，都将迎刃而解。

换句话说，此时，美利坚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前所未有地合为一体。因此，得到了资本全力支持的美利坚，也就前所未有地强大：强大到了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可以干扰它意志的地步，强大到了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选择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地步。其明证，就是小布什对全世界发出的不可一世的名言——“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以及他威胁巴基斯坦的话——“（不配合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就把你炸回石器时代”。

此时，躺在地上流血的大伙儿互相鼓励着，等着……然而大家只能听到钢镚儿在美国人兜里叮叮当当，根本没有看到美国人把手从钱袋里抽出来。这种悲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因为它们也知道：时候不到。

啥时候才是“时候到了”呢？

这一切，都要等美利坚明晰下一步战略方向——这将决定未来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命运，是繁荣还是萧条，是极度繁荣还是有点繁荣，是有点萧条还是极度萧条……

大伙儿只有等着，因为美国新战略的出炉是急不得的。按照程序规定，新战略的出炉，是以美国新一任总统的产生为标志。

很快，2001年大选结果出炉，尽管如我们所知道的，整个大选过程充满了欺诈、阴谋和舞弊。

不过，这其中丑剧和丑剧的细节，美国之外的人却根本不必去关心。他们只需要知道，小布什的上台，是美国各个利益集团的共同意志

就行了。而这个意志，将会决定美国下一步战略进攻的方向。而这战略方向之选择，以及为支持这一战略的所有配套措施和策略，将会影响全球任何一个经济体，任何一个企业乃至任何一个个人的生活和经济状况。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小布什政权的核心成员，已经暗示了这一战略方向。总统是倒腾石油的，副总统是倒腾军火（兼管收人钱财、替人害命——经营雇佣军的买卖）的，账房先生格林斯潘呢，是华尔街出身的大鳄——别的，还用多说吗？这些信息就足够了，一切已经明了：美国国家战略之下一步，就是打仗、卖军火、倒腾石油。财政支持，当然还是要靠华尔街想办法。具体的战略方向，当然是狼烟四起而又富含石油的中东。

用学名来说，这个战略，就是“大中东计划”。为了这一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大中东计划”，数十万美军炮灰和相同数量的准美军炮灰（雇佣军，比如“黑水保安公司”）将会攻入阿富汗和伊拉克。

而且，按照远景规划，拿下这两个地盘后，正好夹在两者之间的伊朗，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其时，规模各达到数十万的两支超级炮灰集群，将会从东西两面夹击伊朗，从而一举拿下整个中东产油国里最后一个不服从美国意志的堡垒。

进而，两支炮灰集群还要合二为一，横扫整个中亚和中东残余反美势力——谁堪敌手？其时，中、俄、欧（欧元区，主要是法、德）在中东、中亚的影响力将会被一扫而空，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欧亚大陆）之中心地带将会完全落入美国人手中。除此之外，全球石油产量的一半、全球石油储量的2/3和全球成本最低的油田都将落入美国人之手。此时，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欧亚大陆西端的法、德、俄罗斯既失去了相互策应的可能，又失去了能源自主权。

美国各大利益集团——从卖军火的切尼集团到倒石油的布什集团，从爆炒石油价格的华尔街大鳄集团到杀人越货的雇佣军集团，乃至承包美军吃喝拉撒业务的代理商集团，以及为美军在战地建筑营房和各种设施的房地产商集团，等等等等，想到那金光闪闪的钱途，怎么能不仰天狂笑？

为了这一目标，美国当局什么策略都会使出来，尤其是担负了筹款重任的格林斯潘。为了筹钱打仗，为了支持这一伟大战略，他老人家连最低级的“金融老鼠会”这一招都敢使出来——格林斯潘的“金融老鼠会”把戏是什么？莫着急，我们留着以后慢慢聊。

总而言之，随着小布什上台执政，作为全球资本的唯一寄主和资本意志的唯一代理人（这个称呼仅限于当时），作为全球经济的总发动机

和全球流动性的总闸门控制者，美国终于开始开闸放水。只是，这闸门打开，放出来的并非水，而是钱——或者，我们更加确切一点，应该称其为“流动性”。

震撼性的动作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这里拣出几个意义重大的动作跟大家伙儿说说：

第一个动作，就是印刷钞票。仅以小布什刚刚上台的2001年为例，小布什当年就印刷了7.8万亿美元的钞票出来，这笔钞票的数额，超过上年12.75%。

继而，这些钞票的92%（按照西班牙人的说法，亦即7.2万亿美元）或者95%（按照CCTV的报道）流出美国国界，流向全球——这意味着价值7万亿美元以上的优质服务和商品流入美国。这些财富将会作为第一批战略支持物资，来支持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供前线的炮灰花销，同时以战争开支、政府预算、承包商利润的形式，流入美国各大利益集团的腰包。印刷钞票这个举动，仅仅是个开头而已，此后几年，这种疯狂的举动逐节攀升。

第二个动作，就是降低利率。从2001年起，格林斯潘掌舵的美联储以拉动美国经济为由，竟然连续11次降息。到了2003年6月25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竟然降低到了1%的水平——这是45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

第三个动作，就是制造虚假繁荣，维持全球资本对于美国的信心。只有这样，全球资本才会“正常”而频繁地在美国进出，在此资本流动的过程中，美国人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发财——或者说更加贴切点：付出极小代价，而获得巨大利润。[\[2\]](#)

对于在哪个领域来制造“虚假繁荣”这个问题，格林斯潘却要费一番心思好好想想。这个领域，一定要足够大，只有这样，才能拉动整个美国GDP“保7”或者“保9”。格林斯潘略过刚刚泡沫破裂的所谓“新经济”，眉头皱了皱，将眼光落在了房地产上。

新总统宣布，政府将围绕着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的重大问题，出台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有两个目标：一、切实改善美国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二、要增加美国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一言蔽之，小布什的话，就是要让每个美国人都拥有住房、手里都握有金融证券——比如股票、债券。

至此，什么都清楚了。小布什的讲话意味着，美国当局的想法很成熟了，它要利用金融的力量，去炒房子。

计划实施起来就很简单了，格林斯潘大笔一挥，一条条指令发下来，发给美国银行和证券系统。其指导思想，不过就是解除对于房屋抵押贷款的诸多限制，其目的，就是蓄意怂恿没有足够或者稳定收入来源的人贷入巨款，去购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的房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次级房屋贷款”业务。

他们的政策执行到了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是个美国人，哪怕你刚刚还在大马路上捡破烂（收入来源不稳定而且低下）；甚至更惨——哪怕你连破烂都捡不到，所有生活来源就是沃尔玛超市每晚丢弃的过期食品（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甚至，惨到无法再惨——哪怕你已经死去，只要你去要求贷款买房（假设死人也能跑，或者活人代这死人去跑），对方就会全力以赴帮助你完成心愿。

“对方”是谁？是靠发放次贷发财的商人。无利不起早，他们跳出来“帮助”那些穷人，是因为他们从每一笔发放的贷款中都可以获得大笔佣金。他们玩的，叫ABS、CDO和CDS。讲到这些个宝贝，大家伙儿现在已经都知道了，这就是毒垃圾债券。不过，只要美国房价持续上涨，这些“毒垃圾”就能让相关的参与者赚到大钱。

但这些，都不是格林斯潘所关心的。

对于他来说，更加重要的是，美国经济由此变得“好看”起来，全球资本对于美国的信心得到维持。这“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信心”将会支撑美国的国家信用，进而可以令美国从从容容地继续玩“印刷钞票，出口钞票，进口优质商品和服务”的把戏，进而，把拐带来的这些财富用于支持战争，支持“大中东计划”、支持美国大小利益集团的发财伟业！

所以，美国房价不能跌。而要撑住美国房价，甚至于持续推高美国房价，很简单，只需要政策、资金上加以配合即可。这些，都是在其位的格林斯潘轻而易举就能做得到的。

于是，格林斯潘继续以更大的热情，去推进释放流动性。

其结果，就是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3）的暴增。这暴增的幅度，连脸皮厚过城墙的格林斯潘都无法忍受，于是他选择了做鸵鸟——把脑袋插到沙子里面，装作看不见。于是，2006年之后的M3变成了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因为那一年，格林斯潘宣布，M3属于国家机密，从此不再公布其数值。

实际上，格林斯潘做了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这些作为的后果就行了——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流动性大潮。

这大潮涌出美国，冲向世界，造成了“大水漫灌”的局面。全球一切经济体，因为这“大水漫灌”而逐渐受益：流动性短缺带来的经济萧条由

此减退、缓解、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国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最终，经济大繁荣竟然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瓜子叹息一声，心中想，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繁荣，却未必是好事。

不过，让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恰恰就发生在这里：那个“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终于消失。随着格林斯潘制造出有史以来最大的流动性大潮，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才完全被打开，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之势，如同大河奔流一般不可遏制。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就此拉开序幕。那涌入中国的滚滚洪流，汇集了全球资本、企业、人才和技术的一致共识：到中国去，那里才能赚钱；那里，才能赚到最多的钱。

这一势头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直到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趋势——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狂潮。

只是，这一狂潮的背后，是另外一个狂潮：其他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制造业纷纷抽离，而去追逐成本最低而回报率最高的中国。换言之，中国的工业化狂潮，是以别国的“去工业化狂潮”为背景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在此前断言，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化最后一班车开走了，其他国家再也没有机会搭上这趟便车去完成本国的工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当然，这个“其他国家”自然也包括那个传说中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

于是，巴西热带海滩上，俊男靓女们所着的泳装，由本国制造的渐渐减少，中国制造的却逐渐增多。去工业化已经许多年的英国人忽然想起了其中的坏处，于是热心地跑去提醒巴西人注意。不过，巴西人这样对BBC的记者说，中国人跟我们做生意是付钱的，不像你们英国人，拿走了东西，却从来不付钱。[\[3\]](#)

墨西哥人爱踢的足球渐渐换成了中国制造，因为后者又便宜质量又好。这对于该国足球制造商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不仅如此，该国制鞋工厂也纷纷关门，因为老板为了降低成本，应对竞争，将工厂搬去了遥远的中国。[\[4\]](#)

而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呜呜祖拉”（Vuvuzela）90%都是中国制造的。可是，南非政府却伤透了脑筋——这对于南非本国产业意味着什么，还用多说么？

事实上，在此前烦恼的南非政府就已经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力图保住本国的工业和制造业。

南非人还真找到了办法，这法子至少暂时有效：为了对抗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南非政府不惜开放边境，

引入其北方邻国，亦即经济崩溃的津巴布韦的失业者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以本国劳动力1/10的价格雇用他们，试图在制造业方面与中国一较高下。 [5]

沃尔玛们发现有了更加廉价的采购对象，于是全世界的消费者发现，自己花更少的钱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了，典型例子就是非洲的工薪阶层不再购买来自欧美的二手服装了。于是，欧洲的死人们总算心静一点了，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衣服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了。此前，他们死后，西装总是被扒下来，作为“物美价廉”的商品送到非洲去被二次消费。

而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出现在埃及，那里的百姓甚至抛弃了日本或者法国的二手汽车，而开上了物美价廉的、来自中国奇瑞的新车——这个，已经不能算是“低端制造业”了。

2011年9月瑞士银行分析师安德森撰写的报告，给出了这一大潮的最新却绝非唯一的结果：“过去两年中，美欧市场上的低端轻工业制造业商品之50%，均来自中国。”

难道仅仅是低端产品么？

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大繁荣

至此，那个世界贸易体系WTO建成，此后，再有什么国家或者经济体加入与否，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整个世界经济摆脱了90年代的萧条局面，而在美联储发出的洪水般的美元的推动下，轰隆隆转动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快。

在这个体系中，各国的分工是不同的。正如此前所讲过的一样，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体制，如同一个金字塔一般，经济运行的“传送链”，是一级一级从低到高逐级上传的。

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东南亚、中东各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分别将本国地上地下最优质的资源原材料采出，或者从地下挖出矿石，或者把森林砍倒变成木材，或者把大豆粮食羊毛装箱，或者从地下抽出“黑金”，然后送上万吨巨轮，从四面八方出发，而目的地却一致：送往世界工厂——中国。

继而，送来的原材料、半成品由中国那数亿廉价而吃苦耐劳的工人加工成成品，然后这些工业制成品再次装箱，被送上万吨巨轮，沿着无数的贸易航道分散开去，送到世界各国。

然而，其主体，却是送去美国、欧洲或者日本，在那里，巨大的消费市场像黑洞一样，似乎具有无限的吞噬能力，可以将无限多的产品统统吃下。

换言之，美、欧、日，尤其是美、欧，是世界化大生产的“最终消费者”。他们支付给生产者的，是一张一张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钞票——或者叫作美元或者叫作欧元。

美欧能够获得如此优裕的地位，是有原因的。

欧元（日元也是如此）背后的支撑，是巨大的技术优势——人家的产品和服务，是世界最先进的，所以可以用较少量的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来换取巨大量的工业制成品。

而美元背后的支撑，除了巨大的技术优质所提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美国霸权力量支撑下所生产的世界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服务——世界经济贸易框架（WTO）。这个，可是全球最昂贵、最赚钱的产品，靠了这个，美国人才能牢牢占据世界食物链的顶端。也靠了这个，美国人才能源源不断地用一张张成本仅仅为4美分的纸片，换取世界各国1美元、5美元、10美元、50美元乃至100美元的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过着世界上最潇洒和最挥霍的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这个系统运转非常良好。其标志，即是体系中的每个国家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之中。

所谓“最低级”的经济体虽然是出卖初级产品的，但是，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比如卖大豆的阿根廷，国内一片和谐，经济繁荣，政绩出色，因此百姓们整日念叨总统基什内尔的好。当老基届满卸任时，靴子被狂热的粉丝扒了一只又一只，而且只扒右脚（后来听英国“路边社”的新闻说，那帮扒鞋狂徒全部被捕并被判处徒刑，连他们的幕后组织者——总统府对门的皮鞋店老板也没有跑掉，罪名是“暴力打劫前任国家元首右脚皮鞋”），各地士绅一拨又一拨来劝，不知道送了多少“万民伞”，请求批准总统连任。勉为其难之下，老基的媳妇克里斯蒂娜只好接着出任总统，全国上下皆大欢喜，百姓高高兴兴，没一点意见。

同样，卖石油的俄罗斯发了大财，再也没有人记得1998年俄国人穷急了赖账，进而令在俄罗斯押下重注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爆仓而关门，气得美国人跳着脚大骂，威胁要将俄罗斯开除出世界信用体系的事情了。

经济好，政绩好，所以人家50多岁的普京获得了全体俄罗斯人的欢心。普京顺势而为，卸任总统之后，换个办公室立马接着当总理。而且，按照俄罗斯执政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四年后总理任期届满，老帅哥还要发挥余热，继续竞选总统。2012年，他做到了！这足见民心所向。

卖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的澳大利亚也不赖，不过那里发生了奇怪事情：过去10年带领澳大利亚人民轻松创业、猛烈赚钱的自由党总理霍华德下台了。

不奇怪么？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才符合商业规则。

原因很简单，那位总理比较“排华”，而中国是澳大利亚的头号大主顾！如果澳大利亚能换上中国人看了就喜欢的工党总理陆克文，是不是好处更多一点？这位陆老兄，脸上老是笑眯眯的，身为一国总理，居然放弃大家默认的国际外交礼仪，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满嘴中文，让中国人看了就心情舒畅！

而由高技术的工业强国法、德所领衔的欧洲，也是一片和谐。多年以前，电视节目中的法国人就以浪漫自由的生活而著称于世——无忧无虑的法国人要么海上冲浪，要么驾驶滑翔伞自由自在地翱翔于云间，让人不禁惊叹原来人世间还有这种逍遥日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欧洲人民幸福生活的九牛一毛而已。

早在几十年前，欧洲就已经宣布他们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

路”了。这个名词太抽象，我们将其形象化描述一下：那就是，每周5天、每天7小时工作制。

甚至，还有人不能满足，已经吵吵嚷嚷着要求政府讨论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的必要性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更加美好的方案没有成真。不过，那也不要紧。因为工作很轻松：工作中的喝咖啡时间、下午茶时间啥的，是一定要享受的——刨去这些时间，他们还能有多长时间可以做事？

孤悬海外，跟着美国人混、时不时在欧盟内部给法、德添添堵的英国更加不必说了，那种幸福的日子简直让黄世仁都要嫉妒。在这个“幸福”的国家里，甚至不工作蹲在家里吃政府救济的人也舒舒服服。政府有政策，对这种人家可以发放大笔福利补贴。高高兴兴地数钱之余，受益者会欣喜地发现，另外一份大礼还在等着他们——来自中国的巨量廉价日用品压低了通胀率，也就是说，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了。

《参考消息》告诉我们，英国有户人家，没有一个人有工作，也从来没有谁想过要出门找工作。家里生了一大堆孩子，却从来不愁养活一家人的问题。原来，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这一堆孩子。凭着这张筹码，他们每年能从英国政府拿到一大笔补贴。这钱不仅养活一堆孩子没有问题，而且在每年一度的全家人民代表大会上，还可以热烈讨论、表决、通过详细的家庭年度旅游计划！您绝对不要替人家担心，资金绝对不是问题，一切开销，由政府买单——虽然全家人没有一个是公务员。

多年以前，西班牙的失业率就在20%上下晃荡，但是也没有闹出多少乱子来，大家还是开开心心地在“奔牛节”上狂奔。甚至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8月，第64届“西红柿大战”依然如期在西班牙东部小镇布尼奥尔上演，一点也没有被金融危机打扰。1小时内，来自全球的数万人砸烂了10万公斤西红柿。除此之外，不管在金融危机之前，还是在其后，在同样的“欧洲五猪”（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国的首字母缩写）国内，西班牙的“葡萄大战”、意大利的“橘子大战”、希腊、的“面粉大战”都显示了太平盛世的和谐味道。

事实上，产业空心化而失去经济支柱和竞争力的PIIGS根本不担心，支出大过收入不要紧，钱花完了也不要紧。没钱可以借嘛！他们只要以政府的名义发行一批债券，然后将这笔债券卖给手中握满欧元、美元而亟待保值的投资者，再然后，就是分钱了，于是皆大欢喜，大家就又有钱吃喝玩乐了——这些债券，投资者一定会买的，因为作为盟友和朋友的美国（至少在2008年以前是），自然会关照其麾下的穆迪氏、惠誉、标准普尔三大评级机构会给予这些债券最高评级——那帮笨蛋投资者就认这个。

抚今追古，我们不禁感叹，当时，欧猪五国、欧元区、欧盟乃至全体欧洲人的日子过得甭提多惬意了——那可真是个和谐的黄金年代。

欧洲人都这么爽，就更不用说美国人了——人家是最爽的。欧洲人拥有的，他们都拥有。除此之外，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房价节节上升，而且看起来将会永远涨下去。事实上，整个世界，从巴黎到莫斯科，从香港到北京，到处可见房价飙升，而且涨幅远远高过美国，可是，能够把房价飙升这个赚钱的机会利用到极致的，就只有美国人了。

借着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美国人忙得不亦乐乎：商业银行放房贷、投资银行卖毒垃圾债券、美联储印钞票……大伙儿专心致志发财。甚至，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搭上了这享福的盛宴——他们可以贷款买房，待房价上涨，即可将自家房子抵押给银行，换来的钞票除去还给银行付清房贷，还绰绰有余。于是大家拿着这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超市、到餐厅、到赌场、到衣饰店随便花。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很快发现，在那里，另外一道大餐正等着他们——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可以让他们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

甚至这福泽，连个流浪汉都被恩荫。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个人，具有美国的信用号码，是个活的（有时候死的也无所谓），随便填个表，自然有人替他拉来贷款。然后，这人就可以立马住进宽敞明亮的house——这个是产权无限的、前草坪后泳池的独栋洋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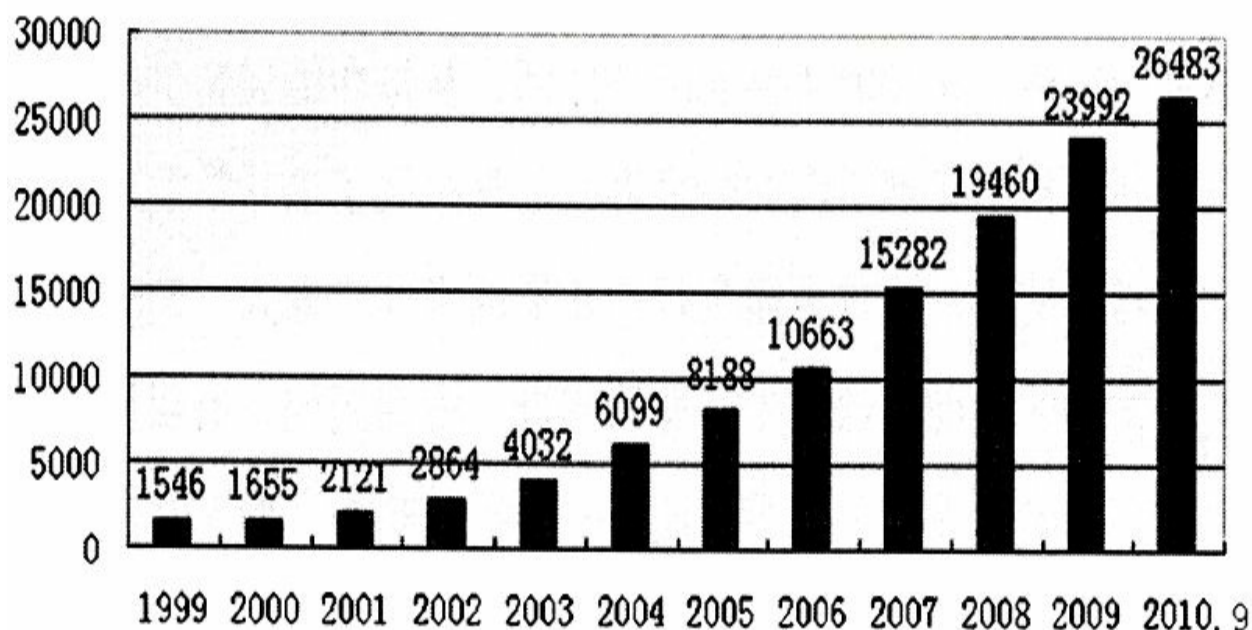
人生如此之爽，夫复何求？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坏得了吗？加入WTO之后，事实上等于拿到了“自由”（这个自由，自然是打引号的）进行国际贸易的通行证。

更加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通行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叫作美元。有了它，很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将不在话下。而现在中国有了很多美元，很多很多，而且越来越多。于是，那些“不可能”，现在变成了“可能”：

1999—2010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图

亿美元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外汇储备报告

以前买不到的资源，现在可以买到了，而且只要有美元，要多少给多少——不过，欧美对于不干涉所设定的前提是：用于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

以前在海上，中国商船随时可能被美国军舰以这名义、那名义拦截“检查”，逼得中国出口商面临不能按时交货的危险，现在也不再存在了——美国军舰不但不阻挠，反而可能提供“保护”；

以前农闲时候除了打麻将就没事干的农民，现在变成忙得要死的农民工了——虽然工资少了点，不过总比闲在家里，一点钱也赚不到强多了；

以前发多了货币怕通胀，现在因为有了实物要素，或者因为有了商品配置这些货币，大幅度通货膨胀变得难以发生了；

以前担心流动性紧缩，现在大批美元流入中国，中国政府反过来担心流动性过剩，从而被迫反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吸收太多的外汇占款；

以前生产了商品，怕欧美贸易制裁，怕配额限制，怕卖不出去，现在有了WTO框架和规则的保护，不再是问题了——这个嘛，也不太准

确，加入WTO没多久，欧美就被中国产品涌入的气势吓坏了，开始重新限制中国商品，不过力度较以前小多了。[\[6\]](#)

多么和谐啊！除了偶尔有那么一两个没事跑到大街上“碰瓷”的，国内那才真叫一个和谐。

总之一句话，在2001年到2008年之间，从山西的煤窑到寿光的蔬菜大棚，从深圳的打工仔到沿海的炒房客——再往大了说，从非洲的矿山到华尔街的大鳄，从印度的贫民窟到哥伦比亚的黑社会老大，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着赚大钱的空前机遇之中：有钱同赚、有油同挖、有煤同烧、有工同做，无人不和谐，无处不饱暖，浑似一个圣人梦想了两千多年没有出现过的大同世界。

然而，就在这整个世界欢天喜地的喜庆日子里，却有人开始唉声叹气了，真是大煞风景。

我们顺着叹息声望过去——是欧洲人，说得更加清楚点，那是欧元区。

他们之所以唉声叹气，是因为他们做了噩梦，梦中碰到了害怕的事情，我们知道，这种现象，叫作“梦魇”。

欧洲人偶尔地“梦魇”一下不要紧，殊不知，这次梦魇，却动摇了此前形成的“中欧俄合作，共抗美国霸权”的联合阵线，在全球争霸的大棋局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1\]](#) 参见《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3日第8版文章：《地方政府巨额债务酝酿风险》。文中提到“最底下的县与乡二级政府要承担65%到75%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义务教育经费，只是众多财政负担中的一个而已。

[\[2\]](#) 余永定2002年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的文章《简论美国当前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在2000年，对应于2万多亿美元的外债，美国只付出了96亿美元的代价（外国‘投资收入’的净汇出）。换言之，外国借钱给美国人所取得的回报率仅是0.48%。”

[\[3\]](#) 英国BBC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

[\[4\]](#) 日本NHK电视台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力量》。

[\[5\]](#) 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非洲梦（3）：改变未来的移民力量》。

[\[6\]](#) 据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提供的数据，2003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对欧盟出口达到86.27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同比增长34.4%；2002年与2001年相比，同比增长23.3%。2003年11月，美国商务部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做出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

织品提出磋商请求，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首次启动对中国纺织品的临时保障措施。

第六章

CHAPTER 6

欧洲的梦魇：来自东方的威胁

森林中正在举行跑步比赛，德国人眼看着跑在前面的美国人步履蹒跚，心里暗暗高兴——若是超越了美国人，拿了第一，奖品自然无比丰盛。

正得意间，身后一声兽吼，一头狮子追了上来，原本德国人也并不担心，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个中国人。俗话说，当狮子追赶的时候，你并不需要跑得比狮子快，只需要跑得比最后那位快就行了：狮子吃了跑在最后的倒霉蛋，自然也就放过了其他人。

不过耳听得脚步声越来越近，原来中国人已经接近并且要超越德国人了。于是，八千万德国人同时大吼一声，同时从梦中惊醒……

欧洲人“变脸”

据说，2005年年底，德国大选的时候，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情本来很好，他自己也踌躇满志。

他的自信，是有原因的。他的治国方略，大伙儿已经心里明了：

对国内，加大改革力度，敦促德国人努力干活、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目的，是致力于增强德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竞争力——这样，就能稳住德国人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既得地位——食物链的“次高级”位子。

对欧元区以外，其重点在于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在技术上对于中国进行一定限度的支持（比如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的技术转让），这样利于德国代表欧元区联合中国——当然，还有俄罗斯——一起给美国人挖坑，慢慢消耗美国人的实力，好让欧元取美元而代之。这样，就能在食物链上，争取更加有利的位子，为德国人乃至整个欧元区夺取全球蛋糕中的更大份额。

对欧元区以内，其重点在于努力加快欧元区的建设。要点，是扩大欧元区，并且加强欧元区内的经济整合。也就是说，要把欧元区建设为德国人的经济自留地——为德国人提供廉价优质的商品，并接受德国出口商品的、由德国人参与掌控的大市场。

施罗德干得很不错，欧元区从初始的11国扩大到了15国（2012年的今天，则有17国），而且未来一定会覆盖整个欧洲。当年欧元区成立时受到的暴打早已痊愈，欧元信誉一路回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欧元兑换0.8224美元的低点，回复到1欧元兑换1.3美元一线。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到2005年，欧元区在经济实力上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了。

更重要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和美元将会在伊拉克碰个头破血流。这就等于施罗德为欧元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施罗德如此尽忠职守，而且做得卓有成效，如果给他机会继续做下去，他一定做得更好。他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为了德国人领衔的欧元区的未来——掀翻了美元，欧元就赢了，那也就是欧元区赢了，也就是领导欧元区的德国人赢了。

每个德国人都明白这一点，怎么会不努力支持他竞选连任呢？

施罗德问心无愧，信心满满地加入了竞选。

然而，事情偏偏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发展。他的政党没有获得选民支持，被迫将总理宝座让给了对手——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的默克尔。

据说，大选前一天的晚上，所有的德国人同时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说来并不新鲜，因为著名的杂志《读者文摘》曾经刊登过：

森林中正在举行跑步比赛，德国人眼看着跑在前面的美国人步履蹒跚，心里暗暗高兴——若是超越了美国人，拿了第一，奖品自然无比丰盛。

正得意间，身后一声兽吼，一头狮子追了上来，原本德国人也并不担心，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个中国人。俗话说，当狮子追赶的时候，你并不需要跑得比狮子快，只需要跑得比最后那位快就行了：狮子吃了跑在最后的倒霉蛋，自然也就放过了其他人。

不过耳听得脚步声越来越近，原来中国人已经接近并且要超越德国人了。于是，八千万德国人同时大吼一声，同时从梦中惊醒。

梦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意思：再这么玩下去，恐怕没等德国人掀翻美元坐上美国人的位子，自己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次高级”的位子就要被中国人拿去了，到时候，全体八千万德国人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我们不能埋怨德国人神经过敏，因为德国人比不得“其他人”：家当少，做事自然也就抠门儿了些。

这个“其他人”，自然指的是同样以高科技立国，因而同在“次高级”位子上坐着的法国人、日本人了。

我们知道，90年代日本全面金融战败后全身心投靠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配合美国人的一切战略行动——包括乖乖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帮助美国人毁掉日本人自己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雁阵模式”，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放任日元大幅度贬值，对深渊中的“四小龙”、“四小虎”落井下石——美国人没有忘记给日本人甜头。

这个“甜头”，前文已经提到过：在美国人的默许下，日本人将上万亿美元的全球优质资产揽入名下。日本人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动将脖子上的绳子勒到最紧，保证自己从尾巴到头顶，都紧紧依附着美国人。

这么好的“福气”，德国人可享受不到。日本人比不了，那法国人自然是德国人更加不能比的了。

法国人手里有一笔“私房钱”，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西非、北非的法国前殖民地。而德国人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当然没有这么好的压箱底的东西了。

德国人有什么？除了其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勤劳能干且高素质的劳动力，德国人什么也没有。

德国人的好日子，也就建立在这唯一的财富基础之上。如果谁告诉德国人，有人要来拿走你们的技术，结束你们的好日子了，那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了。

于是，不出预料的是，第二天，施罗德和社民党大选就失败了。

当然，八千万德国人同时做一个“梦”，如此荒唐的情节，也只出现在瓜子的文字里，现实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然而，这个梦境，以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右翼分子们却描绘出来了。

他们描绘的方法，当然不是请龙虎山的张真人作法，令八千万德国人在大选前一天晚上一起做一个被狮子追着咬的噩梦。他们的手法和思路，要现代化得多。

这个方法，叫作“MATRIX”。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以各种潜移默化的手法，将这个“梦”的资讯输入到尽可能多的德国人脑子里，让大伙儿逐渐信以为真。在《黑客帝国》中，“输入”的方式是通过插在每个沉睡的人体电池后脑的一根根的数据线实现的，但是在现实中，这根“数据线”却是由现代传媒广播、报纸、电视、电影、记者、政客们的各种“表演”来实现的。

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些“表演”，实际上，很多时候，这种表演所产生的效果，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可以把中国的西藏说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话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施罗德下台，而默克尔上台，之于中国人的意义了：德国人变脸了——也可以说，欧洲人（欧元区）变脸了，中、欧在经济上“亲密无间”合伙发财的日子结束了。

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此发生：默克尔一改施罗德“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口号，反过来向美国人频频示好，全力支持伊拉克战争。我们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默克尔坐在总理府办公室中，脑子里面出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应付赶上来的中国人。

德国人惊醒了，继而，他的大声疾呼终于惊动了邻居——欧元区双核之二的法国人。

法国人睁开懵懂的双眼，脸上惊惶的表情，说明这个主儿也是刚刚从噩梦中醒来，惊魂未定。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法国人做了同德国人一样的噩

梦，是因为白日里受到了刺激——有人动了法国人的奶酪。

法国人的奶酪

事情发生在2007年前后，非洲尼日尔的民选总统坦贾阁下忽然跟东方的客户关系热了起来。经过密切而频繁的沟通，坦贾阁下相信，他为本国人民和本国经济找到了一条更好的出路，一条康庄大道。

很快，商谈的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要价感到非常满意。于是，按照商业惯例，大伙儿碰一碰酒杯，喝下了香槟，并且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皆大欢喜。

然而，法国人却气歪了鼻子。

原来，这个举动，看上去只涉及到交易双方，但是，实际上，双方在无意中动了法国人的奶酪。

书中暗表，尼日尔所在的西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多数国家属法国前殖民地。而这里，自二战以后，虽然得到了名义上的所谓“政治独立”，然而，其经济命脉、金融主导权（通过所谓非洲法郎体制）乃至军事力量却一直掌握在法国人手中。此地，是别国不能触碰的禁脔，甚至连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都要看法国人的脸色行事。

在这里，法国人才是真正的“老大”：

一、国家经济命脉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上好的铀矿，先要请法国阿海珐（Areva）公司独家享用。要是连这么一点点要求也不能满足，阿海珐公司的大爷们生气的后果，非常严重——很可能是该国政府忽然发现本国境内出现了叛军，或者原有叛军的实力忽然增强。实际上，这就是尼日尔人2007年之后享受的待遇。

上好的良田，因为没有足够的农业机械和灌溉设施，不能开垦出来种粮食，却要高价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尤其要从法国人手里“买”——没钱的话，就进一步将更多本国优质资源交到法国人手上。

上好的油田，先得请法国道达尔公司开采。这些法国人开采出来的上好原油，所有权当然还是归非洲人所有，只是，按照“合同”，要超低价（比如几美元一桶）“卖”给法国人，交到法国炼油厂去炼成汽油，然后他们再花高价从法国人手中买，因为在法国人为他们提供的菜单上，没有炼油厂这个选项。而且根据“相互尊重势力范围”的默契，其他“列强”是不会为非洲人建设炼油厂的。

二、政治主导权和军事主导权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政府的首脑，即使得到选民投票支持，或者即使自己有枪有炮有地

盘，也未必能够坐稳位子。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于爱丽舍宫主人。就算你上台了，驻在当地的法国特种部队和外籍军团也会将你很快扫地出门。2011年4月，被生擒活捉的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就是现成的例子。

三、金融主权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出口换回的宝贵外汇，要换成“非洲法郎”这种古怪的货币单位，而那些外汇会送到巴黎去填充法国人的金库。“非洲法郎”的唯一用处，即可以向法国人购买法国出产的商品——当然是高价！

他们没有办法用“非洲法郎”去买别国的商品，因为除了法国，没有任何国家会收下这种古怪的货币——法国人用“非洲法郎”体制绑架了他们的金融和国民经济。

一句话，这块资源丰富的风水宝地，是法国人的“自留地”，绝对不许别人碰。

所以，法国人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已经比不上德国人，但日子依然过得比德国人舒服，就是因为法国人有这张王牌——可以低价买东西，继而高价卖东西，日子过得不爽那才怪！

由此，当尼日尔的坦贾总统将铀开采权授予中国人这件事情传到爱丽舍宫之后，我们可以想象法国人的感受了——高官和议员们在波旁宫（法国议会所在地）开会的时候，淡定的绅士们不再淡定了，他们红着眼睛、敲着桌子、声嘶力竭地大喊。

然而，坦贾总统打定主意不去理睬法国人的感受，他是尼日尔民选总统，按照国际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原则，他只须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负责，没有向法国人负责的义务。在内心中，他自信同中国人的生意，是这个国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选择。

因为，作为回报，从中国人那里，他为本国争取到了历史上首座炼油厂 [\[1\]](#)，炼油项目相关的50亿美元投资，造价7亿美元的水力发电大坝，以及数亿美元的援助——当时尼日尔年出口额总计不到10亿美元。

坦贾总统的举动，打破了法国国有控股核集团阿海珐在铀矿上长达40年的垄断。很快，恼怒的法国人变得更加恼怒，因为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们厄运的全部，坦贾总统告诉他们，尼日尔为了获得新的合同，法国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此后坦贾总统的国家有了“造血”能力，他们可以自己炼油，不必再低价卖原油给法国人，再高价向法国人购买汽油了；他们可以自己发电，灌溉，可以自己种粮食养活自己，而不必高价从法国人那里买。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独立养活自己的尼日尔，将会变成西非和

北非一切国家的样板，大伙儿争着向它学习，其后果即是法国人不能继续玩下去的游戏——维持这些国家的落后状态，低价购买其资源，继而高价向其卖出工业品。如果我们翻阅史籍，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在二战后非常流行，施加者为老牌殖民国家如英国、法国，受害者则是政治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这种做法，有个学名，就叫作“新殖民主义”。

法国人很生气，他们开动造谣机器，拼命宣传中国人在非洲玩“新殖民主义”——现在你知道什么叫作“贼喊捉贼”了吧？

接着，2007年，法国人抛弃了希拉克“联华抗美”的路线，选了“小拿破仑”萨科齐上台。萨科齐向反政府的图阿雷格（Tuareg）叛军和尼日尔军队中的异议分子伸出了援手——法国人在这里的百年经营不是盖的，很快，他们的努力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子。

2010年2月，尼日尔政变，坦贾总统被俘。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放出狠话，推翻同中国签订的协议。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狠话”没有成为现实。

造谣机器继续工作，直到它得意扬扬地宣布“苏丹将会和平解体”。换言之，中国努力经营的大油桶、原油进口基地破了，法国人及其一起造谣的战友们，如英、德、美的石油公司，现在都有机会进去分一杯羹了。

法国人丢掉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找补回来了，这就是“狠话”没有变成现实的背景。

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中国投资西非、北非国家，自己获得资源的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却无意中动了法国人的奶酪——这是尼日尔政变的背景，更是政变后尼日尔当局一度对中国变脸的背景，也是法国对华政策改变的背景，是萨科齐上台的背景，更是整个欧元区“联华制美”政策发生巨大调整的背景。

“中美经济小循环”

法国人很得意。

然而，没多久，法国人就打了一个冷战，脸上得意的笑容忽然僵住，人也呆了。

因为，他们注意到一个微妙的细节：在整个尼日尔事件中，美国人没有跳出来，如同从前一样，陪着法国人一起对中国人的行为大加指责。

在国际政治中，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美国人默许乃至暗中支持中国人做了这件事情。

欧洲人终于“明白”过来了。

原来，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体制变了。

随着中国2001年入世，中国那数以亿计的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加入世界市场，为整个世界生产出巨量的廉价优质的工业消费品，从此世界人民享受到了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商品；与此同时，源自美联储的巨量流动性以新印刷出来的美元的形式涌入世界，它在为美国人换回各国优质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同时，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生产要素在这巨量流动性的推动下，源源不断地进入生产体系，于是，整个世界的“大繁荣”就此到来。

然而，细细推究此时世界的经济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两个经济体是最重要的，它们合起来，构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主体。这两个经济体，就是中国和美国。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世界经济模式总结如下：

一、中国生产巨量产品，送到美国去，换回巨量美元。

二、中国将所获得巨量美元之约2/3还给美国人，换回美国国债、美国准国债（如房地美、房利美“两房”债券）、美元计价的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

此举的意义，在于美国国债的信用或者美国政府的信用，亦即美元的信用得到支持。设若美联储只管发美元，不管回收美元，则美元迟早在这个世界上泛滥成灾，而无人接手美元资产的话，那么美元的信用就会变成民国的金圆券乃至津巴布韦元——废纸一张。

三、美国人印刷巨量美元，送到中国来，换回巨量产品。

至此，一个循环结束，下一个循环开始，这样一个一个的循环往复不息下去，则世界经济之主体，亦即“中美经济小循环”就此完美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这个小循环完美运行的基础之上，所有其他经济体才得以附着其上，一起进行着快乐的循环。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全球经济大循环”的主干，就是“中美经济小循环”；而“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良好运行，就是建立在“中美经济小循环”的良好运行基础之上的。

这是小布什的王牌。

有了这张王牌，小布什政府只管快快乐乐地印刷钞票，却不必去担心美元的信用问题。同时，美国人还能从印钞机上流淌出来的美元中“人为制造”出全球繁荣，并且从这个空前的大繁荣之中获得最大利益，分得最大蛋糕。

于是，小布什和格林斯潘才能有恃无恐地印刷美元，换回世界各国优质服务，以支持美国资本家的小战略（美国大小老板个个在这空前的大繁荣中挣大钱、发大财），和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大中东计划”。

而印刷出来的美元，所配置的资源 and 产品越多，则美元信用崩盘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美元”这种纸所能换得的财富也就越多——这就叫作美元“信用上升”。往小里说，这意味着美国各个利益集团捞的钱更多；往大里说，“大中东计划”所能得到的实物财富支持也就越大。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地球上，将美元覆盖范围扩展到最大，扩展到此前美元并未覆盖到的地方，对于小布什和美国来说，才是真正“利国”（大中东计划）又“利民”（各个利益集团）的大好事呢！

如此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兼可得利的事情，为何不去努力支持呢？

所以，美国人很高兴看到中国人把手伸进西非、北非。这在客观上是在拓展美元的覆盖范围，是“将美元覆盖范围扩展到最大，扩展到此前美元并未覆盖到的地方”，美国人不举双手赞同并且全力支持才怪！

欧洲人（确切一点来说，是法国和德国，也就是欧元区的双核）对此看得很清楚。原来，欧洲人在2006年9月发表的一篇名为《中美“两国集团”正成为全球经济核心》的文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说：

.....世界第一和世界第四大金融强国创造了一个非正式的全球经济：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深。中国需要美国的投资和美国消费者的不断消费，美国需要中国来降低包括资金、商品和劳务在内的所有东西的价格。

欧洲人的话，在酸溜溜的味道中，却又透出文雅的气息来，充分表明了自殖民时代以来他们累世养成的修养。但是，这不表示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利害。

这个所谓的“中美两国集团”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各取所需。有了这个“两国集团”的支持，美国人的领袖小布什很显然不在乎有多少炮灰倒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也不在乎军费花了有多少，他只在乎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战争打下去。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对他们布什家更有好处。

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获得了工作机会，全国的企业忽然得到了数不尽做不完的订单。更重要的是，借着经济循环的一次次运行，中国人得到了“产业升级”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得到了在世界经济贸易框架四级结构中从“次低级”向“次高级”飞跃的机会，甚至，在把欧洲（主要是法、德）、日本拉下马而拿到“次高级”的位子后，是不是会再次发力，将稳坐在“最高级”位子上，靠吸全世界膏血的美利坚拉下马来，也未可知。

危险是实实在在的，欧洲人尤其是欧元区双核实在不能再坐视不理。

只要这个“中美经济小循环”在日夜不停轰隆隆地转动，那么美国人就等于是劫持了全球经济来打这场战争，甚或可以说，是全世界人的辛苦劳作，在支持美国人一边赚钱，一边打仗。只要仗在打，美国人就有胜利的可能，而欧元区利用伊拉克战争拖垮美元，继而取而代之的美梦，若想实现，就遥遥无期。

更何况，只要这场仗在打，那么，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就不会消失，其脚步也不会停止，那么，其威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距离“次低级”一步之遥的“次高级”欧元区双核法、德和日本，而非那个距离中国两步之遥的“最高级”美国——美国人大可以将这个烦恼先抛诸脑后。

这就是欧元区的烦恼，或者说，这就是欧元区的梦魇。要想把美元拉下马，就必须让美国人在伊拉克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想让美国人倒霉，先要废掉美国人支持战争的基础——“中美经济小循环”；而要想抽掉美国人支持战争的经济基石，首先就要先搞定中国。

小布什偶尔看报纸，恰好看到了欧洲人酸溜溜的文章，很明显，他立刻体会到了欧洲人的心情。于是，他咧开嘴笑了。

小布什的开心之处，恰好就是默克尔和萨科齐的苦恼。

对于他们来说，最苦恼的事情，是自己能够拿出来威胁、恶心和祸害中国人的手段，实在是少得可怜。

首先动手的，自然是早于萨科齐上台的默克尔。然而当默克尔硬着

头皮准备开始高声叫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扯了扯她：别急，有人已经上去了。

默克尔面朝东方，认真看了看，果然有人已经蹑手蹑脚摸上去了，手里明晃晃的刀子，闪着慑人的光。默克尔笑了，她分明看到，那明晃晃的刀口对准了那个大个子的软肋。

[1] 2011年11月28日，在尼日尔津德尔炼厂，中国石油隆重举行阿加德姆油田一体化项目竣工暨津德尔炼厂投产庆典，这标志着尼日尔从此步入了石油、成品油生产国的行列，尼日尔实现成品油自给自足，并拥有了本国上中下游一体化、较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

第七章

CHAPTER 7

“中美国”：一条绳上的两条蚂蚱

当白宫发现，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了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的时候，一盆冷水就此浇了下来——真要实施这个第三方案，一定要有“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勇气。这就是中美两国的“利益捆绑”的现实。

中国的“软肋”

那个“有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那柄“明晃晃的刀子”，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币升值”；那个“软肋”，不是别的，正是房地产。

剧本是现成的，甚至不需要怎么修改。

只需要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改为2005年欧美日“大合唱”；把时间从90年代初改为2005年；把受害的对象，从“日本”改为“中国”——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如同放映一出翻拍的老电影一般乏味：欧美“大合唱”→人民币升值→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中国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暴涨→资金大规模撤出中国→中国房地产崩盘→恶性的螺旋式下坠开始……

他们笃定这事儿肯定能成，因为1997年在东南亚和东亚，这剧本已经完美地重复了一次了。

说干就干。

于是，就在2005年前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从西方世界的某个角落渐渐升起，调门越来越高，慢慢成了美国人共同的呼声。很快，欧洲人跟了上来，扯着嗓门一起喊，又过了一阵子，当年的受害者日本畏惧地看了看美国人的眼色，也羞羞答答地跟了上来。

于是，人民币升值，变成了欧美日“三重唱”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合唱”。

完全用阴谋来解释这一切，也非合适。在美元如潮水般涌出美国国门，而淹没世界各国之时，美元贬值是大势所趋。人民币以1:8.28的比率盯住美元，跟着美元一起，你贬值多少我就贬值多少，让美国人受不了，也让欧洲人、日本人一起受不了。

在欧美日的联合压力下，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1%，从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提高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就此拉开序幕。

整个世界都惊呆了，除了华尔街大鳄。

继而，全球的资金都明白了，90年代初曾经出现在日本的“免费大餐”，竟然再次出现在眼前，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毫无意外的是，博取升值红利的国际资金，如苍蝇一般，以当日追逐日元升值红利的精神，如潮水般疯狂地涌入中国。

以此为背景，国内资金和流动性变得更加充裕，一个后果就是，中

国外汇储备非同寻常地迅速增加。2001年年底时，中国外汇储备也不过2121.65亿美元，这还是从1978年起（那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攒了24年的总额——2006年2月底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之首，同年10月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6月底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初又突破3万亿美元。

刨去“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个外汇增加的主要来源后，人们发现，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总是莫名其妙地多出一部分。这部分被叫作“不明原因的外汇增加额”。而私下里，人们另外给它一个称呼，就叫作“国际热钱”。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会想起来，当年，扮演快进快出、制造金融混乱，进而冲垮东南亚各国的角色，就是“国际热钱”。

充足的流动性制造了空前的繁荣。当瓜子正蹲在黄浦江支流的支流形成的小河边，静静地看螃蟹的时候，这繁荣已经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

几年前，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中下岗的数千万工人渐渐找到了新的工作，虽然收入未必丰厚；数以亿计的农民也不会农闲时节到处闲逛，他们走进城市，以农民工的身份，填补了下岗工人遗下来的空缺；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被就业市场完全吸纳……就业，这个从瓜子小时候就缠绕着中国人的难题，变得容易了很多。

然而，更加惹人注意的是，中国房地产脱颖而出，成为大伙儿最关注的行业。

我们知道，中国的地方官员是中国经济的直接组织者，然而，前文提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没钱。

好在有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起到了“第二财政”的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个最好的消息，是土地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只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意味着在出卖土地的时候，买方根本毫无议价能力。

不过，买方也不需要议价，因为买方——房地产商——也仅仅是个附属品而已，他们是“第二财政”的附属品。

于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可以开始了，这是一个正循环，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正循环，一个除非受到外力打断否则绝对不会停止的正循环：

地方政府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从而获得巨额资金→房地产商将工程转包→建筑商、设计单位、包工头、建筑工人开始忙碌→房屋建好→房地产商卖出房子→获得巨额资金……

至此，第一轮循环结束，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始第二轮循环，然后第五轮、第六轮……

如此循环下去，简直是皆大欢喜。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一个得了面子，一个得了里子：一个获得了一轮一轮的“巨额资金”，在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上风光一把；一个稳坐幕后，神不知鬼不觉，什么“富豪榜”也不上，数不尽的钱自动送上门来。

这种“win to win”的游戏玩下去的结果，即是地方政府不再缺钱，其典型证据，即是各种世界著名建筑的山寨版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四面开花。只是，它们新的身份，已经换作了新的办公大楼。至此，“分税制”对于地方财政的副作用迎刃而解！

只是，当一扇大门被关上的时候，一定有另外一扇大门被打开了。人们很快发现，房价开始翻着跟头往上蹿。

这一切在索罗斯们的眼中，在白宫主人的眼中，是那么地熟悉而亲切，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太简单也太熟悉了：

先尽力帮助其将房价推高，继而在泡沫最疯狂之时，给出一个理由，令资金大规模流出中国，从而一举戳破房地产泡沫，待房地产崩盘将中国经济和金融拖入破产之际，他们便可以手拉手儿，手拿账簿来接收一切了。

推高房价非常容易，因为有太多人正在从推高的房价中获益。只是，需要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在90年代初的日本，这个“理由”是日本政府强力加息，拉断了日本房地产投机游戏的资金链；

在1997年的东南亚，这个“理由”是日本国内银行业陷入困境，因而强力征召原在东南亚的资金回流日本，进而拉断了当地房地产的资金链；

在1999年的新生的欧元区，这个“理由”是欧洲腹地巴尔干半岛的连天炮火，欧洲资金疯狂出逃，将欧元信用打入了谷底——这个跟房地产无太大关系，但是机制是一样的；

2005年后的中国，这个“理由”，是什么？

美国人的选择

是啊，什么“理由”呢？

全球的资本，在中国这个资本投资的“新大陆”里，正享受着史无前例的赚钱盛宴，他们的幸福来自如下：

同等生产效率下，全球最低的人力资源成本；

同等生产效率下，全球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如水费、电费、污染代价等；

同等生产效率下，全球最美好的投资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行政力量和工会全力配合下少之又少的工人群体事件等；

同等生产效率下，优于中国本土企业的优惠待遇，比如所得税：外企税率15%，合资企业税率17%，本土企业税率33%（自2007年起已取消，改为内外资企业同等税率25%）.....

在这种情况下，忽然发出信号，说要让大家拖家带口地将资本撤出中国，只能让大家伙儿一边更加紧、更大规模地投资赚钱，一边大声嘲笑这位发出信号者。

这个，可真是世界头一号的难题。

不过，参照此前日本、东南亚、欧元区三个成功案例的模式，白宫主人心里有数了，他手里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战争，这也是1999年打击欧元区的模式。

不过.....还是算了吧。小布什摇了摇头，他想起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那以后，美军在选择作战对象方面，绝不跟大国发生直接对抗，也绝不跟大国全力支持下的小国发生对抗。前者的教训，来自朝鲜战场上跟红色中国的对决；后者的教训，来自越南战场。越战的失败，直接伤害了美国的根基——美元信用。若非尼克松对空前的危机应对得力，那建筑在美元信用基础上的美国霸权是不是就此趴下也未可知。至于尼克松是如何应对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很明显，美国人第一个选择已经破产。

那就放弃吧，考虑第二个选项——日本模式。

所谓日本模式，就是美国当年击破“日元经济圈”的手段：要点在于从内部拉断房地产的资金链，而借助的工具，就是日本政府的连续加息。

当时连续加息的日本，一半是主动，一半是被迫。日本负责金融管理的行政体系，一样被美国人深深渗透，以至于牢牢控制。基于这一点，要中国人自己动手加息，无法完全复制日本模式。

然而事情也未必没有机会。加息的目的，一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二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只要这两个肇因存在并且剧烈生长起来，那么中国人自己就会动手加息、二次加息、连续加息、强力加息乃至进入不可逆的加息周期，直至经济冷却，即使这冷却意味着经济萧条。而萧条，则恰好是符合美国人预期和利益的。

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受到全球资本青睐的国家和投资领域，经济的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本用不着美国人亲自动手，资本自己就能做到。无关阴谋，这是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大战中存活下来的所有经济体和个人，不是因为通过阴谋而操纵了资本，而是顺应了资本的本性。在资本的体系中，人、国家、经济体只是资本的奴隶和支配对象，只有资本才是主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于是，一场悲喜大剧就此上演。

1999年的时候，金价跌到300美元/盎司，甚至在1999年7月20日，一度跌到252.8美元/盎司——这已经低于成本价了。不过，仅仅相隔数年，情况就完全反转了：2005年9月，金价还在450美元/盎司，半年后就冲上了725美元/盎司（2006年5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一点也不高，但是在当时，却让孤陋寡闻的瓜子目瞪口呆。

而石油的价格，也从21世纪初的低点开始上扬，到2006年8月7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达到每桶79.85美元。1999年，就在瓜子一块钱买六斤黄瓜的时候，油价还在20美元以下。过得相当不逍遥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四处嚷嚷要减产石油。当时，野心勃勃的OPEC所期待的，竟然是将油价推到18~20美元/桶——今天看来，真是让人惊掉下巴。然而，每桶79.85美元的价格远远不是这一轮油价暴涨的尽头，在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还要再翻一番。

除去黄金和石油这两个受到资金喜爱和热捧的领域之外，同一时间，有色金属价格也在暴涨。

以铜价为例，2005年年底，伦敦LME铜期货价格尚在4400美元/吨左右，然而，进入2006年4月之后，铜价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飞速上扬，至5月11日，达到8800美元/吨的（当日的）历史最高位。实际上，对于这一轮牛市行情，《上海证券报》当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

本轮牛市行情从启动初期的铜价格1800美元/吨，到2006年5月11日

最高价8800美元/吨，累计上扬300%多。同时，铜价上涨速度几近“疯狂”：国际铜价从4000美元涨至5000美元用了大约四个月时间，从5000美元涨至6000美元为一个月的时间，从6000美元涨至7000美元用了半个月，而7000美元至8000美元的涨速仅有10天。

在表示我们心中的惊讶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该记者提供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信息：“（此前，）LME历史上铜价超过3000美元/吨的行情不过五次，最高价是1989年1月的3304美元。”

而房地产，自然是投资者和投机者不能放弃的目标。实际上，全球的房地产价格，从莫斯科到巴黎、伦敦，从上海到香港、澳门，从纽约到洛杉矶，都在暴涨。甚至，连当年受到楼市泡沫重创的日本东京，房地产也走出低谷，开始上涨。

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全球的贵金属（黄金、白银、白金）、石油、有色金属（以铜为代表）、铁矿石，几乎所有国家的股市，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其他原材料、矿产资源价格.....都在全面暴涨。

然而，小布什盼望的全球大通胀才刚刚露出苗头——时间还太早。

宏观调控

若是画一张模式图的话，我们可以将“日本模式”描述如下：

持续的资本流入→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并且疯狂膨胀→为冷却经济和挤压泡沫，当局连续加息→泡沫破裂→资本大举外逃→通货紧缩→经济进入持续的萧条状态

局势发展到最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名义，美国人扮演“救世主”的时候就到了。其时，同当年东南亚的情形一模一样，苛刻的救助条件将会强加到中国头上，核心的优质资产将会以低廉的价格送到美国人手，目的只是为了换只有美国人才能拿出来的那张叫作“美元”的纸。然后，一场盛宴的大幕就此拉开了。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反过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然而，北京方面非常清醒。很明显，至少在2004年，北京就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可能在中国复制成功的危险。那一年的“江苏铁本事件”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的雷霆一击。

江苏铁本事件发生在常州，这个叫作“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最为人所知的是“设计生产能力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人民币”，此外，“按照投资规模和审批权限，铁本项目本该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但是，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越权对这些总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进行了审批。”另外，“国务院检查组的调查显示，截至2004年2月末，中国银行常州分行等金融机构对铁本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合计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43.39亿元，其中25.6亿元的银行贷款已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去。”[\[1\]](#)

2004年4月，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新厂项目被紧急叫停；随后，国务院派出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九部委人员组成检查组，赴江苏常州彻查“铁本案”。4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铁本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疾风骤雨式的行动，使在中国经济过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短期内有所减缓。宏观调控成效初显。

经历过金融危机第一轮洗礼之后，现在我们回头审视铁本事件，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这分明是在感觉到了隐隐约约出现的泡沫之第一丝

威胁后，政府采取的第一次应对措施。

江苏铁本资本虽然并非雄厚，产能并非庞大，案情也非严重，但是它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银行或者金融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官办经济”的具体执行者）结合了敢想敢做的经营者，无视任何规定和法令，不顾一切地要将所在的“房地产-钢铁为代表的下游行业”产业链做大、做大、做更大，直到做到无法再大，同时，将房地产泡沫的危险积累到无限大.....

然后呢，只要一个风吹草动，加上一只来自国外的黑手的精心操纵，一个“日本模式”的复制品、一个新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复制品就此产生。

如果我们没有患上健忘症，我们会记得仅仅十年之前，整个东南亚、东亚闹得鸡飞狗跳，其肇因，即可上溯到疯狂的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而江苏铁本案件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个前景。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春节后，“两会”召开的日子里，一个新鲜的话题爆了出来。

“两会”代表纷纷抱怨房价疯狂上涨。一时间，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咨询机构的数百名成员（代表）纷纷发表看法。这期间，人们从电视新闻中，听到最多的说法是：“以我（作为‘两会’代表）的收入，是买不起房子的。”

从此，中国的经济就经常性地进入了“宏观调控”中，调控的重点，即是房地产相关行业。

以房地产价格为例，调控的原则是：

一、房价必须保持上涨，以维持资本对于这一领域的持续流入，以此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房地产一直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安全和稳固。

二、房价上涨的幅度，以不危及到国家金融安全为上限。

这就是房地产调控的原则，不过两条，却简单明了而高效。

这还不够，在纷繁芜杂的嘈杂声中，对房价和房地产相关行业，中央时而打压，时而鼓励，时而严厉，时而温和.....措施不一而足，却完美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又保证了房地产相关行业对于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直到2008年金融风暴。

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非常明显：2008年之后直到今天，世界各国都焦头烂额，只有中国泰然自若。

石油和粮食

全球性大通胀，金价涨了不算，铜价涨了不算，铁矿石涨了不算，房地产涨了也不算（这些都没有整死中国），只有两个指标涨了，才算确确实实地威胁到中国。

这两个指标，一个是国际石油价格，一个是国际粮食价格。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国际油价、国际粮价暴涨之前，我们还可以将国际资产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归因于资本运动的规律，跟任何阴谋无关。然而，待到这两个价格暴涨之时，我们就不得不将其归因于有人蓄意为之了。

我们就算不是侦探，看多了电影电视，也能知道狄仁杰、福尔摩斯、包龙图们断案推理的思路，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看谁有动机（犯罪），即谁会从犯罪活动中获益，尤其是获益巨大；第二，看谁有能力犯罪，即谁具备实施犯罪活动的的能力。

按照这个思路推导下去，2005—2008年之间的国际油价和国际粮价暴涨的黑手，就呼之欲出了——美国人。

犯罪动机，就是以高油价带来的高成本挤死全球经济的组装车间——中国；以高粮价外加高油价推高中国的物价水平，逼迫中国进入不可逆的加息周期。如此，即可为其裹挟欧洲、日本一起狙击中国经济，打垮中国金融，从而洗劫中国人民辛苦劳作、花了六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做准备。他们要将90年代初的日本模式、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在中国重演一遍。

犯罪能力，在这个星球上，只有美国人具备——只有他，才有能力把油价推高到疯狂的地步；也只有他，才有能力将粮价推高到无数人望天等死的地步。

美国人推高油价的工具两个：一个是金融工具，即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这里的金融杀手们每天操纵着全球油价，控制着全球石油的定价权；第二个是OPEC，确切来说，是OPEC的核心——沙特阿拉伯。

原来，虽然世界上的产油国多，但是，唯一可以随时大量增产石油的国家，只有沙特阿拉伯。

换言之，只要美国人愿意，沙特阿拉伯就可以开足马力，向国际市场抛出数百万桶的石油，将油价砸个跟跄，正如80年代他们做过的一样——国际油价低至10美元以下，仅仅是为了打击外汇奇缺而依赖出口石油赚取外汇的苏联。

同样，只要美国人愿意，OPEC这个握有世界石油储量2/3的超级巨无霸就可以瞬间收缩产量，配合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操作，轻而易举就可以将油价推到天上去，何况，他们并不需要油价上天，只需要147美元一桶而已。

按照同样的思路，来分析2007年前后粮价暴涨的黑手，很容易就会发现，那罪恶的黑手，还是来自同一个人。

原因很简单，世界上唯一有分量的、可以操纵国际粮价的，就是美国。它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因为它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每年出口粮食1.5亿吨（2010年），远远超过排名在其后的其他粮食出口国。

只是，这一次的操作，要精细而文明得多，而且，还很环保——推高粮价名目嘛，叫作“生物柴油”，为这个名目所找到的理由，叫作国际油价暴涨和清洁能源。

中国的“铁索连舟”

2007年前后，全世界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在酒足饭饱之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如何投资被美国中央电视台炒得炙手可热的“生物柴油”概念，如何从其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蛋糕，至于由此引发的后果，绅士们却是不会去理会的——除了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总理夫人说，全球粮价暴涨，是因为印度人不知道体恤大伙儿，竟然从一天吃一顿饭改成一天吃两顿饭了！

为了炒高国际粮价，美国人找了最好的突破点——玉米。

美国得天独厚，作为世界第一的玉米生产国，其玉米收获面积、单产、总产量均是世界第一，出口量当然也是世界第一。具体些讲，十几年来，国际市场上每两吨玉米中，就有一吨以上来自美国——美国掌握了国际市场上对玉米供应量、价格的绝对控制。

所以，只要美国人小拇指儿轻轻一动，玉米价格便如同断线风筝一般飞上了天。这个“小拇指儿轻轻一动”，其实是美国人将原本出口的玉米拿去造乙醇（酒精），做成燃料喂进汽车的油箱。

接下来，只要稍加操作，玉米便带着大豆、小麦、稻米，价格一起飞上了天，这就是人家渴望已久的全球粮价暴涨。

于是好戏连台上演，从当日的《新闻联播》上就能看得清楚，全球三十余国因为粮食问题闹得鸡犬不宁。

埃及民众买不起面粉，不能做爱吃的大饼，于是成群结队地在粮店门口大吵大闹。

海地饥民饿得头昏，于是到处打砸，不过就是为了找东西吃，可是暴乱就此掀起，总理见势不妙，自己宣布下台，然后就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

中越边境上，一群脑子精明的人低价从国内买米，然后每天扛一点，经过免检通道进入越南，在那里高价卖给越南人。实际上，他们是以蚂蚁搬家的精神走私大米，其利润率竟然直逼在国内的炒房客。

而最可笑的，莫过于非洲某国总统义正词严地指责中国，说中国国内粮价只有国际市场的1/4，于是代表本国人民提出严正要求，要到中国分一杯羹——很明显，他脑子进水了。

中国虽然也受到冲击，却仍然稳如泰山。原因很简单，百姓们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价格都不怎么高。原来早在六十年前立国之初，这一点早就在考虑之中，国家行政力量压下去，于是百姓的基本消费品价

格，比如粮食、猪肉、食用油、民用水电煤气等，就变得极低——活下去总是没有问题了。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采取了非常“另类”的组织方式。这个组织方式，让美国人、欧洲人怎么看怎么别扭，于是给中国扣上了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大帽子。这个组织模式，就叫作“官办经济”。

不过，欧美人倒也没有看走眼，中国的“官办经济”，的确是个非常奇特的组织。

事实上，由政权力量派生出来的经济组织，按照与政权的亲疏，可以依次论述如下：

- 一、中央直属企业，又叫作央企；
- 二、地方政府财政直接衍生出的融资平台类企业，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
- 三、央企以外的其他国企，虽然规模比不上央企大，但是其得到的信用支持，却也可以认为是无限量的；
- 四、类国企，这类企业，名义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得到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无限量”的信用支持，这类企业中最光彩夺目的，就是海尔；
- 五、其他民营企业，这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实力弱，规模小，它们不能获得上述企业的待遇——融资方面，非常难；
- 六、“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比如瓜子门口的百货小店、农民创业、大学生创业等。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央企、融资平台企业、其他国企、类国企这四类，是可以无限或者几乎无限获得来自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和支持的，它们可以从中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中获得最大的融资支持。我们就省点事，用“国企和准国企”这个词来概括这四类企业。

而剩下的两类，包括普通的民营企业、“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从金融体系获得支持的机会——我们用数学上的概念来说——不是0，但无限趋近于0。

然而，我们不必为后两类企业担心，它们总能获得机会生长、繁盛起来的，只要它们有这个环境。

事实上，它们是有这个支持它们生长、繁盛的环境的。以“国企和准国企”为骨架支撑起来的中国经济，依靠这一架构带来的竞争优势在2001年年底争得了全球化框架WTO中，垄断“次低级”产业，为全球提供

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

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机会，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或者资本流入中国，充分释放了一直束缚在中国头上的流动性“紧箍咒”，进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异常繁荣。

也就是说，大量的、汪洋大海般的“民营企业和‘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的繁荣是依附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而文中此前提到了，这个持续时间长达6年（2001年年底—2008年）的“WTO景气”，是靠了中国的竞争力争回来的。而中国的竞争力又是直接建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上，后者，则又是由此前提到的所谓“国企和准国企”来支撑的。

所以，绕了一圈，这里想说的就是：中国的其他经济成分，是完全依赖于“国企和准国企”生存的；“国企和准国企”就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和主心骨。

于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就可以简化为仅仅讨论“国企和准国企”。

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主干部分——“国企和准国企”的共同特点。最重要的几条如下：

一、行政体系贯穿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中。

二、企业的经营，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意志，而非盈利——这使得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服务态度较差，效率较低——很多非理性业务，很明显在挑战经典的经济学法则。比如台湾南部的偏僻乡村，公交系统因为赔钱，逐渐减少甚至取消线路——他们的公交系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做毫不奇怪；而大陆的公交系统尤其是乡村公交，即使某些路线在某些时刻空无一人，还是照常发车——这从盈利方面讲，是白痴行为，但对便利民众，尤其是推动各地区均衡发展，却又不可或缺。

同理，国家的邮政系统明显是烧钱的行为（不光中国，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很多邮政局开在荒凉的山区，业务很少——但又不能没有。

美国人将商业法则贯穿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很多人对于美国最欣赏的地方。然而，这个安排，并不总是让人满意。比如警察局的经费是由辖区的税收供给，富人区的警察成群结队，而贫民区的警察却成了比大熊猫还少的稀有动物。于是越穷越乱，越乱越穷——这就是商业法则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这个不完全按照商业法则办事的国家，可碰不上这种事情。

三、国企和准国企通过“一条线”联系在一起。这条线，就是国家或者地方金融体系的无限或者近于无限的信用支持和融资供给。

换言之，这无数的国企和准国企，好似一条条的舢板（虽然有些舢

板非常巨大），而行政组织原则和金融体系无限的信用与融资支持这两条“铁链”，将它们牢牢绑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的骨架。数量更为庞大的民营企业，则附着在这个骨架之上——正如小草、藤萝和苔藓依附于森林的庇护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90年代初，全国共有7家胶卷厂，数量是全球第一。然而，到了1993年，7家厂共负债100亿人民币，已经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而与此同时，全球技术领先的日本富士，与其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一样，在中国胶卷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其强大的竞争优势，逼得中国本土7家企业和同样在中国混饭吃的美国柯达走投无路。

当时，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全力支持乐凯胶卷1家企业发展，而放弃另外6家企业。为何要做出这等决定呢？想一想当时中国最大的难题——缺钱啊！

1998年3月，中方与美国柯达敲定方案，美国柯达以10亿美元为代价，外加“排他的垄断条款”（除柯达外，不得有其他外资进入中国胶卷市场）的条件，将中国胶卷行业（除去乐凯胶卷之外的6家公司）悉数收入囊中。柯达的做法，是关掉3家，精心做好另外3家。

2003年10月，柯达又与中国唯一未与外商合资的河北乐凯公司签约，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乐凯20%的股份。

至此，中国胶卷工业的7家企业中，6家被柯达吃掉，1家也被渗透。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国家信用的支持，后进国家（即使如中国这种大国）的企业，根本无法与国际巨头抗衡和竞争——于是，一个新的思路诞生了：如果无法在竞争力上对抗，那么至少在规模上要能够与之抗衡。

四、每个国企或者准国企，都通过行政组织原则，牢牢固定在行政体系中。

以行政体系的思路构建起来的国企，虽然不利于经营盈利，却利于执行国家意志。于是，这种在传统经济学上看起来非常另类的组织模式，成就了那些整合了全国资源的巨型国企。

作为巨型国企的补充和支持，其他大大小小的国企和准国企也按照类似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

国外的大企业，基本都是按照商业模式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在盈利

方面，无人能出其右，在这里，我们将其比作“航空母舰”。

而国内的巨型国企，由于其组织原则和组织模式，在经营方面显然会笨手笨脚，所以我们只能将其比作曹操的“铁索连舟”——看上去很大，但仅仅是千万个小舢板连起来的。然而，巨型国企加上千万个小型的国企和准国企拼出了一个巨大的骨架；在这个巨大的骨架基础之上，还依附着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所有这些加起来，终于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达到每年产出7.5万亿元或47万亿人民币以上的、土不拉叽的“经济航母”——这艘巨型土航母的名字，就叫中国。

虽然土，但是这个航母的个头，完全可以压垮任何列强的单个跨国公司。因为其背后的支持，是一个超强的国力基础：不受制于任何外人的独立国家主权、联合国五强之一、无人敢撄其锋芒的军力、独立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中国能够唯一拿来抗衡列强跨国企业、保障中国民族工业不被绞杀的“大杀器”，也是中国赖以对抗国际金融危机的护身宝甲。只要这个国力基础还在，那么，这个“经济航母”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信用支持，亦即得到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甚至，哪怕这艘“航母”上无数大小舢板在大浪中沉没，只要这个国力基础还在，这艘“中国号”经济航母就不会沉没——经济战，就是国力的比拼，就是全面的战争。

效果我们看到了：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企业焦头烂额，挣扎在死亡边缘，而中国国企则忙着四面出击，到处扫货：中亚、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资源、矿山；欧美中小企业的技术；希腊的港口使用权；俄国的石油合同.....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过55亿美元，而2008年猛增到559.1亿美元，晋升为全球第12位，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18.6亿美元，同比增长68.5%。[\[2\]](#) 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52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3\]](#) 2010年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4\]](#)

这些钱，正如90年代日本人拿到的东西一样，基本上都换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资产，比如希腊国有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码头日常经营权——从此中国在地中海枢纽获得了一个稳定的中转站。

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美国柯达和日本富士在中国的斗法：

按照中美的协定（“柯达独占中国市场”），日本富士在中国市场受到了强力遏制，而柯达则将中国建成了其全球第二大市场和数码相机的生产基地 [\[5\]](#)：到2005年前后，全球每年采购柯达的订单规模达到60

亿美元，其中有10亿美元来自中国；95%的柯达数码相机都在中国生产。

无论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柯达全面反击，终于站稳了脚跟，成为数码相机全球6个一线品牌（其他5个是佳能、尼康、索尼、富士、松下）中唯一的非日系品牌——至于2012年初柯达申请破产保护，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时富士的命运，与90年代一度要“买下美国”的日本经济几乎一样，简直就是它的翻版！

技术独步全球、一度占领了中国七成市场的日本富士被淘汰出局，技术和竞争力差的柯达反而独霸中国市场：这完全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法则。

这该怎么解释？很简单，因为这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是相差悬殊的综合国力的交锋。

日本人战败了，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铁索连舟”——我们不妨叫它作“日本连营”。

日本经济的“连营”

然而，日本人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唯一可能不被国际大鳄生吞活剥的防御手段也有可能靠不住。

日本国内的“连营”，就经济组织架构上来说，简单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交叉持股”：各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各大企业和各大银行之间交叉持股。

如此，就造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形势，使得日本国内顶级企业之间、日本各大银行和企业之间，相互连接，如山中老藤，斩断这根，连着那根，斩断一堆，却还有无数根相互连接。这就叫作“财阀”体制。

各大财阀以其控制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系统为依托，将代理人推上政治前台，组成日本政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其政府的组织形式，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只是这个“民主”的“民”，指的是各大财阀，而非那个表面上握有选票的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力量；只有他们，才能直接掌握具体的每个生产个体——这是他们对抗最高权力的本钱。

既然“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民”出钱、出力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民主”政府就要为“民”服务，也就是为资本的代理人——财阀服务。

于是，我们看到日本政府以政府信用无限支持日本的巨头企业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通过交叉持股，日本建立了“各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的关系”。日本也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司——形象点说，是一个在内部按照资本要求合理严密组织的（日本人的公司企业组织，以盈利的角度看过去，若说是不合格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合格的企业）、巨型的（1995年，日本的GDP达到美国GDP的71%）、现代化的超级经济航母！

在1997年之前，这个经济航母，有“雁阵”模式作为基础。在“雁阵”模式下，东南亚、东亚各地区由日本提供资本，按照不同的分工水平组织生产。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东部所有国家的经济，围绕着日本经济运转。其所担当的角色，实际上就是“大日本经济圈”的大小成员——很难听，但是是事实。

这个经济航母，手中有三张王牌可以舒缓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第一张王牌，是全球的流通货币之一的日元，这意味着日本可以以本币（日元）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

第二张王牌，是几十年来一直位居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日本可以以美元或者欧洲货币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且根本不必担心支付能力，也意味着日本基本不会出现东南亚各国出现的外汇枯竭而被欧美逼债。

第三张王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张，是日本在全球任何的并购活动得到美国最大程度的默认——没有这最后一张王牌，日本的资本输出就要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步履维艰。

借助这几张王牌，日本在全球输出资本，大力购进、掌握了巨量的优质资产：最好的矿山、油田、企业的参股权、控股权或者其他特殊权益（如以股东的身份低价买入矿产、份额油等的特权），我们此前已经提到，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额已经超越“食利大国”英国，坐上了全球第一的宝座。

这个航母，是美国承认的WTO体系中的正式成员，作为正式的WTO体系“董事会”成员，享有同美国类似的特权——如市场经济地位、近于无限的市场准入资格、近于无限的（非战略性质的）技术转让资格等。

以上优势，是中国这个土不拉叽的经济“航母”统统都不具备的。

如此雄厚的根基，那号称全球第二大规模的经济体似乎牢不可破。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

日本在美国人逼迫下（因为它没有完整的、独立的金融主权），启动日元升值进程，1985年后的三年之内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100%（从250:1到120:1），引发了全球资金竞相疯狂流入日本，以博取唾手可得的升值收益。

经济模式为出口驱动型的日本，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出口受到打击，经济增长自然慢下来。于是，为了拉动经济，日本采取超低利率政策（2.5%的当日全球最低利率），人为释放大量流动性。

两个因素相加的结果，就是日本国内流动性泛滥——钱太多了。在此，我们需要另外说明的是，这个结果，是符合资本运动的规律的，亦即前文反复提到的“high return+low risk”定律。

只要创造了条件，规律是一定会起作用的，这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决定性推动力，而非什么“阴谋诡计”、道德败坏、小集团密谋等。

所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的钱积聚于日本，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根本不是什么国际黑手作祟，也非什么国际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虽然他们肯定在其中上下其手，但是他们顶多算

是“规律”的渺小的、卑微的工具。

阴谋论者，总是将巨额流动性当作洪水猛兽，当作别国陷害的证据和凶器，殊不知，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放宽大家的视角，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大量的钱积聚在某国，可以变成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变成坏事，就是如日本人做的那样，任由这些钱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将国内资产价格和整个东南亚资产价格炒到天上；然后一个跟头从天上摔下来，摔个七荤八素，一股脑儿把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当全吐出去——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捡个大便宜。

变成好事，就是如美国人那样，放心大胆地利用机会或者创造机会、主动地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本：在日本泡沫崩盘和东南亚金融风暴后，趁机吸纳疯狂出逃的日元资本。

在海湾战争后，继续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而造成中东局势持续动荡（High Risk!），进而吸纳中东酋长们卖石油得来的美元；在巴尔干火药桶点燃科索沃战争这根导火索，从而造成欧洲腹心局势动荡，进而将巨额欧洲资本吸入美国。

还有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1999年巴西金融风暴.....

我们计算一下，整个90年代，美国国内已经充斥着来自日本、东南亚、欧洲、中东酋长们、俄罗斯、拉美等地的巨额资金，这个数字，加起来要远远超过制造日本泡沫经济和东南亚资产泡沫的钱。

如果说流动性泛滥是个巨大的危险，哪里还能比得上90年代末的美国危险？

如果说流动性泛滥害人，哪里还有比美国更惨、更苦的——全世界都在“害”它！

然而，美国人受害了么？没有。原因是美国人把这些钱引入了“该去的地方”。

哪里是“该去的地方”？

其他的不说，美国人（克林顿政府）做得最漂亮的，就是制造了一个空前的大肥皂泡（纳斯达克泡沫），并且将这些钱引入其中，将这个泡沫撑住，撑得越久越好，吹得越大越好。

讲到这里，必然有人因不满而嚷嚷了：纳斯达克泡沫不是破灭了么？泡沫制造者，不是也受到了规律的惩罚了吗？

我们却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这里要指出两点：

第一，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美国人得到了什么？是一大批全球领先的、在技术水平方面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龙头企业：Intel、微软、

IBM、朗讯、亚马逊、戴尔，等等。

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将本国经济推上了一个台阶，实现了产业升级，而直接跨入“信息技术”时代，引领了一个新的全球技术革命浪潮。从此，美国人在信息技术上、在国家产业结构上，将全球各国（包括那个曾经在技术方面几乎领先于美国的日本和美国人的正在倒霉的欧洲亲戚们）远远甩在身后。

第二，纳斯达克泡沫破裂，损失的是谁？是美国人吗？非也，受到损失的倒霉蛋，是来自全球的将巨额资金投入其中的投资者和投机者。整个泡沫破裂的悲剧中，蒸发的数万亿美元财富（余永定先生给出的数据，是大约4万亿到5万亿美元），跟美国人基本搭不上边——或者说，美国人、美国经济架构不会因此伤筋动骨。

所以，某国国内充斥巨额流动性，而到底会带来喜剧还是悲剧，其问题的关键是：该国能否利用这些流动性（及其背后所配置的各种资源），将其引入本国设定好的特定领域中，以其所配置的巨大全球资源，推动本国的重大战略目的之实现。直白点说，就是能不能利用这些流动性，推动本国经济跃上新台阶，推动本国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来自全球的巨额流动性，积聚于一国之内，必然造成一个巨大的泡沫。而泡沫，是一定要破裂的——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然而，利用得当，又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对于这个机会运用把握是否得当，将会决定国家是飞跃，还是沉沦不起。日本人显然根本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我们没有看到日本人将这些资金引入“日本的纳斯达克”——日本股市上了40000点的历史最高峰，但是企业融资后并未用于正道，干啥去了？炒房；我们没有看到日本人利用这些资金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比如类似“信息产业化”的“机器人化”；我们没有看到日本版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除了一堆房地产公司和房地产富豪，以及炒房暴富的神话以外，我们没有看到日本人做了什么让大家瞪大眼睛、张大嘴巴、衷心佩服的事情。

事实上，上述这些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有一点点失公允：日本人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提到的那样，日本人在机器人技术方面下了苦功，甚至在很多方面走到了美国人前面。日本具有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全球工业机器人约有四成在日本。不论在技术水平领先程度，还是在市场规模、对外出口方面，日本可以称得上是“机器人大国”。

然而，日本人根本没有为这一划时代的产品找到足够大的市场，所

以，也就无法将其做大做强。更别提靠它来使得日本经济引领全球潮流了。

还是数据说话：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2004年全年日本工业机器人的订单较去年增长了17.8%，达到了4995.6亿日元（48亿美元），是连续第三年大幅度增长。2004年全年日本工业机器人销售额为4458.3亿日元，同比增长13.4%。2005年第一季度，日本工业机器人销售额为1289亿日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6%。

从日本工业机器人出口情况看，日本堪称出口大国。2004年出口额达到2788亿日元（27亿美元），较2003年大幅增长20.7%，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工业机器人需求的大幅增长。

从日本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看，日本又是工业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国。日本2004年国内工业机器人销售额为1670.2亿日元，同比小幅增长了3%，新安装工业机器人为33200台。 [\[6\]](#)

显而易见，我们从上面的数据看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之后，日本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形势更好，机器人产业已经在日本国内和出口方面形成相当规模。

然而这个成就，与覆盖全球的、美国人主导的“信息技术”产业来比，却逊色得多。仅仅美国众多信息技术巨擎中的佼佼者微软为例，2005年，其全球营业额就达到368亿美元，抵得上日本全部机器人产业总收入的十几倍。而2005年，美国信息产业规模达到的4867亿美元，更是远非日本培植的任何一个新兴产业所能匹敌。 [\[7\]](#)

因此，我们看到，日本花费数十年时间、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所打造的这一产业，亦未能如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一般，在全球大规模地得到运用。

于是，90年代初，大量积聚在日本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达到万亿美元规模的流动性，并未被日本政府成功引入某个将会导致日本经济在未来引领世界潮流的战略产业，其中的佼佼者——机器人产业规模不过区区数十亿美元，哪里能容纳万亿美元的资金？

于是，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或者半推半就地，日本政府和经济界精英们眼睁睁看着这万亿规模的流动性流入了日本房地产，从而制造了空前但是不绝后的房地产泡沫。

当泡沫破裂之后，日本人也将本国经济和国家综合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独步全球的机会拱手让出，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韩国小连营”

既然规模巨大的“日本连营”都顶不住风暴，那么，依附于“日本连营”之上的、规模远逊日本的“韩国小连营”之彻底覆灭，就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所谓“韩国小连营”，是韩国人依照同样思路所建立起来的韩国版的“铁索连舟”。

然而，它却非常具有悲剧色彩：其国小，其力弱。综合国力（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国土、人口等等）所能提供的各种战略资源贫乏，所以回旋余地较小，于是韩国人迫不得已，收缩拳头，建成了小了很多号的韩国“连环船”：

一、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建成几家超大型的企业，如现代集团、浦项钢铁、三星集团、LG集团等。

就曾经看到的资料，这里给个例子：韩国政府直接给三星集团权力，允许其自己开办银行和保险企业，然后由这些银行和保险企业对三星集团内部进行贷款。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里有必要讲得更加形象一点：假如整个中国工商银行系统下，数以万计的支行分行中所支配的、数以万亿计算的资金，仅仅供国美一家企业无限制使用，这是个什么情形——直接吓死人！

所以，虽然韩国国小力弱，但是，三星集团凭借这一便利，而获得资金支持的力度之强，以及所能提供的融资成本之低，绝非我们以常人思维所能揣测的。

尤其我们在这里不得不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措施中最甚者，莫过于人寿保险业务（客户存入资金后过很多年才会兑现），能够为三星提供近乎零成本的巨额融资——插句题外话，正是因为保险这一行在融资赚钱方面太“吃香”了，所以国家在“银监会”、“证监会”之外，一定要另外设计一个“保监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来严加管束。

二、举全国之力，在金融方面给予上面所说的“近乎无限的”融资支持，并且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为上述各大集团提供无限支持。

举个例子说明，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集群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中国台湾省为86%。

大家就算不懂经济学，单看上面的数字，也要吓一跳。然而，极其

容易热血沸腾的韩国人不管这些，对于全国精华所在，韩国上下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些企业撑下去——它们倒了，就是韩国倒了。

于是，在政府和银行全力支持下，这些大财团能够在巨大的负债风险下照样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也就是说，不管你已经欠了多少，还要借多少，只要你要，国家和银行就会想法子凑给你，甚至，你不要，国家和银行也要硬塞给你，要求你去投资。

然而，当我们分析韩国的国家信用来源——综合国力之时，却发现一堆巨大的悲剧：

一、韩国军事，完全依赖美国，完全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其中最可笑的是，韩军指挥权不在韩国“三军最高统帅”——韩国总统手里，而在美国人手里。

为何这样安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这源自一个让我们看来非常可笑的事实：韩国人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三成以上甚至接近一半，放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

而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就在朝鲜万门大炮的射程之内——这些大炮第一梯次的炮击，就可以将韩国三成乃至一半以上的经济总量报销。

而唯一能够制止朝鲜万门大炮炮击的力量，就是驻扎在韩国的数万美军及其背后的美国超强国力。

2004年，卢武铉总统在位，提出要将首都迁到远离朝鲜大炮射程的中部地区。迁都，自然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迁移。这一重大国策一旦成功，将会废掉美国人勒索韩国的一张大牌。然而，他失败了——美国人不会让他成功的。

换句话说，由于军事上的附庸地位和短板，韩国的回旋余地非常小。

二、经济上和金融上，韩国人依赖于日本人。

如果记性好的话，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此前提到过，韩国本来就是日本人所建立的“雁阵模式”中的一员，是产业技术水平很高甚至接近日本，因而非常优秀的“雁阵”成员，也是离“雁头”最近的成员。然而，它终究是以日本为领导的“雁阵”中的普通成员，它的经济是依赖于日本经济的。

韩国的技术是日本（或者美国）转移的；韩国的融资，由日本为主的其他国际资本提供；韩国的债券，要靠日本为主的国际投资者购买；韩国的产品，大多数要外销，其中又要依赖“雁阵”中的其他成员消化相

当一部分。

于是，当“雁阵模式”崩溃的时候，韩国经济的崩溃，可想而知。

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韩国人，发现面对贬值的日元，他们的东西卖不出去了——大家都去买便宜的、质量更有保证的日本产品去了。

于是韩国人被迫跟着贬值。韩元大幅度贬值的结果，是引发了“雁阵”成员们新一轮的竞相贬值——大家都要抢市场、求活路啊！于是情况比起贬值前变得更加恶化了！

但是更坏的还在后面。大债主黄世仁（错了，我们应该喊他为“本田世仁”或者“松下世仁”）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要韩国人赶快还钱！

韩国人傻了眼：国内借不到钱，融不到资——钱都逃出国了；国外呢，不但借不到钱，而且有889亿美元的债务马上要还（短期外债），而此时能够拿来应付的，则是韩国央行里的区区7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1997年11月的情况。

接下来的故事，是个彻彻底底的悲剧：美国人来了，夹着包，指指点点，“这，这，这……统统搬走。”

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1. 韩国也以“铁索连舟”的方式，建立了几个巨型财团。
2. 韩国以国家信用为保障，在融资等方面，给予这几个巨型财团“无限”的支持。
3. 韩国国家信用，是以韩国综合国力为根本后盾的。限于韩国综合国力，韩国国家信用所能提供的所谓“无限”支持，事实上是有限的。韩国人甚至连自己国家的军队、警察、情报、传媒、经济主权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关键时刻，就要受人左右，牺牲本国国家利益为他人或者他国谋取利益。
4. 当韩国面临的压力，超过了韩国国家综合实力所能提供的信用支持之时，韩国国家经济、金融就崩溃了。
5. 金融战、经济战是国家博弈的一种形式。归根结底，比拼的是综合国力。任你如何“连营”，国力若不行，也不过一把火就“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里我们将“韩国模式”当作“东南亚模式”的代表进行讨论。所以单单挑出韩国作为1997年遭受金融风暴的东南亚、东亚国家的代表，原因是韩国经济体是所有“四小龙”、“四小虎”中经济实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故而具有最大的代表性。

如果说韩国人还勉强称得上有自己的国家战略，且据此建立了自己的“小连营”的话，那么，其他的“小龙”、“小虎”们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意

义的国家战略，就不用提了。

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面对中国“铁索连舟”的经济航母，若想下手烧掉它，火烧日本和韩国“连营”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然而，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

日本连营的优点，在于经济规模庞大。其缺点，在于这个规模庞大的连营，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日本失去了金融自主权，所以要乖乖听美国人的话，对日元汇率进行快速、大幅度的升值，导致全球资本和资金大规模流入日本国内，短期内就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出来。

更加悲剧的是，日本人在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性之时，想到的办法，是在狭小国土上反复建设根本就用不着的基础设施。流动性无限，而日本所能用来建设基础设施的土地是有限的。这么玩下去，一定是泡沫破灭——精于算计的日本人当然了然于心。

所以，问题在于，泡沫破灭的时机的掌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后面还会涉及到的问题即是：谁将会是为泡沫破裂买单的人；而谁又将会是从泡沫破裂中大赚一笔的人。换言之，这个问题，就是“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主动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

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我们只需回首历史，看看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过程中，谁获益了，谁大出血了，就明白了。

故而，若是拿日本经济做个比喻的话，那就是一头巨大的、待宰的肥猪——只是要宰这头肥猪，要有相当的“资格”。这个“资格”，就是完全掌控日本金融和经济的控制权，掌握这个控制权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人。

要复制日本模式，就需要被瞄准的目标具备日本一样的缺点——失去了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能老实地执行美国人的命令。

这一点，在中国身上不能成立。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人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将日元汇率大幅度迅速升高，将日本国内基准利率迅速提高，从而完美无缺地完成了美国人交给的任务——自己打爆自己的经济，同时让美欧吸血吸到爽歪歪。

而2005年后，人民币汇率虽然被迫升值，却是按照“小幅度、渐进式”的方式升值，这的确给了国际资本和热钱游资渔利的机会，却没有给它们狙击打爆中国金融的机会。同时，被期待可以刺破中国经济泡沫的加息，却是按照本国实际情况渐进地、小幅度地进行，压根没有重现

日本式——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而非本国实际情况、大幅度、快速进行的加息。

所以，作为这些举措的结果，美国人和国际资本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机会。于是，美国人日思夜想的所谓“一举冲垮中国金融，进而彻底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美梦，从来没有变成现实。

在“韩国模式”里，日本人提供的资金和市场，是韩国经济良性循环所能持续运行的后盾。撤掉了这个“后盾”，韩国人立刻趴窝了。

若是用在中国身上呢？很简单，只要找到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后盾，废掉它——撤掉中国经济的资金来源和市场——就可以让中国经济趴窝了。

那么，这个中国经济良性运行的“后盾”是什么呢？

这就更加简单了。按照“中美两国轴心”的理论，或者按照“中美经济小循环”的理论，我们立刻就能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人以美元形式所提供的购买力（加上依附于美国财政扩张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而爆炸式增长的全球其他国家购买力），以及美国人用美元撑起来的WTO框架（或者称之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框架”），就是中国经济良性循环得以持续的“后盾”。

要废掉这个“后盾”，美国人只需对自己下手就行了。切断中国所获得的巨量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我们前文中称其为“有效消费能力”）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人直接提供的购买力，另外一个来自依附于美国财政扩张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而爆炸式增长的其他国家购买力。

由此，我们发现，美国人要想在中国实现复制“韩国模式”或者“东南亚模式”，非常简单。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美妙了。停止那个“中美经济小循环”的同时，中国将停止向美国和世界提供廉价的、巨量的、优质的制成品。继而，中国以购买债券形式所“还给”美国人的美元，将不会再发生，于是，已经滥发的美元之信用，即面临着全面崩盘的危险。

书中暗表，美元信用的支持，要靠海外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美国。而其回流，主要有三个途径：

第一，日本；

第二，英国——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英国人只是提供一个场地，真正的买主，却是中东酋长国用石油换来的美元；

第三，中国。

这三个来源中，任何一个出了问题，美元信用就会摇摇欲坠乃至至于

坍塌。那疯狂发出的万亿美元级别的巨额流动性，就会同样疯狂地“反噬”美元和美国，将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撕成碎片。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2001年之后，这三个来源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最终在2008年9月（亦即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变成了三者中最大的一个。

拆掉了美元信用支持下的中国的“后盾”，就等于拆了美元自己的台，就等于拆了“大中东计划”的台，就等于拆了美国霸权的台。

此时，且不论小布什快快乐乐地带着美国的资本（以“石油-军火-华尔街”集团为核心）在全球大发横财的游戏将会戛然而止，连那个传说中的“新罗马帝国”再也无望在地球上重建，甚至，连美元和美国的未来都堪忧。

这丝毫不是耸人听闻。美元的崩盘，即意味着美国霸权的7根支柱（哪7根支柱？前面提到过）失去美元的支撑，无法继续通过对全球吸血而得到支持，于是只好随着美元霸权一起崩塌。接下来将会出现的局面，即是美国霸权的全面崩盘。

更可怕的是，美国人在国内玩了200多年的“fairplay”游戏即到此结束——游戏继续进行的物质基础没了。

于是，全世界期待的精彩连环大戏将会如期开场：千百个美国版的小安帕图安（还记得菲律宾那个胖乎乎、表情憨厚的杀人魔王兼职业政客吗）将会在美国大地上四处出没，他们成功“竞选”的结果，是肯尼迪在地下不再感到寂寞，因为成群结队的政客将会下去陪他。

这局面发展到最后，恐怕我们将会看到最令人目瞪口呆的局面：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的场景，将在美国隆重登场。“新罗马帝国”土崩瓦解，数十个乃至上千个诸侯国在其废墟上崛起，继而展开殊死混战，一打就是上千年。正如那个旧“罗马帝国”一样，自从公元476年崩溃后，其分裂出来的德国（其中德国又分成了许多小国，到1871年俾斯麦时代才统一）、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数十个国家互相混战、互相算计、互相祸害，直到今天，已经快一千六百年了，还没停止。

所以，当白宫发现，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了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的时候，一盆冷水就此浇了下来——真要实施这个第三方案，一定要有“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勇气。这就是中美两国的“利益捆绑”的现实。

资本，向来是追求“高收益、低风险”的，它进行某种活动的条件，就是“收益一定大过风险”。

所以，当资本在当代的最大代理人——美国人发现第三方案的巨大风险时，他犹豫了。

就在犹豫中，他的注意力却被引向了别处。原因很简单，更大的威胁出现了。

原来正当美国人拿着刀对着中国比画的时候，欧洲人已经把刀顶在了美国人的腰眼上。

他们要废了美元霸权的基础——“石油美元”！

[1] 新华网2004年5月10日报道：《江苏铁本事件：企业违规上马偏离科学发展观》。

[2] 新华网2009年9月8日转自商务部网站：《三部门发布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 搜狐网2010年7月23日转发中国经济网报道：《对外投资跃至第5名中国准备好迈向投资强国了吗？》。

[4] 新浪网2010年7月29日转发《国际侨报》报道：《中国对外投资格局悄然改变》。

[5] 2003年，《文汇报》报道，柯达已经占据中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加盟店数量达到7000家。

[6] 顾震宇：《全球工业机器人产业现状与趋势》，载《机电一体化》2006年第2期。

[7] 乔为国：《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成长中政府政策及启示》，载《中国科技论坛》2007年第8期。

第八章

CHAPTER 8

地中海联盟：萨科齐的一把“尖刀”

中美两国各有所忌，各有所长，一时间全力相搏，腾不出手来，于是，谁都顾不上萨科齐和欧元区。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得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新一代的渔翁——萨科齐要实施他的伟大计划了，这个计划，就是“地中海联盟”。

这是萨科齐打造的一把尖刀；刀锋，直指美元霸权的心脏——“石油美元”。

“小拿破仑”的三张好牌

欧洲人打造的这把刀，就叫作“地中海联盟”。提出这个概念或者计划的，就是外号“小拿破仑”的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

萨科齐何以自称“小拿破仑”？

原来，他跟“皇帝陛下”（先皇拿破仑一世）一样也是雄心勃勃之人。

“皇帝陛下”的雄心壮志，早已经由其丰功伟业所证实；而“小拿破仑”的雄心壮志，则还藏在胸中——推倒美元霸权，扶欧元上位，取美元而代之。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自然由法兰西率领欧元区完成，而他——“小拿破仑”，也将在这辉煌中向世人表明，他绝对无愧于这一称号。

“小拿破仑”踌躇满志，他有绝对的自信，可以完成这个伟业。他的自信，来自手上已经拿到的三张好牌，以及建立在这些“好牌”之上的欧元区之既定战略。

第一张好牌，是苏联的解体。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欧洲（法、德、英）“未强大到足以阻止苏联的大规模侵略，但它能打一场代价高昂的阻滞战……”妙处就在“代价高昂”四个字上，而且不仅仅是苏联“代价高昂”，法、德、英也“代价高昂”。

一门心思都放在安全上的法、德、英不得不在其他的问题上向美国人低头。几十年来，美国人从欧洲拿到了多少好处，都是拜欧洲人的这个噩梦所赐。20世纪70年代，为了撑住濒临崩盘的美元信用，尼克松要西德（联邦德国）升值，西德马克乖乖升值。

五十多年来，这种流血不流泪的“好汉”行为，法国、英国和德国，每年都要演上几次。

好在苏联倒了，这个噩梦再也不会成真了。

第二张好牌，是东欧方面的进账。

苏联倒台之后，西欧（以未来的欧元区为主）收养了他们，也自然承担起了喂奶的重任。这样做，是值得的。东欧再落后，也强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苏联人还是带着东欧各国攒下了不小的家当：

1. 劳动力价格较低（当然，再低也低不过中国）；
2. 基础设施较好（当然，再好也好不过中国）；

3. 科技程度较高（这个，倒是至少比三十年前的中国强不少）；
4. 工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很快，在全球去工业化的大潮中，这个“较高”就要变成“较低”甚至“破烂”了）。

算计至此，西欧人决心好好拉东欧一把。

实际上，欧洲人做得很不错。在欧盟和欧元区的框架下，西欧各国获得了廉价劳动力，于是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劳动成本大大降低，而东欧国家则获得了来自西欧各国的资金，国内建设（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开始翻倍向上走。只是，他们借来的资金是以英镑、欧元计算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此借贷的话，利率超低。

廉价资金（也就是低利率借来的资金）的大量借入，令这些国家的流动性迅速充溢，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其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开始飙升——这些“聪明人”，将借来的钱转手就投入了房地产。“聪明人”的心思，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一样的：借钱炒房子，来钱快，无本万利。

这表现在GDP数据上，则是令人炫目的高速增长——那数字竟然比中国还要高。当地政府，对此当然满意。

甚至，这炒房之风越刮越远，一直刮到了原来不属于东欧国家的希腊。希腊人也忍不住参与了这个“借钱炒房子”的游戏。

2007年，想发财想红了眼的希腊房地产商为了圈地盖房子捞钱，心一狠，手一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放了一把火，点着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森林，大火蔓延开去，竟然险些毁掉古希腊留下来的雅典卫城和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产——帕特农神庙遗址。除了对这些房产商的勇气和想象力表示钦佩和惊讶之外，我们只能认为，这个“游戏”实在太富有吸引力了。

不过，有个问题我们忍不住要问：为啥东欧国家得到了资金，却只能流入房地产，而非流入实业领域？

答案还是很简单：实业领域，他们实在竞争不过东方那个“世界工厂”，他们工人的工资，实在不能跟中国的农民工竞争，甚至于他们的工程师，也竞争不过东方的拿着低工资做着高科技的同行——所以还是拿钱去炒房子比较现实。

面对中国制造业的强力竞争，面对国内惨淡的工业形势，他们能干的事情，除了隔三岔五地查抄掉中国商品市场（罗马尼亚），或者在政府大楼门外挂上“藏独”分子的“雪山狮子旗”来恶心来访的中国官员（匈牙利）之外，实在没有多少选择。圣人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想来就是这样吧。

一时间，在一些杂志上，“比中国还棒的波兰经验”、“比中国还快

的拉脱维亚速度”之类的名词被炒来炒去，连同同时期靠玩金融“老鼠会”发家的“凯尔特之虎”（爱尔兰）、“冰岛奇迹”等各类炫目的名词一样夺人眼球、慑人心魄，直到最后裸奔。当然，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了：潮水退去，大家才发现，创造奇迹的波兰、拉脱维亚、爱尔兰、冰岛原来都没穿裤子。这是后话，这里不妨暂且按下不表。

第三张好牌，是欧元区的建成。

这非同小可，它意味着过去千百年来打成一锅粥的欧洲各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欧洲统一是大目标，但是，欧洲统一这个目标，却不必通过战争来实现。”

有了这个共识，欧洲人将会集结在一个大旗下，用一个嗓门说话，向一个方向用力。这就尽量免掉了外部强国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可能。

对于“小拿破仑”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法国在欧元区的领导者地位，所谓“法德双核”，即是指此。二者之中，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在经济上起首要但非唯一的发动机作用——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出钱；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球政治大国——法国则将在政治上起唯一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德国所不会享有的。

而他“小拿破仑”生逢其时，他将率领“欧元号”这艘巨舰，朝着击破美元霸权的方向奋勇前进。

有了这些底牌，“小拿破仑”心里有数了，他开始翻检希拉克和施罗德给他留下的遗产。他发现，他手里还握有一个超级武器，这个超级武器，就是欧元区依照铁索连舟思路而建成的“超级连营”。

“超级连营”

“铁索连舟”的思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受到欢迎，以至于我们在前面三番五次提到了如下名词：中国的“土不拉叽的土航母”、日本那看上去规模庞大涵盖了日本本土以及东亚东南亚的瘸了一条腿的“日本连营”、韩国那悲催的规模甚小的依附性极强的“小连营”等，然而，若是单论个头儿，最大的莫过于欧洲人建立的欧洲版的“超级连营”了。

这个“超级连营”，其优点显而易见：

一、规模超级巨大。实际上，欧盟（以欧元区为主体）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美国，GDP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上下，排名世界第一。

二、涵盖范围广大。仅就作为主体的欧元区而言，便覆盖了17个国家，人口达到3亿以上，若是算上整个欧盟，则国家总数增至27国，人口超过5亿，土地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

三、经济发达，人民收入水平很高（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属收入最高之列），因此，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事实上，欧盟在世界贸易进出口中的份额占1/3以上。

欧洲人因势利导，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合，致力于建立一个欧洲人自成体系的、（在相当程度上）“排他”的经济贸易系统。

简略将这一经济系统的组织模式做一个总结：

一、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等国，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最高级）；

二、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提供技术和管理人员（次高级）；

三、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提供高级高素质劳动力（次高级）；

四、中东欧国家出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原材料，形成一个经济整体进行生产（次低级和最低级）。

我们若是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这个预期要实现的和正在紧锣密鼓中建设的结构，跟整个世界的四级经济结构模式非常相似，只是区别在于：

一、组成这个体系的成员都是欧洲人；

二、担任最高级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自己（当然，是德法

英比荷为主体的西欧)；

三、担任次低级国家的，不是中国人，是新近投入西欧怀抱的中东欧国家——当然，担任最低级的国家，也是中东欧国家。

换言之，欧洲人跑马圈地，画了一个圈圈，在这个圈圈中，他们排斥了美国人的位子，也排斥了中国人的位子。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65%，或者说，这么大的一个蛋糕，中、美和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只能争夺35%的份额。可以想象，这两家，对于欧洲人的这个“圈圈”有多么眼红、多么愤怒。

然而，刚刚登上总统宝座的萨科齐根本不怕这一点，因为这两家正在互相较劲：美国人连下重手，力图击垮中国金融体系，进而吃掉中国人辛苦劳作六十年来积累的财富；中国全力防御，间或在美国人的软肋上狠戳几下（朝鲜、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戳得美国人直抽冷气。

两家各有所忌，各有所长，一时间全力相搏，腾不出手来。于是，谁都顾不上萨科齐和欧元区。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得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新一代的渔翁——萨科齐要实施他的伟大计划了，这个计划，就是“地中海联盟”。

这是萨科齐打造的一把尖刀，刀锋，直指美元霸权的心脏——“石油美元”。

“地中海联盟”

上文中说到，欧洲人割了欧盟总贸易额（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之中的65%，作为自留地，拒绝中国人和美国人染指，只将剩下的35%，留给这两家同全世界剩下的近200个国家去争抢。然后，他们关起门来，在自己人内部分配这个大蛋糕。

然而，让欧洲人操心的是，中东欧国家跟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次低级”中国比起来，劣势太明显了：

第一，劳动力价格太高。稍微做一点活，人们就喊着要更高的劳动待遇，不给的话，就停止工作，集体上街散步——典型的好吃懒做，就这德行，怎么跟“世界工厂”竞争？

第二，劳动者素质太差。实际上，苏联刚刚倒台的时候，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还是蛮高的。只是“革命”后，原有的企业纷纷倒闭，大伙儿没有活儿干，渐渐地就不会干活了。

第三，行业配套能力太差。在中国，一家成衣厂的隔壁，很可能就是纽扣厂、拉链厂，行业已形成完整的链条，因此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就这点，在中东欧，想都别想。

第四，行政效率、社会服务效率太差。这个原因很简单，一群整天作秀和演戏给选民和美欧看，以讨得后者欢心的表演艺术家上台当政，能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

第五，基础设施建设根本没法比。“革命”后的中东欧各国，什么都被“解放”了，就是基础设施没有被“解放”。

.....

因而，为了保住他们在欧洲内部的饭碗，萨科齐们不知道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最后终于决定，要充分利用一个漏洞——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身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意味着当中国产品挟质优价廉的优势，在欧洲一路横扫的时候，会冷不丁遭遇“反倾销”——欧洲人跳出来说，中国是以低于本国成本的价格，蓄意祸害中东欧国家。

然后，最滑稽的事情发生了，当调查中国国内生产成本的时候，欧洲调查人员跑去了南美洲的巴西，或者赤道附近的新加坡！

他们以巴西或者新加坡的生产成本为参照，所得出的结论，我们用

脚后跟都能想得出来——“倾销”成立！

然后跟着来的，就是一系列打击，硬生生地要将中国产品挤出欧洲市场。

数点一下中国所遭遇的反倾销案，我们就会发现，对中国人发下“反倾销案”通知单数量最多的，就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欧元区）。

但是，就算使出这一招，中东欧也打不赢中国人。这时候，最后的绝招就出来了——火烧中国商品。2010年，罗马尼亚人在自家地里动手，4月21日拆了中国商人的“尼罗市场”，5月26日又一把火烧了中国商人的“红龙市场”。

不管怎么说，靠着这颇具流氓嫌疑的全武行操作，欧洲人也一直挺下来了。只是，欧洲版的“超级连营”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缺点——能源和原料不足。

我们已经知道，在欧洲人的计划中，负责提供初级产品的“最低级”成员，也是由中东欧国家扮演的。然而，中东欧国家版图小，资源有限，就算把地皮翻过来，也弄不出多少能源、原料，供给西欧各国。

因此，西欧各国还得像过去一样，仰赖世界各国提供所需要的初级产品。

在这些初级产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石油了，而欧洲的石油，又主要依赖于中东产油国。悲剧就此产生：谁都知道，中东产油国，除去已经被美国人吃下但未能消化掉的伊拉克之外，就只有伊朗还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了。

所以，为了欧洲经济能独立自主地运行，为了掀翻“石油美元”体制进而掀翻美元，为了扶欧元占据霸主的位子，萨科齐首先就要虎口夺食，将中东石油的控制权抢过来。

这就是“地中海联盟”的目标所在。

我们将这一蓝图概括如下：

第一，西欧各国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最高级；

第二，西欧各国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和技术、管理——次高级；

第三，中东欧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次低级；

第四，中东欧国家提供部分原料、资源和能源，北非国家（包括已经答应参加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后来的利比亚）担负起提供主要的原料、资源、能源的责任——最低级；

第五，剩余的国家（包括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耳他、叙利亚、土耳其），恰好位于欧元区和中东之间，它们将

担当跳板的角色。一旦时机成熟，欧洲人就要跨过这些跳板，将势力覆盖到中东产油国，将美国人的势力挤出中东；

第六，在欧元将美元挤出中东后，中东产油国以其石油为保证，将作为未来出现的“石油欧元”的基础。

这就是欧洲人的如意算盘。

2008年7月13日，亦即法国国庆节的前一日，“地中海联盟”在法国巴黎宣布成立。

消息传到白宫的时候，小布什没得选择了，他只好把矛头从东方移开，转向地中海和中东方向。

作为商人，他当然发财发得称心如意。但是作为总统，这几年的事儿，真是够他烦的了：全国的精锐陷在伊拉克，打了多年，也不能实现“把伊拉克的油从地下安安稳稳抽上来”独吞的既定战略目标，祸害中国的努力也做了多年，一样没有效果，现在，竟然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他心里着急啊，但是，有人比他更着急。

这人，就是格林斯潘老头子。

第九章

CHAPTER 9

金融“老鼠会”：格林斯潘的妥协

格林斯潘不能将预期中的收益实现，自然不能完成那个“借债完成战略任务，再将战略收益之一部分回馈债主”的正循环。他所玩的金融“老鼠会”，就快撑不住了。

这就是格林斯潘的悲剧。他的郁闷在于，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根本无法拿到。他悲哀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处境：像极了不停转圈拉磨的驴子——它脑袋前面挂个胡萝卜，看似近在咫尺，却永远也吃不到。

格林斯潘的“祖师爷”

多年以来，格林斯潘一直在按照祖师爷的教诲，玩着一个古老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金融“老鼠会”。

玩“老鼠会”的人自古有之，但是，玩“老鼠会”玩得功成名就的，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乃至于有力推动了美国全球霸权之实现这一伟业，就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了。

格林斯潘玩的“老鼠会”，叫作“美国国债”，以及建立在美国国债基础之上的叫作“美元”的那张纸。

这一切，却要从格林斯潘的“祖师爷”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是英国人在美洲的“私生子”，而英国人所建立的英格兰银行及其金融体系，则可以算作是华尔街领袖格林斯潘的“祖师爷”了。

所以，一切要从英国及其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开始说起。

英国立国，崇尚商业，由商业而衍生金融。其国家重大战略，财政支持，也由单纯依赖税收，扩展至以债券筹款。

如此，其资金来源，则空间范畴扩展至全国乃至全欧洲。从时间上看，可以来自目前收入（当年税收），亦可凭借债券的形式，获得来自未来的现金流支持。

上溯三百年，至17世纪“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公债制度，具体操作，则由日后称为英格兰银行的“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负责。英国政府良好地保证了公债的信誉，逐渐养肥了一只“奶牛”。而这只“奶牛”的“奶”，一挤就是三百年，支持了英国其间的所有重大战略。

与建立公债制度的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其敌国——欧陆霸主、欧洲第一强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

法国始终未能建立起成熟的公债制度，原因很简单，无限膨胀的王权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对治下人民丝毫不讲信用，随意赖账，这完全摧毁了法国公债的基础。

所以法国只有一个稳定的筹款手段：税收，竭泽而渔的税收。

仔细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得到很多启示：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英镑和1600万英镑。但是在公债方面，英国所得支持，就非法国可比了。据保罗·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3亿英镑，其中借款为67亿英镑，几占

总支出的1/3。[1]

对比英法两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公债收入，可见一斑：

在英、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法国人和荷兰人都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以持久支撑，必将立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了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亿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3/4还多”。而法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2]

于是，从17世纪末以后，单单从财政支持方面看，英国和法国这一对老冤家，其战争胜负结果就可推断了——英国人借了全欧洲的钱来对付法国。换言之，整个欧洲出钱，支持英国对抗法国，太阳王再强，也只有失败这一条路。

悲剧就此产生：法王路易十四半生与英国为敌，争夺欧陆霸权、印度殖民独霸权、美洲殖民地，然而，结果则是印度被英国独占，美洲被英国夺取，欧陆霸权也摇摇欲坠。

太阳王死时，国困民穷，留下了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财政问题糜烂不堪，甚至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肇端——1789年，财政崩溃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最终结局，是太阳王的后代为了他的错误代他上了断头台。

而英国，则依托公债制度，建立了一个完美的正反馈循环：

发行公债 → 透支未来现金流 → 为当前重大战略目标服务 → 获得重大战略利益 → 割取部分收益，回馈公债 → 公债信用上升（口碑好，更多人抢购，并导致偿债利息下降） → 发行新公债

这个完美的正反馈循环一刻也不间断地运行了两百多年，其间支持了英国所有的重大战略，不仅仅帮助英国打赢了七年战争，而且帮助它横扫了广袤富饶的印度，掀翻了一代天骄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打趴了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打垮了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布尔人，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将全球最富饶、最具有殖民价值的3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下肚去，最终在20世纪初，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此时，大英帝国也登上了其辉煌的顶点。

制度设计的思路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有效，实在让人叹息佩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美国人，作为英国在美洲的“私生子”，当然明白其中的原理：透支未来收益，获得最大范围（资金来源扩展至全球）、最大来源（使用未来的现金流）的财政支持，为目前重大战略利益服务。

于是，我们看到了上文所述英国筹集公债的思路在美国的完美体现，而这也就是美国精英设计的美国金融的操作思路：只需要保证投资美国，即可获得丰厚之回报。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只要我们稍稍懂得一点经济学原理，我们就明白，理论上，投资的回报，来源于未来的收益。

然而美国“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成分”——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企业、提供高效融资服务的金融企业——不能“诚实地”提供如此多的收益，以支撑如此庞大数额的资金获得丰厚的回馈。因此，美国的千秋霸业，必须成功：拿下中东，卡住全球的脖子；控制中亚，分割世界岛，将世界岛两端的传统大陆强国各个打垮，进而永享天下。多么伟大的事业！

而这无限美好的前景，必须大笔的金钱来支持。

于是，格林斯潘必须弄出一个假象来，让大家相信未来会有足够大的收益，值得大家投资美国。

这个假象是什么？

我们看到2001年前，是“新经济神话”；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后，就是房地产泡沫和次贷泡沫。

格林斯潘的智力绝对值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尊重。他不是一个只会简单地玩“老鼠会”的人。他有足够的信心和支持，让他确信他玩的“老鼠会”，不是简单的“老鼠会”。

只要美国能够拿下伊拉克，并且把地下数千亿桶黑金，换成美元（那就是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只要美军能够拿下世界岛的中心，分割世界岛两端的陆权大国，那么，回馈给投资者的，还不是一大块蛋糕？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一大块蛋糕”，竟然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停转圈拉磨的驴子

实际上，2003年干掉萨达姆政权后不久，美英公司就开始了独霸伊拉克石油的“工作”——这是战前的分赃协议上面写好了的，现在只需要执行“协议”即可。

分配的原则很清楚：美国人吃肉，英国人先啃骨头再喝汤，反战的国家，只能站在门外流口水——战前他们的既得利益全部被剥夺，战后重新分配中，他们一点份额也别想拿到手。

坏就坏在，当肥头大耳的地主少爷啃着猪蹄子的时候，不应该嘲笑正在一边咽口水的穷小子没得吃。这个“少爷”就是那位负责战争宣传事务的拉姆斯菲尔德大帅。他竟然一边挥着手里的猪蹄子，一边对法、德吐口水，嘴里还骂着“老欧洲”（2003年12月）。

这三个字听起来平淡无奇，在法、德听来，却如五雷轰顶。原因很简单，它标志着美国人不再将法、德看作“自己人”。而1997年欧美合作（实际上就是法、德、美、英合作），一起成功打劫东南亚的幸福往事也注定从此消失，再也不会重演了，甚至，按照布什“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的逻辑，法、德还会被当作被打劫的对象！

他们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很快，美军发现情况不对了：仅用个把月的时间，付出了百十人伤亡的代价，就打垮了伊拉克正规军的美军不再“常胜”了，他们碰上了硬茬。

这“硬茬”就是那支号称“四无”的伊拉克游击队，他们既无根据地，又无后方补给，更无组织无训练，“无大国公开支持”。

然而，就是这穷得寒酸的“四无”游击队，竟然凭着在破屋子里拼装起来的、破破烂烂的“路边炸弹”，很快掀翻了五十多辆美军号称“防雷战车”的布拉德利战车。这压根儿就不能防雷的“防雷战车”让世人笑掉了大牙，也看清楚了美国军工集团的重重黑幕。[\[3\]](#) 而几杆破枪、几个人一组的城市游击战，竟然让美军付出了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负伤的巨大代价。

最让美国人不能忍受的是，只要游击队还在活动和战斗，他们计划中“很快将伊拉克石油产量提高到每天400万桶乃至600万桶以上”的蓝图就永远不能实现。实际上，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一直在每日250万桶一线徘徊。

这种态势持续下去，格林斯潘就不能将预期中的收益实现，自然不能完成那个“借债完成战略任务，再将战略收益的一部分回馈给债主”的

正循环。他所玩的金融“老鼠会”，就快撑不住了。

这就是格林斯潘的悲剧。他的郁闷在于，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根本无法拿到。他悲哀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处境：像极了不停转圈拉磨的驴子——它脑袋前面挂个胡萝卜，看似近在咫尺，却永远也吃不到。

眼看任期不多了，在听取了格林斯潘沉痛的报告后，号称“只会横着走，从来不拐弯”的“得州牛仔”小布什忍住心中巨大的悲痛，向抱着肩膀一直看笑话的四个大个子（中、俄、法、德）递出了一根胡萝卜。

一根胡萝卜

这根胡萝卜的名字叫作伊拉克“新石油法”，时间是2007年。

主持制定这项法律的，是美国政府；受到委托，具体制定条文的，是一家美国公司；签署这项法律，使其生效的，是掌握实权的伊拉克一号人物——总理马利基。

法律处置的内容，是关于伊拉克石油权益的分配问题。

分配的原则是，“美国人吃肉，英国人啃骨头，法德喝汤，中俄喝法德剩下来的汤，其他国家喝中俄剩下来的汤”。

对照战前“美国人吃肉，英国人先啃骨头再喝汤”的既定原则，这是个多么大的让步啊！小布什简直要被自己的慷慨大度感动得流下眼泪来。

“胡萝卜”的内容如下：

一、美英公司将控制伊拉克已探明储量之油田的2/3以上。保证方式是，英美系的埃克森美孚、壳牌、BP等公司直接与伊拉克政府签订“合同”，抢先将最好的油田收入囊中。事实上也是如此。2009年11月4日，协议签订，埃克森美孚公司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获得伊拉克第二大油田——West Qana 1号油田的开发权，从而一举将85亿桶的原油储量拿下。其中，埃克森美孚公司掌握股权之80%（肉），壳牌公司掌握20%（骨头和汤）。这个“幸运儿”，成为伊拉克能源业实行国有化40年来首家在伊拉克获得石油项目的美国公司。它之幸运，并非拜上天所赐，而是拜美国霸权所赐。埃克森美孚公司，是美国“石油—军工”集团的大哥级成员。

英美公司会按照《石油法》规定，将初期获得的“75%”的利润，“收回成本后”，将持续获得20%的利润。这样的利润，照纸面上的规定，将会一直拿几十年（香喷喷的肉骨头）。

二、剩下的1/3储量，由世界上剩下的两百个国家，按照市场规则“公平地”竞争。自然，在竞争之时，“为了照顾旧日朋友”，法、德方面（尤其是法国道达尔公司）是需要得到特殊照顾的（肉没了，骨头也被啃了，只剩下骨头汤）。

三、在美国人的特别关照下，中国和俄国都获得了一些合同。只是，这碗“骨头汤”恐怕不怎么正宗——稀得可以照见人的影子，味道淡得像洗脸水。俄国人的待遇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国方面的情

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国内有新闻报道。虽然有美国人特别关照，形式还是要走一下：中国获得的合同，将以公开投标的形式，再以最高竞价、最低要价击败其他公司后获得。比如，生产出来的每一桶油，伊拉克政府笑纳之后，可以付给中国公司2~6美元不等的辛苦费。[\[4\]](#)

四、其他国家的公司，对于美军在伊拉克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美国指导下的建立“大西亚共荣圈”并没有正面影响，因而，请按照“市场规则”投标——投得上那才怪！

大伙儿手里干着祸害美军的事情，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美国人奖励了一把，而且下手越黑的，美国人发到他手里的胡萝卜越大越甜。于是大伙达成共识，要想嘴里的萝卜再大一点，就必须把手里的活做得再黑一点儿。

于是，炸弹照样在伊拉克街头四处爆炸，游击战继续在伊拉克大街小巷到处上演。美军继续苦战，而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继续在低位徘徊，所以，为了把战争继续下去，为了“大中东计划”和重建“新罗马帝国”之梦，格林斯潘只好继续玩印钞票的游戏，他的金融“老鼠会”被迫继续往下玩。虽然，谁都知道，“老鼠会”是一定会倒掉的，就像当年的荷兰人玩郁金香泡沫、英国人玩南海泡沫、美国人自己玩密西西比泡沫、日本人玩泡沫经济一样。悬念只是在于，何时倒下。

在美联储流淌出来的美元的推动下，中国人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而整个世界的产业层级，似乎碰到了巨大的黑洞：一切产业只要进了中国，就再也出不来了。

从低技术层级的纺织行业，到中等技术层级的电子元器件组装，到较高技术层级的汽车制造，再到完全掌握高速铁路、运载液化天然气的LNG船、半潜式深水钻井平台、数控机床等一系列高精尖技术.....这些行业渐渐被中国人一层层吃下去。对于美国人来说，掌握和垄断在欧美日手中的领域越来越少，这前景非常不妙——要知道，昔日的美国就是在变成全球第一制造业强国后，拿走了原属英国的全球霸权的。

这并非唯一的麻烦。

趁着全球繁荣的大好形势，欧洲人重整旗鼓，养好了1999年被美国人利用科索沃战争暴打欧元时留下的伤疤，硬是将欧元区扩大到了16国（截止到金融危机前），每个人都明白，欧元区未来覆盖整个欧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事情还远甚于此，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后，竟然全力反扑，其所力推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其远期目标摆明了就是要掀翻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进而掀翻石油美元体制，最后以“石油欧元”取而代之

——他是想要美国霸权的命！

最糟糕的是，在美国人抬高油价准备挤死中国的同时，俄国却趁此机会缓过劲儿来了——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俄国人靠卖石油赚了大钱。

[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

[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

[3] 参见《石油巨头正享受着伊拉克战争》，载《波士顿环球报》，2008年7月24日。

[4] 2011年6月8日，中国经济网报道《中石油在伊拉克阿赫代布油田投产 年产300万吨》，回报是“从该油田生产的每桶原油上抽取6美元的服务费”。

第十章

CHAPTER 10

“俄欧轴心”——压垮“大中东计划”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美国人看到那个已经露出苗头的“俄欧轴心”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

每次陷入泥潭的美国人抬起头来的时候，都会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恶意围观了。而且情况看上去还会变得更糟：大伙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非常热心地要拿脚后跟帮助美国人在泥潭中陷得更深一点。

一个可怕的景象出现在美国人眼前……

帝国的复兴

新千年伊始，普京总统接过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时，根本没有人重视他，因为他年纪太轻，而且在俄罗斯政坛上籍籍无名。人们所知道的就是，普京阁下出身克格勃这个当年同CIA齐名的特务机构。

然而，这正是关键所在。

实际上，普京就任总统之前，接受了前总统叶利钦的重重考验，才从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1998年，就在俄罗斯经受惊涛骇浪之际，形势之险恶，逼得前总统叶利钦走马灯一般换总理。从这年3月23日切尔诺梅尔金卸任起至1999年8月9日普京上任止，短短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切尔诺梅尔金→叶利钦（代理总理）→基里延科→切尔诺梅尔金（代理总理）→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普京，俄罗斯总理走马灯般你来我往，换了七次之后才稳定下来。

原因很简单，只有普京才能帮助叶利钦稳住局势，因而，后来的总统宝座也非他莫属。

因为普京的背后是俄罗斯强力部门（或者称其为军工集团）。普京是这个集团推出的代表。而在当日混乱的俄罗斯，只有这个集团，才有能力控制住局面。

实际上，俄罗斯强力部门，包括了情报、特务、军队、内务部门及其相关的外围集团，是俄罗斯真正的脊梁。这个集团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保尔·柯察金的年代，那时候，朱赫来就是这个集团幼年时期的优秀代表。

这个集团的形成和成长，贯穿了整个苏联的历史，随着苏联势力的增长，其内部的这股势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成为了对苏联政坛影响最大的集团，直到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如最后一任苏联国防部长、后来担任独联体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沙波什尼科夫，以及后来叶利钦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叶利钦结盟，亲手推倒了当年自己打下来的江山。

甚至苏联解体也并未对这个集团产生多少影响。形势逼迫下，国家政权最后还是要这个集团出来掌握。也就是说，苏联虽然变成了俄罗斯，但是居于中心位置的，还是强力部门（或者军工集团）。

普京是个雄才大略的人，否则，军工集团也不会推他出来重整俄罗斯。他干净利落地解决掉车臣叛军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

拜整个90年代的折腾所赐，俄罗斯工业彻底垮台，过去规模宏大的工业体系已经崩溃，只剩下了军事工业和资源产业还在支撑着整个国家

的经济命脉。换言之，俄罗斯的经济就靠着卖武器和卖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产品维持了，这对于俄罗斯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然而普京总统还是雄心勃勃。他喊出了响亮的口号：“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他要用二十年时间，重建俄罗斯的强国地位。

这20年时间，早就已经计划好了：总统任期八年（两届）+总理任期四年（一届）+总统任期八年（两届）=二十年。唯一需要用心“安排”的就是，在普京四年总理任期上的那个总统人选，须得按照事先的约定，按时而自动地把位子还给普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而军工集团想出这个办法，使得普京阁下既能有足够的时间推行其国家战略，又能避免违宪，实在是两全其美。

如此安排，未来二十年，俄罗斯就会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按照既定的战略发展下去。在这个既定的“国家战略”中，核心的问题，就是重建俄罗斯的强国地位。而若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俄罗斯的工业体系。

这需要普京总统长期努力，用尽他的政治智慧，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但更加重要的，是需要稳定的、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

自助者天助，一点也不错。看上去，普京总统的命不是一般地好，他刚刚上台后不久，国际油价竟然一路走出了连续十几年的低谷，再后来便翻着跟头往上蹿。这让他有了本钱，可以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

自然，这种喜剧般场面的出现，并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因为昔日打压油价的力量现在需要油价上涨。

很快，俄罗斯就还清了欠了十几年的债，不仅如此，他们手头上甚至有了巨量外汇储备，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之巨——2008年8月8日（这个喜庆的日子，每个中国人都记得），俄罗斯外汇储备达到了5981亿美元的峰值，居世界第三位。这意味着，若是有人妄想俄罗斯重演20世纪90年代的故技，以金融风暴的手段来洗劫俄罗斯，那绝对是痴心妄想。

然而，普京总统的忧虑并未减轻，他心里很清楚，这些钱，都是靠着卖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得来的。而俄罗斯所以能够短期内拿到这么多的钱，是因为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高涨。

一旦油价回落，俄罗斯就会再次陷入困境中去。为了俄罗斯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普京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自己现金流的长期稳定。这就意味着，他的战略选择已经确定，分为短期战略和长期战略两部分。

一、短期之内，必须让美国人陷在伊拉克战场，能拖多久拖多久。

这样的好处，在于逼迫美国人继续将印钞票滥发流动性的游戏玩下去。这意味着国际油价将长期维持在高位，于是，俄罗斯的财政问题便不再是一个问题。

有了钱，普京总统就可以从容布局，趁着美国人陷在伊拉克无法腾出手来的机会，慢慢收回旧日的利益，继而，在此基础上，反守为攻。

二、长期的目标，则是将能源定价权，尤其是石油价格定价权夺过来，牢牢掌握在手里。

石油定价权在谁手里？很简单，在美国人手里。所以，普京总统的长期目标很明确，即掀翻美国人，夺回能源定价权。

普京阁下虽然年纪轻，下手却非常老辣，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他的杰作。按照短期战略，他的矛头，对准了旧日的势力范围——他要恢复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而第一个被他选中拿来开刀的，就是乌克兰。

普京的新年礼物

原来，乌克兰2004年的大选发生了“意外”，亲美的尤先科当上了总统。

乌克兰从此跟俄罗斯渐行渐远。尤先科的思路很明了，三句话就能概括：政治上向美国紧跟（美国说什么乌克兰就做什么），经济上向欧盟靠紧（争取早日加入欧盟），军事上向北约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北约）。

在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这么干，简直是反了天了。祖宗（俄罗斯的前身基辅罗斯）的龙兴之地乌克兰变成了外国，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跟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结为一体，还有别的事情比这更加荒唐的吗？

要想理解俄国人的心情，还是要说那句话，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想想：如果中华民族的龙兴之地陕西、河南另立一国，而且跟美国人打得火热，天天甩个冷脸给我们看，动不动就邀请美国人把导弹部署在洛阳、西安对准北京、上海，我们心里该是个什么滋味！

是可忍孰不可忍？2006年1月1日，普京总统给严寒中的乌克兰人送来了新年礼物——闭闸。

就是这份礼物，在欧洲乃至世界掀起了滔天巨浪。原来，这“闸”是天然气的闸门，闭闸，就是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俄国人的理由响当当的，且非常充分：当年我们一家人，所以给你50美元/千立方米的优惠价，现在你转投了外人，就别想再享受这个美事了。一口价：230美元/千立方米，爱要不要。

乌克兰天然气资源匮乏，每年所需要的天然气3/4要从俄罗斯进口。俄罗斯“闭闸”之后，乌克兰的窘境可想而知。普京总统是个看准了时机、有礼貌且有恒心的人，这种新年礼物，他给了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在乌克兰人民身处数九寒冬之际。

普京的冷酷，是职业习惯，如果我们想到他原本的职业，就不会觉得诧异了。他真正的目标，是乌克兰身后的欧洲人 [\[1\]](#)，也就是那个约1/4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的欧盟（其中，80%经由乌克兰）。

我们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情况”的关键词，回车键一敲，立刻就能找到新华社记者张伟在2009年1月8日发出的报道，文中说：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

德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345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总量的42%，是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最大进口国。

土耳其：在2007年超过意大利成为俄天然气的第二大进口国，当年进口量达到234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量的67%。

意大利：进口俄天然气220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量的28%。

英国：进口俄天然气152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量的16%。

法国：进口俄天然气101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量的24%。

与西欧国家相比，东欧国家尽管进口总量较小，但对俄天然气依赖程度更高。其中：

匈牙利：进口俄天然气75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量的60%以上。

捷克：进口俄天然气72亿立方米，占其年消费量的80%。

波兰：约一半的天然气需求依靠从俄罗斯进口。

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所需要的天然气几乎全部从俄罗斯进口。

所以，我们发现，尽管表面上看来，普京总统是在跟乌克兰人过不去，但是一口气凉到心窝里的却是欧洲人。

2006年元旦，这个礼物第一次送出，乌克兰反应大倒也罢了，然而，更加让人印象深刻的，却是整个欧洲都炸了窝，仅在一个小时内（北京时间2006年1月4日上午9:30至10:30），就从欧洲传出了如下众多新闻：

波兰决定从挪威采购天然气暂解燃眉之急 2006/01/04/ 10:29:00

图文：乌石油天然气公司总部人员络绎不绝 2006/01/04/ 10:18:15

图文：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总部灯火通明 2006/01/04/ 10:16:46

图文：乌克兰能源部门加班应对天然气争端 2006/01/04/ 10:16:15

图文：乌克兰居民正常使用天然气 2006/01/04/ 10:13:15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语气温和不善社交 2006/01/04/ 10:10:00

贯彻普京能源战略的猛将 2006/01/04/ 10:10:00

奥地利欢迎俄罗斯恢复天然气供应 2006/01/04/ 09:35:49

欧盟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俄乌天然气危机（图） 2006/01/04/
09:32:00

意大利进口俄天然气量恢复正常 2006/01/04/ 09:29:52

按照正常的国际政治交涉程序，亮过了肌肉之后，就该给出要价了。

普京总统的要价，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上游换下游”：俄罗斯允许欧洲人参与俄罗斯境内的石油天然气企业（上游）的经营，同时作为对价，欧洲人也应该允许俄罗斯参与欧洲的石油天然气下游企业的经营。欧洲人抽了一口冷气，呆住了。

两难

见到欧洲人这么胆小，俄国人笑了，示意欧洲人看看东方。

原来，这“上游换下游”的协议，已经可以在东方看到范本了。

2006年3月21日，普京总统访华，确认了一项协议，即中石油集团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在年底前分别在两国组建两个合资公司，分别经营上游和下游业务。

协议确定，双方在俄罗斯共同组建一家公司，称为“东方能源公司”，俄方持股51%，中方持股49%，主要业务是在俄罗斯进行地质勘探及能源项目融资。作为联动措施，2006年7月19日，中石油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斥资5亿美元，以每股7.55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俄罗斯石油公司6622.52万股，成为俄石油的战略投资者，其认购条件是进入上游领域，联合开发俄罗斯万科尔油田。

作为条件，中国开放能源下游市场，在中国建立中俄合资的炼油厂项目。具体做法是，双方出资，在中国成立一家公司，名字叫作“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中方占股51%，俄方则占股49%。该炼油厂设计年产能可为1000万~1500万吨成品油，总投资金额约为40亿美元。此外，作为附带的内容，合同还包括数百家合资加油站。

这是个典型的双赢项目。

一旦协议实施，则中方得到了稳定的石油供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而俄方也参与到了具体的工业领域（炼油工业以及下游加油站项目），并且圈定了相当规模的中国市场份额。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借由“石油武器”换取重振俄罗斯工业的第一步。虽然这第一步看起来比较小，但是若能一直走下去，前景一定是光辉无比的——普京总统的“二十年规划”中光明未来的实现，就在眼前向俄国人招手。

俄国人掉过头来，满怀期待地看着欧洲人，等待欧洲人的回答。

多么大的馅饼啊！

欧洲人只要一点头，就可以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而这点，则是欧洲人最大的软肋之一。谁都知道，欧洲人拼死也想拿下中东控制权，就是因为其能源供应主要来源地——中东握在美国人手里，这就等于欧洲人的脖子卡在美国人手里。所以，什么“石油欧元”计划、“地中海联盟”远期规划，无一不是冲着这点去的。

现在，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 [\[2\]](#)、不受

美国人左右的俄国人找上门来，要保证欧洲人此后的石油供应，难道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么？

有了这个“保证”，欧洲人在面对美国人打压时，就少了很多忌惮，而那个“美元已死，欧元当立”的战略目标，也就近了。

然而，欧洲人却不敢轻易去接这个馅饼，他们心有余悸。

实际上，俄罗斯虽然算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国家（我们每个学过初中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在其他欧洲人看来，它根本就是个“异类”，所以从来不把它算在“欧洲”之内：

一、俄罗斯信仰的，不是西罗马帝国一系的天主教，也非基督教新教，而是源自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

二、俄罗斯自建国以来，就致力于争夺欧洲霸权，五百年来无数次与欧洲各国兵戎相见，阴谋阳谋的较量，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而其进击和力图控制西欧的势头，五百年来一以贯之，从未改变。

三、最令人恐惧的，则是前不久才消失的红色帝国的强大军事压力。那滚滚的红色铁流碾过欧洲踏平一切的威胁，几十年来一直悬在西欧各国头顶，让它们睡觉也得睁一只眼睛。

欧洲人好不容易盼到苏联倒下了，更令人放心的是，它的骨架——工业被彻底拆毁了。现在，如果有消息说，它要请你帮忙重建工业，恢复它的骨架，你敢吗？

欧洲人的犹豫不决是在普京总统的预料之内的，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普京把自己的底牌全部摊出，请欧洲人拿主意。

这底牌中，最重要的有三个：

一、在军事层面上，建立“欧洲安全框架”（或者叫作“俄欧安全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具体而精细的安排，一次性解决未来俄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安全问题，以此彻底解决欧洲人对于俄国的恐惧心理。

其时，中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就会发现，他们无法再在俄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打入楔子，也无法再利用俄国人对欧洲人的芥蒂而获利，更无法再利用欧洲人对俄国人的恐惧而从中获益。

二、在政治层面上，确立“欧洲对话机制”（或者叫作“俄欧对话机制”）。

通过这个架构，俄国人将和欧洲人就一切区内和国际上的事务达成妥协，然后再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对外。

其时，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会发现，欧洲人和俄国人在国际上将发出一个声音，他们说话的分量从此大增。

三、在经济层面上，确立“俄-欧经济合作框架”。

通过这个架构，欧洲人将得到俄罗斯优先而稳定的能源供应，而俄罗斯将得到欧洲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更加重要的是，俄国人盯上了欧洲人的那块大蛋糕——占世界1/3的进出口贸易份额，只要得到这些发展的资源和空间，俄罗斯工业体系的重建指日可待。

要知道，中国几年来的飞速发展，其最大的支持和背景，不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这些资源而已。有了同样的条件，中国人能做得到的，俄国人一样能做得到——普京总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欧洲人看到这三张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表情一会儿狂喜，一会儿忧愁；一会儿咧开嘴巴大笑，一会儿又扁起嘴巴沉默不语。

是啊，巨大利益的背后一定是空前的大风险，而巨大风险的背后也一定是巨大的利益。决策时一步走错，或者未来操作之时一步失误，换来的，可能就是整个欧洲万劫不复，面对如此重大的抉择，欧洲人怎么会不慎之又慎？

然而，普京却并不着急，因为他的职业素养告诉他，着急也没用，欧洲人想通了，自然会来找他的。于是，他安排人专门负责与欧洲人商讨这个问题——这是俄国人希望之所在，而他本人则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人。

原因很简单，美国人的情报机构不是吃素的，一旦看到欧洲人在利诱之下产生任何同俄国人妥协的苗头，暴风骤雨般的打击就会如期而至。

扶不起的阿斗

上回说到，面对俄罗斯伸过来的橄榄枝，欧洲人动心了。

但是，没等执掌权柄的法德表态，只听得扑通扑通，旁边已经吓倒了一群。

这吓倒了的，就是前文所说的“中东欧国家”。原本，按照欧洲人在90年代设计好的蓝本，这些中东欧国家所应该承担的是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将以本国既有的良好而廉价的劳动力为资本，参与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去。于是，大笔的资金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的银行中流出，径直流入中东欧国家。

按照规划，这些资金的目的地是要投入其工业领域，产出的大量廉价产品，将会同利润一起，回流到出资的英法德等国——多么美妙的循环啊！

更加重要的是，由此，欧洲就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低级制造业、高级制造业、金融业均完备无缺，简直就是复制了一个规模稍小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有了这个独立的、不受外人控制的经济体系，欧洲人在面对美国人、中国人的时候，腰杆子就硬了很多。

然而，这个蓝图从来就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完美过，也从来没有实现过：

工作时间长了，抗议；
工资低了，上街散步去；
福利要削减，抗议；
国内要建个工厂，上街散步去——可能会有污染；
社区要拆迁，抗议——补偿费我不满意；
传说中全球变暖了，上街砸东西烧汽车去；

.....

这游戏玩着玩着，很快就把生产成本玩上去了；玩得基础设施从新到旧，从旧到烂也没有人修；玩得投资者掉头就跑到东方容易拆迁、容易建厂的地方去了；玩得企业纷纷迁到全球效率最高、人工成本最低的地方去了。

直到政客们发现，自己国内的产业已经空了或者接近空了——这就是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或者去工业化。

为了选票，为了继续待在当权的位子上按照“自由”的原则，“合

法”地发财，政客们必须让经济看起来还在火热增长，还好，他们还有一招可以使出来——从国外借入欧元、英镑，变成现钱投入本国。

至少在2008年之前，他们并不担心还钱的问题，原因有两个：

第一，利率超低，所以将来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小。

实际上，利率低，是全球共有的现象，其根子就在于世界各国央行的央行（美联储）的超低利率政策和疯狂释放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千万别忘了，掌门人就是格林斯潘。

第二，这些钱投入的领域，回报率极高。

什么领域呢？答案人所共知——房地产。也就是说，借外债炒房子。

一边是红红火火的房地产市场，一边是实业凋零；一边是风光无限的GDP增长率，一边是大批劳动者失业和无业……

所以，当俄罗斯挟巨大的筹码找上门来的时候，怪不得主导欧元区的法、德会动心了。

于是，他们也派出得力干将，与俄国人展开了密切的接洽。

直到2008年，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俄国人和欧洲人再也不是敌对关系，甚至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了，他们走得越来越近。

信号很明显：2008年8月，俄国人暴打美国人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格鲁吉亚，欧洲人没有如同科索沃战争中一般同美国人站在一起，他们摠住了美国人，要美国人跟俄国人“好好谈谈”。

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一个巨大的威胁迫在眉睫：坐拥巨量能源的军事强国俄罗斯将会与坐拥巨大市场的经济强权欧元区走到一起。其时，二者将会因为互补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南辕北辙

如同欧洲人看到“中美经济体”一般，当美国人看到那个已经露出苗头的“俄欧轴心”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

原来，美国人秉承英国人“光荣孤立”之精神，对于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执行的是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其思路是分割欧亚大陆两端的传统大陆强国（大陆西端的法、德、俄和大陆东端的中国），绝对防止这些强国联合。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用尽了一切阴谋阳谋，用尽了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手段。而在这些手段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正在执行的“大中东计划”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美国人执行“大中东计划”的过程中，胜利并未迅速到来，自己反而陷入了伊拉克这个泥潭中。

美国人仔细审视才发现，帮助美国人成功陷入这个进退不得的局面的，就是“大中东计划”所要算计的传统大陆强国——这是符合游戏规则的，谁规定了只需你动手，不许别人还手的？

为了将已经咬在嘴里的肥肉吞下去，为了“大中东计划”的继续进行，美国人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

为了弄到这些资源，就必须印钱，向国外换。

所以，美联储的印钞机日夜不停，越来越忙，同时，与之配合的美联储基准利率也持续维持在低位。

然而，这些只是配套措施，真正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的抵押贷款业务做得越来越大。

尤其是抵押贷款中最显眼但是绝非唯一的一环——次级贷款业务也越放越大，终于膨胀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应地，建立在次级贷款上、按照“杠杆化”原理操作的垃圾债券之类的金融衍生品也随之膨胀到了十倍百倍的规模。

若是我们回想起，美国GDP也不过在15万亿美元左右的话，这个膨胀的势头，让我们立刻想起了“癌细胞”三个字。

之所以如此操作，是因为抵押贷款业务的背上承载着美国老百姓的购买力。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已经连续三十年以上没有增长过了，甚至一直处于下降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就需要提高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也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请美国国内的资本家、企业主们大幅度提高劳动者薪酬。这个法子很和谐，却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精神——“新自由主义”的精髓，用两个词即可概括，即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低成本、最高利润”。

这个非常好理解：“最高利润”是“最低成本”的结果，而“最低成本”必然导致“最高利润”，两者实际上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是符合资本“Low Risk, High Return”的本性的，或者我们换种说法，“最低成本、最高利润”是资本“Low Risk, High Return”之本性在当代全球化和WTO框架下的具体体现。

要实现“最低成本”，其中之一的要求就是在可能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者的薪酬。在全球化和WTO框架下，一切经济体都要向这个铁律低头。这个铁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换言之，同等条件下，只有将劳动者报酬降到全球最低的经济体才可能获得资本的青睐。而任何违反了这个天条的经济体，都将沦为全球化时代的失败者，将会永远陷入萧条和绝望中去，永世不得翻身。

回过头来看美国，我们就会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就是“新自由主义”横扫全球的策源地。因此，若是有人相信，那个用尽了阴谋阳谋、流尽了美国炮灰和他国人民的鲜血、仅仅为了强行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转了性，可以在自己家里搞违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难道不是失心疯了么？

此路不通。

第二，请美国的普通民众借贷消费。具体方法，就是抵押贷款业务。实际上，自从二战以后，原本量入为出的美国老百姓就被引上这条“寅吃卯粮”的不归路。现在嘛，只是要引导美国普通百姓在这条不归路上狂奔而已。

这条路看起来很好走。

美国（实际上是美国民众），扮演了“全球经济大循环”的骨干“中美经济小循环”中“消费者”的角色，与扮演“生产者”角色的中国（实际上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配在一起，恰好是完美的一对。

正是靠了这完美的组合，“中美经济小循环”的运行机制才得以完美实现：

1. “生产者”制造出来的巨量商品，送到“消费者”家里，由后者消化掉；

2. 后者将印钞机上流淌出来的美元送到前者手里，于是“生产者”得到巨额的美元收入；

3. “生产者”将得到的美元的2/3投入返还“消费者”，以购买国债及其他美元债券的形式支持美元信用；

4. “消费者”借此放心大胆地继续印刷更多美元，送到前者手里，继续支持“生产者”用于组织生产；

5. “生产者”获得更多美元，用于扩大再生产，于是工业规模扩大了一圈。

于是，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如此川流不息，“中美经济小循环”日夜不停地运转下去。

每一轮循环结束，中国都获得了更多美元用于扩大生产，并且在扩大生产中，推进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它给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好时机，也给了中国在WTO框架中跨越“次低级”、挤进“次高级”，乃至将“最高级”上的美国人拉下马的机会。

美国人不会对此高兴，但是美国人更在意自己所获得的好处。

每一轮循环结束，美国人都获得了巨量廉价、高质量的工业制成品。这滚滚财富涌入美国，将会直接支持美国“大中东计划”的运行，而未来即将建成的“新罗马帝国”也将建立在中国劳动者的血汗和脊梁上。

一旦完成“大中东计划”，那么中国将永远不可能将手越过美国直接伸向“世界岛”的另一端，更无法越过美国直接获得“世界岛”的任何资源，将会彻底受制于美国。而一旦建成“新罗马帝国”，那么，中国将会永远受制于美国，中国人将会永远变成美国人的长工和苦力。

到底是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还是中国人的光辉前景得以实现，就要看现实的博弈了。

现实很残酷，格林斯潘最终确认了这一点。

他印刷美元、降低利率所释放出来的美元流动性，在其放纵金融衍生品泛滥的配套政策的支持下，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全球资产价格自2005年后疯狂飙升就是其中非常显眼但绝非唯一的表现，但是，那个传说中的“大中东计划”还是仅仅停留在“计划”的状态，压根没有变成现实的苗头，一点也没有。

相反，在“中美经济小循环”的带动下，整个世界经济都繁荣起来，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大循环”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在这世界经济大繁荣的背景下，“大中东计划”最终算计的几大国趁机壮大了起来。中国人在工业化、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上最终掀翻美欧，一雪百年耻辱，重回世界文明之巅的道路上疯狂奔跑；俄国人忘记了国家信用破产的日子，手握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挨个暴打美国的小弟的同时，也没忘了对着美国人龇牙咧嘴；欧洲人搞出来的欧元区块

头越来越大，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美国，甚至，那个剑指石油美元体制的“地中海联盟”已经慢慢成型。

三大经济体尽管在其他问题上钩心斗角，相互之间落井下石，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大家的动作默契得很。这个让大伙儿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如何祸害陷在伊拉克的美国人。

其结果则是，每次陷入泥潭的美国人抬起头来的时候，都会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恶意围观了。而且情况看上去还会变得更糟：大伙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非常热心地要拿脚后跟帮助美国人在泥潭中陷得更深一点。

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出现在美国人眼前：

为了实现“大中东计划”→释放流动性→世界经济大繁荣→几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祸害美国人能力增强→“大中东计划”前景变差→为了加大力度支持“大中东计划”→释放更多流动性→世界经济更加繁荣→几大经济体实力更强→祸害美国人能力更强→“大中东计划”前景更差.....

美国人发现，其为“大中东计划”所做出的努力，只是造成了战略敌手的强大，而这些敌手越强大，美国人离“大中东计划”的实现也就越远。

换言之，美国人的悲剧在于：越是追求实现“大中东计划”，“大中东计划”就离他们越远。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讲，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南辕北辙”。

既然是恶性循环，那就不能再进行下去，何况，总统两届的任期马上就要到期。

这一切，该结束了。格林斯潘老头子轻轻地对自己说。

是啊，该结束了，这不仅仅对于美国“大中东计划”首次失败的尝试来说是成立的，对于格林斯潘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如此。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完成第十四次加息。第二天，他黯然下台，将位子让给以研究大萧条而出名的伯南克。

同时，他亲手将自己在位时拟定的、马上就要端上台面的“B计划”一起交给了伯南克，请他面呈小布什，一起决定细节问题，并且予以实施。

[1] 这里的“欧洲”，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从地理上来说是错误的，但是从政治上来说，却可以说得通，原因见下文。

[2] 据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1》报告统计，俄罗斯2010年天然

气生产量5889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18.4%，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图穷匕见：美国人启动金融“核武器”

小布什安排好了一切，正式按下了红色的按钮，同时下达命令“起爆”——导火索发出“滋滋”的声音，迅速延烧开去。时间，是2008年9月15日。

这个“导火索”，有个名目，叫作“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为什么是“雷曼兄弟”，不是旁人？比如，那个比雷曼兄弟公司更早倒下的贝尔斯登公司？

原因很简单，只有两条：一、雷曼兄弟公司规模够大，属美国华尔街第四条大鳄。此前其经营的垃圾债券业务，数额异常庞大；二、这“数额异常庞大”的垃圾债券，大半正握在欧洲人手上。

“B计划”

稍稍了解美国政治结构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精英才是美国的真正主宰者。这个集团，作为美国的真正主人，掌权达到两百年之久，并且将这个国家经营成世界第一强国和全球霸权，绝非靠运气凭侥幸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其过人的长处。

这些长处之中，非常显眼的，就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永远预备几个不同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有按照顺利情况制定的“A计划”，自然，也有应对最坏情况的“B计划”。若是用犹太人金融学中的术语来形容，我们或许应该将这种思路称之为“对冲”。

很显然，到本届政府执政日期结束越来越近了，但是整个“大中东计划”的实现还遥遥无期，而且美国的力量似乎陷入了一个无底洞。那个“越努力越被动”的恶性循环，如果一直进行下去，那么，美国的霸业是不是就此崩塌，也未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收拾乱局的“B计划”代替“A计划”，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关于“B计划”，我们不妨大致将其描述如下：

第一，激活条件：“大中东计划”陷入困境，无法继续推进。

第二，思路：有计划战略大撤退。

第三，原则：小步慢走，按照步骤慢慢一步一步进行。

第四，参加计划的单位：金融、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力量交替掩护，完成战略大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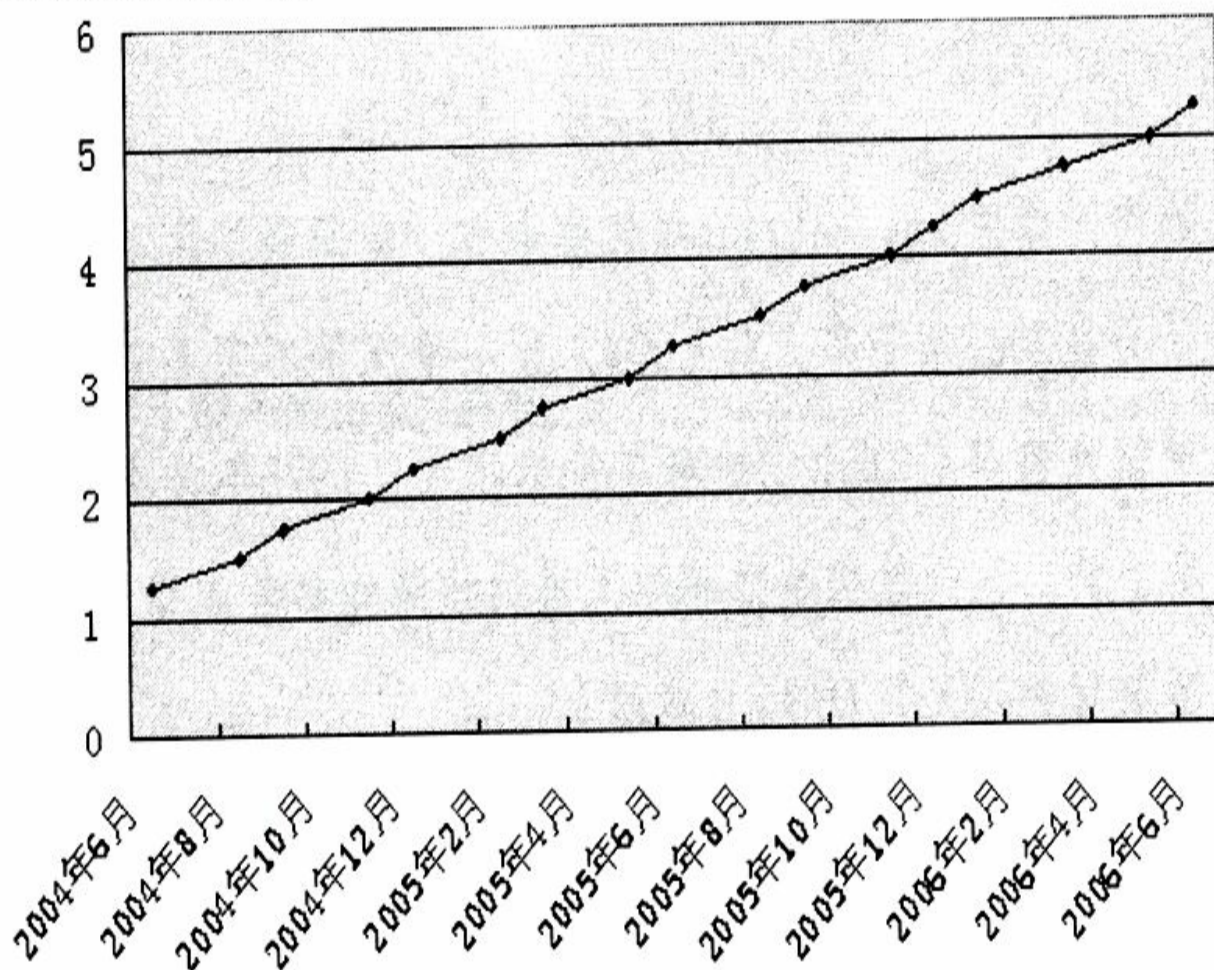
第五，最重要的一条：在美国撤退之时，将一切国家统统拖下水。目的是防止任何国家借由美国战略撤退之机，渔翁得利。

实际上，“B计划”虽然没有端上台面，却早已在进行之中。

其第一个阶段的动作，那就是格林斯潘老头子不动声色中缓缓进行的加息动作。

这个加息周期，从2004年6月30日开始（布什第二个任期开始后不久），至2006年6月29日结束，一共加息17次，每次加息幅度都是最低值——0.25个百分点（术语叫作25个基点），于是美联储基准利率由1%的45年来最低点升高到了5.25%的高位。若是我们将这个加息进程做一张图出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

美联储基准利率(%)



时间恰好两年，17次加息均匀地分布在这730天的时间段内，每次加息的幅度则仅为25个基点——没法再低了。之所以需要如此精细而小心翼翼地操作，是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换言之，在长达两年的冷却过程中，如果伊拉克形势好转，这个冷却过程随时可以逆转。

然而，令美国人失望的是，奇迹并未发生。形势逼得美国人一路进入不可逆的加息进程，最终将美联储基准利率定格在了5.25%的高位。这个高位，足以压垮美国国内正在快快乐乐炒房子的一切炒房客的资金链。后来，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的2010年，美国人拍了个自嘲的影片，叫作《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剧中格外引人注意的，莫过于男主角那倒霉蛋妈妈的种种倒霉表现，而她，就是被那5.25%的利率压垮了资金链的千千万万个炒房客中的一员——他们都是大潮退去后，被发现没穿裤子的活宝。

这小心翼翼的操作，最终达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目标：美国房地产

价格停止上涨，并开始其最初的下落——一个平缓的、可控的、短时间内随时可以回调的下落。

这就是第一阶段动作完成之后，美国人想要得到的效果。

引用当日的报道，能够帮助我们很容易就产生直观的感受：

高盛：明年美国房价将直线下降

2006年9月12日 9:58:04

高盛的经济学家Jan Hatzius在报告中称，美国联邦住宅建造商监督局的房价指数会在2007年下降大约3.00%。这一情况是不同寻常的，因为美国联邦住宅建筑商监督局（OFHEO）的房屋价格指数自1975年首次发布以来从未出现过年度下跌。该指数也是经济学家进行预测的参考依据。

（见新浪财经2006年9月12日报道）

美国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

.....近期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急剧降温。

美国商务部16日公布的新房开工报告显示，今年7月份新房开工数量下跌了2.5%，为近两年来最大降幅。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前一天公布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度美国旧房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7%。美国全国房地产商联合会15日公布的7月份发展商信心指数则跌至32点，创下15年来最低点。

.....美国的房地产业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整体净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支柱力量。房市降温已冲击到美国建筑、水泥、钢材等行业的发展，并对信贷、金融等行业的效益产生影响。

.....美联储承认，受房地产降温、持续提息效应以及高油价“三大因素”作用，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降至2.5%，不到第一季度5.6%的一半。作为缓解措施，美联储已结束了本轮加息周期。

（《中国证券报》2006年8月18日报道）

这两则报道，在常人看来，毫无特别之处，然而，在了解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行家眼里，却如同电闪雷鸣般令人震惊。

因为，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正在熄火，而全球经济大萧条

的“第一片叶子已经落下”。

见招拆招的结果——大牛市

全球经济大萧条的“第一片叶子已经落下”。这一信号的意义所在，连中国的一个愣小子都能看得出来，就别提经济学家和战略分析家了。

2006年6月底，美联储释放出的这一全球经济冷却的信号，传遍了全球，整个世界立刻有了反应。

经济人，所最关心的表现，自然是在金融和经济现象上。当日，我们若是稍稍留意下，就会发现，此前暴涨的全球股市、金价、油价、铜、铁矿石都在大跌。以最重要的油价为例，原油价格自8月突破80美元的高点后，于当月中下旬开始出现下跌。10月3日纽约市场11月份原油期货价格收报每桶58.68美元，两个月的时间，油价累计下跌幅度达27%。

很明显，投资者们深刻领会了美联储发出的信号背后所暗藏的意思。

物反常则为妖。

此时最警惕的，当然是被美国人重点关照、随时面临金融狙击之威胁的中国经济。原因在于，一旦美联储将美国经济紧缩这个魔鬼完全释放出来，那么，与美国同样身处“中美经济小循环”中的中国，将首当其冲。

可以预料的是，在“小循环”中，扮演“生产者”角色的中国经济所产出的巨量商品，忽然会发现失去了原有的大买家，此时，数以万计的企业会倒闭和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会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将席卷中国大地——那意味着中国经济重回90年代的萧条时期。

更加可怕的是接下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巨量外资迅速撤离中国，进而，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崩溃的危险，将接踵而至。此时，美国人即胜利地在中国复制了“东南亚模式”。接下来，美国人即可按照旧剧本，打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幌子来接收中国经济了。

作为对这一可怕前景的应对措施，新一轮宏观调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力推开，其目的是强力打击蓄意推动经济过热的因素。

大戏的高潮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上演——上海社保存在的问题被彻底整治，其背后一切阻碍因素也就此被彻底清理。

当我们今天整理资料，试图复盘当日国际情势之时，仅在头脑中推演，即可为之震惊不已：这小小案件之中，却暗藏了两国战略博弈的大棋局。最高当局之果断决策，打掉了国内经济过热的又一轮苗头，将国

民经济的方向盘转向了“适度紧缩”。

继而，最高当局关于适度冷却经济的精神，一直传达到最基层的经济细胞。其中的精妙之处在于，既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发展，又要保证经济平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防止金融泡沫的产生，尤其是要防止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无序的恶性膨胀。

“土不拉叽的土航母”体制再次起效，这高效率的组织形式，保证了最高层的命令可以如臂使指般，指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做出精确的调整。其制度设计之精巧实用，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有了这个体制的保证，最高当局指挥国内经济成分转向冷却，一点也不成问题。但是，对于国外资金，尤其是其中被称为“热钱”的那部分资金的持续涌入，却无法阻止。它们根本不属于“土航母”，因此也就不会乖乖听从指挥。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何谓“热钱”？很简单，也就是快进快出，以博取巨额收益为唯一目的的资金。

正因为这一本性，所以其所作所为毫不顾忌道德。回首往事，1997年，正是热钱的快速涌入，造成了东南亚各国疯狂的资产泡沫。也正是热钱的“快出”，瞬间刺破了东南亚各国的泡沫，毁掉了各国的金融体系。

然而，检测其存在和规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目的之不纯，必然使得其行踪异常诡秘，所以人们只能够笼统地推断之。

一个勉强行得通的办法，就是使用一个公式来计算：“热钱=外汇储备增加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顺差”。按照这个公式，专家们算出，2007年前后，存在于中国境内的热钱约有数千亿美元规模。

用纯粹“阴谋论”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个定时炸弹。其危险在于，一旦经济冷却，这些资金即进行“获利了结”的操作，继而迅速外逃，将会使得经济形势变得更糟。此时，不属于“热钱”的其他外国投资，甚至本国资金都会一起出逃。于是，整个国家经济就此陷入“通货紧缩→经济萧条→通货紧缩加剧→经济萧条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去。

然而，这些“热钱”，外在表现均为国际流通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其背后却配置着发展经济所需的相应国际资源。这些热钱的进入，同时就带来了发展经济的各种国际资源——妥善利用，就可以借此快速发展经济。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两全其美的思路：若是既能够引入这些“热钱”背后的资源，又能够留住热钱，不让其快速流出国门，那是多么完美啊。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完成两个部署：

第一，提供给这些“热钱”一定的回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回报可以是相当丰厚的。

第二，筑起“金融篱笆”，防止“热钱”快速外逃。

“金融篱笆”嘛，这个不成问题，原因在于国家施行的外汇管制政策——外汇不能在国内直接流通，也不能随便进出国门。

问题在于第一点上——提供合理的回报。

在宏观调控之前，这个“回报”，是由外资投入实体经济所获得的收益而扮演的。自然，这个“实体经济”，首当其冲的，就是今日中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

然而，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被适度冷却，此时，就需要另外一个领域，来容纳这些进入中国的外资，更重要的是，容纳暂时从房地产中溢出的资金。

这个领域，必须不属于实体经济。这样，其引入大量流动性（或者资金）的举动，才不会影响国家适度紧缩国民经济的努力。

这个领域，将会扮演一个“池子”的角色。这个“池子”，将会暂时将各种过剩的流动性统统装下，而尽量减少流入实体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流动性。如此，才能配合最高当局适度紧缩经济的决策。

这个领域，就是股票市场。

为了配合国家大战略，而启动股市作为容纳一切过剩流动性的“池子”——这个，就是从2006年开始缓缓启动、并贯穿整个2007年和2008年年初的超级牛市的大背景，也是唯一的背景。

因此，这个牛市，伴随着宏观调控的始终，一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冷却才结束。

令人惊异万分的是，恰恰就在国际资金流动性剧烈蒸发的前夜，在全球股市暴跌的前夜，在全球金融泡沫崩盘的前夜，在美国次贷泡沫正式崩盘的前夜，仿佛预知未来一切般，这牛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精确而果断地终止了。这个终止有个名目，叫作“五三〇大跌”（2008年5月30日中国股市大跌）。

所谓觥筹交错之间，刀光剑影，谈笑风生之际，决人生死，此之谓也。

釜底抽薪

2006年6月底，欧洲人很惊喜地收到了同样的信号。而且，事情不只如此，此后从美国传出的消息，让大家逐渐熟悉了一句话“次贷危机在美国发酵，而且愈演愈烈”——这就是直到2008年年中，整整两年内发生的事情。

欧洲人明智地认定，美国人战略大撤退的号角就要吹响，而此时，恰好是全面进攻的最好时机。

欧洲人很快就确定了其战略进攻的重点：掀翻美元信用的基石，或曰“釜底抽薪”。

我们已经知道，在整个“大中东计划”执行的过程中，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向国外倾倒了规模空前的美元纸币。

这些巨量的美元纸币流入国际市场，却没有将美元信用彻底击垮，是因为美元信用有着三根巨大的柱子撑着：

第一，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其回流美国的途径，多是通过伦敦金融城。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表面现象是：英国是购买美国国债的第三大买主。

第二，来源于日本的美元。日本是制造业强国，也是出口大国，其获得的美元，要照规矩按比例缴纳回美国。所以，我们由此看到的表象是：日本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买主（自2008年9月起）。

第三，来源于中国的美元。这个来源的美元，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得重要起来。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的表象是：中国是购买美国国债的第一大买主（自2008年9月起）。

如此，则形成了一个美元循环的流通体系。这个体系，在国际市场上维持着美元的信用。

设若三根柱子倒下任何一根，美元的信用体系则会就此崩塌。只要欧洲人说服其中之一反水，大事可成。

其时，这根“柱子”手里的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加上欧洲人和俄国人手里的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将会一起忽然出现在国际市场上。这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将会疯狂采购一切实物资产。这种疯狂的举动，将会把所有实物商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抬到天上，反过来说，就会将美元信用打至谷底。

继而，在美联储反应过来之前（实际上，这时候，它反应过来也无可奈何），恐慌气氛席卷全球。所有国家这时候都明白过来，唯一明智

的选择，就是在美元化作擦屁股纸之前把它花出去，不管它还能换回多少东西。

于是，第二波抛美元的狂潮开始，所有国家的美元都会被抛出去，如同瘟疫传播一般。

此时，美国人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接手，还是不接手？

如果美国人接手，那么这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将会把美国国内一切资产全部买走。原因有二：第一，美国人发出的美元远超其本国实物财富之N倍；第二，此时，美元信用极烂，以美元计价的美国资产只能以“跳楼价”疯狂大甩卖。

如果美国人不接手，那么，美元就此变成废纸，美国霸权的根基就此崩盘。此时，每年发出几十个小金人的好莱坞、满地球驻扎记者的CNN、数以百万计的全球最优质的科研人才、开支规模超过全球其他十大军事强国之和的美国军队、动辄发出上百亿美元奖金的华尔街，等等等等，将会统统失去资金支持，于是就此树倒猢猻散。

继而，我们反复强调过的，美国人玩“费厄泼赖”游戏的物质基础就此崩塌，小安帕图安的N个版本将会在美国遍地开花，而波澜壮阔的美国内战也就此开打。新罗马帝国没有建成，旧罗马帝国的下场反而被精确复制在美利坚的辽阔大地上。

此时，不用欧洲人再动手，欧元作为唯一有资格取代美元的货币，将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霸主。心念至此，怎么能不令欧洲人尤其是萨科齐、默克尔之辈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而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呢？

于是，他们接下来看似反常而自我矛盾的举动，就可以理解了。招数是老的，套路是旧的，不过就是“一拉二打”而已。

一拉：2008年华盛顿G20金融峰会之前，欧盟的首脑人物，几乎悉数到场（英国首相布朗没有来，英国不属于欧元区，他不来是理所应当），同中国最高领导人开会“讨论次贷危机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欧洲人在搞“釜底抽薪”之计。

二打：2008年上半年，萨科齐放出风来，他个人要抵制“出席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小拿破仑”打出的，自然还是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的破旗。

只是，他的举动得不到昔日盟主小布什的回应——小布什心里很明白萨科齐想做什么，所以，他决定“凡是敌人要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要反对的，我们都要支持”。于是，他坚定地向中方表示，他一定会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两大阵营均部署已定，接下来就是大戏的上演了。2008年上半年，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泾渭分明的表演：冲击圣火采集仪式、抢夺圣火火

炬、冲击圣火传递的流氓行为，均发生在欧元区地盘上，如希腊（当然，希腊人不会扇自己耳光，砸自己牌子。所以，冲击圣火采集仪式的事情，应该跟希腊人无关）、如巴黎。而在美元地盘上，这些疯狂的举动几乎不见踪迹——除了一些为了搏出位争聚光灯的过气人物，比如那个叫作莎朗斯通的演员，她很明显没有领会总统先生的意思，也不明白美国当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许，这就是她过气而且再也没有人理睬她的原因之所在。

这些精彩的举动表明，在支撑美元信用的“三根柱子”中，欧洲人选中动手的，是第三根，也是最粗的那根——中国。

小布什心想，你不能给的，我能给

欧洲人实施“釜底抽薪”战略，之所以选中中国下手，而非日本和海湾国家，那是有原因的——后两者都被美国牢牢控制。

如果我们找一张美国海外驻军的示意图，展开来，粗粗一看，就会发现三个区域美军驻军特别密集。一个在欧洲（这个我们不去管它），一个在海湾（中东），第三个就是在东亚，而东亚美国驻军的核心，就是在日本。

那密密麻麻的美军基地，驻在日本和海湾国家的国土上，往好里说是保护，往坏里说就是控制和威慑。除此之外，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媒体、特务机构都深深被美国人渗透乃至完全控制（其中又以日本为甚）。

面对这种局面，欧洲人别想有机会下手。

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个独立的大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受制于美国，却远远未达到被美国人控制的程度。欧洲人（确切来说是欧元区）要想对美元“釜底抽薪”，唯一的机会，就在中国。

然而，欧洲人的代表、欧元区的领袖萨科齐根本不懂中国的心。

我们都知道，中国努力了150年，才得到了当前这个工业化、现代化和产业升级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

中国人的战略目标，就是要藉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WTO框架下，先坐稳“次低级”的位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吃透全部产业，最终冲出“次低级”，挤入高科技立国的“次高级”国家行列，最后，时机成熟之时，再掀翻“最高级”的那个老大。整个规划的第一步才走了一半，中国人怎么会提前掀翻美元而掀翻自己混得如鱼得水的WTO框架？没了WTO，以后怎么混？这长达数十年甚或要耗上百年的战略规划该怎么完成？

而且，在欧洲人既有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框架中，位居“次低级”同中国抢饭吃的，是那批中东欧国家，而正在跟欧洲人谈判争夺这个位子的，是俄国人。换言之，欧洲人做了全球的老大，中国人要首先跟中东欧国家、其次跟俄国人去争夺“次低级”的位子。为什么中国人要先丢掉已经坐稳了全球范围内的“次低级”位子，帮欧洲人掀翻美国人，然后再回过头去争那个“次低级”位子呢？

中国人想什么，小布什阁下心里一清二楚：中国人老实厚道，心里想的不过就是四个字——“安居乐业”。

所谓安居，不过就是保证国家安全；所谓乐业，不过就是继续做大实业，并且向上游（高技术领域）和下游（保证原料供给）延伸吗？

小布什之所以明白得很，是因为他已经跟中国谈了好几年了。

开会谈话的圆桌，从2006年12月14日开始架设起来，这张桌子就有个名目，叫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约定，每半年到桌子上聊一聊。后来（2009年7月27日），会谈档次提高，这张桌子也改名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且，到了今天，还在用这张桌子继续谈。

小布什给了中国什么呢？

第一，保证“台独”分子施明德偃旗息鼓。这就意味着，至少暂时，美国人停止其搅乱台湾，制造重大“台独”事变的企图——闹得正欢的施明德忽然收拾锣鼓，从台面上消失了，你不觉得奇怪么？

第二，保证2008年中国台湾省选举地方领导人之时，民进党不再像2004年一样耍阴谋诡计。这就意味着臭了名头的“台独”派没有任何机会上台，而温和派上台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儿，也就意味着台海局势的稳定。换言之，美国人暂时停止了从台海方向（仅此而已，仅限于这个方向而已）在中国复制“解决欧元模式”的尝试。

第三，暂时停止人民币升值的要求（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后生效）。实际上，中国不大幅度贬值人民币，而对悬崖边上的美元玩“落井下石”的游戏，就已经是对美元最大的支持了。这时候，就别提什么人民币继续升值了。

第四，有限度增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分量。比如，中国的股权和特别提款权稍稍提高几个百分点。这在2010年正式兑现。这一年4月26日，消息传出，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2.77%提高至4.42%，超过英法德，而仅次于美日。10月23日，G20会议闭幕，会议决定，中国的投票权从不足4%增加到6.19%，成为第三大股东，一举超越德国、英国与法国，仅次于美日。

第五，在连续23年阻挠之后，美国人终于接纳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1986年中国即提出申请，2009年1月，中方获准正式加入该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在美国人的后院——拉丁美洲名正言顺地开展金融、投资、兼并、收购等业务，也意味着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敞开了后院。

第六，在美国人控制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并购等活动。此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2006年11月48国非洲首脑在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背景，也是此后中方得以在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在非洲开展经济活动的背景。

第七，默许甚至于暗中支持中国对法国“势力范围”（亦即西非、北

非前法国殖民地）的投资和贸易活动。还记得跟中国人做生意并因此被赶下台的坦贾总统吗？英国《金融时报》直接赤裸裸地说坦贾总统“成为第一位可能由于接受中国示好而直接导致其下台的非洲领导人”。

第八，默许或者不公开反对中国人在欧洲的投资并购活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开始后）。

第九，对中国商业银行有限度开放美国金融业务。幸运儿是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9月，获得在美国的批发银行业务许可；2011年1月，工商银行收购美国东亚八成股权，从此，成为首家获准在美国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的中国银行。从此，美国那严密封锁的金融业务大门，终于向中国敞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

小布什安排好了一切，正式按下了红色的按钮，同时下达命令“起爆”。导火索发出“滋滋”的声音，迅速延烧开去。时间，是2008年9月15日。

这个“导火索”，有个名目，叫作“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为什么是“雷曼兄弟”，不是旁人？比如，那个比雷曼兄弟公司更早倒下的贝尔斯登公司？

原因很简单，只有两条：一、雷曼兄弟公司规模够大，属美国华尔街第四条大鳄。此前其经营的垃圾债券业务，数额异常庞大；二、这“数额异常庞大”的垃圾债券，大半正掌握在欧洲人手上。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大萧条：美国出事了，全世界都趴下了，只有美国没事

凭空印刷了上万亿美元！而且，我们都知道，事情远未结束，美国人的印钞机到今天依然在轰鸣作响，另外好几个万亿美元的新钞票印了出来：那辛苦的印钞机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这印钞机流淌出来的上万亿美元的作用，绝不是美国人声称的所谓“拯救美国经济”那么简单，美国人还想“拯救世界”——只是，在灵魂被拯救之前，要先将本国一切优质资产交出来。拒绝接受“拯救”的国家，将会在通货紧缩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直到被吞噬.....

祸水东引

2008年3月，对于华尔街的贝尔斯登公司来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16日这一天，在其苦苦哀求之下，美联储出资300亿美元，作为摩根大通公司的担保，请它出面救了一本烂账的贝尔斯登。

这个风格，与半年后美联储的行事一点也不像。9月15日，面对规模更大、一旦倒闭影响也更大的雷曼兄弟公司，美联储却撒手不管，一分钱也不给它，由着它死掉。

这件事情，已经被大伙儿公认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电视台这样宣传：“美联储认识到放弃救援雷曼兄弟所导致的错误（指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因而，连续推出了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

可怜的雷曼兄弟，死了还被人利用一把，成了日后美国人疯狂开动印钞机在全世界玩“水漫金山”的理由。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这样说，当年在网络科技泡沫的时候，雷曼兄弟做事不地道，得罪了其他华尔街大鳄，今天大伙儿落井下石，所以活该它倒霉。

对于这一点，好莱坞的编剧深信不疑。于是，将这个情节编入了电影《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若是单单看电影，就会忍不住为电影中倒下的雷曼兄弟公司（当然，电影中改了名字）及其跳下地铁自戕的老总掬一把同情之泪。虽然现实中雷曼兄弟的老总福尔德活得好好的，他所遭遇的最悲惨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在健身房里被人认出，并被暴揍一顿而已。

雷曼兄弟被选为导火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倒掉后，所卖出去的巨额垃圾债券，就一起随风而逝，化为乌有了。更重要的是，那些债券的买主，多半来自美国以外，而且，以欧洲人为主。

这就是“祸水东引”（引向大西洋东岸的欧洲）方案。

所以美国人没有执行“祸水西引（引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方案，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没有机会。

此前数年（2004—2008年）的较量中，中国防御得当，连续挡住了美国人三个方案的攻击：制造战争打击投资者信心的“欧元模式”、自己加息主动刺破泡沫的“日本模式”、资金外逃击破金融体系的“韩国模式”。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威胁是远期的，欧洲人的威胁却是迫在眉睫和赤裸裸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已经实施，时间就在2008年法

国国庆节的前一天（7月13日）。

美国救下贝尔斯登的3月，形势尚未恶化，而到了7月中旬，“地中海联盟”已经成型，欧元区的尖刀恶狠狠地向着美元的软肋扎了过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小布什还在犹豫不决之际，普京总统再次露出了胸大肌，请美国人仔细欣赏俄国人的风采。

普京此次的精妙之举，在于“推动卢布和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具体的措施，有两条：

第一，俄罗斯原油出口将会以卢布结算。

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世界第一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及其占全球16%的原油出口量将脱离美元体系。这个重磅炸弹，对于美元的冲击力，远远强过石油出口能力远逊于俄罗斯的萨达姆的“宣布本国石油以欧元计价”。

第二，俄罗斯宣布，已经同中国人商妥，此后俄中两国的贸易，将会逐渐推动以卢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最终的目标是彻底抛弃美元结算。[\[1\]](#)而且，俄罗斯将会推动世界其他国家在跟俄罗斯交易时，效仿这个成例。

俄罗斯在学欧洲人，对美元玩“釜底抽薪”之计。中国全球独步的廉价质优耐用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是美元三大支柱中的最大一根。俄罗斯瞄准了，下决心就是要抽掉这根柱子。

只是，俄国人不像欧洲人那么心急，他没有试图一蹴而就，而是给了北京一个无法拒绝的思路：采取渐进的模式，推进与各国间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如此，则可以一点一点退出美元的圈子，既摆脱了美国人（通过美元实现）的盘剥，又能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而且美国人也找不到理由从中阻挠，何乐而不为？

于是，中国人响应了俄国人的提议，中俄之间的贸易，正式启动了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进程——中俄贸易的份额将会永远脱离美元。

中俄贸易虽然数额有限，但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地球上的人们个个仿效开来，美元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小，美国人还靠什么混饭吃？

更可怕的提议还在后面。8月8日，普京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美国人听到了如下传闻：“普京秘密向中国人提出建议，希望中国人同俄国人联手，一起同时抛出两房债券”——俄国人同欧洲人一样，瞅准了美国信用最薄弱的时机，要一举置美元于死地。[\[2\]](#)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没有发生。至于其原因，有两个说法：俄国人说“压根没有这回事”；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则通过写回忆录的形式爆料，中国人没有接受普京的提议。

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事实？全世界不明真相的群众于是转过头去看美

国人——美国人正蹲在原地擦冷汗。

普京总统之所以如此强力出击，是因为他手里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让他不再像此前，尤其是90年代一样顾忌美国人。

这个本钱，就是总额达到598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8年8月8日的峰值）。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笔巨款，是美国人“送给”俄国人的。要不是美国人将国际油价推上100美元以上，乃至于达到147美元的天价，俄国人真的想攒这么多钱，真得要花上好一阵子时间呢！

1998年曾经被迫赖账的俄国人，现在甚至发愁这笔钱怎么花，于是宣布成立了一笔总额为13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在全球到处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

金融市场总是较其他一切领域敏感，它们早就做出了反应。实际上，此前两年（2006年7月1日至2008年7月1日），美元对欧元比价降低了19%。换言之，美元遭到了大规模抛售。[\[3\]](#)而反映美元强弱的“美元指数”，最低则接近70一线——美元信用已经危在旦夕，一切已经刻不容缓。

千钧一发之机，由不得白宫主人犹豫了，他必须抽掉俄罗斯和欧洲人的底牌。

短兵相接

2008年9月15日，美国人在国内点了一炮，在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以及建筑于房地产泡沫之上的次贷泡沫之后，放手让危机四处蔓延。而且，通过精确的操纵，美国人让危机径直传到了欧洲。

虽然倒下的是雷曼兄弟，但是损失的却是欧洲人，确切一点来说，是欧洲银行业。于是欧洲各家银行均出现巨额坏账，只得紧急召唤资金回援。

这一“召唤”不要紧，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的银行们还未来得及缓上口气，只听得身边“扑通、扑通”已经倒下了一大片。急转头去看时，原来是那帮中东欧国家已经“不省人事”了。

这一幕像极了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事情：日本银行业因自身的问题，不得不紧急召唤国外资金回流日本“救火”。于是原本投在东南亚的大批日本资金迅速抽离出走，依赖日本资金的东南亚各国立刻趴了。

只是这一次，主角从日本换成了英、法、德、比、荷，受害者从东南亚各国换作了中东欧国家。

这么多年来，中东欧国家那红红火火的GDP增长速度，就是建立在低利息借入的英镑或者欧元的基础上。资金抽走之后，它们自然立刻倒下了。而且，它们同当年东南亚各国一样，都用借来的钱炒高了本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想在中国复制的“东南亚模式”（或者“韩国模式”），花了四年时间和无数心血也没有得手，却无意中在中东欧国家的身上瞬间见效！我们翻检2008年下半年的新闻，就会发现，不久前还风光无限的乌克兰、波兰等各国已经出现在了濒临破产的名单上。

眼见得美国人暗算了自己一把，萨科齐心中大怒。2008年11月15日，萨科齐点齐大军，径直杀入华盛顿。这一场会战的名目，就叫作“G20金融峰会”，主旨是“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一场大战，端的精彩异常。萨科齐说：“美元不应再被当作是‘唯一全球性货币’，因为时移世易，欧元币值近年的强劲增长，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吸引力，1945年适用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今天。”言外之意就是布什没资格当老大。[\[4\]](#)

布什没资格当老大，那谁有资格当呢？萨科齐很扭捏，没有直接说，我们来替他说，有资格当老大的，就是欧元区，是法国，其实就是

萨科齐自己。

小布什心中笃定得很，只要自己的三大支柱不反水，美元就安如泰山。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其他两根柱子自不必说，单单说中国，就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中国为何仍增持美国国债 规模竟超日

文章来源：人民网 | 时间：2008年11月10日

11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美国经济学家Brad Setser估算，中国央行在2008年8月至2008年10月之间增持了美国国债500亿美元，总额达到7500亿美元。中国已经显著超过日本（595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35.4%，占美国可流通国债总额的13.3%。

事实就在眼前：就在金融危机爆发而美元信用受到最大挑战的9月，中国人依然在力挺美元。就在这个月，被俄国人和欧元区反复拉拢的中国人还在大幅度购买美国国债，就此登上了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位子。

10月27日1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替全球不明真相的群众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元意外坚挺，背后真正推动力是中国。”

美元为什么坚挺

为遏止金融危机而付出的成本继续飙升，美联储已向金融系统注资8000多亿美元；财政部除了出资2000亿美元支撑“房利美”和“房地美”外，还实施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拯救美国国际集团可能耗资1200亿美元以上。目前已十分庞大的预算赤字预计明年将高达1万亿美元，经济衰退也不可避免，你有理由认为，美元也会一蹶不振。

然而，尽管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令人震惊，美元却出人意料地日益坚挺。美元对欧元比价自7月初降至低谷以来，已经回升了16%，美元对澳元、韩元及其他货币的比价也大幅攀升。对此有种简单的解释：这不是因为人们希望持有美元，而是他们更不愿意持有其他货币。近期美元对欧元的走强并无奥秘可言。2006年7月1日至2008年7月1日之间，由于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优于美国，美元对欧元比价降低了19%。随着欧洲开始应对自身的银行危机和市场不景气的问题，比价也随之改变，

因此美元在遭到大规模抛售后又开始反弹。

.....

然而，真正推动美元的是中国，以下几个理由可以充分证明中国有助于美元的稳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持有约5190亿美元的美国短期国库券（仅次于日本的5930亿美元），且中国不希望看到这些投资由于美元贬值而缩水。除此之外，中国也越来越担心，美欧的经济不景气会遏制本国出口的增长，从而使本国经济遭受重创。为保持出口产品价格的竞争力，中国改变了3年前开始实施的人民币对美元逐渐升值的政策。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增长了6.4%，但7月以来一直保持平稳。

.....

以目前的金融危机为依据来卖空美元并不可靠。在未来几个月内，美元甚至可能成为全球经济风暴中的避风港。

有了中国的支持，美国人和美元的位子稳如泰山。情况比美国人预料的还要好：美元一反危机前的疲态，变成了大伙儿都抢着要的香饽饽。由于大量资金抢着兑换成美元，躲进美国这个“安全港”，所以，世界各国的货币被抛售，导致全球各国的货币汇率一起狂跌。

10月20日，《华尔街日报》网站载文说：“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所公布的指数显示，自9月初以来，美元兑26种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已上涨了8%。” [\[5\]](#)

形势之好，远未结束，到11月初，美元指数已经从不久前的低谷——70一线迅速上涨至85。

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霸主，这一位置，在美国出事之后竟然更加稳固！这个荒唐无比的事情竟然真的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美国出事了，于是全球都趴下了，只有美国还站着没事。

这就是“B计划”的威力。

乾坤大挪移

美国人使出的这一招，叫作“乾坤大挪移”——以美国的问题转移为他人的问题，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国出事了，全世界都趴下了，只有美国人没事。”

实际上，若是仔细分析，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08年之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即是围绕着“中美经济小循环”而进行的。

而在“中美经济小循环”中，“生产者”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不间断的再生产循环，就是因为其所生产的产品，可以近乎无限制地找到消费市场——被美国 [\[6\]](#) 消化掉，换回其所需要的资本（美元），用于下一生产循环。

因而，这个“小循环”中，“生产者”中国和“消费者”美国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现在，“消费者”美国忽然退出了自己的角色，于是“小循环”首先就出了问题。这就是2009年初我们看到的景象：中国数千万农民工面临失业的危险，数万家企业濒临倒闭。

毫不意外的是，依附于“小循环”之上的一切国家经济均陷入困境，接着就是“全球经济大循环”瞬间停工，世界各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如同90年代末出现的情况一样，美国人发现，整个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混乱之中，除了自己。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滑稽的现象，则是因为全球资金将美国当成了最后的避风港，纷纷逃离自己那混乱的祖国，流向美国。于是，全球国家忽然告别了流动性泛滥，转眼之间就陷入了流动性紧缩之中。

美国人悠闲地拿出十年前的旧剧本，翻到“打劫东南亚”那一页，准备动手。

美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全球各国都没有美元，只有美国人有——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即可。

实际上，美国人也兴致勃勃地这么做了，他们开动印钞机的名目多种多样。前面《时代周刊》的文章已经告诉了我们，仅仅截止到2008年10月底，这些名目就有：

1. 向金融系统注资8000多亿美元；
2. 出资2000亿美元支撑“房利美”和“房地美”；
3. 总额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4. 拯救美国国际集团所需要的1200亿美元以上。

凭空印刷了上万亿美元！而且，我们都知道，事情远未结束。美国人的印钞机到今天依然在轰鸣作响，另外好几个万亿美元的新钞票印了出来。那辛苦的印钞机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这印钞机流淌出来的上万亿美元的作用，绝不是美国人声称的所谓“拯救美国经济”那么简单。美国人还想“拯救世界”——只是，在灵魂被拯救之前，要先将本国一切优质资产交出来。拒绝接受“拯救”的国家，将会在通货紧缩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直到被吞噬。

因此，按照剧本下一步的安排，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职业“演员们”就要拿着这些凭空制造出来的叫作“美元”的纸，到全球各国去挑挑拣拣，换成各国最优质的资产了。

可惜他们算错了一步。

就在世界各国在流动性紧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眼看着要被美国人挨个宰割的时候，“白马骑士”出现了，他拯救了大家。

“白马骑士”救了俄国，救了大家

金融危机中，最感到郁闷的，莫过于俄罗斯了。

国际油价如过山车一般，从147美元一桶（7月11日）的峰值迅速下落，普京的心也随之下落，到2008年11月20日，油价跌到了48.64美元一桶。然而，这远远不是油价的底——再过一个月（12月24日），油价将会跌至35美元。

要维持俄罗斯国际收支平衡和财政开支平衡，国际油价必须得维持在80美元以上。跌破了这个价格，俄罗斯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不管是此前来俄罗斯投资的国际资金，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本国资金，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俄罗斯经济之危，已经危如累卵。明眼人都知道，资产价格暴跌就在眼前，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让大伙儿心里舒坦的是，俄罗斯不像中国有那么多规矩。对外资来说，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金融篱笆，大伙儿逃起来非常容易；对俄罗斯本国资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政治体制的约束，只管逃。

于是，国际资金和俄罗斯资金，不分彼此，不分国籍，大伙儿为了自己的前程，手拉着手，唱着歌儿，一起走出敞着大门的俄罗斯。到2009年2月初，出逃资金已经超过2900亿美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俄罗斯国民经济忽然陷入流动性紧缩状态，经济由一路高歌猛进忽然转为衰退。2009年1月，俄罗斯GDP不增反跌，缩水了4%，是199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资金外逃的影响，表现在汇率上，即是本国货币猛跌。

那个传说中要“成为国际货币”的卢布，一下子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一个倒栽葱就从云端跌了下来。美国人心想，看你怎么推进“卢布国际化”？

为了维护卢布的信用，俄罗斯被迫在外汇市场干预。换言之，也就是拿美元换卢布。然而，俄国人2000亿美元砸下去的结果，却是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去了35%。

血本花下，却换来这个惨淡的结果。俄国人坐不住了，才不过六个月而已，俄罗斯外汇储备就从5981亿美元迅速缩水到了3850亿美元。这下子，俄罗斯人再也不用发愁那个问题了——“1300亿美元的主权基金往哪儿投资”。他们的选择只剩下了一个：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尽可能

多顶几天。

让普京更加惊心的是局势恶化之快：仅仅在2009年的1月12日至18日的7天之内，俄国人就砸下了100亿美元。然而，这笔巨额资金投下去，连个响儿也没有听见，眨眼就不见了。

见此情景，华尔街大鳄、索罗斯的亲密战友罗杰斯兴奋不已，他仿佛看到了1997年的幸福日子在向他招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涌上他的心头：1998年，索罗斯接收俄罗斯经济的未竟大业，这次恐怕要由他来完成了！于是，罗杰斯高兴地在报纸上大喊：“俄罗斯这个国家很可能分裂，现在是做空卢布的好机会，大伙儿一起来发财吧！”[\[7\]](#)

罗杰斯的兴奋是有道理的。高油价以及高油价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普京的这两张王牌都被废掉了，看他还拿什么出来挑战美元？

坏消息不止于此，还在一个接一个传来。就在俄罗斯手里的美元迅速缩水、俄罗斯经济也陷入流动性紧缩之时，美国人开动印钞机，以万亿美元计的新纸币被印刷了出来。

于是，一个戏剧性的局面，如同1997年一般，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大伙儿手里都缺少美元，只有美国人手里有美元——其实他手里也没有现成的，但是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有印钞机。

接下来，美国人要挥舞着手里新印刷出来的美元“拯救世界”了。当然，他们最感兴趣“拯救”的，莫过于此前咄咄逼人的俄罗斯。

饶是一个硬汉子，普京阁下的冷汗还是流了下来。他的“二十年规划”连第一个十年还没有过去，俄罗斯就挺不住了。至此，什么“上游换下游”，什么“重建俄罗斯工业体系”，什么“俄欧关系新框架”，什么“推动卢布成为国际货币”，将会统统成为泡影。

俄罗斯的前景，似乎已经确定了：回到20世纪90年代困窘的日子。

然而，普京并非等闲之辈，他绝不会坐以待毙，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终于，他派到东方的使者回来了，带来了救星，这位救星，就是“白马骑士”。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出演“白马骑士”这个角色的就是中国——那个传说中握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财主。

危难之中，扶了俄罗斯一把，是靠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的名目，叫作“贷款换石油”。其具体做法，即是中方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换取俄罗斯未来15年向中国出口三亿吨石油的合同。

一纸合同，立刻稳住了俄罗斯局势。

合同只是合同而已，250亿美元的数额，也属有限。然而，只要稍稍有国际政治思维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唯一的合同，也不会认为，俄

罗斯从中国方面获得的支持仅此而已。大伙儿得到的信号是，俄罗斯的背后，有个大个子在挺它，这个大个子谁都惹不起。

华盛顿的战略分析家很快得出结论：任何人别想再打俄罗斯金融体系的主意。

实际上也是如此，卢布剧烈下跌的势头，就此被强力遏制住了。同时，俄国人再也不用去担心其外汇储备缩水的问题。因为，俄国外汇储备缩水的势头同时也被遏制住了，5月，该数字缓慢回升到了4000亿美元一线，并一直维持下去。再后来，俄国人更舒心了，因为美国人疯狂印刷出来的美元再次将油价推上了高位，并维持在100美元一线，直到今天。

美国人惊呆了，当他回过神来时，“白马骑士”已经消失了——做好事不留名，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雷锋精神。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位“白马骑士”正在全球四处奔波，他风尘仆仆，刚从这个国家出来，又跑进另外一个国家。

“骑士”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他的招牌是“谁缺钱，我借给谁”。名头有两个：一个是“贷款换石油”，参与国除了俄罗斯，还有富含石油的哈萨克斯坦、安哥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西，贷款总额超过450亿美元；另一个则是“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6500亿元，最重要的是，计价单位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

美国人气歪了鼻子。

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中国所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情况

	货币互换对象	规模（人民币）
2008年12月12日	韩国	1800亿元
2009年1月20日	香港金管局	2000亿元
2009年2月8日	马来西亚	800亿元
2009年3月11日	白俄罗斯	200亿元
2009年3月24日	印度尼西亚	1000亿元
2009年3月29日	阿根廷	700亿元
2009年6月9日	冰岛	5亿美元（约35亿元）*

注：冰岛情况比较特殊，货币互换协议是以美元计价，而非人民币。

只是混口饭吃而已

在西方，数百年来一直有一群信奉“阴谋论”的人，他们的世界观非常另类，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控制在一个个的小集团手里的。而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大事，都出自这些小集团试图控制世界的阴谋。而我们一个个的个体，只是这些阴谋家们掌上的玩偶而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命运，则随着这些阴谋家的一个个随机的恶作剧而起伏不定。

按照他们的思路，“白马骑士”的所作所为，纯粹是试图控制世界的暗黑势力之间相互争霸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纯粹只是买卖而已，而且，为了生存下去，这个买卖不做不行。

原因很简单，所谓“贷款换石油”，是为了获取原料，以保证国内生产的正常运行。而那个“货币互换协议”，则是为了推销本国产品。比如，中国跟阿根廷之间协议规定的700亿人民币的额度，是用来支持两国之间的贸易——700亿人民币以内的贸易额，即可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样，阿根廷就算没有美元，也可以获得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则为国内的商品找到了销路。谁都知道，2008年以后，世界各国陷入流动性紧缩的困窘境地，对外贸易数量骤减。这种情况下，“为本国商品找到销路”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说，简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所以，美国人只管去瞪眼，没有比中国人更加充分的理由了。我们设想一下回答美国人的语句，可以措辞如下：

2001年，约好了两条：“我生产商品，你和你的框架保证吃下所有商品；我支持美元信用，你保证我所有产品的销路。”一条对一条，大家谁都不吃亏，各取所需。

现在，你仍然要求我支持美元信用，却不肯保证我产品的销路了。哪有这个道理？你只管赖掉承诺，难道不许我自己找条活路？“惹恼了老子，把美元一抛，大家伙儿爹死娘嫁人。”

美国人当然不想跟中国人玩“爹死娘嫁人”的游戏，所以他们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

然而，这样一来，世界贸易结构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巴西、阿根廷各国是首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国家。

原本，这些国家有规模不等的制造业。尤其是巴西，昔日跟中国、印度并列为发展中国家中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三个国家之一。

要知道，算上发达国家，全球范围内，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的，也屈指可数。

然而，自从国际贸易体系中出现了竞争力极强的对手后，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就一直处于“去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其国内工业持续衰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国工业的成本太高，根本无法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竞争。《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走访巴西后，告诉我们：

自由摄影师里卡多（Ricardo Zerrenner）在里约热内卢著名的景点基督山火车站开了一家照片社，出售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他告诉我，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中国制造”，甚至店里出售的电池，也全部来自中国，这些东西都是从网上订购的。他说：中国的商品质量好、价格低，几乎所有东西的价格只是当地商品价格的1/4。

里约热内卢海滩旁有很多出售比基尼、沙滩拖鞋及小食品的小店。其中一个小店的老板是位叫罗纳尔多（Ronaldo）的小伙子，他告诉我，比基尼、沙滩人字拖鞋都是“中国制造”。除了食品饮料外，“巴西制造”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巴西女孩子出嫁时喜欢买中国产的抽纱制品作嫁妆，一款浙江产、成本价仅几百元的抽纱床单，在巴西能卖到4000元，有的甚至可以卖到8000元人民币。大约90%的中国产品以集装箱海运到这里，尽管巴西海关征收商品成本60%左右的关税，仍不能阻挡中国制造价格的竞争优势。

（赵忆宁：《被“中国制造”改变的巴西》，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该国生产初级产品的行业越发繁荣兴盛，背后的原因，则是一个大买家愿意出高价收购其尽可能多的产品：2010年，中国购买了巴西铁矿石总产量的60%，同时，还将巴西三分之二的大豆运回了中国。换言之，巴西和中国的贸易模式，向着“中国输出工业制成品，巴西输出初级产品”的方向，不可逆转地走下去。

这不是发生在巴西一家的事情，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总统很郁闷地发现，她的国家也进入了这一窘境之中。于是她发动了贸易战，连续宣布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进行“反倾销”措施，目的自然是为了保护本国那失去竞争力的工业。自然，她得到的是阿根廷大豆受到报复性制裁。女总统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退让。她的作为，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

则，更重要的是，她承受不起贸易战的打击。

当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邻国巴西的新任女总统罗塞夫身上，她也感受到了威胁，于是拉上美国人一起喊“请人民币升值”。

罗塞夫总统阁下和克里斯蒂娜总统阁下是太贪心了，要是没有中国人，她俩还在金融危机的沼泽中挣扎呢。

就算在她们心里，对形势也是门儿清：中国人只是想买巴西的铁矿石、阿根廷的大豆而已，却并不想要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脉。而且中国人支付的，是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这两个好处，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在别处可找不到。他们不做这个买卖的话，完全可以去找美国人帮他们脱离金融危机——这个主儿兜里揣着新印出来的数万亿美元，手里拿着1997年在东南亚印刷的老剧本，等着他们两家清盘呢。

赞比亚人没有这么贪心，他们的总统想得开。2008年12月，该国的卢安夏铜矿停产，数千人一下子回家待业。2009年6月23日，班达总统阁下这样说：“（如果拒绝中国人收购，那么）遭殃的是谁？很明显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于是，他宣布中国人获得了收购合同，然后，大伙儿就重新有了收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说：“国际金融危机对赞比亚的矿业冲击非常大，而中国矿业企业坚持不减员、不减产、不减投资甚至增加投资，帮助赞比亚政府盘活两个关闭的铜矿。正因如此，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GDP下跌，赞比亚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却逆市上扬，增长6.3%。”

中国人来了，经济迅速复苏，国家马上走出衰退和大萧条的阴影，这就是好处所在。英国BBC电视台瞅准了这个好题材，拍了个纪录片，名字就叫作*The Chinese is coming* 《中国人来了》，用酸溜溜的口气，替中国人“宣传”了一把。

英国人的眼光非常刁，但是他们看世界的视角实在不怎么样。他们满世界咋呼“中国人对非洲和拉美进行殖民”，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事件——全球各国的去工业化和中国的迅速工业化，而且，此后没有任何国家再有机会通过加入WTO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这就是美国人放中国加入WTO的后果，于是，“全球化最后一班车开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这种事情的发生，无关阴谋，一切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全球（包括欧美日在内，一切身在WTO的国家）的制造业纷纷“离家出走”，而最后汇聚到中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资本的需求（低风险、高利润）可以在这里满足。而且，这里提供的，是最高利润。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为了利润，资本可以做任何无耻和邪恶的事情。而现在，不用去犯罪，不用去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不用去发动战争，也不用贩卖鸦片和黑奴，只需要搬个家，世界范围内的最高利润就可以赚到，这种美事儿谁不会干？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奇怪这件事情的发生：2001年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一切其他国家的去工业化。

而且，最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而这个加速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究其原因，却无过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全球坐庄的美国人，为了获得中国对美元信用的持续支持，支持中国进入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

中国得到进入这些地区的通行证时间先后不一。大致推断的结果是：东南亚的“通行证”于2001年拿到，升级版的“高级通行证”于2009年拿到；非洲的“通行证”于2006年拿到，“高级通行证”于2009年拿到；而最晚拿到的拉丁美洲“通行证”直接是高级的，以2009年1月中国被接纳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为标志，因为这时的美国人已经火烧眉毛了。美国人向来视为自家后院而拒绝任何其他势力染指的拉丁美洲，对中国来说，首次开放了大门。

2010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额，超过了美国、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其中对巴西一国就投资170亿美元，作为对比，在2001年至2009年间，中国对巴西的总投资额仅为2.15亿美元左右，其中2009年为8200万美元。

让人感到好笑的事情，发生在赞比亚。

2010年1月，世界银行行长美国人佐利克跑去赞比亚很奇怪地问总统，赞比亚为啥不再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赞比亚总统班达阁下很淡定地说，以前申请过，辛辛苦苦写一份申请书交给世行，等上N年的时间也不见答复，就算贷款下来了，数额也小得可怜，还要附带上一堆这样那样的条件（比如上厕所揩屁股用的纸必须是美国制造之类）。现在俺们赞比亚找到了中国人，所以也就不去麻烦各位了。

可以想象佐利克先生接下来的反应——他除了无语之外，还能怎么做？导致这一切的总根源，就在华盛顿及其所主导的全球化。

第二，金融危机中的各国，急需资金和廉价质优的商品以及大额订单。

有了资金，就能稳住本国经济形势，就能保证国家金融安全；有了廉价质优的商品，就能保住百姓生活质量，从而稳住社会秩序；有了外国来的订单，工厂就能开工，百姓就能拿工资，国家经济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如此，国家也就不再担心什么危机不危机的事情了。

谁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一次性帮助他们？毫无疑问，只有中国人，而不是那个拿着散发着墨香味儿的新钞票、等着清他们的盘的美国人。

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工业离开其他一切地方，向中国汇集的动力和原因所在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潮流越来越宏大，趋势也越来越明晰。其所涉及的行业，也从低级到高级，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从时尚行业到传统行业。

这趋势发展到今天，甚至连英国威廉王子大婚的结婚戒指、婚礼宴会所需瓷器都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

定海神针

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

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旧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的。中国在拉美、非洲等地获得的订单，数额不足以补上这个窟窿。

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

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有这个难题的答案。

答案就是国家投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释放出来，化作滚滚流动性，径直流入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达到上百个之多，每个规模均达到百亿、千亿人民币乃至万亿人民币的巨型项目，如同一个个黑洞一般，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

自然，我们知道，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个需求，将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如供应市政工程的承包商、工人、绿化植物供应商、建筑商、装饰用品商等）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如为建筑工人提供食物和商品的一切商家）在为政府之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并获得报酬，这报酬将会化作他们的购买力。这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作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

然后，这个循环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

话说至此，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那个“土航母”体制，以及中央对于地方（中国经济的实际组织者）如臂使指的行政制度。

这就是我们从新闻中反复听到的“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经验”。

实际上，这个“经验”只能在中国出现，除了中国，谁也玩不了。原因有二：

第一，土航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第二，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额之大，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

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有了这笔本钱，中国人即可从容释放流动性，而不必如同津巴布韦政府一般提心吊胆。

稍稍懂得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货币和流动性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后果就是在津巴布韦出现的恶性通胀；而中国人新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

唯一的问题在于，新释放的流动性流入大大小小的工程建设领域，首先推高了相关行业的物价，同时，也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千万不能忘记，房地产是地方政府亦即中国经济实际组织者的钱袋子）。而这流动性绝不会停下脚步，而终究会流入其下游领域，最后制造物价的普遍上涨。换言之，通胀压力将会按照一定的顺序传导下去：

释放流动性→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资源类价格上涨→制造部门→销售领域→居民消费品（蔬菜价格、猪肉价格上涨）

.....

在这个传导体系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下游居民消费品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来自于上游的释放流动性。

所以，聪明的操作，即是将我们说过的“节奏”掌握好。所谓节奏，即是交替运用“紧缩信贷”和“放松控制”两个工具，二者各有优缺点：紧缩措施下，则会冷却经济，打压经济增长率，然而物价指数会随之下降，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而放松控制，则经济会恢复高速增长，但是信贷扩张背景下的流动性将会推动物价上涨。

故而，周期性的操作将会按照如下进行：

第一个阶段：放松信贷，释放流动性。

其作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购买力”，没有这个，整个经济体系就要陷入崩溃。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必然导致高扬的CPI和高物价，引发社会不满。

第二个阶段，是暂时紧缩信贷，冷却经济，甚至对房地产进行一定打压。

其作用，在于打压CPI和物价，缓解民众的不满，并且防止因恶性通胀导致经济体系崩溃的风险。

两个阶段启动的时机，均有相当的讲究。

第一个阶段（“放松信贷”阶段）启动的前提条件，是CPI下降到了可接受的水平（一般认为，这个“可接受的水平”，是在3%及其以下）；第二个阶段（“紧缩信贷”阶段）启动的时机，是CPI暴涨之时（一般认为，CPI可接受的极限是5%）。

至此，国民经济的一个周期完成。于是，第二个周期随之开始。

于是，国民经济即在平衡物价涨幅和保证经济增速的两难选择中艰难前行，这实在是一个无比细致的活儿——为了达到精确调控的目的，不知道统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要累死多少脑细胞。

然而，不管过程如何艰难，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直到今天，中国经济仍然在高速运行，而物价也并未失控到了恶性通胀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鸡蛋上面没有缝隙，就不用担心满世界的苍蝇蚊子来叮咬——它们没有机会。

然而，被国际金融危机逼急了美国人不是苍蝇蚊子，而是饿狼和猛虎。鸡蛋没有缝隙，他会找人来打个缝隙出来。

按照惯例，美国人找到了印度人。

淡定的印度人

直到美国人找上门来之前，印度人一直很淡定，虽然他们同样面临金融危机，而且损失巨大。

印度人之所以不担心，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天天处在危机中，早就习惯了。

对印度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印度人同美国人一样，家里一本烂账：双赤字——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

以2009财政年度为例，印度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截至2010年3月31日，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0%，利息支出占政府收入的27%。同一年，印度贸易逆差为889亿美元，而其用来保命的外汇储备不过在3000亿美元而已。

我们替印度人把账更加仔细地算算，就会发现印度金融和经济形势之危险，更是吓人一跳：金融危机爆发后的4个月内，印度外汇储备就缩水了575亿美元——1/5的外汇储备飞走了。良机难得，美国人还不将其一举拿下，在印度重演1997年东南亚的一幕喜剧，更待何时？

然而，这样想的人都错了，错得离谱——美国人是不会动印度的。

印度人之所以有如此好命，是因为1962年一战，美国人看到了他的能力：在新德里的议会拍桌子恐吓在行，在前线打仗不行；可以持续不断地对中国制造麻烦和压力，却永远不会成为美国霸权的威胁。

美国人很欣赏印度人的这个“优点”，于是六十年如一日地帮扶下去：

即使，印度人吞并了独立国家锡金，控制了弹丸小国不丹，强逼尼泊尔签下不平等条约，掌控了其命脉；

即使，印度人接连三次进攻巴基斯坦，强行肢解了这个国家，人为制造出一个新国家——孟加拉国；

即使，印度人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叫作“雅鲁藏布江”）上建起大坝，天旱之时，就拦起河水自己独吞，让下游的孟加拉国饱尝干旱之苦，大涝之年则将下游的孟加拉国当成泄洪区。

即使如此，印度人也不会遭到为难，没有人在国际上讨论印度的人权问题，没有人要求本国领导人在访问印度之时对印度施压，没有人将其当成对手。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2008年印度人保持淡定的理由：印度人遇到了大麻烦，却不用担心美国人——当今仅剩的唯一的混乱制造者和战争贩

子会对其落井下石。

更加让人佩服不已的是，印度人认识到了自己地位的“优越”，并且心安理得地利用这种优越的地位。

其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表现即是，印度人开放本国金融市场，靠出卖股权（同时保留控股权）来吸引外资。以外资流入，来堵上那“一本烂账”的窟窿。

然而，印度人没有中国的金融篱笆墙，也根本不具备真正的发展潜力。这意味着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印度经济将会立刻趴窝。

但是印度人一如既往地淡定，他们明知有此危险且风险巨大、后果极其严重，还是朝着这无底深渊裸奔下去。

因为他有恃无恐，只要美国人还要利用他抗衡中国，印度人就会一直淡定下去。

印度这畸形的经济模式，被美国人描绘为“内需驱动型”经济模式（又叫“印度模式”），且屡次被拿来对中国“外需驱动型”模式说三道四（虽然中国的模式也有一大堆缺点）。

这个“内需驱动型”的真谛，我们可以描绘如下：

第一，70%的人口在农村，在那里，印度版的黄世仁或者刘文彩在“照顾”着他们——这些人压根没有任何购买力。

学者们的论文告诉我们，3/4的印度农民无地或者少地，40%的农民无地，或者“43%的农户家庭不拥有土地或者拥有半英亩以下的土地”。

这些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购买力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他们连从事耕作所需的资金都要从“黄世仁”、“刘文彩”那里借——高利贷，就是高利贷。

第二，印度中产阶级大军号称超过两亿，占20%，然而这个数字中的水分多得都可以养鲸鱼了。

按照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2010年发布的报告，家庭年收入以20万卢比至100万卢比为标准，在2009至2010财政年度，印度已有2840万个家庭跻身中产阶级行列。按平均一家5口人计算，印度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4亿，占总人口的12%左右。今天，1美元约合49卢比，所以，印度“中产阶级”的及格线非常低：家庭收入4000美元或者2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人一年收入不到5000元人民币。

而印度高等法院前法官制定的一个贫困线，换算过来，即是18万卢比以下的均是贫困人口。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只是在贫困线上挣扎而已。实际上，刚刚越过贫困线的“中产阶级”占到了总数的60%以上。这些人只要家里稍有变故，立刻就会滑到贫困线以下。

所以，这个所谓2亿或者3亿或者6亿“中产阶级”压根儿就不靠谱，其所提供的购买力也相当有限。即使如此，其中也含有巨大水分——到过印度的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甚至连买个200块的国产的山寨手机都要贷款，在信贷消费、超前消费的不归路上，印度人和美国人走得一样远。

第三，刨去上述可怜的90%，剩下的不到10%、约为1亿的人口，才是这个国家真正具有购买力的人。

在这1亿人口里面，包括了地主、真正的（或者上层）“中产阶级”、大企业主等。其中，占多数的，自然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如政府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等。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中，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总是极少数人。而在印度，地主和大企业主才是金字塔的顶端。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印度购买力来源的组成：1亿阔绰消费的富人+2亿贷款透支未来收入的“中产阶级”+9亿贫困的农民。

就是这个公式所提供的购买力，支撑起了所谓“内需驱动型”的印度经济。而这个购买力的主体，则又是由“真正的中产阶级”和透支未来的“伪中产阶级”扮演的。如果没有变故发生，这个公式看上去将会继续支持印度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然而，正如哲人说的那样，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暂时的。这个“变化”在2008年终于来了，其后果即是外资持续流入的势头开始逆转——印度双赤字导致财政崩溃的噩梦就要成真。

接下来的，即是印度经济支柱——购买力提供者的主体随之崩溃：“真正的中产阶级”收入大幅缩水，“伪中产阶级”则滑到贫困线以下。于是印度经济进一步恶化，最终陷入“经济萧条→购买力缩水→经济更加萧条→购买力更加缩水”的恶性循环中去。

此时，印度人真的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邻国的经验他压根没法学，两个本钱都没有：一没有“土航母”体制；二没有那笔巨额财富——或者有，但是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辛格世仁”、“甘地文彩”手里，不在印度政府手里。

印度人学不来，于是，他们选择了继续淡定——焦虑之中淡定，淡定之中又满怀渴望：有人会来救他的，从前如此，这次依然会如此。

对此，印度人很笃定，因为他们已经发出了自己的信号，以证明自己的“利用价值”依然存在：

一、2008年5月，印度重启了弃用43年的、靠近中印边境的道拉伯

格玉尔地（DBO）空军基地。10月，印度又宣布即将重启富克彻（Fukche）空军基地。富克彻基地位于印度拉达克邦东部，距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只有2.5公里。

二、2009年5月26日，印度宣布将向临近中印边境的提斯普尔空军基地（位于阿萨姆邦）部署两个先进的苏-30MKI空军中队，预计于6月15日到位。实际上，自1970年中印两国紧张关系缓和后，该基地机场一直被用来为尚未成为正式飞行员的年轻士兵提供训练。《印度时报》闪烁不定的话告诉我们，飞机的机载导弹将会覆盖中国西南所有主要城市。

三、2009年6月8日，印度宣布向中印争议地区附近增兵两个山地师，将该地驻军兵力提高到10万之众。对此，《印度时报》赤裸裸地说，这是印度为迎接来自中国的挑战的军事升级计划中的一部分。

印度人忙活了好一阵子，终于等来了回应。2009年7月17日，印度人等来了这一位女士，这位女士从前做过第一夫人。她给了印度人一份大礼：

1. 126架新型F-16战斗机。当然，这个是要“卖”给印度人的。
2. AIM-120超视距空战导弹。这种导弹可以装备在F-16和F-18战机上。印度拥有大批F-16战机以及该型导弹后，其空战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3. 波音公司的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E-2C“鹰眼”空中预警机。这些好东西的用处在于，帮助印度打造强大的海上航母战斗群，加强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从此，中国所有经过印度洋的能源运输航线将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
4. 陆基“爱国者”防空导弹、舰载“宙斯盾”防空导弹。这两件压轴宝贝，可以赋予印度人“只能你砍别人，别人砍不到你”的神奇功效。原来，两者将会为印度撑起防空“保护伞”，尤其是后者，可以同时追踪100枚以上来自不同方位的导弹。

真是一份“大礼”！

印度人转瞬就回过神来，立刻明白了美国人的意思：只要在南亚方向掀起战火，国际资本就会发现，待在印度的最大邻国一点也不安全。原因很简单：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核国家打起来了，原子弹随时可能落在这个国家附近甚至落在这个国家头上。这种情况下，出逃，就变成了待在那个国家所有资本的唯一选择。

而此时，全球资本的安全港，就从“唯二”变成了“唯一”——排除了中国，而只剩下美国自己。

真的实现的话，美国人最大的心病，也就解决了。

原来，2008年，美国人制造了全球流动性紧缩和全球大萧条，却无法再次复制1990年的幸福局面。那时候，全球都陷入流动性紧缩，而只有美国人手里流动性充裕（资金充裕）。所以，美国人可以到全世界尽情地挑挑拣拣，将全球一切国家的优质资产，能拿的尽量拿下。

而今天，手里有钱的，除了美国人之外，竟然多了个中国。于是，全球国家多了一个选择，大伙儿可以找那个要价远远低于美国人的中国，而美国人的“清盘一底价接手”的游戏也没法再玩下去了。

要解决这个恼人的境况，有个简单的做法，那就是让资本在中国变得不再安全。这次，美国人再次想起了所谓的“打击欧元的战争模式”。我们已经提到，作为此前交易的一部分，美国人已经确认暂时不再在台海方向动手。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他之所以认栽，是因为他的确做不到。

既然台海方向不能下手，那么，这次不妨选择南亚方向下手。

书中暗表，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所谓“一码归一码”原则，亦即，一旦在某个战略方向上达成妥协，博弈双方即会以近乎诚信的态度执行妥协协议。然而，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另外一个战略方向上继续下绊子、捅刀子，直至在这个方向上也达成妥协。

甚至，连印度人对巴基斯坦开战的借口都是现成的——2008年11月26日晚，孟买恐怖袭击血案.....

奥巴马的Change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陷入窘境中的印度人发出第一条信号时，是在2008年，但是，使者的来临，是第二年下半年的事儿了。

使者此时到来，是因为新任总统奥巴马已经摆平或者即将摆平几件棘手的事，国内的麻烦事情接近解决或者至少有了眉目，此时，他可以腾出手来在国外大展拳脚了。

第一，他稳住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其关键，并非在于止住了房价下跌的趋势（这一点至今没有做到），而在于将房价下跌幅度延缓、缩小，同时减缓了数百万亿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的速度，让泡沫积累的风险缓缓释放。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靠了释放数万亿美元流动性。自然，其名目多种多样，比如一次次所谓的“金融救援计划”、“定量宽松第一轮”、“定量宽松第二轮”等。

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美国人释放出这规模空前的流动性，却不必担心美元信用崩盘。其如此笃定，来源于两个因素的支持。

因素一，即使是在美元信用受到最大质疑和动摇的2008年9月，来自中国、日本、海湾国家的海外美元也依然持续不断地流入美国，以购买美元债券（尤其是国债）的形式，撑住了美元的信用。这是美元信用受到支撑的“基本力量”，这些资金风雨不改地支持美元信用，其性质，属于“雪中送炭”。

因素二，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各国资金竞相出逃本国而涌入美国，这笔资金同样撑住了美元的信用。这是美元信用受到支撑的“额外力量”，其性质，属于“锦上添花”。

到了2010年，这些资金甚至抢购起当年被视为“垃圾”的美国国债来，“僧”多“粥”少——大笔资金抢购“有限”的美国国债，竟然最终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暴跌。用《瞭望新闻周刊》的话来讲，就是“美国国债由‘垃圾债券’变身‘安全资产’”了。文章这样说：

过去一个月，由于投资者对一些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度心存疑虑，因而纷纷买进美国国债避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6月30日一度跌至2.924%，创2009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3.892%，为2009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担忧的升温却照亮了美国国债市场，使其成

为第二季度全球表现最佳的固定收益资产。

.....

7500亿欧元的联合金融救助方案和欧洲央行资产抵押规则的放宽降低了希腊等国的短期偿债风险，但并未改变人们对未来欧元区整体财政恶化和金融风险进一步扩散的担忧。希腊2年期债券收益率由6个月前的1.348%攀升至目前的7%，国债利息负担增加了5倍，债务融资环境严重恶化。金融风险的上升和避险需求的增加导致近一个月来资金从全球资本市场流出，资产价格大幅下降，而包括美国国债、股票及其他机构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纷纷创出新低。美债受捧仅仅是避险这么简单吗？这样的“垃圾债券”成为所谓的“安全资产”，背后折射出的可能是全球“去杠杆化”的大趋势。

形势逆转之迅速，简直都出乎大伙儿的意料。

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倒霉，美国作为“安全投资地”的光辉形象越发深入人心。于是，更多的资金没头苍蝇一般涌入美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疯狂地寻求投资对象。

这闹剧弄到最后，不光是美国国债成了宠儿，甚至，连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垃圾债券也变成了抢手货。2009年12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传来消息：“美国垃圾债券重获投资人青睐。”

然而，真正里程碑式的转折出现在翌年夏末。2010年9月20日，美国人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对世人大声宣布，他们终于将垃圾债券的价格推到了“危机前水平”，亦即“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处于信贷繁荣的巅峰时期，企业能够轻松借到钱”。

换言之，奥巴马总统再也不必为垃圾债券的问题发愁，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已经被拆除了。

以此为背景，金融危机对美元信用造成致命威胁的时期已经过去，美国人再也不怕中国反戈一击，置美元于死地了。

于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初步稳定之后，美国人重施故技，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在美国人的压力下，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启升值。

第二，为美国实体经济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奥巴马总统做到这一点，是通过树立标杆，设置典型案例，让大伙儿明白的。

这个标杆，就是三大汽车公司重组。简单来说，手段有三：一、软硬兼施，强逼工人接受减薪、降低福利待遇；二、通过所谓“破产保护”之类的幌子赖掉一大笔债务；三、通过类似“国有化”的举动，由美

国国家政权出资为三大汽车公司保驾护航——其实就是全体美国纳税人买单。自然，美国纳税人只是名义上的负担者，真正的倒霉蛋，则是除美国外的一切国家。它们将会以美元铸币税的形式，为奥巴马总统的“Change”（改变）买单。

到2009年年底，白宫一手导演的、奥巴马又哄又吓、又扮白脸又扮红脸的这一出闹剧终于渐渐尘埃落定。

最后的结果是，三大汽车公司降低了工人工资，赖掉了巨额债务，削减了工人福利，限制了汽车工会权力，借此减轻了自己身上的负担，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要费尽心机办好这区区三家企业的事儿，并非仅仅因为“支持通用，就是支持美国”之类的口号。

奥巴马总统的用心是，凭借这个案例，为所有美国企业竖起了榜样。他的意思很清楚：美国企业都要走三大汽车公司的路，通过“Change”，重新获得竞争力。不用担心，美国人“Change”的成本，最终有“人”会替美国人来背的。

第三，奥巴马为“Change”之后的美国企业找到了市场。这就是“暴打丰田事件”。

2009年8月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巡警马克·赛勒及其家人，因驾驶丰田产的雷克萨斯ES350高级轿车加速失控而全部遇难。事故的发生，正合白宫的心意，成群结队的媒体接到了美“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于是它们蜂拥而上，丰田的噩梦从此开始。

丰田章男做梦也想不到，一夜之间，丰田汽车的名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监管部门此前对丰田汽车的种种缺陷不闻不问，对美国消费者针对丰田的种种投诉无动于衷。而现在，则像是鸦片烟鬼闻到了罂粟花香，从装聋作哑变成精神大振，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了丰田。

可怜的丰田章男像个罪犯一样，接到了美国国会的“传票”。按照惯例，他使出了老三样：一拖，二推，三收买。

所谓一拖，就是拖时间。其着眼点在于，让事情在时间的拖延中慢慢被人遗忘——这招没生效。

所谓二推，就是将责任推脱开去。比如，他拒绝自己出席华盛顿对于丰田的审判，而想让属下丰田美国公司的总裁稻叶良晚应付过去算了——这招不管用。

所谓三收买，则是花钱摆平。这是绝招，丰田早就在华盛顿的圈子里面砸下重金，而此前美国百姓对于丰田汽车的种种投诉得不到回应，就是得益于此。

在美国国会负责调查丰田召回事件的三个委员会全部125名议员中，有四成在过去10年间接受过丰田的政治捐款。《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在过去5年里，丰田花费了大约2500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是外国汽车生产商中的第一大户。今年（2010年）2月下旬的听证会前，丰田同时雇用了5家公关公司专门处理危机公关，聘请的公关专家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的白宫顾问、前白宫发言人、戈尔的高级顾问和希拉里的总统竞选媒体负责人等。为了进行更加有效的公关，丰田甚至直接雇用两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前官员来打理与该部门的关系。

丰田章男显然没有弄明白事情的轻重，这一次，美国人是玩真的。最终，美国人逼迫他跨越太平洋，到华盛顿接受审判。

实际上，丰田章男只要稍微再聪明那么一丁点儿，就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早点承诺将美国人想要的全球市场份额乖乖让出来，双手交给刚刚重组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这芝麻绿豆的事儿就遮掩过去了。

丰田章男显然没有立刻领会到美国人的意思，于是他被反复敲打，看着电视上他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让人直皱眉头。而反过来，当我们看到美国人精心安排下的剧本，实在是打心眼里感到佩服得五体投地。其操控舆论、制造悲情、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情绪的能力已臻化境：一边是声泪俱下哭天喊地的受害者，一边是皱着眉头以沉默消极对抗的丰田老总；一边是血淋淋的事实，一边是傲慢不肯认罪的资本家——多么鲜明的对比！

丰田章男到底不是笨蛋，最后他终于明白过来，于是，美国人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平反：2011年2月，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拉胡德宣布，经过长达10个月的调查，发现丰田汽车的电子控制系统没有问题，丰田汽车是可以安全驾驶的。消费者投诉的自动加速问题，绝大多数是驾驶者操作失误造成的，和汽车本身并没有关系。

可以猜想得到，这一纸公文背后，是那被《纽约时报》曝光过的2500万美元的数字现在又会大幅增加了。

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确认，一年前，丰田章男眼含热泪为之道歉的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美国政府确认，在美国国会出庭做证的那位声泪俱下的受害者，根本就找错了加害人；美国政府确认，整个闹剧中，最值得可怜的人，是那个被号称自由、公正、非官方的媒体和美国官方刻意制造成傲慢的、惹人讨厌的角色——丰田章男。

华盛顿的意思很清楚了，一切相关的外国政府及其企业，都须得为美国公司让出市场，否则丰田就是他们的活榜样。

眼见得这几件事要么做好了，要么有了眉目，美国人心情忽然变得非常美好，于是派人去找印度人，请他们帮忙做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印度人犹豫了很久。

正在这时候，忽然一声巨响从东方传来，打断了思考者的思路。

很快，事情就登上了报纸：2010年1月11日，中国使用一枚反卫星导弹击落了一枚目标弹，随即宣布“陆基中段反导‘技术试验’取得了成功，拦截导弹在大气圈外通过撞击摧毁了靶弹”。

每个人都明白，这款反卫星武器正是中国版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印度人心里更加明白，自己手里的核武器（如果印度人真的能打出去的话）以及美国人新塞过来的那些东西用不上了。

美国人也立马明白了，印度人和那个“在南亚方向复制打击欧元模式”的计划是用不上了。

顺水推舟，反戈一击

美国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是惊人的，华盛顿的习惯是从来不浪费时间来谩骂和怨恨。所以，美国人没有在东方再浪费时间和精力，而是亮出獠牙，转身就朝着唯一可能的袭击目标扑了过去。

这个目标，就是1997年同美国人一起打劫东南亚的亲密战友欧元区。打击点高效而精准，美国人选择了欧元区的最薄弱点——希腊。

原来，当初欧元区扩大的时候，一本烂账的希腊为了获得加入资格，在财政状况上作了假、捣了鬼，以期达到要求：第一，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第二，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希腊压根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后来，真相暴露出来，希腊当年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为5.2%。于是，焦急的希腊人找到了华尔街的高盛公司。

高盛拿了3亿美元的佣金后，使出“金融炼金术”，硬是将希腊的债务隐藏了起来。于是，希腊看起来达到了欧元区的加入标准。高盛的手法巧妙而高效，希腊人的报告上，俨然写着“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为1.5%”，已经达到了欧元区的要求。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金融炼金术”并不能无中生有，弄出一笔钱来替希腊填窟窿。实际上，希腊的债务并未消失，只是将债务延期了，还款期限押后到了18年后的2019年。后来，希腊人又将这个期限再次推延了18年。

所以，希腊人的代价是，将要在未来为这笔总值超过100亿欧元、推迟36年的交易还本付息。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希腊人的谎越扯越大，类似的“交易”越来越多，要还的本、要付的息也越来越多。

这一切，岂能逃过监管机构的眼睛，然而，审批机构却装作没有看到，于是，希腊在2001年元旦顺利过关，加入欧元区。大家伙儿——包括欧元区双核、希腊人、高盛和华盛顿皆大欢喜。

换言之，恰恰就是在欧元区审批中央的纵容下，希腊才捣鬼过关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间窗口和机会难得——美国陷入了自己的麻烦中，暂时腾不出手来算计欧元区。而希腊对于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所以，审批机构拿到希腊申请材料时，把左眼转向了天空，把右眼干脆闭上了。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其中的悲剧在于，希腊当年捣鬼之

时，整个做假账行动的操盘手，是美国人。

令人惊奇的是，欧元区对此并未表示不妥。原因很简单，只有华尔街的人，才会做假账做得大家心服口服而且无人敢提出异议。就算打官司，人家也不怕，因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法院”——或者我们称之为“审核机构”更加合适点——也是华尔街开的。

这审核机构共有三家，分别是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氏，亦属于华尔街体系的范畴。它们合起来，有个响当当的名头——“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这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吐口吐沫砸个坑。它们说月亮是方的，那全世界的金融从业者就得认为月亮的轮廓完全符合正方形的定义；它们说大便是香的，那全球的投资者就得每人分一块尝尝，而且一边还得做深情陶醉状。

若是有哪个傻蛋硬说月亮是圆的、大便是臭的，那么，这个傻蛋就惨了——最好的下场是被全球金融从业者认作是疯子，最坏的下场，则是其所在的经济实体之“信用评级”将会被砸成“垃圾级”。

关键就在这里。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三大评级机构发了话，国际投资者就相信它们的话——这就叫作“金融话语权”。

所以，一旦三大评级机构将某个经济体的“信用评级”下调，那么其融资成本就会随之增加；而若是“信用”被砸成“垃圾级”，那么融资成本就会成倍增加。2010年7月，希腊“变身”后，其二年期债券收益率由6个月前的1.348%攀升至7%，用新闻报道中的原话来说，就是“国债利息负担增加了5倍”。

这一点，我们对比意大利和英国的财政状况就能弄明白：

意大利、英国负债状况以及评级情况

	意大利	英国
角色	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美国人的跟班
	1.9万亿欧元（2010年年底）	2.67万亿欧元或4.19万亿欧元 （2011年2月）
政府债务总额/GDP	119%	149.1%或者240%
标准普尔信用评级	A（2011年9月19日）	AAA（2011年10月3日）
五年期国债收益率	5.6%（2011年9月）	1.15%（2011年8月12日）

★ A级：“投资级”的第六等，距离“投机级”仅有两级之远。

于是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是一个“大杀器”，可以决定一国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成本，甚至可以将一国信用彻底摧垮。

因此，当美国人扑向欧元区的时候，其打击点之选择极其准确，而打击力度也完美地发挥了作用——欧元区立刻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火烧“欧洲超级连环船”

据说，美国历任总统都非常喜爱《三国演义》，而其中到了痴迷境地的，就是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下令引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之前的那个晚上，奥巴马总统通宵未眠，看了一晚上的“赤壁大战”。

于是后人完全明白了奥巴马总统的战略意图：狙击欧元，要靠“火攻”，“一船起火，全军覆没”。而欧洲“连环船”的弱点，就是希腊。

火烧起来了，很快又烧了四个国家。这五个国家，被美国人起了个名字，叫“欧猪五国”或者“PIIGS”。

这五国金融系统一起火，整个欧元区（欧洲）就炸了窝。2010年5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Nelson D. Schwartz的文章*In and out of each other's European wallets*，文中准确地描述了此中奥秘所在，我们不妨试着用中文描绘一下文章精妙之处：

至2009年12月31日，意大利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中，法国人持有5110亿美元（换言之，法国人把本国GDP的20%都掏出来买了意大利的债券），此外，它还欠德国人1900亿美元，欠英国人770亿美元；

葡萄牙总量2860亿美元的债务中，约1/3亦即860亿美元为西班牙所持有，另外它分别欠法、德、英450亿美元、47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

西班牙总计1.1万亿美元的债务中，欠法国人2200亿美元，欠德国人2380亿美元，欠英国人1140亿美元；

爱尔兰总额8670亿美元的债务中，欠法国人600亿美元，欠德国人1840亿美元，欠英国人1880亿美元；

希腊总计2360亿美元的债务中，法、德、英三国持有的数额分别为：750亿美元、45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

除此之外，这五个国家相互之间还欠有巨额债务，比如葡萄牙欠西班牙860亿美元，同时西班牙欠葡萄牙280亿美元；意大利欠西班牙470亿美元债务，同时也握有310亿美元的西班牙债券；爱尔兰欠葡萄牙220亿美元，同时也借给葡萄牙54亿美元……

换言之，欧元区、欧盟各国相互之间的债务盘根错节，理都理不清楚。

如此混乱的局面，造成了一个结果，一国出现危机，大伙儿谁都跑

不了。所以，美国人放火烧了最小最脆弱的一艘小船（希腊），引起的却是整个欧元区这个“超级连环船”整体的熊熊大火。

最终，事情发展到了2012年1月3日，这大火终于烧到了欧元区核心——这一日，标准普尔宣布法国（欧元区双核之一）也被降级，其主权信用终于失去了“AAA”的最高评级。

他们的汗都下来了：费尽心机攻击美元霸权，花了十几年时间，砸下了无数资源，用尽了一切筹码，也未对美元造成实质性损伤，而美国人掉转枪口对准欧元，不过才仅仅两年而已，就已经杀到了欧元区核心。

然而，让他们头疼的事情不止于此：大火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金融层面——美国一把火烧下来，还同时戳破了欧元区经济体系的内循环。

原来，欧洲人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本经济体系的内循环。作为其建设的成果，我们已经提到：

第一，欧盟（欧元区为主体）进出口贸易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1/3——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其规模之大排名世界第一，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想来分一杯羹。

第二，在这个大蛋糕中，欧洲人自己留下了65%，余下的残羹剩饭——35%才开放给欧洲人以外的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都包括在内。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在其中抢到那一小块，也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1%，其中消化了中国出口商品的20%。于是，我们禁不住会想，若是欧洲人将余下的65%对中国人开放，那么，对于中国商人和中国经济来说，那该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会这样想，美国人当然也会这样想，俄国人不是傻瓜，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早就惦记上了这块大蛋糕，因此他向欧洲人提出了“俄罗斯—欧洲关系三大新框架”的橄榄枝（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甚至，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都会这么琢磨。

然而，欧洲人自己却把门户守得异常严实。世界贸易的这第一块大蛋糕，欧洲人是绝不会轻易让出来的。他们已经以此为后盾，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框架：

1. 贸易份额：世界进出口贸易之1/3（2009年，总额达到66278.4亿欧元；2010年，总额达到78501.3亿欧元）的65%。
2. 交易货币：欧元。
3. 贸易对象：欧元区17国为主——其中又以德国、法国、荷兰、

比利时、英国为主，这五国占据了欧元区内部贸易的一半以上。

然而，这个美妙的框架中，隐藏着不那么美妙的暗伤。这暗伤被美国人发现并且进行了全力攻击，以至于火光冲天。

“欧猪五国”的麻烦在于，其国内经济早就已经严重“去工业化”、或者叫作“产业空心化”（如当前已经焦头烂额的希腊、N年前失业率就达到20%以上的西班牙，就是典型的例子），或者处于这个进程之中（如产业逐渐外迁，但尚且保留相当数量先进工业的意大利）。其结果则是，他们挣的不如花的多，开支远远大于其收入。换言之，就是“寅吃卯粮”，花子孙的钱自己享受。

而聪明的欧洲人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借钱。于是，希腊人发行债券，将其卖给手里有欧元的欧洲兄弟们，于是希腊人就有欧元了。欧洲兄弟们交出了欧元，拿到了希腊的债券。据说，他们会获得希腊为这些债券支付的利息。

实际上，利息与否，欧洲兄弟们不在乎。

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皆大欢喜的情景——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地卖产品给希腊人；而希腊人也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地过着自己幸福的日子。

这一形势发展下去，到200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终于发现了如下局面：

德国人手里持有价值45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

法国人持有价值75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

英国人手里也有价值15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

此外，还有价值101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零零碎碎地分布在其他国家手里。

而我们细细追查的时候，竟然在这些名单中，看到了其他四个“欧猪国家”的身影：

希腊欠意大利银行69亿美元；

希腊欠葡萄牙银行97亿美元；

希腊欠西班牙银行13亿美元；

希腊欠爱尔兰银行85亿美元。

换言之，欧元区各国与希腊的贸易，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希腊人负

责消费；欧洲兄弟们负责生产。希腊人没钱消费，欧洲兄弟们借钱给他，请他消费。

若是用公式来描绘的话，即可列出如下：

“欧洲兄弟们”交出欧元，换来希腊债券→希腊人得到欧元，用于购买“欧洲兄弟们”的商品→“欧洲兄弟们”获得欧元，作为利润→“欧洲兄弟们”用获得的欧元扩大再生产→更多的产品送到希腊→希腊人把更多的希腊债券交给“欧洲兄弟们”→希腊人得到更多欧元，继而用借来的欧元购买“欧洲兄弟们”送来的更多的商品.....

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这循环一轮轮进行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欧洲兄弟们”的生产规模一轮轮扩大。而推动“欧洲兄弟们”实现这一喜人局面的，则是他们获得了持续不断的购买力——扮演这个持续不断的“购买力”的，则是希腊人发出的越来越多的希腊债券。

这个公式，完全可以继续扩大，套在其他“欧猪”国家身上，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只要“欧猪五国”们可以不断地发行希腊债券，交给“欧洲兄弟们”，那么，“欧洲兄弟们”的经济就会持续不断地红红火火下去。有了这个“红红火火”，欧洲人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固的后盾。在此基础上，欧洲人即可挥师东进，与美国人在中东一争高下。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循环的关键，在于希腊等“欧猪”国家的债券必须保持其较高的信用。

然而，“欧洲兄弟们”和“欧猪五国”们却从来不担心这一点。因为在标准普尔、惠誉、穆迪氏那里，希腊债券和其他“欧猪五国”债券的信用总是得到很高的评级——这个和谐的局面，一直保持到2009年12月。

这个月，是美国人对印度人发出邀请后的第三个月。美国人等到了第三个月，却迟迟不见印度人玩那个让全球人都心跳的游戏。

就在这个月，在南亚方向迟迟等不到炮声的美国人，焦躁之中，在南亚以外的另外一个战略方向，试探性地朝着希腊开了第一枪。

2009年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

2009年12月1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

2009年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

然而，欧洲人还用不着太着急。因为，此时“欧债危机”还未成型，危机的焦点仅仅局限于希腊一国身上。按照美国人做事的常规，这第一个阶段，通常只是试探而已。危机是否会发展下去，要看未来形势的发展。

换言之，只要印度人按照交易约定，在南亚做了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美国人就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方向——光东亚方向的事儿就够他忙的。

而且，按照1997年的成例来看，那预期中从中国弄到的“收益”，也足够填上国内的窟窿了。既然如此，又何必立刻对欧洲人动手呢？

然而，总统阁下怎么也没有等到印度人的动作。反而在2010年1月11日，他听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声巨响（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成功）。

后来的事情表明，白宫和华尔街的决策是异常果断而迅速的。

因为，就在东亚那声巨响传来的同一天，美国人对着欧元区开了第二枪——穆迪警告葡萄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赤字将调降该国国债信用评级。

至此，“欧债危机”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扩展到希腊以外的国家。

按照美国人的惯例，进入这个阶段，整个国家的战略进攻方向已经变成不可逆转的了。

期待“白马骑士”的欧洲人

美国人的特点是一旦启动打击程序，则不再停手，攻击动作一个接一个，如同长河巨浪一般连绵不绝。

懵懂的欧洲人还未拆解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已经来了，而且已经变了方向。

2010年1月11日，欧洲人接到信号，美国人的第二招——“降级”朝着葡萄牙袭来。理由是：葡萄牙银行手中握有近10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这笔钱现在恐怕是要血本无归了。

人们都在紧张地盯着葡萄牙之时，美国人却已经变招——“刀锋”尚未劈到葡萄牙头上，已经转向了别人，先是西班牙，接着是德国。最后一招，竟然凌空砍出四刀，分指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及西班牙四国。

2月4日，西班牙财政部爆出消息，西班牙2010年整体公共预算赤字恐将占GDP的9.8%；

2月4日，德国表示，本国同一指标为5.5%；

2月5日，在资金疯狂出逃的作用下，欧洲股市全线暴跌，其中西班牙股市跌幅达到6%，创下15个月以来最大纪录；

2月9日，欧元空头头寸已增至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2月10日，巴克莱资本表示，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及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1760亿美元。

这东一刀西一刀砍下去，似乎连个章法也没有，却又打得欧洲人毫无还手之力。

正当大伙儿目瞪口呆，看得眼花缭乱之际，在地球的东方，有个叫作瓜子的愣小子，忽然觉得这招数极其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

于是他搔了搔脑袋，从床底下的破箱子中找出一本皱巴巴的书来。那书皮早就不知去向，只剩下了回目。愣小子伸出舌头，舔了舔手指头，小心地去拈那脆生生的书页，终于看到了明教张教主大战灭绝师太的光辉战绩。

白宫主人习得了“乾坤大挪移”，并且将其用到了金融大战之中。

欧洲人不是灭绝师太，手里更没有无坚不摧的倚天剑——他们的水平和处境差太远了。于是，闷头闷脑地挨打几个月，竟然没有想到组织整体性的防御体系。到了3月，还是已经被暴揍4个月的希腊人首先明白

过来，他们终于宣布本国即将施行“48亿欧元紧缩方案”——希腊人的眼泪流了下来，他们心里明白，寅吃卯粮的幸福日子就此结束了。

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及IMF提出援助请求，4天后，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消息传出，立刻引发全球性恐慌。

2010年四五月间，大伙儿的台词是：“二次见底就要来了。”到5月6日那一天，甚至连美国道琼斯指数也在盘中暴跌近千点——10%，用中国股市的术语来说，就是“全线跌停”。

直到此时，欧元区决策层才刚刚明白过来。5月10日，他们终于提出个系统性的应对方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出手，斥资7500亿欧元救助欧元区成员国。

然而市场并不领情，十天之后，消息传来，欧洲银行业股票持续暴跌，原因则是人们担心这些银行为购买“问题债券”（“欧猪五国”债券）所投下的巨资会血本无归：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底，欧洲银行业对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各类债券的风险敞口达2.29万亿美元。其中，法国的银行业敞口最高，达8430亿美元。其次是德国的5200亿美元，英国为2270亿美元。

形势恶化至此，手足无措的欧洲人抬起失神的双眼，无意中向北方望了一眼，竟然瞥到了淡定的俄国人，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名字来。

于是欧洲人心里一下亮堂了起来：找“白马骑士”。

默克尔很不高兴

“白马骑士”来了。

只是跟前几个月出现在俄罗斯的时候比起来，样子有了很大改变。尤其当欧洲人看到那匹白马的时候，那匹马已经胖得流油，四只蹄子肥得像熊掌一般，高大的身躯一晃一晃。

骑士下得马来，表达了对“欧猪国家”的支持，然后打马回府了。马屁股后面的褡裢里，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从欧洲换回来的东西。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一趟回来后不久，那匹马变得更胖了。

我们翻检2010年年中的新闻，会发现如下报道：

中国加入西班牙债券购买热潮

2010年7月13日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上周二的债券发售中，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购得至少4亿欧元（合5.05亿美元）的西班牙10年期债券。外管局隶属中国央行，负责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

上周二，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投资者的认购需求就达到了145亿欧元，而中国外管局的认购需求约为10亿美元。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组合经理迈克·艾米（Mike Amey）表示：“大型亚洲投资者回到这一市场的事实，是对欧元区投出的一张有力的信任票。西班牙债券的认购需求强劲，真的振奋了投资者情绪。”

西班牙此次发售了60亿欧元债券，有2/3由国际投资者购得——亚洲投资者所购份额在其中占到14%。而在亚洲所购的份额中，中国外管局又占到一半。在今年1月份一次类似的西班牙10年期债券发售中，亚洲投资者所购份额仅占5%.....

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人投资西班牙债券，于是大伙儿就吵吵嚷嚷地都跟着来了，接着，西班牙的局势就稳住了。当然，我们心里都知道，背后有分量的，当然是中国那传说中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具备自循环的、强大的实物商品生产能力。

希腊人也盼来了救星，2010年10月4日，中、希两国总理会谈，中国方面确认“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购买并持有希腊国债，还将采取积极姿态参与希腊新发行国债的认购”。

欧洲人关心的是欧元的稳定，而中国人，为了做好欧洲的“活雷锋”这个光荣的角色，不辞辛苦来了欧洲好多次。当然，每次在学雷锋之后，中国人回家的路上，心里都要细细盘算马屁股后面褡裢里换来的好东西。虽然作为外行人，压根不知道背后的交易细节，但是，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好东西”的局部。

西班牙给的“好东西”：

1. 以换股的形式，由中国联通出面，参股世界排名68位的五百强企业西班牙电信；
2. 参与西班牙第三大储蓄银行Banco Base重组的邀请；
3. 通过西班牙网络投资拉丁美洲（西班牙前殖民地）的便利，这是一条捷径，可以让中国人迂回进入美国人严密看管的后院——千万别把美国人颁发的那个“拉丁美洲通行证”当成万能的……

希腊给的“好东西”：

1. 获得希腊最大港口、全球50大集装箱港及地中海东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比雷埃夫斯港经营权。这家港口，将会变成中国对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出口的中转站、桥头堡和基地。其意义，将会表现在中国的经济战略上，其价值，绝对不是几十亿美元可以比拟的。
 2. 开放希腊市场的承诺，也是进入欧盟那世界第一大“蛋糕”的跳板——具体来说，就是世界进出口贸易之1/3的65%。有了这个跳板，中国人就要伸出大嘴，在欧洲人给自己的自留地里，去狠狠地啃上一大口。
 3. 开放希腊投资领域的承诺。
- ……

骑士有点得意，但是德国人很不高兴。

原因很简单，骑士拿走的，是德国人已经记在自己名下、志在必得的东西。

跟“白马骑士”比起来，德国人的作风让人感觉小家子气得很。明明有很多钱，而且是要救自己家里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欧元的信用，但是，德国人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掏钱。

德国人手里的钱，如我们所见，总是一点一点地往外掏，而且每次掏钱之前，先要希腊满足一堆条件，什么私有化，什么削减福利，什么裁员，什么加税，诸如此类，小气得很。希腊议会和政府每借一轮钱，

都要弄得国内鸡飞狗跳，真是难啊！

然而，外人却很难看出来，德国人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在自己家里执行“家法”、在整合一盘散沙的欧元区、在执行德国版本之欧元区大战略。而“白马骑士”作为外人，根本不可能拿到太多东西，能弄到一点，就是得了便宜。故而，两下相比，行事风格就两样了。

作为这一大战略的安排，希腊未来扮演的角色，即是作为德国的经济附属地。

德国人的心思很明确：当年靠枪杆子没有拿下来的东西，现在要趁着这次欧债危机的“天赐”良机，以德国提供的欧元援助当筹码，完完整整地拿到手！

希腊要接受的命运，我们可以罗列如下：

1. 将核心优质资产出卖给德国人，换言之，将本国经济主权交给德国人（或者欧元区）。

这些核心优质资产中的代表，就是被德国人觊觎了好久的希腊电信。2008年3月，德国人花了25亿欧元（按当日牌价，相当于40亿美元）已经拿下了20%的股份。2011年6月，德国人又拿到了10%的股份，这次，只花了4亿欧元（约合5.85亿美元）——真是便宜啊，德国人真是要感谢美国人！

2. 赖掉债务。

到今天，方案已经传出。2012年3月3日，一个名为《希腊债务重组方案》的计划登上新闻报道。按照这个计划，私营部门债权人承受74%的损失。

这样的好处，在于德国人全面接手希腊经济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轻装上阵的新局面。

3. 削减福利，降低工资，打压工会权力，裁掉多余的员工。

很明显，默克尔们开出的这一张药方，是照抄了奥巴马总统为美国企业开出的药方。然而美国总统很厚道，他没有要版权费和知识产权费——他那一份，也不是原版，是从十几年前一张旧药方那里抄来的。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了，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要想保证竞争力，就必须干得多，花得少，这样才能得到资本的欢心，才能繁荣本国经济。

在本次的大萧条、大危机中，处境最好的，就是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这个改革任务的；转危为安的，就是照抄药方、跟着完成这个改革任务的；而处境最烂的欧洲人，就是一直拖着不进行这个改革的。

默克尔很刚烈，她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已经有了为欧元区的明天、为一统欧洲进而争霸天下而勇往直前的决心，于是，她决心担了这个骂名。

因为前人的经验已经表明，只要这样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可以增强竞争力，就可以拥有逐鹿全球的资格。

否则，在这个资本的时代，将会被资本抛弃，慢慢腐烂，最后被胜者分食，连骨头渣都剩不下。

胜者通吃——这就是资本的意志，这就是资本的铁律。

[1] 2008年7月底，俄副总理谢钦访华，与中国达成了扩大卢布和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结算的协议。

[2] 美国彭博社2010年1月29日报道，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回忆录《危崖之边》中称，在北京奥运期间，俄罗斯官员建议中方与俄方联手抛售美国“两房”债券。

[3] 凤凰财经网2008年10月22日报道：《美刊：美元意外坚挺令人震惊真正推动力是中国》。原文《美元为什么坚挺》，载美国《时代周刊》10月27日（提前出版）1期。

[4] 中国评论网2008年11月15日报道：《美法交锋！萨科齐嘲布什无资格当国际领袖》。

[5] 凤凰财经网2008年10月22日报道：《美媒称美元因全球金融危机而获益》。

[6] 2010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第二位才是美国。中欧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6.1%，其中对欧盟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居第二位的美国两个数据分别为13%和18%。但是，美国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主宰和主导地位，这一地位是建立在美国对国际贸易经济体系的控制和主导之上的。（胡荣花：《欧盟内部贸易结构及其特点分析》，载《世界经济情况》2011年第9期）

[7] 网易财经2009年2月6日报道：《罗杰斯：俄罗斯或将分裂 考虑做空卢布》。

尾声 一地鸡毛

痛定思痛的欧元区

有了“白马骑士”的策应，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的未来算是保住了。

对“白马骑士”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

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白马骑士”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还可能上升！

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人的压力可以有人替自己分担。

更重要的是，欧元区还有很多好东西，可以作为“白马骑士”的回报，比如德国的企业、意大利的技术、希腊的港口、西班牙的投资和贸易孔道（骑士进入拉美的桥梁），等等。

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

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

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内部整合，逼“欧猪五国”（未来恐怕整个欧盟都要照此办理）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才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

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到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

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性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一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以造谣为能事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未来自己的评级机构，干的就是给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的活儿——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家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旗上四个大字迎风飘扬，煞是威武，名唤“大公国际”。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日到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欧盟内那个英国拒绝参加，这就是那缺失的1%。

法德心中了然，却又不屑一顾。9日这天，在会议现场，英国首相卡梅伦面朝萨科齐伸出了右手，萨科齐却如同没看见他一般径直走开，把他晾在了一边。这就充分表明了法德的想法！抛弃了捣乱分子，很多事情反而做起来更加容易。

以此为标志，以欧元区为核心的欧盟全体国家（除了英国），将会朝着财政联盟的方向前进。换言之，各国将会逐渐放弃财政主权，将其转交给欧元区双核。欧元区内部将会进一步整合在一起，在财政纪律上朝着真正做到“一体化”的方向前进。

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迈进了一大步。

可以推想，在不久的未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稳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

所以，今天的欧元区，虽然看上去潦倒落魄，却小觑不得。原因在于，欧元区的今天，恰如90年代的中国，它表面上似乎虚弱不堪，内里却是在积聚力量，整合内部。等它再次站起的时候，整个世界将会再次掀起翻天巨浪。

其时，美、中都会面临强力挑战。

多事之秋

美国人暂停了“大中东计划”里的“A计划”，而改为执行“B计划”。其落脚点，在于暂时退回去疗伤。

然而，按照英国人从全球退走时的经验，美国人反手就掀翻了棋盘。

于是，“世界岛”的中心——中东、北非人仰马翻。

我们不妨从西向东，挨着个儿数一数，看我们能发现什么。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位的独裁者本·阿里倒台了，虽然他的突尼斯一直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亲密盟友——这位老兄倒台的背景，是突尼斯的高失业率。但是，他倒台了，去工业化的突尼斯就会得到大量的工作机会了吗？失去了这位强人的压制，突尼斯未来的动乱指日可待。

突尼斯东方的邻居——卡扎菲上校倒台了，虽然是法国带人干掉了他，但是最先空投在利比亚的反对派头子们，均是接受了CIA、FBI多年训练的合格毕业生。换句话说，启动利比亚战争进程的，却是美国人。而且，华盛顿很笃定，法国人绝对搞不定利比亚，除非又一个卡扎菲式的强人出现，并成功压制住其国内上百个部落。一切都在白宫的计算之内，未来绵延数十年的利比亚内战已经拉开序幕——地中海联盟，难道是这么容易建成的么？

利比亚的东方邻居——埃及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倒台了，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就是美国人的亲密盟友。老穆历年所接受的美国军事援助，仅次于以色列而居第二位。现在，唯一能镇得住埃及的军事强人穆巴拉克倒台了，这种背景下，谁想把手伸进埃及，一样会弄得灰头土脸。美国人很笃定，埃及未来数十年内，一定如今天一般，混乱不堪。

埃及的东方邻国——苏丹已经被分裂为了两部分，内战早已在擦枪走火阶段，只需CIA稍作引导，大规模内战指日可待。

苏丹的东方邻国——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多久，就同其前母国、现邻国埃塞俄比亚打了多少年。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东方邻国——索马里，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安定过，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最出名的特产，就是海盗。

索马里的邻国——也门的独裁者也下台了，虽然他几十年来是美国人的亲密盟友。这个国家的前景，同前面的一串倒霉蛋一样，注定要动荡几十年。

OK，点名结束。

我们将这一串倒霉蛋连接起来，就会发现，这条长长的链条，正是连接东亚和欧洲两大经济体的贸易通道。换言之，美国人在中欧贸易必经之路上，安放了无数炸弹。

这个算盘打得很精：美国人暂时将触手缩回本土养伤，两个对手尽管去收拾残局，等他们手忙脚乱之时，就无暇顾及美国人养伤这件事了。时机成熟，美国人就吟着那句“卷土重来未可知”杀回来了。

然而，这并非最麻烦的。

根据资本的铁律——资本只青睐最高利润提供者，一切想要得到资本青睐的经济体，都应该保证同等产出条件下，劳动力报酬的最低水平。

这就决定了，在面临全球竞争之时，劳动者收入不可能获得实质性增长。于是，“劳动者不是消费者，消费者不是劳动者”就变成了资本统治下一切经济体的另一条铁律。

可以推断的是，全球经济体，包括进一步整合之后而竞争力大增的欧元区、“Change”之后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美国，其劳动者的收入一定要向“同等产出条件下”的最低水平看齐。

记住，资本是流动的，谁能给它利润，它就寄生在谁身上；谁能给它最大利润，谁就是它的最大寄主。

资本的寄主，可以获得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小寄主获得小好处，大寄主获得大好处，最大寄主获得“全球霸主”的荣誉称号。

这是一个争做资本寄主的时代。大国崛起的背后，就是该国成功地争得了资本的青睐，而做稳了“资本的寄主”这个角色。同理，大国的兴衰、霸主的更替，也不过是资本在变换寄主而已。

这个时代，从五百年前就开始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整个世界仍然将会处在这个时代中——只是，这一次，强有力的竞争者，有三家半之多（半家是指那个去工业化的俄罗斯）。

未来，一定是多事之秋。

一根柱子的待遇

日本人掌握了核技术，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奥秘，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储备了可以用于制造大量核武器的核燃料，保存在国内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数十座核电站中——恰似一只爪尖牙利的饿狼，随时可能出笼咬人。

它时时刻刻想出笼，然而只有一个可能的机会：在来自东方的压力下，美国霸权被迫退缩之时，它就会被放出来咬人，咬离它最近的挑战者。

然而，它却忘了自己那个经常地震的地方是不能弄这么多危险物质的。

2011年3月11日，自作聪明的日本人终于把自己玩趴下了。一场大地震引发了海啸，海水冲入核电站，毁掉了反应堆。

这本来也不关中国人的事情。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扯上中国了。

原来，被地震破坏的工厂停止了生产，同时，被迫关闭核电站的日本也立刻陷入了能源匮乏的窘境。地震后幸存下来的企业因此而运转困难，生产能力下降，于是出口商品减少。

接下来的便是日元强力升值，短时间内日元汇率突破1美元兑换80日元大关，眼看就朝着1美元兑换75日元前进。这意味着，日本商品在国际上价格上涨，于是销路便下降，日本人通过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外汇收入便急剧减少。

以上因素的综合结果便是，2011年年底结算，日本人发现本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是从1980年以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按照日本财务省2012年1月2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日本贸易收支出现24927亿日元（约合2030亿元人民币）的逆差。

实际上，地震刚刚发生，美国人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白宫主人坐不住了，原因很简单：海外美元回流的三根“柱子”中的第二根出问题了。日本人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美元净流入，自然也就不会有足够的美元按时给美国人上供。于是，美元信用出现了危机。

美国人的选择只有一个：请另外的两个柱子帮忙多挑一些。

如果不帮忙，美国人会变脸，会生气，会打压，会在你家门口军演，也就是说，拿些杀人利器在你家门口挥舞——这是一根柱子的待遇，已经在2011年变成了现实，而且到了2012年的今天，这个闹剧仍然在上演。

如果帮忙，美国人会给颗糖吃，这是另外一根柱子的待遇。

有趣的65%

65%这个数字很奇妙，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中，充满了“65%”（或者2/3，或者62%）：

1. 世界各国所持有的美元计价的资产，占全部外汇储备的65%；
2. 中国持有美元计价的资产，多年以来，一直占全部外汇储备的65%；
3. 中国一直用对美贸易顺差中65%左右的外汇购买美国国债，比如200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约2600亿美元，其中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有1600亿美元；
4. 欧洲人那占世界1/3的进出口总额中，留给自己人的份额，也是65%；
5. 1973年，法国人同非洲法郎区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法郎区国家所获得的外汇，可以将35%换作美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但是，非洲法郎所占据的比例，依然是65%；
6. 黄金分割比例，是0.618，或者61.8%，约等于62%，几乎是65%。

有趣，这个世界真有趣！

一地鸡毛——伪“需求不足”

美国人宣布要扩大出口，同时限制本国进口和消费。奥巴马总统要“change”，要带着美国企业出国找市场，谁不给，丰田的下场就是它们的榜样。

所以，世界上任何一国刺激“内需”的菜单上，一定要把美国企业加进去。

欧洲人更加淡定，他们碰上了“危机”，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压缩消费和支出，同时扩大出口。不配合者，将会丧失争夺欧洲那块大蛋糕（世界进出口贸易额之1/3）的资格。

所以，世界上任何一国刺激“内需”的菜单上，一定要把欧洲企业加进去。

换言之，此前疯狂吸纳进口商品的两个市场（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将会逐渐压缩进口。同时，它们要将大量产品送到别国的市场上去。

一句话，全球各国，都在为本国产品争夺市场（也就是我们前文说过的“有效购买力”），同时尽量压缩本国消费（干得多，拿得少，才能获得资本的欢心），压缩本国进口（本国市场要尽量留给本国企业）。

这意味着，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大伙儿都在压缩自己的消费和进口，同时尽量压迫别人多多消费和多多进口的荒唐世界。这就好比有人高高兴兴地天天啃着烂咸菜，同时强迫你天天吃大鱼大肉，你不吃的话，他就要骂你打你甚至拿刀砍你——荒唐啊，荒唐！

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局面，是因为没有人希望扮演美国人和欧洲人此前的角色：

第一，疯狂消费和疯狂进口，进而以自己提供的购买力支持了别人经济循环的持续运行以及别人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第二，同时，严重削弱了本国经济竞争力——干活少，拿得多，必然被资本抛弃（不明白的话，请复习“High Return, Low Risk”这个定律，尤其是定律的前半段）。

继而，我们很容易推导出：未来，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购买力，将会进一步下降；同时，整个世界范围内所提供的产品，将会持续增长。

悲剧，就在于此。

话说到此，我们已经明白，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强大的实物生产能力的对面，是有限的消费能力；而此前世界经济飞速增长的背

后，是欧美民众通过透支未来的“虚假购买力”支撑起来的。

当美国人以“次贷泡沫破裂”的形式，欧洲人以“欧债危机”的形式，撤掉了这个“虚假购买力”后，一切都显出了原形。

换言之，世界经济的最大矛盾，从前是，现在是，未来还是——“产品生产出来，找不到买主”。

不是人们不需要产品，而是需要产品的人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换言之，就是没有钱。

钱哪里去了？很简单，按照资本的铁律，以利润的形式，都被资本代理人拿走了。

所以，成天价哭穷的美国人，压根就不缺钱，钱就在华尔街，就在好莱坞，就在国会山那些大腹便便的富翁议员们及其背后代理人的口袋里。

同样，看上去狼狈不堪的欧洲人，也根本不缺钱，钱就在巴黎拉德芳斯商业区，就在伦敦金融城。

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这个世界上掌握财富最多的主儿。

只要他们肯，他们立刻可以解决危机。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钱从资本代理人那里拿来，分给全体民众，危机立刻结束。

可惜啊，资本代理人不同意这一点，尤其是欧美日——它们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个真相，因为掌握这些国家的就是资本代理人。

这一点，有人看得很清楚，这个人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他说：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错误是忘记了欧洲资本家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中学到的教训。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存续下去，各个阶级都必须从中受益。那个时候，工人工资增加了。虽说资本家发了财，但其他所有人也都受益了。

老马说得很明白，资本家必须从自己的利润中多分一点给民众，民众有了钱，才会去消费，资本家的企业才能卖出产品和服务，才能实现利润。这样，经济循环才能持续运行下去。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资本主义才能存续下去”。

然而，没有人会听他的，答案就在老马自己的话里：导致“各个阶级受益”、“工人工资增加”的那个先决条件——“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威胁”早已消失不见了。